中国道教典籍丛刊

太上感应篇集释

〔宋〕李昌龄 郑清之等 注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太上感应篇集释

〔宋〕李昌龄 郑清之 等注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上感应篇集释 /（宋）李昌龄注；郑清之等注.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117-3075-6

Ⅰ. ①太… Ⅱ. ①李… ②郑… Ⅲ. ①道藏②《太上感应篇》-注释 Ⅳ. ①B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9546 号

太上感应篇集释

出 版 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董 巍
责任编辑	邓永标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1(编辑部) (010)52612317(网络销售部)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5626985(读者服务部) (010)52612346(馆配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刷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出版说明

《太上感应篇》,作者不详,宋代李昌龄、郑清之为其作了评论注解,自此在民间广为流传,自古以来被誉“劝善第一书”。此书总计一千二百余字,融汇儒道两家道德思想,意在劝化各个阶层的人“积德行善,慈心于物”。《太上感应篇》所传注本甚多,本次出版的《太上感应篇》除将《正统道藏》所收李昌龄、郑清之注本收录外,还补以《正统道藏》未收的名家注本,如清代惠栋的《太上感应篇笺注》等。

目　录

太上感应篇 …… 1

进太上感应篇表 …… 1

太上感应篇叙 …… 2

纪述灵验 …… 7

太上感应篇卷之一 …… 10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 …… 26

太上感应篇卷之三 …… 33

太上感应篇卷之四 …… 39

太上感应篇卷之五 …… 46

太上感应篇卷之六 …… 54

太上感应篇卷之七 …… 63

太上感应篇卷之八 …… 69

太上感应篇卷之九 …… 77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 …… 86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一 …… 92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二 …… 98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三 …… 106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四 …… 112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五 …… 117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六 …… 123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七 …… 131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八 …… 139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九 …… 147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 …… 154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一 …… 161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二 …… 169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三 …… 176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四 …… 184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五 …… 194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六 …… 201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七 …… 208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八 …… 215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九 …… 223
太上感应篇卷之三十 …… 232
御注太上感应篇 …… 238
御注太上感应篇序 …… 238
御注太上感应篇 …… 239
太上感应篇笺注 …… 276
太上感应篇序 …… 276
重刊道藏辑要太上感应篇 …… 277
太上感应篇集注 …… 331
太上感应篇集注序 …… 331
太上感应篇集注 …… 333
太上感应篇缵义 …… 440
序 …… 440
太上感应篇缵义 …… 441

太上感应篇

进太上感应篇表

臣莹微言：凝旒重道，深嘉太上之格言；锳梓迄工，幸毕微臣之素愿。辄僭闻于渊听，用祗答于宸恩。臣惶惧惶惧，顿首顿首。臣窃观宝藏之诸经中，有瑶编之大训，本慈悲而救物，爰谆复以诲人。谓善恶感召之由，端类枢机之发；而祸福应验之理，捷于影响之随。千二百恳恳之辞，亿万载昭昭之诫，然必赖明良之敷阐，乃能率众庶以皈依。恭惟皇帝陛下，垂拱视朝，缉熙典学，讲贯虽专于六籍，搜罗旁及于群书。道访窈冥，继圣祖下风之请；化流清静，迈汉皇当日之规。怡神政事之馀，玩意天人之际。将推行而传远，故哀集以加详。羲画丁宁，冠骊珠之八字；甘盘叙赞，擅鸿笔于一家。焕乎，函笈之光；荣矣，簪裳之遇。臣么么无取朴野，何庸焚修滥厕于竹宫，名姓误尘于枫陛。曩已蹶教门之陛擢，今又叨睿旨之使令。宠拜赐金，冒司镂牒，誓竭眇绵之力，少伸报效之私。慨念先臣，每惧斯文之废阙；不图回禄，愈增吾道之宣明。董摹刻以既周，谨缄熏而恭进。伏望皇帝陛下俯留一览，诞布四方，俾尔民皆迁善之归，自乐从于教化，则是书为扶世之助，庶不负于君师。臣谨以所刊御题《太上感应篇》一部八卷，随表上进以闻。臣莹微惶惧惶惧，顿首顿首，谨言。

绍定六年八月日，右街鉴义主管教门公事，太一宫焚修臣胡莹微上表。

太上感应篇叙

先儒有言: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故饮食男女,谓之欲矣。然于其间,理欲所由分,邪正所由辩,于是善恶殊途,相去远矣。使皆以饮食男女为人欲,则是闭口枵腹,然后可以得饮食之正;绝灭种类,然后可以得人伦之正。是恶有此理哉?使夫人而渴饮饥食,男室女家,举是两端,验之心术之微。达之家国天下,念念不离乎天理之正,则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也已。夫如是,则《感应篇》不必有可也。奈之何好善未必能如好好色,恶恶未必能如恶恶臭。始而涓涓,终而滔滔。始而萌于一念虑,终而散为千万端。善念不胜恶念之多,君子不胜小人之众也。此《感应篇》所由作,而注者之功,出入三教,网百家,因事引类,旁引曲证,孜孜劝人为善之意也。是书在故宋时,尝刊版于虎林之东,太一宫前,有李宗题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大字。其时大儒,若真西山先生、郑安晚丞相,皆有序引内附已。七十馀年,其为版不存久矣。余乡备员永嘉莫府时,刊《积善录》诸书。今入吴,得《四书集注》,并《小学》善本,皆已勒诸梓,欲复刊是篇,则心力有所不迨矣。吴人温怀仁君寿,家藏是篇,恒恐磨灭,于是捐金刊诸梓,不足则募施者以足之。经始于至正七年之冬,更九年秋八月,刊工告完。君寿刊是篇时,以余有意为善也,实谋于余。余力虽不能振之,而时时勉之,以有终始,则余不为无助。刊完乞余为之序,故不敢以俗陋辞。承德郎平江路总管府推官许昌冯梦周叙。

《太上感应篇》,旧出《道藏》宗季刊版临安太一宫。其首题八

字，盖宋理宗御书。其以次序述之者，郑安晚丞相，真西山先生，馀皆其时宗工钜儒。观其意，无非勉人为善之意也。怀仁生长吴下，自先人以来，莫不好善。至于怀仁，克守先业，今犬马之齿，且望五十。窜身民籍中，及保父母遗体，要皆不敢为恶之所致也。于是敬以此篇刻诸梓，庶与四方善人，因是篇也，日加修省，几不孤太上开示之旨，叙者、注者诱掖之意云。平江温怀仁谨叙。

史迁述《老子传》，参举莱子史儋之伦，未始定于一，殆不知孰为老氏者。而葛稚川以为所历非一世，所出非一人，其论去迁远矣。迁之言曰：无为而自化，清静而自定，则老氏者，吾不知其为天人也耶！唐兴，推其祖之所自出，跻于上帝，尊之也至矣。今读其所著道德之篇，言用天下国家者，莫详焉。至其穷极徼妙，旁罗秘隐，于是庄周、列御冠之徒，始以其说，滂洋乎天下，而莫适于实用。载读感应灵篇，与蜀士李昌龄之注，是殆推本道德之旨，发明祸福之端，究诘天人之证，严于训戒，以警悟人心者乎？虽然，人道迩，天道远，人之尽，天之合也。盖曰：善而无所劝则沮，恶而无所戒则流，使人知所劝而勉于善，知所戒而惧于为不善，则夫保卫良心，适其情性之正，惕然不敢自肆，以速戾于厥躬，有关于治化审矣。天以天为，不可不信；以己为，不可欺；以人为，不可逆；以物，不可不爱。顺而行之，何往非福；反是，则祸之招也。可不谨与？论者曰：顺德者祥，反正者殃，此天道也。为善以邀福，不几于有所为而为之乎？盖视履考祥者，理也。小善未孚，觊心已生，则人事之作止，而天道之远迩系焉，故贵乎诚之也。或者又曰：颜夭而跖寿，庆富而宪贫，董秦之官爵，黔娄之衣巾，天之报施，又何难谌之若此。盖修人事而契天道，所以尽性也；顺天道以修人事，所以至命也。人

性无一之不善,则是训;是行而不贰其心,抑亦可以立命矣。故知戒惧之不可忘,而充于至诚之久;知是心之不可妄用,而达于清静无为之妙。读是书者,所当尽心焉。乃若注释之搜冥抉怪,旁引曲喻,是又当嘉其用心之廑而审取焉,则可矣。绍定癸巳季夏中澣,九峰真逸陈奂子敬父序。

太上无言,不得已而言。其言《感应篇》云者,律程严备,逵径朗分,策之使趋,尼之使辟,总一千二百七十有四字。始之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终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指归精切,不过此一十六字。愚夫愚妇,易知易行。李注言逾十万,不既多乎?矧蔓而为序为跋未已也。且天地之间,惟一感应。心吾心也,无欠无假,感之在我,应之亦在我。故善者常福,不善者常祸。感而为应,应复为感,循环无端,有以类至,宜非可以文宝索也。彼托文字而传者,削之又削之,至于不容削;繇文字而悟者,忘之又忘之,至于无可忘。销声剥华,呈真露朴,心与道混,随感随应。若是,则文字诚不足尚矣。虽然动而之乎情,其不谬于感应者,几何人哉!性命之薄,文字之滋也。集众妙以钩其玄,揭诸征以昭其信,曾谓疏略简淡之辞,可以振遗响于大道将隐之后耶!编牍烂熳,主一善而已。使人人果能以善为感应根,则诸福之物,皆其心官统之。虽太上此篇,藏诸金匮可也,吾亦将守中焉。端平乙未长至后三日,方厓龚幼采谨跋。

是书也,以感应名篇,岂苟云哉!世人每以感应二字,作一句轻读过,岂知有感。此有应感者在我,应者在彼,固未有无感而自应者也。幸今吾邑刊是书,则人皆可以有是书矣。人有是书,要须心有是书。使心无是书,虽模以纸侈其帙,压架充栋,犹无书也。诗曰:上帝临女,毋贰尔心。心乎,心乎,其有是书之心乎!嘉熙戊

戊岁闰月朔日，谷口郑大惠谨题。

《太上感应篇》之作，正所以开千万世愚夫愚妇为善之门也。感随于应，应孚于感，其机甚速，可不谨哉！若夫感不在物而在心，应不在近而在远，则士君子者，尤当默会于自然之中可也。真氏子其勉之。熙戊立夏后，十静轩先挺跋。

太史公作《伯夷传》有曰：近世操行不轨，专纪忌讳，而终身逸乐，及原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坟而遇笑祸者，不可胜数也。范孟博诫诸子：吾欲使汝为恶，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合二子之论而观之，而感应之说遂穷。使后世为善者惧，为恶者肆，未必不繇此也。余谓有天道，有人道。福善祸淫，天之道也；趋善远恶，人之道也。为人行人而已，而祸福何知焉。《感应篇》之作，为不能择善而行者设尔。人心未尝无所畏，上焉畏义，其次畏祸。读是书者，见为恶得祸之可畏，充畏祸之心，而畏善之心萌焉，则庶矣。端平丙申二月既望，里人叶应辅谨书。

世谓感应之云，独出于老佛氏，非也。《书》有作善降祥之训，《易》有积善馀庆之言，大抵皆此理也。顾尝思之，所谓善者，果何事耶？传称活千人者有封，而杀降者殃及三世。然则有志于善者，必其权足以生人、杀人，然后可也。陋巷箪瓢之士，将焉从而用力乎？否则，严祷祀，以徼福于鬼神；植因果，以希报于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言善者也。然则当奈何？余闻诸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鸡鸣而起，未与接物，善焉乎施，存心养性，此人事也，于天何与？呜呼！知乎此，而后知为善之本矣。益天命之性，赋之于人，本皆至善。自夫汩之以私，乱之以欲，然后反善而之恶尔。心者，所以

主乎性者也。吾能兢畏斋果,如临君父,如对神明,则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为不负天之所予者,此既所以事天也。鸡鸣而起,孳孳一善者,为此而已。苟存乎此,则天下之善,皆此焉出。虽功被万物,泽及百世,亦自是而充之尔。予故曰:此为善之本也。李公注《感应篇》以谕人,予惧世人不求诸内,而求诸外,顾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于侥求觊幸之私,而反流于不善也。故书之篇末,以告观者,庶不失感应之本指云。端平二年上元日,西山居士真德秀敬跋。七天昌谨斋心三复。

《太上感应》之旨,金辉玉映,如日之必燥,雨之必润,炊之必熟,种之必生也。恭惟皇上御洒,八字简明,二理该贯,真三十六部之喉衿,万八千篇之管辖也。敬阅大丞相妙赞,心镜了然,输关透镥,随笔呈露,所以开人心之蒙昧,独步杳冥之日月也。若夫李君集注,世网蝟如,惩妄破谲,迎刃解散,所以去人心之危疑,直跻霄汉之风云也。是理也,吾儒讲之熟矣。达者施于政,穷者蹈于身,未尝不深切著明也。是书之旁引曲谕,特以发明是理,其有功于辅教者哉!君子由是而行,夫己之所未行,以觉夫人之所未觉,庶愚夫愚妇,皆知迁善远罪,极而至于天人一心,物我同视,始不辜刊行是书者之本意也。时嘉熙戊戌夏五朔,谦堂陈天昌谨书。

天道福善祸淫,人之积善积恶,殃庆各以类至。间有为善而得恶,为恶而得善,或者修省之念,从而怠焉,是未明夫熟与未熟之论耳。老氏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倚伏之几,谁其尸之?惟君子率性而行,不杂以伪,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此《感应篇》之本旨也。观是书者,无徒知之,宜允蹈之。嘉熙戊戌夏至,易隐太初子应辰谨跋。

纪述灵验

昔峨眉令奉议郎王湘，绍兴辛巳岁，因观此篇，焚香誓行数十件事，后气疾昏闷殊绝，更衣而卧，男女环泣。觉身在半空，闻哭声微如蜂蝇。少顷，有人云：王湘方欲行《感应篇》，真乐善者，且速放还。已而遂苏。

遂宁府周篪，因获此篇，日逐观阅，又好与人演说。绍兴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经日还魂，谓妻曰：有人追去阴司，见庭下皆立篮缕人，各有力士，执州府旗号管押。篪被驱立本州旗下，顾盼左右，半是乡里饿死者，心甚恐怖。俄顷，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间画星官像，呼篪喻曰：汝本在饥馑籍中，今以汝钦奉《太上感应篇》，为人演说，汝虽欲行，未及一二，然闻而回心，为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证仙果者，皆因汝之功。今一概追至，已改注寿禄籍讫，放还之后，坚固善心，可证大道，不复来此。篪既出，忽一吏戒曰：汝还阳间，更宜将《感应篇》广行流布。若一方受持，一方免难；天下受持，天下丰治。传受之士，功业不浅。非但脱水火盗贼疾苦之厄，凡能平心待物，亦可祈求男嗣，添注寿禄。广而充之，可造神仙。篪因省，敬录其事以警世人。噫！即此知彼，二人福兴，一念而报应已。若是其有信心力行，更相开导，引接未来，积之以渐，持之以久，则天地鬼神，森列昭布，岂无助于冥冥之中哉！

台州仙居县城西王竺，有次男王净，年四岁，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时生，因戊寅年二月二十三日，竺带出闲嬉，被邪祟侵害，回家不能语言。至二十六日戌时，身死。竺情切发心，命工刊《太上

感应篇》印施，欲求亡男王净魂魄，再投母胎，人为儿子。果蒙感应，妻黄四九娘己卯春有妊。至前三月二十八日夜，梦到黄严县定光观黄箓普度大会，附荐所同亡男王净，共轿归家。梦觉，胎妊微动。至十月十八日申时，生长男子，舍在东岳行宫，取名师回。至乙酉年，妻复有孕，得病甚笃。四月二十八日，命工上此篇板，即有报应。次日下手刊行，病则继痊。此段报应，乃邑士施秉文得之于妻弟郑时俊，见居严屿。

新都杨道机，字明夫。云吾乡友人学谕宋子止，一日尝与子言曰：庆元改元，夏六月十二日早，有云游道人，以久病死于所居之壁后。至晚，忽引首相视，若有言者。因询之曰：贫道死，良久而苏，略有怪事，愿听其说。贫道姓张，天彭人也。家以酒业破荡，遂慕道，流落于嘉眉黎雅间，口传《太上感应篇》缘化，以充旦暮。至雅安，有一茶肆，日供斋馔，令贫道念诵此经。虽为至诚转诵，然止能诵其半，而未究全篇，每以为愧。数日前，以病故卧于此，适早困绝。初夜之时，见一鬼吏，呼之前行，至一官府，恍若嘉州宪司。方入门，见饥饿者无数。又过一门，有一大庭，见庭下旗帜罗列，枪戟满前。有一人坐于厅上，遂引至前，问曰：尔在生之日，诵《太上感应篇》，何故止诵其半？贫道竟不敢答。又曰：汝虽有过，而亦有功。令还人间，更受辛苦百日。吏遂引出，谓曰：汝以诵经，不及全篇，所以至此。今既生还，若到人间，可究全篇，及化世人诵念此经，即可免汝之罪。言讫而觉，又泣而告曰：贫道所见如是，恨此身秽恶，不能化人，乞为作一方便，以《太上感应篇》普劝念诵，一以愿奉道之人消灾集福，一以少赎贫道不诵全篇之罪。益知《太上感应篇》，其为冥司取重如此，虽诵而不全，其报应尚尔，况知有《太上感

应篇》,而略不念诵奉行者乎?

简州进士王巽,于开禧丁卯之冬,染病困笃,为阴府所摄。比至一山,楼宇壮丽,金钉朱门,金字大书曰:东岳府。内则廊庑清肃,阶陛峻严。有青衣道士数辈,如以职役于下。仰视殿左一碑,高可丈馀,乃金书——太上感应篇。诵读敬礼而出,复经从一所在,宛如官府,榜曰:速报司。方竦然,而身已至于庭矣。人亦众聚,有絷缚者,有从容者,半可面识,似各以善恶照对所拘,不相存问。俄闻呼巽姓名曰:太上圣训,汝既面睹,切宜钦奉,从此当持杀戒。闻之释然,其疾顿愈。

黄严县郭进士杨琛,因睹刊《感应篇》,遂占助一版。甲午春,梦神人告曰:已排君在第三甲第十七名。意谓应在科举。次日,刊局发版样请金,乃刊琛名在第二卷第十七版。丁酉春,版将成就,刊局欲再作小卷,刊施本文,使人便于持诵,庶几由诵而觉,由觉而行。进士沈球,因内子项氏有娠多病,发心刊施。至三月庚申日,刊成。刊者捧版至门,项氏即产,不移时刻,母子俱庆,且无少艰。至若真大圭竭诚,募刊是篇,继获嗣续。及凡能至诚助刊者,亦多获嘉应。今不敢隐其感应之实,姑述其略,用劝善男信女,恪意受持,正真在我,则自应于彼矣。

太上感应篇卷之一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太上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

传曰：一念未起，则方寸湛然，有同太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及一念才起，趣向不同。善恶既殊，祸福即异。此太上所以言：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也。大抵一念起处，即祸福之门。篇中之言，皆其事也。昔卫仲达初为馆职，被摄至冥司。冥官命吏呈其善恶，二录比至，则恶录盈庭，而善录才如箸。小官色变，索秤称之。既而小轴乃能压起恶录，地为之动。官乃喜曰：君可出矣。仲达曰：某未四十，安得过恶如是之多乎？官曰：不然。但一念不正，此即书之，不待其犯也。仲达曰：然则小轴中所书何事？官曰：朝廷尝大兴工役，修三山石桥。君上疏谏止之，此谏稿也。仲达曰：某虽言之朝廷，初不从于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乎？官曰：朝廷虽不从，然念之在君者已是，向使听从，则君善力何止如是，将见乘此而立获度世矣，尚安得而摄君乎？奈何恶念太多，力已减半，不可复望大拜。后果止于吏部尚书。呜乎！仲达之恶，止是空有其念，尚至一日一损，尽合作宰相之福。况本自猥薄，而又多直犯者乎？于此益知，一念起处，信为祸福之门也。是故赵康靖公概，尝置瓶豆二物于几案间。每一念起，必随善恶以豆别之。善则投一白豆于白瓶中，恶则投一黑豆于黑瓶中。初则黑豆绝多，既而渐少，久而善恶二念都忘，瓶豆二物亦俱弃而不用。此盖消磨，至于莹彻，无复可以记别者也。嗟乎！世人方寸之间，波澜万丈，尚何望如赵康

靖之至于莹彻乎？将见损福，如卫君也。

赞曰：福本自求，孽由自作。同出念虑，分为善恶。吉凶感召，影响酬酢。毋待已形，所贵先觉。致力于斯，俯仰无怍。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传曰：善恶之报，而以形影为言者，谓作善得善，作恶得恶，亦犹形之必有影也。昔曹彬忠诚事君，谦恭自处，不急货利，不树私恩，振乏绝，恤鳏寡，喜愠莫见，不以富贵骄人，虽帅师征讨，未尝妄杀。初破遂州，诸将皆欲屠城，公独执为不可。及伐金陵，必先焚香誓众：城下之日，无得妄杀一人。举此二端，馀悉可见。前后全活，可胜言哉！又如舍怨而雪昌言，自诬而救全斌，缓决新婚之吏，不伤已蛰之虫，皆盛德也。是故诸子皆贤，令玮琮璨继领旄钺，少子玘追封王爵，实生光献太后，以至济阴生享王爵，子孙昌盛，近世无比。然则为善之报，岂不如影随形乎？闽中国计使薛文杰，常与内枢密吴英有隙。一日，闽主鏻使巫徐彦视鬼宫中。文杰因令以英将反为对，鏻信而杀英。时英久典闽兵，军士悦附。闻英冤死，无不切齿。适吴人攻建州，鏻发兵救之。军既发，乃逗遛不进，必欲得文杰而后行。鏻不得已，以槛车械送。军士得之，脔食立尽。初，文杰之为鏻造此车也，谓旧制无他苦，于是自出新意，车内皆周植铁铓，铓皆内向，使槛送者居中，不得动转，动即为铓所刺。其意必有所主，无何未及施用，至是乃身自尝之。然则为恶之报，岂不如影随形乎？

赞曰：理有施报，出于自然。如种五谷，刈获有年。如植荆棘，久则蔓延。易称善恶，必以积言。勿以其事，责诸目前。

是以大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

传曰：按《北帝大伏魔神咒》等经，下方正北，有一大海，秽恶腥黑，莫测边际。中有一山，高十万六千里，上参碧落，下入风泉，名曰北都罗酆山。山近水面，有一大洞，名曰阴景天宫。周回三万六千里，中有三十六狱。狱中草木，皆禀自然恶毒之气，锋铓风利，甚于剑戟。主此洞者，名曰太阴天君。助治四人：一曰东斗，斗中生炁君；二曰西斗，斗中成须君；三曰南斗，斗中司禁君；四曰北斗，斗中司命君。此洞之外山上，别有六洞。六天大魔，各主其一，即太阴天君外六曹也。互相关报，主执罪罚。六大洞宫之下，又有三小宫官：一曰天官，二曰地官，三曰水官。专主刑名之职，最为追呼要司也。三官之下，又有九令土主，即九州之主也。五岳府君，二十四炁，乃二十八宿之阴狱。以至河海掾吏，丘陵溪洞主者，各各秉命，列为属吏。夫酆都者，天地司过之都司也。九令五岳者，酆都之子司也。令狱以下，所有冥曹，又属令岳之子司也。分司列局，因事授职，千千万万，何可胜言。不闻岳司，近又置举意司乎？其司共有五案六员判官，专主关达人之事始，即人之起意处也。善恶功过，纤悉皆书。既书达于更生虞公，御史吕公，所主之司，此司得之，又复籍为二簿，达于丰道中岳、定予定夺二司。定予司，则皆青莲宝座。定夺司，则皆荆棘蒺藜。予本二司，亦自绍兴二十八年置，至乾道八年，校幼以善而僧纪福者，四方上有二千八有六人；以恶而将入荆蒺者，四方却有八千七百六十一人。便可见其为善者少，而为恶者多也。大抵荆蒺之狱，端为欺诈奸邪者设，行住坐卧，荆蒺蒙缚，极为苦楚。呜呼！今日身被蒙缚，岂不亦犹昔日欺诈奸

邪,人被蒙缚乎?若夫灭夺之说,则当随文引证,兹不复载。

赞曰:天地鬼神,森列昭布。阴诛冥责,列于刀锯。依过定罪,毫发不恕。算既可夺,寿岂难注。不睹不闻,宜益戒惧。

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

传曰:《道藏·纪算录》云:清斋一旬,增算十纪。清斋一日,增算十旬。清斋者,心斋也。一经减算,即为有过之人。贫耗忧患,何所不有。昔奉符令钱若愚,早岁补官,奸险狠愎,在处多不成任。晚益迍蹇,子女沦丧,触目无聊,因投词于龙虎山,叩头祷谢。是夕,梦一神叱曰:汝奸险狠愎,夺算将尽,尚何谢为!未几果卒。栎阳尉郭鄂,官不得调,奇蹇迍塞,无所不至。虽至亲密友,亦渐疏斥。每倦闷间,即见二物,状如猿狖,跳踯其旁。心大恶之,祛亦不可,避亦不可。忽一日,乃自言曰:吾乃主世之虚耗者也,君既获罪,故吾得以扰君,今数满当去,可享安矣。果如言。此皆减算则贫耗,多逢忧患者也。呜呼!与其至此,孰若速自澡雪,无令至此乎?

赞曰:人之赋寿,如木有根。随其生植,修短所存。沃以膏润,枝条苾芬。乃或戕伐,枯悴日闻。栽培倾覆,天何心云。

人皆恶之。

传曰:按《七星移度经》,阴匿暗昧,伏奸藏欺,不义不仁,无恩无德,北斗定为大恶人。阴匿暗昧,伏奸藏欺,不义不仁,固大恶。无恩无德,亦大恶欤?大抵无德无恩,则功不及人;阴匿暗昧,伏奸藏欺,不义不仁,则害必及物。其为不善,实皆一也。今为人而至

使人皆恶者，必自取也。昔丁晋公与寇莱公，同在政府。天下之人，识与不识，闻莱公之名，则必许为忠。盖闻晋公之名，则必目为奸谀。闻一善，必以归莱公，未必皆莱公所为也；闻一不善，必以归晋公，未必皆晋公所为也。物论如此，而鲸波之设竟如此，岂非功不及人，而害多及物乎？经云：喜集则福生，怨积则祸至，信不诬矣。昔杜祈公知乾州，岁未满，改知凤州。二州之民，争于界上，一曰：我公也，汝夺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张忠定再镇蜀，蜀中之民，无不鼓舞，相庆如赤子之久失父母，知公之来必能复鞠我也。至今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然则二邦之民，所以喜二公者，为何如？呜呼！与其怨积，孰若喜集，戒哉！

赞曰：西子不洁，掩鼻过之。濯浪之浊，濯足是宜。美恶自取，尤人何为。枭獍蝮蝎，唾逐恐迟。爱人不亲，反己可知。

刑祸随之。

传曰：太虚真人南岳赤君曰：人若遇我以祸，但以福往，自然福德之气恒生于我，害气重殃自生于彼，此学道之大行也。然则刑祸随者，岂非害气重殃，恒在于身乎？苟为不然，胡为所至，辄与刑祸会也？不闻卢刘之事乎？昔卢婴气质文貌，皆足过人，人与之交，必遭横祸。时元伯和为军司马，闻而不信，召与之饮。宴未终，而节度陈少游已遣军吏，缚伯和而去矣。或以告少游，少游亦不信曰：伯和自当有罪，婴何预焉，吾将荐而官之。及至潼关，则上已幸奉天矣。又有刘甲者，亦如婴之为人，人与之交，必及于祸。士子王建，独谓不然。但人偶有灾耳，甲何预焉。甲闻大喜，急往谢之，相与谈论，久之乃退。未几，建遂失火。人因目为鹘鹏，或遇诸途，

无不急走远避,惟恐避之之不速也。呜呼!卢刘如此,而所至辄如此,赤君之言,岂不然也。

赞曰:人之隐慝,为于无形。厌然掩覆,更窃美名。高谈理义,自诡廉清。谓可欺世,永享安荣。孰伺其后,人祸天刑。

吉庆避之。

传曰:南岳寿星告太极真人徐来勒曰:若能克意为善,自然动与福会。然则吉庆避者,岂非不能克意为善,而至然乎?大抵非吉庆避之,其福德浅薄,自不能与吉庆会也。昔宋太宗作端拱楼,闻董羽善画龙水,召之使画于壁。羽用意精妙,半年乃成,自谓天下绝笔。及太宗引嫔御登楼观赏,无何,太子见龙大惊,立命污漫,半年工夫,一旦无用。向使皇子不惊,董羽恩数,岂在明日?范文正公镇鄱阳,有书生献诗甚工,自言平生未尝一饱,可谓天下之至饥者。时士夫盛习欧阳,率更字墨,本直千钱,荐福寺碑,乃其本也。公备纸墨,使匠打千本,俾售于京。无何,震霆暴作,碑遂碎为数片,百万之钱,一旦失望。向使碑不击碎,书生享用,其有穷乎?于此益知吉庆避者,非吉庆避之,其福德浅薄,自不能与吉庆会也。

赞曰:淑慝以类,吉凶在人。譬如仪凤,不栖荆榛。虺蜴之窟,岂产珠珍。冰雪凝沍,寒谷不春。一气所感,当识其因。

恶星灾之。

传曰:按《十一曜大消灾神咒经》,欲界众生,不修正道,不知有五行推运,十一曜照临,主其灾福。至如土火留伏,金木凌犯,罗计孛逆,日月薄蚀,乃至州县播迁,人民灾难,水火虫蝗,刀兵相犯,悉

皆由也。又按《七星神咒经》,天地设位,乃建五行,巡历天下,察无道之国,观不祥之人。凡处虚域之内,蠢动含生,命系于天。星辰凌犯,彗孛冲破,遂生兵灾,水旱流离。知而逃形,可全自己。逆之遇害,凶衅微生,黎民死亡,沦沉苦海。然则人之有灾,要当自省,其可但归恶于星欤!大抵恶自人为,星因灾之。非星之恶,而人心自恶耳。宋景公时,荧惑守心。子韦曰:祸当,君可移于臣。公曰:相所以治国家也。曰:可移于百姓。曰:百姓死,寡人将谁君?曰:可移于岁。曰:岁饥,人饿必死。子韦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矣。是夕,荧惑退三舍。张士平知青州,忽夫妻失目,因弃官家居,日夜祷谢。一日,忽有一书生踵门曰:吾乃太白星官、五帝星君,以子久志于道,且祷谢勤至,遣吾下降,为子疗治。既而不施一剂,惟于宅南,凿开一井,取水涤之,一涤遂愈。呜呼!荧惑本主灾厄疾病,今也乃能为宋公退舍;太白本主灾怪刑律,今也乃能为士平疗眼。然则星果恶欤?惜人不知人间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上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度主一日,皆二十八宿主之。呜呼!人在世间,日日节节,皆属星卦主摄,为善不免予福,为恶不免予灾,是岂星之恶欤?

赞曰:天道云远,太空冥冥。我兴视夜,瞻彼列星。荧惑退舍,善言足凭。天人相与,如影赴形。视履考祥,甘后之经。

算尽则死。

传曰:按《赤松子中诫经》,人有违犯,皆被本命星辰奏闻上帝,七星六律,四时八风,九宫五行,先令司命夺其算纪,授以祸殃。然则人有祸殃乃至于死,岂偶然哉?必其作诸不善,夺算至尽,故至

然也。惜人莫悟,浮生短世,膏火相煎,日失一日,弹指便过。况恶习难拔,修行者少,迷惑者多。业识茫茫,无有是处,求之日用,不免与物浮沈荡然,不反于胶胶扰扰之场,欲其无过,其可得乎?今日以某事,减若干算;明日以某事,减若干算。减夺不已,会有尽时。既乏正修,又多过失,一死之后,便有三恶险道,历然在前。或为畜生,或为饿鬼,或堕地狱,皆未可必。不闻王咨以处官刻核,而死受牛身乎?费宜以操心黠劣,而死为饿鬼乎?陈堂以恃荫凌人,而死堕地狱乎?此皆死有馀责,而沦入三恶者也。孰谓一死便了,更无馀事乎?

赞曰:纡有天命,忽焉以亡。文拘羑里,与龄益长。覆却万变,善庆恶殃。我命在我,谁云不常。彭殇寿夭,寸心自量。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

传曰:三台共有六星,每台二星。上台司命,中台司功,下台司录。上帝署为天曹,俾主生死寿夭。人有三魂,上应三台。篇言三尸,上诣天曹,言人罪过,即上诣三台也。若夫北斗,乃紫极都曹,为天地日月江河海之元,合阴阳木火土金水之德,象陈北斗,精应玉清,三界十方,皆所统御,斡旋气运,斟酌死生。六甲生人,各禀一元之气,方得囿形为人,具足一躯,皆北斗也。主持人命,使保天年,亦北斗也。又按《九真帝君九阴混合纵景万化隐天秘诀》,人两眉间却入一寸,号曰明堂。北斗帝君、太阴九妃,常处其中。又按《业报因缘经》,七星之气,常结为一星,在人头上,去项三尺。其人为善,则光大而明;为恶,则光小而暗。又按《北斗傍通图》,七真曰:吾每月初三,及二十七日,必一下降,受人醮祭,察人善恶。然

则三台北斗,在人头上,录人罪名,夺其算纪,信不诬矣。

赞曰:人之一身,肖貌天地。反而求之,万物皆备。此心最灵,不行而至。神明所舍,动息弗离。福祈祸禳,无乃儿戏。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

传曰:三尸言人罪过,非独篇中言之,诸书亦皆言也。一云上尸名彭踞,中尸名彭踬,下尸名彭蹻。一云上尸名青姑,好伐人目;中尸名白姑,好伐人五脏;下尸名血姑,好伐人胃命。一居人头,能令人多思欲,好车马;一居人肠,能令人嗜饮食,好恚怒,多忘少气;一居人足,能令人耽色欲,喜杀害,关节搔扰,五脏踊动。每至庚申日,与身中三魂,上诣天曹,言人罪过。大抵三尸言过,乃其职也。按经所说,修真之人,先当绝去。一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灭,守者不寐也,不欲三尸得以言其过也。一云寅日三尸游两手,当去两手指甲;午日三尸游两足,当去两足指甲。此名斩三尸,随所在而去之。呜呼!与其百守庚申,尽去指甲,孰若清心寡欲,无使三尸所能恼人者数事,得以干吾方寸乎?昔僧契虚,志慕清虚。一日,因山行为异人捧子所导,至稚川仙都。稚川曰:子能绝三彭之仇乎?契虚莫悟。捧子曰:彭者,三尸之姓也。当居人身,伺察善恶。庚申之日,悉录以闻。然则三尸言过,孰谓不然?内则守心,外则去甲,此修行之初法也。

赞曰:柳子骂尸,义正词直。奋笔抗辩,出于有激。其实七情,交相蠹贼。投机乘间,肆其侵蚀。非彼巧诉,繄我逸德。

月晦之日,灶神亦然。

传曰:灶之为神,号曰司命。司人一家,良贱之命,过无隐露,纤悉皆言。一云灶神,状如美人,貌有六女即六癸玉女也。月晦日,诣天曹,白人罪。大者夺纪,小者夺算。一云灶有三十六神,能转祸为福,除死定生,驱逐妖邪,迁官益禄。若依时祭祷,所愿必从。祭灶有日,或以晦日,清净灶前,香花酒果,谢之亦吉。一云在天为五帝直符,在地为五音太岁,在人间为五音灶君。灶中黄帝,即世之司命,常将世人罪状及过恶奏闻。阴阳二景,记之黑簿。呜呼!灶之为神,明察如是,职主奏告,又如是。世人行事,但取快一时,岂问家有灶神,而恐惧修省乎?

赞曰:祀典所录,灶其一焉。神灵栖之,是或当然。余苟无过,子亦奚言。一有不戒,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醮祭可捐。

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

传曰:纪之为说,一云十二年为一纪,一云三百日为一纪。算之为说,一云百日为一算,一云一日为一算。大抵三百日自不可夺,况十二年乎?一日犹不可夺,况百日乎?谨按经云:人之受生,所得之算,皆记在诸天。太上敕勒诸天诸地,日月星斗,天真圣人,将军使者,天神童子,天地飞仙,三界四司,岳渎官属,执箓把籍,巡行考校,三日一言,十日一奏,百日一结,不辍须臾。若修善立功,则便可延年;万一造罪,则立见减算。又按赵业,被摄至上清校勘,所见一吏,方呈押戊申生人录。其录首具人之姓字,又降行横列六十甲子日辰。其日有功或过,皆书其下,如无亦书无。功则延年,过则减算。与经中之言,皆无以异。孰谓减算为无耳。绍兴初,符仲信者,赤手起家,方且称意。年三十五,忽至不起。方委顿间,自

言恍然,如处旷野。俄见数人遥呼曰:恩主胡为,在此相与。引至一处,乃一官府。仲信因卧门侧,一吏自门引头曰:岂鼎州符仲信乎?数人曰:然。吏曰:此人本合饥寒,以好施,故能起家。寿本五十有九,以不烧香,睡起晚,今皆削尽。数人曰:不烧香,睡起晚,皆小过,何至如是?吏曰:不烧香,即是无敬奉天地之心;睡起晚,即是有多淫之意。岂为小过?数人相顾,大惊曰:厚德如符公,尚犹以此夺尽纪算,人其可自恣乎?呜呼!所谓过者,不待出于语言,见于行事,然后谓之为过。但凡念起于中,稍涉不正,即名为过。仲信之过,便可见也。

赞曰:命曰迂续,可演而伸。命曰断弃,促亦有因。细行不谨,终累正真。罪大恶积,乃灭其身。惟德是辅,皇天无亲。

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

传曰:数百事者,即篇中自非义而动下,迄死亦及之之说是也。欲求长生之人,先须避者,非馀人不必避也。谓求长生之人,则尤当谨避,必使己行净如明珠,虽纤尘微翳,亦不可使有也。苟尚有之,未得为无过之人也。昔许真君行符施水,治病救灾,于民最有大功。上帝犹谴其七世不祀祖先,且有贪杀匿三种之罪,必待特赦,然后拔宅轻举。女仙杨正见久以遇师,登真有日。上帝亦谴其少时,父母贯钱输税,正见不合,择取二文圆好者匿之,名曰隐藏官物,更复谪留人间一年。又如陶隐居之修《本草》,孙真人之著《千金方》,皆是主于济活,惟是中间略取虻虫水蛭之类,以备药使。上帝亦谴其功虽及人,反害物命,但得尸解而已。又如紫虚元君,与茅君同在清虚宫,校勘天下真仙得失之事。顿落者,四十七人。复

上者，才二人。盖为抱淫欲之心，行上真之道，非止被落，又将被考三官。然则欲求长生者，是可有纤毫微翳乎？大抵欲求长生之人，于篇中所谓数百事之说者，须得谨避也。

赞曰：神仙可学，不死可致。博采方药，炼神养气。外诱纷然，可慕可喜。宁保此心，果无纤累。欲成仙道，先修人事。

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传曰：道之为说，见于诸书者，其说甚多。然晓而易见者，无若《中庸》之说之为著明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大抵性也者，道之体也。道也者，性之用也。人欲未起之前，湛然方寸，即性之天也，道之体也。于日用间，能自率性，不为人欲所移，即性之用也，道之体也。今日用之间，动静语默，岂非道乎？是故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行而是，是道也；行而非，非道也。可行则行，可止则止，即太上所谓进退也。第人不能率性，常使如人欲未起之前，所以倒行逆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当进而退，当退而进也。昔赵清献公尝曰：吾昼之所为，夜必焚香九拜，告之于天，不敢告者，不敢为也。苏黄门书阴君之言曰：昼之所为，夜必记之，于纸不可记者，不可为也。此皆能自率性，不使于进退之间，或有是道非道之失者也。能知此者，有几人耶？

赞曰：道则在是，明白坦夷。所谓常道，民之秉彝。试反诸心，能别是非。一念不昧，良能真知。外是求道，斯则自欺。

不履邪径。

传曰：太上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夷者，平也。径者，不正之

路也。即吾儒所谓淡台灭明,行不由径之径也。在人履践言之,即人之履践不正处也。履践不正,自一念始。一念起处,其可不谨。昔李退夫隐居南岳,日以不得遇师为恨。一日寻幽访深,忽闻空中有弹棋声。举头视之,则见二人坐于木杪,相对而弈。退夫大喜,亟往致敬。方问道间,俄有田妇出傍,不觉反顾,则二奕者已失所矣。退夫不悔,事已无及。张木为浮梁令,县有一庙极灵,能为人祸福,令至必祭以斗酒,随酌辄尽,木疑为妖,既祭,度其醉,撤席执之,果一老猿,已大醉矣。将戮于市,猿俄醒曰:某死固不问,然数年所贮,极为可惜。君虽至廉,然县道阙乏,不为无补。木才问处,则猿已跃身而去矣。自此百计踪迹,竟不可得。呜呼!一念才差,遂至如此。所谓邪径,即此便是。

赞曰:道若六路,曾蔑多岐。跬步弗谨,溪谷险巇。视听言动,以礼自持。九思三省,犹恐失之。舍而他适,颠覆奚疑。

不欺暗室。

传曰:太上所谓不欺暗室,即《中庸》所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诗》所谓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大抵暗室者,所可欺处,能不欺于可欺,真不欺也。不闻翊圣真君不欺之说乎?真君戒张守真曰:但洁身守正,不欺方寸,自然默符天理。以此事君,何惧之有?然则不欺为行,岂细行哉!昔张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风,波涛如山,自分必死。俄见一青衣,乘一小舟而至曰:仙官召君。方恍惚间,则已达岸。仙官曰:君平生不欺暗室,上帝所知,波涛无足虑。但复登舟,吾当遣人护子。建章竟得将命而返,于是弃官学道,遂获登真。韦行式采访西

川，其姪子威侍行，有老兵名曰丁约，日侍左右。子威觉其不凡，方欲诘问，则约已求别曰：吾神仙也，上帝嘉子不欺暗室，遣吾下降，更加审察，今果不欺，得道必矣，但尚馀两尘耳。子威曰：何谓两尘？约曰：儒谓之世，释谓之劫，道谓之尘，两尘即两劫也。呜呼！世人于青天白日之下，尚敢公然行欺，况暗室乎？是故超凡入圣，常闻于古人，少见于今日也。必欲不欺，在我而已。

赞曰：境有明暗，心无显幽。一念之举，十目已周。形诸事为，洪水横流。褒衮挞市，何必外求。不愧屋漏，心正身修。

积德累功。

传曰：德也者，日新之谓也。功也者，日用之谓也。苟能闵闵然，如农夫之望岁；汲汲然，如商贾之营财。今日积其德，明日又积其德，今日累其功，明日又累其功。夫所谓天仙，一千三百善行之，只在四年；地仙，三百善行之，只在一年。第人不能，多至中废。不闻穿石礼树之说乎？紫虚元君曰：昔有傅先生者，自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积七年，忽遇太极真人，授以木钻，使之穿一盘石。戒曰：石透，吾当度汝。石厚五尺馀，傅穿之不息，积四十七年，石忽穿透。太极真人，果来度之。又南岳夫人曰：昔有一人，励志于道，然不知求道之方。惟日夕礼一枯树，求乞长生，如是不已，积二十八年，树忽生华，有汁如蜜。其人取华，并汁吞之，立获度世。呜呼！积德累功，虽不在于钻石礼树，便可以见其积德累功。大抵有其志者，无不成也。

赞曰：圣贤有顺，成己成物。仁以己任，道由性率。小善必为，细务无忽。事在悠久，效非仓卒。能办肯心，断无干没。

慈心于物。

传曰：佛告普眼曰：我今此身，地水火风，四大和合。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即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缘气，于中积聚，似有缘相，假名为心。此虚妄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四大分解，无尘可得，于中缘尘，亦归散灭。毕竟无有，缘心可见。然则世人胡为，而妄执此心，以为心乎，况不善用，而不慈乎。呜呼！此说微妙，姑置勿论。请以慈之一字言之。佛言：我有四无量心，一曰慈，二曰悲，三曰喜，四曰舍。太上曰：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诸圣尚尔，况于人乎？按经所说，灯烛焰上，别有一种微细众生，吞食其光，以为性命。人气一吹，随吹即死。是故诸佛戒人，不得以口气吹灭灯烛。迦叶尊者未出家时，尝令其妻压油饮牛。妻不乐曰：我不忍见此等微细众生，粉骨碎身。然则诸圣所以慈其心者为如何？惟其如是，所以于一切物，不遗微细，一切护念。昔宝文王敏仲七世不杀，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咨决于小法华曰：以某所见，不杀不放，一切付之无心可乎？师厉声曰：公大错，公大错，岂作空解耶？面前露柱，亦自无心，著几个露柱，能救得世间一个苦恼众生。诸佛菩萨，其说不尔。可急忏悔，无自贻戚。敏仲骇然汗洽，再发心放一百万命。其后持节淮甸，适岁饥，出按拯济。舟次青河，忽闻汹汹声，如数百人争闹，疑是饥民，遣人迹之，了无所见。心忽自悟，于是策杖循河而行，则见数十妇女，濯筥岸侧，汹汹之声，正出筥中蛤蜊也。悉命以粟易之，得数十斛，亲为诵经持咒，投之中流。既而复自疑曰：吾平

生放此,可谓多矣。万一感恩,来为眷属,岂不痴钝?是夕,即梦文殊现身其前,慰谕之曰:我于往世,亦曾生蚬蛤中来。但坚汝心,无自疑沮。敏仲至此,始大信异,因著一书,以示劝戒。王涣宣和年间,大病滨死。忽梦一金佛告曰:汝平日放生,已及万命,自合延寿。我今传汝一方,可急买茯苓、黄芩、地骨皮、甘草四味,等分和剂饵之,无不愈者。涣如戒修,合一剂,果愈。孰谓诸圣于一切物,不遗微细,一切护念之说,为不然乎?大抵慈为万善之本,心若不慈,善何以立?

赞曰:万物同体,均受于天。乐生畏死,此性则然。忍肆其暴,刳割烹煎。肖翘蠕动,皆在所怜。视物犹己,仁术乃全。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忠孝。

传曰：东卿司命曰：有萧邈之才，绝众之望，养其浩然，不营富贵。或至贞至廉，不食非己之食，不衣非己之衣，纷华不能散其正气，万乘不能激其名操。或先世有功，流逮后嗣，易世练化，改氏更生。此皆有应仙格，当登仙品。然必多历年所，始得渐进。至于至忠至孝，则今日谢世，明日便当补为地下主者，复从地下主者，便当进补仙阶。大抵忠也者，人臣之大节。孝也者，人子之本事。使为臣而皆不忠，则为君者，复何望于臣；为子而皆不孝，则为父者，复何望于子。如此，则君臣之分，父子之伦，一切丧矣。人不禽兽如，必夷狄如也。惜其不知忠孝，乃超度之本，得获度世，莫此为速，不闻吕公诲、兰公期之事乎？昔吕公诲为御史中丞，正色直言，倾动朝野。一日独坐，悦见一青衣授以一丹曰：此清凉丹也。上帝非久南游炎州，命子纠正群仙，彼州大热，故先以此赐公。再拜吞之，不啻冰雪下咽。未几，果捐馆。时朱明复初登第，在湘江见公，跨一玉角鹿，左右皆青衣小童，吏兵数百，前后呵拥。明复迎揖曰：君其已仙乎？公曰：吾此行侍上帝南游。不及款曲，乃口占一诗曰：功行偶然书玉阙，衣冠无限葬尘埃。我今从帝为司纠，更遣何人直柏台。言讫不见。兰期家世孝悌，聚口百馀，上下和睦，略无间言。一夕，有一真人降自斗中曰：吾乃斗中孝悌王也。夫孝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草木为之生；孝至于人，王道为之成。子能孝

悌，吾所以亲眄于子，既得见吾，得道必矣。后果如言。然则至忠至孝，其于度世，岂不捷疾。呜呼！忠孝者，既如此，则不忠不孝者，当如何哉！

赞曰：非忠无君，非孝无亲。舍是二者，兽而不人。庄周放荡，命义是遵。释氏空寂，报恩犹勤。戴天履地，孰逃其身。

友悌。

传曰：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司命使者，以父子、兄弟、夫妇，为三纲。本之与纲，字殊而义一。若弃本舍纲，伦何以立？大抵能践其实，则上下相安而不渝；苟尚其文，则悔吝易生而必渎。昔姚栖云，家不甚富，惟仰给农桑。生三岁，其父为其兄无子，代之远戍，遂死于边。栖云既丧，迎魂以葬，庐于墓侧，终身号慕。县令苏彻捐俸买田，开阡刻石，以表其事。府尹浑瑊列状以闻，有诏褒赏，旌表门闾，名其乡曰孝悌，社曰节义，里曰爱敬。始自栖云，凡十五世，同居聚口数百，历三百馀年，无一人异词。经五代离乱，子孙保守坟墓，不相离散。又有张诚者，亦田家也。累世同居，聚口一百七十有馀，内外和睦，略无间言。衣服之类，皆无常主。每旦，家长坐堂上，子弟列堂下，以次受职，罔不祗勤。自祖瑄至诚，凡六世同居，几二百馀年，始终如一。呜呼！若二家者，真所谓实践者也。尚虚文者，能如是乎？

赞曰：父母之身，分为兄弟。一本而出，安有异体。爱其枝叶，以护根柢。史诮豆箕，诗歌棠棣。如埙如篪，神相恺悌。

正己化人。

传曰: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又曰,席不正不坐。呜呼!衣冠、几席,尚当使正,况行己乎?又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皆圣人行己之大法也。然则人之行己,其可不正。惟其正也,人皆敬之。人知敬处,即其心已化处,又何待区区而化之哉!昔司马温公,为人正直,名闻海内。其居洛也,风俗为之一变,莫不敦尚名教,不急货利,人随贫富,皆自足。后生晚辈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无为不善,恐司马端明知。吕申公正直敢言,倾动朝野。时王安石出守常州,移书于公曰:某客京师二年,于兹疵吝,积其心胸,每不自胜。及诣长者,即废然而反。德人之容,使人意消。今于晦叔,见之荥阳吕公,心与道潜,湛然方寸。其为崇政殿说书也,日以正心修身之说,劝导人主。每自言曰:若身修心正,不假他术,而天下自化。是以所居则躁人化,闻风则薄夫敦。胡公瑗之为苏湖二州教授也,每解经至有要义,必恳切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人。然则诸君所以正己者,为如何哉?以此化人,夫谁不化?

赞曰:表正影直,源清流洌。枉己直人,万无是理。圣贤何术,举斯加彼。瑕而戮人,三军见齿。大学修身,家齐国治。

矜孤。

传曰:孤也者,未能有成,亲已蚤世。或母死而父或再娶,或父死而母再行。其者父母俱亡,藐然孤露,不幸至此,情况何堪。王令捧负提携,寝兴衣饮。主之者信存恻隐,亦必不如亲父母之情爱之为亲切也,可不矜乎?世人但知孤为可轻,而不知其中亦有因孤而能养成大器者。昔张邓公士逊方在襁褓,父母皆卒。及长,安贫

读书,勤苦不倦,竟能登科,致位台辅,以贤德称。此至贫之孤者也,自立如是,非能养成大器者乎?吕中丞诲幼失所怙,励志为学,不妄交游。洛阳之人,多不之识。及登第,人方知为吕正惠公之孙,历官言职,以劲正称,此贵家之孤者也。自立如是,非能养成大器者乎?然则孤可轻乎?愚于矜孤之下,不书矜孤,而辄书此者,正欲不幸而孤者,以此为法,皆知自励。右以矜孤言之,则前辈行之,视以为常,初不以为奇特。查龙图家道甚贫,尝聚亲族之茕独者养之,禄赐所得,随施辄尽。与人交情分切,至废弃孤露者,待之尤厚。尝有一同僚女,贫为人婢。公闻而赎之,嫁于士族。吕正惠公端与故相冯道、耀帅赵文度,皆乡里世旧。道子病废,公分俸给之,又荐文度之子绍宗于朝官之。非真实矜孤,能如是乎?

赞曰:方幼而孤,何怙何恃。怀抱无依,疢疾谁视。吾幼及幼,人子亦子。放麑违命,射麛泣矢。能推是心,乃合天理。

恤寡。

传曰:寡也者,方当盛年,夫忽告殒,形单影只,触目无聊。况女幼男痴,百事未举者耶?此即孟子所谓穷而无告者也。祸变如此,非穷极欤?欲语谁吐,非无告欤?为其夫者,虽云死矣,冥冥之间,乌得无念?昔徐择之判北京,赵士恍自仁兴来,留为干官。士恍与择之三子俱相得。无何,士恍遽以病卒。择之父子为办丧事,且津遣其妻子甚厚,又命小吏赵沂护送至京。沂毕事归参,忽作士恍语谢曰:士恍不善摄生,以方壮之年,遽就鬼录,荷公父子周恤之恩甚至,不惟死骨得归,老母、妻子皆得平达乡舍,无复流落失所之歉。区区此心,不胜感激。阴君亦以此敬叹,将有以厚报君矣。中

贵黄述奉诏持扇帕,至彭泽迎赐北使。无何,舟师王贵中路病卒。其舟,乃两浙漕司官舟。贵死,舟当归官。其妻泣诉曰:舟今归官,妾一家十口,饿且死矣。愿得一言,使贵长子得继父业,不胜感幸。述至镇江言之,漕使即日刺其子为兵,付以父舟。是夕,宿丹阳。明见贵操一小舟,远远从烟波间来,泣具拜曰:贵虽身死,长子已得继业,一家十口,不复忧矣,实荷公恩。言讫不见。呜呼!此固显显,姑置勿论。窃观寡妇,人中立志,大有远过人者,不可不书。赵公概年七岁而孤,其母励志教笃,竟能登天圣五年第三人第。初遇郊恩,法当任子。公请以封其母为郡太君。宰相曰:公为学士,拟封不远。公曰:母八十有二,朝夕不可期,愿及今以为荣许之。李公筠年三岁而孤,其母秦氏有姿色。或有诱之使嫁,母怒叱曰:夫妇义属天伦,死生命由真宰。我宁饿死,其可再嫁。于是笃意教筠,竟能登第,官至耀帅。然则寡可轻乎?愚于恤寡之下,亦复书此者,正欲使一切寡妇,皆知所法云。呜呼!似此之人,天必报者,重乎伦也,何止子贵而已哉!

赞曰:寡而守义,贤哲所重。折胫露筋,妇节尤勇。台筑怀清,暴秦是奉。况其无告,宁不为动。谁或蹦之,不懋不竦。

敬老。

传曰:老也者,阅世之久,更事之多,衮衮年少,无限沦丧,庞眉皓首,独保康强,可不敬乎?开宝初,有郓州卢县尉许永者,诣匦进状曰言:父琼九十七,长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永身七十五,愿得一近便差遣,以就荣养。太祖命召其父,既至,敷奏详敏,词气不衰。太祖大加敬叹曰:卿一门如此,必有大过人者。琼曰:亦无他,

但累世义聚不分耳。太祖曰:此即卿大过人处。立命赐袭衣腰带、银装鞍勒一副,马一匹,御茶三十斤,杂彩三十段,与近便差遣一任,从其志也。吴元嗣亦享高寿,时圣节根括老人,惟元嗣一门,有八十、九十者,一百以上者,八人。内吴琬一名,一百一十有四,步履轻健,气不少衰。询其履践,亦累世义聚不分。诏赐一官,旌表门闾。门外又筑二所义顺土台,立二株华表鹤柱,异其礼也。至尊尚尔,况馀人乎?窃尝求之本朝,处高位而享其高寿者,惟张退传,九十一;文潞公,九十二;赵康靖,八十六;张文定,八十五;陈文惠,八十二;曾宣靖、富文忠,皆八十以上。又求其次,赵清献、庞庄敏、向文简、李文正,皆七十以上,已不及也。又求其次,曹武惠、薛简肃、王懿敏、吕文穆、吕文惠、寇文愍,皆六十以上,又不及也。又求其次,种司谏,恰六十;刘集贤,恰五十;王内翰、尹舍人、王待制、钱宣靖,皆四十以上,远不及也。又如石徂徕,恰四十;苏内翰,三十九;赵舍人,三十六;王御史,三十八,此则尤可惜也。名利场中,弹指便过,还有于自己分上,做得些工夫者乎?如或未然,即是空来人世,浪走一遭。于诸佛所谓愿我寿命长,勤行一切善,愿我福德盛,广济一切人之说,皆蹉过也。嗟乎!少年但知负才轻侮老辈,不知寿居五福之先,纵有多才,不到其地,于事何益?昔杨大年与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时二公皆已老,杨方弱冠,每轻侮二公。翰大不堪,因好谓曰:君莫侮我老,老亦终留与君。昂从傍摇手曰:莫与,莫与。厥后太年,寿止四十有九。然则老也者,欲到其地,岂不难乎?可不敬乎?

赞曰:学养三老,礼尊高年。为近于亲,家国所先。天与之寿,俾华其颠。人而弗敬,是名亵天。矧复耆德,敢不礼焉。

怀幼。

传曰:孔子曰:少者怀之。孟子亦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盖幼者,年方童稚,未有识知。为之长者,固当矜怜而抚恤之也。虐而视之,非人道矣。故父母有幼子,则当尽其恩勤;兄有幼弟,则当极其友爱。他人有幼者,亦当推吾恩爱之心,等而视之,不宜分别彼此也。若夫吾之子弟,则爱之;他人之子弟,则不爱,亦非所以尽怀幼之道也。况夫幼者,位则居卑,力则孱弱,卑者易侮,弱者易凌。苟无慈爱之心,则将挟长以自肆矣。在彼者,必无辩口,以别是非也;必无强力,以较胜负也。如痿者之被杖,无所逸避;如瘖者之受谇,不能辩明。其苦可胜道哉!甚矣,风俗之薄也。妇人之性,类多忌刻,为母之德不均,爱子之心始偏。己之所生,则亲之;妾之所生,则薄之。其为继母者,又往往不恤前人之子。如闵子骞之母,冬寒,衣其子以纩,而衣子骞以芦花,使之御车是也。子骞之母犹尔,其他可知。由是孤孽幼稚,横罹惨毒者多矣。闾巷之人,规并财产,则为尊长,为兄姊者,为赘婿者,乃有不慈不义、凌虐其卑幼者矣。巧饰诉牒,伪立契约,嘱牙保以曲证,贿吏胥以舞文,使之困苦抑塞,无所赴愬,甚则阴谋诡计,损伤其性命者有之。呜呼!尚忍言之哉!昔者李知本一门,子孙百馀,长少雍穆。阳城兄弟,孤茕相依。前辈救荒,则以收养孤幼为先。若此者,足以尽怀幼之道矣。

赞曰:尧衰孺子,聃慕婴儿。仲尼之志,少者怀之。在厥初生,淳德未漓。易致凌虐,可无保持。所以孤幼,周仁先施。

太上感应篇卷之三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昆虫草木，犹不可伤。

传曰：按经所说，诸类众生，一身具足一切形质，随造随成。无明为卵生，烦恼包裹为胎生，爱水浸润为湿生，欻起烦恼为化生。于此四生，人复析为十二类生。于十二类生，每类又各有八万四千种类差别。总而言之，则一十二类，便有一百万八千之多。然则聚生种类差别，何其多欤？但即其日用观之，目睹珍奇，便起贪想；舌味肥脆，便起杀想；意攀华丽，便起欲想。非独眼舌意三为然，耳鼻身三，亦复如是。如是妄想，如是颠倒，念念不停，洎合眼后，更只纷然，做主不得。腊月三十日，脚忙手闹，做得主乎？佛所谓十二类生，一百万八千种类差别，端起乎此。昔佛在世，游化诸国。独有一国，化不能从。及遣目连，倾国而至，众疑问佛。佛言：此一国人，于往昔世，本一聚蜂。目连本一樵夫，因采薪触著树枝，群蜂惊扰，争欲蚖之。目连谓曰：汝等本有佛性，以恶业流转至此。今也尚有小忿，欲逞毒乎？愿我早登圣果，首度汝等。是时，群蜂若有所悟，领纳在心。今故见之，悉皆随顺。又在瞻婆，则中迦罗池畔，为众说法。时有一蛤，闻法欢喜，跃出池上，潜身草间，倾诚谛听，偶为一听法人，柱杖刺杀。命终之后，生忉利天，为忉利主，复从忉利，日往佛所，听说妙义以开悟，故证须陀洹。然则昆虫一类，虽曰微物，其为有知，与人异乎？又如草木一类，在吾儒言之，固若有生而无知，验以佛书，则亦不可一概谓为无知。按《传灯录》，昔有一僧，久为梵摩净德及其子罗睺罗多受供养，以道

眼未明,虚沾信施,命终之后,乃于净德园中,生为木菌,日充净德父子蔬食。他人欲取,不复可得。然则草木一类,亦一概谓为无知可乎?若曰昆虫草木,尚不可伤,人则尤不可伤也。

赞曰:恭惟哲皇,弗践蝼蚁。濂溪之庭,草观生意。有生有知,此性无异。吾仁所充,际天极地。不见其间,一物可弃。

宜悯人之凶。

传曰:太上言乐人之善,而首言悯人之凶。当知所谓凶者,乃凶人为不善之凶,非凶丧之凶也。大抵人之性真,上与诸圣一体无二,能自率性,则便可为圣为贤。若但任情,不免为凶为忒。是故太上书以告人,使人皆知,导之以善。不然,则永为凶人,不复反于善矣。太上告真武曰:一切众生,竞赴善恶,轮转生死,无有穷已。汝宜普为断除邪见,察其罪福,增益功行,逐月轮,定日分,游奕世间。善者,以福加之;不善者,以善解之。然则太上所以悯乎凶者,为如何哉?昔巢州居民餐啜之外,竞啗水族。不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乃玉帝奏告三清,游历诸天,下观世界,予决罪福之日。其日,九天采访使者,日月星宿,天地百神,岳渎社庙,皆得条具以闻。一日,玉帝召中天北极紫微大帝问曰:南赡部洲吴国分野,地号巢州,善恶如何?北极奏曰:此方居民,实是凶恶,杀害物命,不知纪极。深恐积日之久,冤魂愈结,非连地址荡为大湖,不足以荡除累年残忍杀害、厌触腥秽之气。玉帝曰:可。北极既退,召真武告曰:汝为三界游奕,检察善恶,岂不知巢州之民,造如是恶?厌秽之气上犯玉帝胜游,日月为之无光,星辰为之失次乎?玉帝有命,尽令全城陷殁。此事属汝,可速奉行。真武曰:千里之广,未必一一皆

然。若一例陷殁,恐多冤滥。容臣下降,更问地祇回奏。北极曰:彼州神祇,皆已奉敕,迁往他所矣。真武乃大叹曰:痛哉!一物之命,尚在轮回,未易出离,况此千里尽为水界,展转相害,大冤愈结,何可救拔?又复力请,自差部下天罡神将,再行审验。既而,天罡化为大鳖,浮游溪面,先是守倅差人脔取,次及百姓,亦复如是。天罡回奏,真武又请自降,于是化为一云游道人,巡街乞水,如是七日,家家腥秽。最后一家,号曰焦婆,水独清净。真君诘之,婆曰:某一家三口,久厌腥秽,蔬食而已。真君曰:吾非人也,此州不远,当荡为大湖,诚欲救之,已不可矣,汝宜速往他所。未几,雨果暴至,洪亦随发。一州千里,顷刻之间,波涛如山,浩渺无际。是日,真君复降,告焦婆曰:汝可便主此湖。数日婆死,其子及妇亦死,遂得为神,因名其湖曰焦,从婆姓也。然则天真所以悯人之凶者为如何?书曰:汝无忿嫉于顽,亦此意也。

赞曰:人之凶恶,岂皆本情。见如探汤,恻怛已形。无忿于顽,书训丁宁。死丧刑辟,擿埴颠冥。有拯其迷,暗室之灯。

乐人之善。

传曰:吾之一字,最能成就一切行愿。人发善愿,天上闻之,声如爆竹。诸佛无不护念,上真无不主持,心契故也。按《唐文粹》,昔高迈见乡之俊杰,主宝融寺经藏院长明灯,精进成就,喜而发愿,铭而颂之。已而,迫于多事,斯文莫构。忽染目疾朦胧,如隔绡縠。每自叹恨,不审得罪之由。一夕,梦神告曰:子于长明灯,其有负乎?迈应声而寤,寤而起,起而作颂,明日目愈。然则诸佛所以护念于善者为如何?按《启圣录》,程嗣昌常在密州,见郊西镇人好食

鸟雀。猎徒数辈,日常打捕,或碎首冗胸于鹰鹊爪嘴之下,或拗脚折翅于网罗罝罟之中,或被箭穿,或遭弹击,哀声悲切,所不忍闻。于是夜起露立于星斗之下,仰天告曰:某欲将家藏一切所食众生,并同七世父母因缘戒杀图子一本,覆板印行,庶几此方皆知改悔。今日正当真武真君下降之日,愿凭圣力,俾获流通。覆毕印行,拦头彭景亦请一本,归示其妻。其妻华氏三娘,一见大怒,掳破投之秽处。移时买得一鱼,操刀欲脍。鱼忽跳跃,触破其眼,血遂迸流。俄化为虫,缘绕其身,处处啮噬。方喧传间,监镇孰向,怳见一神,立于其前,自言吾是真武,察知此地有一大善,乃兴化军程嗣昌,印施戒杀图子。不谓妇人华氏,乃敢掳破掷之秽处,罪恶深重,即当死矣。其他不悔之人,亦当获罪。俟吾二十七日再降,更看如何。然则上真所以主持于善者为如何?呜呼!上真与佛,皆已久住解脱,乐人之善,尚尔如此。况人正在苦海,可不然乎?求之世间,非无人也。胡文定见李文靖淡然无欲,又能济之以学,喜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见王所公俨然不动,加以笃学,又曰:若此人者,亦八九分地位人也。邵康节见司马温公忠厚友悌,恭俭正直,喜曰:若此人者,脚踏实地,八九分人也。见韩钦之论事上前,无所回避,又曰:若此人者,可谓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温,诚难能也。又如杜正献闻人有善,喜若己出。刘集贤闻人有善,称道不已。文潞公见人有善,惟恐弗及。韩忠献闻一小善,必曰琦所不及。若数君者,非真实乐善已,到于乐则恶可已也之地,能如是乎?

赞曰:人无不善,出于天性。胡为忌嫉,私心之胜。克伐怨欲,交相为病。惟其无我,此心不竞。见人之善,如月在镜。

济人之急。

传曰:诺讵罗尊者曰:若人大智慧,耿耿笼中灯。若人大福德,飘飘海上沤。若人大方便,乙乙空中雨。今也于人之急,力能济之,即所谓大方便也。如雨普润,其为及物,可胜言哉!所谓急者,非一而已。在疾病,则以汤剂为急;在死丧,则以后事为急;在饥乏,则以饮食为急;在婚娉,则以奁橐为急。此外又有无限不可悉陈之急。但能各随其急,方便济之,皆为济人之急也。昔许叔微少尝以登科为祷。一夕,梦神告曰:汝欲登科,须凭阴德。叔微自念家贫无力,惟医乃可。于是精意方书,久乃通妙,人无高下,皆急赴之。既而,所活愈多,声名益著。复梦其神授以一诗曰:药有阴功,陈楼间处,堂上呼卢,喝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进士第。上一名陈祖言,下一名楼材。及注阙用,陞甲恩如第五名,授职官以归,与诗中言无一字差。此则济人之急者也。范文正知邠州,暇日载酒率僚属登楼观赏。初举觞,俄见数辈衰绖往来,营理丧具。公遣人问之,乃一寄居官方卒,赙殓棺椁之具,皆未有。公为撤宴,厚赒恤之。此则济人死丧之急者也。范忠宣知庆州,岁大饥,饿殍满路,无粟以赈。公请发常平封椿粟麦,郡官皆不许,曰:须奏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即死。奏而后发,岂能及事?即日发之,且曰:诸君但勿与,吾当自坐。此则济人饥乏之急者也。查道未第时,尝游湘汉间,假贷于人,得钱十万。途次适见故人,以嫁女理财甚急,即罄囊与之,略无吝色。此则济人婚娉之急者也。用心如此,乌得无报其后?许叔微竟能发第,范文正官至参政,范忠宣官至丞相,查道官至侍从,非其报欤?大抵人处世间,于人急处,自当如此。

赞曰:君子周急,非相为私。如人在阱,修绥弗施。有力不用,

犹己杀之。揖逊拯溺,无乃自欺。以己望人,其急可知。

救人之危。

传曰:《云笈七签》曰:能救一人之命,当延一纪之年。若所救又是善人,延寿又当倍之。然则于人之危,其可不救?所谓危者,死生之命也。昔王均乱蜀,朝廷忿蜀再乱,命雷有终将兵平讨,意欲屠城。时蜀士范璩尚气节,范瑑好读书,文鉴大师有名行,皆蜀中所素敬者。因相率从间道出迎王师,叩头告曰:蜀人懦弱,城中皆平民,其胁从者,特畏死耳。城下之日,愿无肆戮,锄其凶党可也。三人者,皆堂堂丈夫,且陈议慷慨,忘身为物,出于至诚。有终为之改容曰:不闻长者之言,屠城必矣。由是一城之民,得脱于死,范与鉴之力也。章郇公得象之高祖仔,事闽为建州刺史。其夫人练氏有智识。仔尝出兵二将,后期欲斩之。夫人救之,得免二将,后仕南唐为将,攻破建州时,仔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将遣使,厚以金帛遗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旗于门,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旧德,愿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与众俱死耳,不愿独生。二将感其言,遂不屠城,练之力也。范氏今为蜀中望族,子孙蕃衍,有官者常百数人。章氏亦为建之大族,位至卿相者相踵,皆练氏后公其一也。呜呼!二家所救如此,而天之报之亦如此。此固非世常有,但于水火盗贼,饥寒疾疫,刑狱逼迫,逆旅狼狈,一切危急,皆能如此存心,事体虽不相侔,其为救危,则皆一也。

赞曰:孺子及井,怵惕皆有。器将坠地,观者举手。转危为安,起痿而走。彼难既脱,我喜亦厚。以仁存心,必无悔咎。

太上感应篇卷之四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

传曰：文殊问道场于维摩曰：如何是道场？维摩曰：平心是道场。赵州问道于南泉曰：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心是道。然则平心，即道欤，道场欤？欧阳文忠修好贤乐善，常以平心为难。彭中丞思永好学不倦，常语人曰：吾不为他学，自幼即学平心。然则平心果难欤，须自学欤？大抵心之为物，即体非有，随用非无，必欲平心在我而已。夫复何难？前辈为难者，叹无人也，示后学也。世之见人得失，不能如己之得失者，必不晓此。惟其不晓，是以物我常胜，罪来集身，如水归海，日成深广，尚何足以道场与道之说而告之哉！昔薛瑗身相燕国，不能平心，见人有得，如己有失，见人有失，如己有得。未尝荐一士，举一贤。有可称者，嫉之如仇，遏截使不得进。晚岁，一子死于狱，馀皆盲聋喑哑，伛偻颠痴。时公明子皐见而怜之，因诘责曰：此皆缘汝心行不好，罪当灭门，诸子虽尔，未足以尽子之罪。瑗闻大惧，恳求救护，子皐于是以赤松子《中诫》授之。瑗誓志力行，仅全一子。所谓《中诫》，果何书哉？窃尝伏诗，其与此篇，无以异也。大抵皆是指出人之错用心处，其为拔罪，最为有力。薛瑗敬受《中诫》，而能得免灭门，周篚宣扬此篇，而能得脱饿死，不有力乎？呜呼！世间万事，转头即空，惟有恶因，长为身累。今注此书，正所以发明此说也。知有此书者，不可不求一读，既读不可不行。信能如是，异日生死路，当得大力也。

赞曰：百篇之书，穆誓殷后。人之有拔，视若己有。民不协极，未离于咎。洪范之君，锡福均受。非曰为人，待己则厚。

不彰人短。

传曰：马伏波戒子孙曰：闻人有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而言。此已自尽夫太上所谓不彰人短之说也。至于龟山先生则又为之语曰：口固不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闻。此则又出于马伏波之说，向上一头地也。大抵人处尘劳，不能无短。然短自其短，何与于我。在我只消一个不闻不知，则其短，终不自我而彰。苟或一语彰之，则其短不免传播。闻望自此而灭，素守自此而隳。诘此之由，咎当谁执？当知好彰人短，君子有所不为，小人为之而无忌惮也。昔龟城之民，有祝期生者，为人猥薄，好彰人短。人有体相不具者，讥笑之；妍美者，嫉毁之；愚昧者，轻侮之；智能者，评品之；贫者，鄙薄之；富者，讪谤之。官僚，则讦其阴邪；士友，则发其隐由。门阀才望，皆出其右，无可拟议者，则必巧求其短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母家工商也，妻家驵侩也，其弟不良也，厥子不肖也。有小过者，亦必溢词增饰，以成其短。事无巨细，一切如此，乃至以无为有，以十为百，以疑似为端的，以偶然为故犯，以不得已为优为，以错误为情实。度其人可欺，即面折之，众辱之，过毁之。待他人亦如此，待亲族亦如此，平生知识，无不在其贬剥中。甚者，目父母为顽嚚，目兄弟为管蔡。或教人兴讼，己复和之；教人诅骂，己复证之。习之既久，不以为非。晚年忽病，舌黄每作，必须砭刺出血，数升乃已。既而复作，又须刺之。一岁之间，作者五七，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卒。此事与道士章齐一好嘲诮

人,竟至嚼舌而死一也。然则彰人之短,是可为乎?

赞曰:我所自立,欲为圣贤。彼亦人耳,何独不然。邂逅有过,尚可涤湔。一播其迹,终身之誓。是以掩恶,君子贵焉。

不炫己长。

传曰:老子曰:良贾深藏若虚,盛德容貌若愚。孔子曰:君子之道暗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大抵人之为人,其可略无所长。苟有所长,自当如是。要在益加韬晦,善自涵养,必使日新又新,然后可以成德。苟或不然,不免轻躁炫露,自呈褊浅,岂所谓盛德容貌若愚,君子之道暗然而日彰也哉!是故欧阳文忠公修长于文章,每对客论谈,则言政事,而不及文章。蔡端明襄长于政事,每对客论谈,则言文章,而不及政事。此皆自晦者也。惜人不知,多至自炫。昔李泌极聪慧,年七岁,已能文,尝赋《长歌行》曰: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多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歌成,莫不称赏。独张九龄力戒之曰:藏器于身,古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庶几成德。况童子乎?若为歌诗,但只赏风景,咏古今,勿自扬己为妙。泌若有悟,泣谢再三,从此不复自炫。向使不已,安能成德,为一代之名相乎?当知人有所长,切忌自炫。

赞曰:三才并立,曰天地人。纲纪两间,系人一身。自贤而圣,由圣而神。顷刻满假,其德不新。颜渊如愚,端可书绅。

遏恶扬善。

传曰:遏恶扬善,在《易》谓之君子,在《篇》谓之善人。《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大有包容之象,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然则遏恶扬善,即为顺夫天德,休物之命乎?天之休命,果在是乎?大抵人非尧舜,安能每事尽善。其不善者,即名为恶。我能为之遏之,使之不至自弃,复得勉而从善。人谁不贵于善,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名为善。我能为之扬之,使人皆得闻知,争相率而为善,天之休命,岂不然乎?天之休命,本如此;我今于物,亦如此。岂非顺天休命乎?《中庸》曰:舜其大智也与!隐恶而扬善。舜尚如此,况馀人乎?是故赵康靖公概,专以掩恶扬善为务。邵康节公雍,乐道人之善,不及人之恶。此皆得夫遏恶扬善之说者也。惜人不知,成人败人,皆在一言,言之出口,其可不谨。昔寇莱公之在镇也,因生日,造一山棚,为监司所奏。上大怒,玉音甚厉,谓王文正公旦曰:寇准每事必欲效朕,何也?文正曰:寇准诚贤能,但骀耳。上曰:但骀耶?遂不复问。向非文正一言,则山棚之怒,安得便霁;贤能之说,安得上闻乎?王文康公曙治蜀,盗无轻重皆论死。有谤其大苛,会刘烨召还。真宗问曰:凌策与王曙治蜀,孰优?烨曰:凌策值岁丰,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曙值岁敛,虑民为盗,不得不绳以法,易地则皆然也。真宗善其言。向非刘烨一言,则大苛之疑,安得遽释;皆然之语,安得上闻乎?此遏恶扬善,太上所以称为善人,《易》所以赞为顺天休命者也。

赞曰:善恶之念,实同一初。举抑进退,如转辘轳。遏彼扬此,系其机枢。春意所感,百蛰昭苏。易顺休命,其天心乎!

推多取少。

传曰:推多取少,似主兄弟言之。大抵义属大伦,临财自当如是。苟或反是,义复何在?况财者,尤贵乎义。天之察人,多在乎此。今日取多,岂遂多乎?今日取少,岂遂少乎?昔薛包与兄弟析产,奴婢取其老者,田畴取其荒顿者,器物取其弊折者。徐积与二叔析产,先请二叔毕取所欲,惟馀一筐图书、两间弊屋,积怡然受之,略无愠色。又如魏公咸熙之略取一二种,东染世衡之但取图书,杜正献衍之尽与诸昆,杜神童淳之悉与季弟。此皆推多取少者也。至于官爵,亦有推而不受者,如申积中两遇郊恩,悉推以官其二弟。徐禧恩命已下,复推以待其兄之子是也。彼锱铢必校,尺寸必争者,旋踵破败,何足以此而语之哉!

赞曰:知雄守雌,大白若黑。不贪为宝,老氏之啬。自广狭人,岂曰盛德。意防侈大,身务俭抑。徒以财言,未尽天则。

受辱不怨。

传曰:按《涅槃经》,昔有一人,赞佛为大福德相。闻者乃大怒曰:生才七日,母便命终,何者为大福德相?赞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而不瞋,骂亦不报,非大福德相乎?怒者心服。大抵惟有福德,方能如是。惟能如是,乃有福德。固非局量褊浅者之所可窥,不闻本朝大福德者乎?昔吕蒙正拜参政,将入朝堂,有朝士于帘下指曰:是小子,亦参政耶?蒙正佯若不闻。既而同列,必欲诘其姓名,蒙正坚不许曰:若一知其姓名,终身便不能忘,不如不闻也。富文忠公少时,尝有诟之者,文忠闻如不闻。或以告之,文忠曰:恐骂他人。曰:明呼公名弼。曰:天下岂无同姓名者?竟至不问。此固文士,或亦能之。若夫武臣,而亦能者,诚亦可取。狄武

襄为真定副帅。一日，宴孙沔，有刘易者，亦与座。易素疏讦，见优人以儒为戏，乃勃然曰：黩卒乃敢如此！甚至诟骂武襄不绝口，俄又掷樽俎而起。时孙沔观武襄气殊自若，不少动笑，语愈温易。归方自悔，则武襄已踵门求谢矣。王吉为添差都监，从征刘旰。吉谨愿寡语，状若无能，动辄为同列诟斥。吉不问，惟尽力王事，奋不顾身，竟能冲破贼军，迁统制。非气量超越，能如是乎？此皆有前程，享福德处。孰谓佛语，为不然乎？

赞曰：颜子不校，随会能贱。下惠袒裼，师德唾面。称美当时，垂芳记传。心和气平，笑观物变。虚舟飘瓦，吾又何怨。

受宠若惊。

传曰：太上于《宠辱章》曰：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今于此篇又曰：受宠若惊。然则受宠，果若惊乎？大抵福兮祸所伏。当受宠时，不无盛满。万一盛满，则便有无限祸事，伏乎其间。一旦宠失，祸必勃至，岂不果可惊乎？是故君子受之，常若惊也。昔王文正公旦初登第，知平江，即通判郑州，寻拜右正言知制诰，改集贤殿修撰，迁翰林学士，拜工部侍郎，参知政事，加同平章事。从封泰山，祀汾阴，兼玉清昭应宫，使迎奉圣像，天书刻玉。兖州太极观奉上宝册，使拜太尉，兼侍中，晚年官益重。每家人出贺，必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忧惧，何可贺也。及为朝修使，自禁中乘车辂出都门，百官饯送，莫不交口称赏公之荣遇。公则不然，曰：但觉反侧不安耳。他人处此，能如是乎？张忠定公咏之，拜吏部侍郎也。谓所亲李畋曰：今蒙圣恩，擢为天官少宰，可畏，可畏。若转下而思，则身不危；转上而思，则恐必败。栗栗若有惧色。

他人处此,能如是乎?惟其如是,所以能有其宠。苟或不然,不免立取祸败。不闻卢多逊与种放之事乎?卢多逊初拜参政,服用渐侈。其父亿即愀然不乐曰:吾家世儒素,一旦富贵,遂至如此,未知税驾之地矣。多逊不能念父之言,竟以事败。种放初为朝廷所召,声名大振。其母即恚谓放曰:吾劝汝勿聚徒,无求名,今果为人知,不得安处矣。放不能念母之言,竟以名败。此皆受宠不能若惊者也。

赞曰:牺尊青黄,乃木之灾。孤犊衣绣,宁活草莱。轩冕所寄,外物倘来。贪荣保存,祸身之胎。夫知道者,可不惧哉!

太上感应篇卷之五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施恩不求报。

传曰：君子有心于施恩，无心于求报。苟有心于求报，即是利在于报。初非为人，报未必可求，而怨必先之，乌足谓之恩哉！是以不求之报，常见于无心之恩。昔尚霖为巫山令，邑尉李铸最强悍，无何感疾，遽至困剧。霖怜之，因请所托；尉拭泪以老母少女对。及卒，霖为割俸，送其母及其函骨归河东，且为嫁其女于二族。一夕，梦尉如生时，拜且泣曰：公本无子，感公之恩，已为力请于帝，今得为公之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沿流而归，每遇滩险，必见尉隐约立岸上，如指呼状。将抵荆渚，又梦尉曰：某明日当生，府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公果以小合贮粟米，为麋粥之须，因呼之曰合，名之曰颖。及长，极宽厚，敏于仁，笃于孝，官至大理寺丞。宇文英迪初领黔江都狱，民有扶爱之者，常诉漕台官吏，适坐事系狱，官吏恨之，必欲文致于法。英迪为之不平，力为辩雪，竟从轻断。又三年，英迪沿檄道，由南宾溯流而归。时六月，忽大雨，水遂暴至，波涛如山，中流缆绝，舟人拱手，坐待倾覆。俄见一小舟冉冉出没于烟波间，远来相救。既济，乃扶爱之也。相顾大惊曰：吾昔日平黔之狱，初非有意于君。君今日冒险而来，亦岂知将溺者之为我，岂天意故以彰其事乎？相与感叹者久之。呜呼！当霖之为尉也，不过曰同官，当如是而已，安知有今日为子之报乎？当英迪之为爱之也，不过曰断狱，当如是而已，安知有今日救溺之报乎？

此皆无心之恩,不求之报者也。向使有心,则未必然也。古语云:恩虽乱施,有不期而自会;怨不可作,恐窄路之或逢。真至言也。

赞曰:怵惕恻隐,仁心自生。内交要誉,利心乃萌。仁本天理,遇物而亨。利则人欲,其末必争。毫发千里,宜谨权衡。

与人不追悔。

传曰:老子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大抵人之临财,多至吝啬,一毛不拔者有之,与而复悔者有之。今也乃能与而不悔,非真实乐施,安能如是?福德自此而长,岂不愈有愈多乎?昔柳仲涂少时,饮于酒肆,见一书生将谒魏守,求赀葬其父母。仲涂问:所费几何?书生以二十万对。仲涂即日归家,罄其所有,得白金百两、见钱数万,以与悉之,略无吝色。范文正公赏遣其子尧夫,归姑苏取麦。舟次丹阳,见故人石曼卿以三丧未举,不得归,尽以五百石麦舟付之。既归,未及言,文正曰:见故人否?尧夫以曼卿三丧未举为对。文正曰:何不以麦舟付之?曰:付之矣。尧夫怡然,喜见于色。若二公者,是有悔乎?此固伟人,宜有此举。然求之其次,不为无人比。李谦者,富室也。尝值岁歉,出粟千石,以贷乡人。明年又歉,人无以偿。公即对众焚券曰:债已了矣,不须复偿。明年大熟,人争偿之,一无所受。明年又大歉,公复竭家赀,设粥以济,赖以全活者,动以万计,死者复为瘞之。或曰:子阴德大矣。公曰:阴德犹耳鸣,己自知之,人无知者。子今已知,何足为德?李浩然者,亦富室也,拯济贫困,积四十馀年,未尝少怠。若二公者,亦有悔乎?其后,柳范益通显,二李孙皆登第,所谓愈有愈多,岂不然乎?

赞曰:为德不终,古人所贱。与其诺责,宁有己怨。君子不吝,果于为善。货恶弃地,藏己则浅。随力所及,斯为方便。

所谓善人。

传曰: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常者,斯可矣。然则善人者,当何修何饰,而能到其地乎?曰:无他,但能践篇中之言,即能到其地也。篇之言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兄弟当睦,夫妇当和。正己化人,慈心于物。不欺暗室,不履邪径。进退以道,积累有功。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悯凶乐善,济急救危。不炫己长,不彰人短。遏恶扬善,取少推多。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人得人失,如己得失。乃至泽被昆虫,仁及草木。所践如此,非善人欤!昔李文正公昉既致政,因上元张灯,太宗命安舆迎之,坐之御榻之侧,手酌御樽,且选果核之珍者赐之,曰:如卿者,真善人君子也。两在相位,未尝有伤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归语其子曰:吾虽无奇功伟绩,惊世骇俗,然未尝蔽人之善,忌人之进,不欺暗室,度德守分。于此四者,自谓允蹈。今蒙圣上崇奖,对群臣前,以善人君子见称。夫善人君子者,男子极善极美之称也。孔子尚云:不见吾何人而敢当之乎?汝曹当念圣上崇奖之言。吾平日所践四者之说,于君忠,于亲孝,修谨自立,庶几可以无忝。其子宗谔,亦能恪守先训,为一时闻人。参政李公穆之死也,上郎时临丧,哭为之恸,既而顾左右曰:天不使好人为朕辅佐耶,何至夺之之早?宗谔问文正曰:从叔为事何如,而能使圣上痛惜如此?公曰:参政公清简亮,恬淡寡欲,直不忤物,曲不苟合,乃至学术之该博,识量之深粹,真大雅君子矣。加之善与人交,

敏于从政,是故捐馆之日,识与不识,莫不交口叹惜。不然,何以感致万乘之尊,亲临其丧,为之长恸乎?呜呼!二公所践,真可谓允蹈夫篇中所谓善人之说也。得名善人,岂为过哉!

赞曰:乾卦六阳,元为善长。寸阴不容,纯乎天象。受天之中,在人能养。推而行之,安利勉强。阳长阴消,此心天广。

人皆敬之。

传曰:盖巨源为县令,因买罗于公厅上,手自开托。其侍婢从屏间见之,即恚曰:不意今日,乃来伏事一个罗绢牙郎。因求去,不可留。范讽为御史中丞,有一阁吏,隶台已四十馀年,事二十馀中丞矣。每能道丞之贤否,丞贤当声喏时,所执之杖必横,否则直,此语久矣。喧传为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也。一日挺直,讽惊问故,则曰:比见中丞约客喻庖者,至于数四,某私意异时作相,亦复如此,每事喋喋,岂不烦碎?心实鄙之,不觉挺之直也。讽愧谢者再三。呜呼!此皆举措偶失,已不为婢仆所敬,况能使人皆敬之乎?当知人皆敬者,必其真可敬也。不闻温公与刘大谏之事乎?昔温公之赴阙也,卫士见之,莫不以手加额。乃至百姓,亦复遮道告曰:公无归且留,相天子,活百姓。时王辟之过青州,道见村民数百,亦复欢呼踊跃,皆喧传曰:司马作相,吾侪大快活矣。公薨,京师之民为之罢市,而吊鬻衣以奠。四方会葬者,数万人力。至岭南封州父老,亦皆相率而至,炷香于顶相九百馀人。非人皆敬之,能如是乎?刘大谏之在宋也,人皆谓:若过南京不见刘待制,如到泗州不见大圣。及薨,耆老士庶,乃至妇人女子,田夫野獠,市井小民,莫不争持香剂,诵佛书以哭。公门为填塞不得入,因设大炉于厅下,以受

其香，香价为之踊贵。非人皆敬之，能如是乎？又如王沂公之在阁下，杨文公性恢谐，一时僚友，无不被其狎侮。至公则曰：第四厅舍人不敢奉戏。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皆以知天尽性为学，天下之重为己任，士人宗之，号曰四先生。虽诞突盗傲，不可率者，亦不敢失礼于其门。富文忠公尝乘小徊，过天津桥。人随观之，市中为之一空。徐孝节庐于墓侧，城中之人，日往致敬，市中亦为一空。申颜特立独行，每过市肆，市人为之起。邵康节每出游，城中士夫，无不倒屣而迎。此亦人皆敬者，非真可敬，能如是乎？

赞曰：敬心之生，得于未施。林宗之巾，紫芝之眉。至于君实，走卒所知。匪求于人，人则即之。不然回纥，曷拜子仪？

天道佑之。

传曰：天道佑之之说，即《易》所谓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之说也。大抵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我果有，以格之；无有，不为所佑也。昔刘器之既登第，不即就选，复归从学，每以漆雕开，斯未能信为戒，大为温公所知。初拜谏官，即抗疏二十有四，甄别朝臣邪正。又抗疏一十有九，论章子厚小人不可用，人皆为缩颈，公则不问。及子厚用事，公遂走窜人言，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著便怕。凡此八州，公历其七，虽盛暑畏途，亦必令所属监督。日行一程，或泛海冒险，人皆谓公必死，公则安然，年八十，未尝一日病。时公贬所，有一纳粟者，揣知子厚意，自求为子厚杀公。子厚即日，自选人擢为本路运判。其人飞驭，径至距公贬所，才二十里而止，明日将有以处公，左右莫不为惧。无何，夜半忽闻钟鸣，则运使者若为物击暴，吐血而死矣。向使运使不

死,公则必死,非天道佑之,能如是乎?庚子舆者,亦吉人也。其父出守巴西,迁宁蜀而卒。子舆扶护而归,时秋水方壮,滟瀩微露水面,而瞿唐之流,尤为湍悍,天又欲雨,舟人大惧。子舆因仰天大哭,一恸未终,而水已退,减二十馀丈。既过,水复如初。向使水不退减,事知如何,非天道佑之,能如是乎?当知天道佑之,特在我而已耳,况忠孝者,百行之冠冕乎?所谓善者,此其首也。

赞曰:天者公理,当然而然。非有好恶,孰司其权。与善辅德,助顺尚贤。惠迪之吉,动相周旋。谁佑我者,在己之天。

福禄随之。

传曰:《诗》曰:乐只君子,福禄申之。乐只君子,福禄腆之。此即篇中随之之说也。大抵善人君子,其吉祥恺悌,足以招致福禄。是故所至不求而自然来,宜有若随也。昔富郑公以直言危论为谏官,既知制诰,宰相不悦,因荐公使不测之虏。时欧阳文忠公上书,引卢杞荐颜真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书入,不报。及公使虏一言之间,乃能使虏之君臣,相与诵公之言,修好中国、不用兵者,几百馀年。使回除枢密直学士,又除翰林学士,又除枢密副使,皆力辞不受。逾月,除枢密使,又辞。上必待公,缀班乃坐。岂非福禄随之而然乎?此固大福大禄,非粗能有成者之所敢望。然各在其身言之,但凡有成,皆福禄也。医官甄百里者,本鄙野庸夫也。然能善用其心,病无大小,皆急赴之。一日,上不豫,或荐其能,一服果愈。于是宠冠诸医,出入宫禁半年之间,金如熟薄所积,已二万馀片。酒如上樽,亦常贮三千馀瓶。此虽未足谓之福禄,然在甄身,比之曩日,非福禄乎?当知福禄随之,亦在我而已耳。

赞曰:颜天陋巷,夷饿首阳。贫归原宪,刑及范滂。福禄之应,几于反常。当知数子,日月争光。此福此禄,千载明昌。

众邪远之。

传曰:众邪者,不正之类也。其类不一,故曰众邪。大抵邪正殊途,势不两立。正之所至,邪自不容。譬如日轮照于冰山,日固自如,冰当自释。所谓远者,求之于古,如禁咒之不能加昙显,素娥之不敢出梁公是也。昔道士陆修静等,善咒术,能咒僧衣钵,及宫殿梁柱,皆飞举振动,高自矜夸,以为神仙辈也。时法师昙显闻之,斥曰:尔曹未遇勍敌,敢以小术自肆?遂以稠禅师袈裟置地,使咒之,道流并力作法,逾时不能动。显即自取置梁间,使咒梁柱,亦不能动。修静等惭缩无人色。如武三思,尝买得一妾,名素娥,真绝色也。每宴朝士,出以自夸。一日,约狄仁杰。仁杰将至,娥遂深匿不肯出。武人呼之,则入堂奥隙中,声若属丝曰:妾本花月之妖,梁公正人,何敢出也。自此遂不复出。求之于今,如方公诸君是也。若方谦之者,清静自居,味道为乐者也。时所居之方,多病山疟。谦之书名与之,无不立愈。或请其方,谦之曰:尝闻心正,可以治邪。吾居贫,无财可施,但日诵法轮《道德经》,随喜众善,慈悲靖恶,自谓可以自治,亦可治邪,如是而已。此则见名而远者也。张乖崖者,始终挺然,无所屈挠者也,与高士傅霖相善。一日,款于近郊,夜饮剧谈。时彼方大疫,诸邻多有病者。是夕如洗,顿然皆愈,明见鬼物云云。若为二公而去,此则闻声而远者也。彭公达者,淡然寡欲,廉谨不苟者也。尝知湖州,州宅素号多怪,前后守臣,不获安处。及公到官,乃至解去,未尝问其怪之有无,其怪亦不敢辄呈

伎俩，始终帖然，殊无小挠。此则见之而远者也，非我有以服之而然乎？至于张玄感之任淮南漕也，则不然矣。到官之后，日为鬼物所挠。时有一武弁善治鬼，因命治之。既至，叱曰：运使尊官，朝廷重任，尔等何鬼，辄敢干之？鬼乃大笑曰：我岂比你班行，苟且取奉，以求荐举。自此益涂糊上鹘下突不可制，岂非两皆无以服之乎？

赞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灵。清明在躬，物无遁情。无邪尔思，所存者诚。泰宇既定，迅雷不惊。是气无馁，何物敢撄。

神灵卫之。

传曰：神灵者，聪明正直者也，在处皆有之也。所敬者道德，所与者忠孝，所契者正直，所取者阴德。然则人其可无是四者乎？苟果有之，神灵无不卫也。昔韩魏公自成德移帅中山，将至沙河，前驱回白：水暴至，不可前。公曰：业已至此，避之何益？命速具舟。既济，行李未绝而波涛如山，后骑犹有未得渡者。时徐济之民，皆见公方渡时，有神龙偃截上流，水为之立浅。梅公仪尝知滑州，夜报河决。公即躬率官属，分役兵夫，夜趋河上，随处堤塞。正窘急间，明见一白须老人，载一舟稭秆，往来佐助。意其豪民，心大喜之。及水定，天亦晓，命吏请之，则白须老人不复见矣。此皆神灵卫之者也。

赞曰：神之为道，聪明正直。洋洋在上，鉴临微侧。呵禁不祥，以奉有德。匪求于神，彼则受职。恶人反是，神所罚殛。

太上感应篇卷之六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所作必成。

传曰：世间无不成之事，天下皆可作之人。苟有其志，无不成也。昔张仲宾之祖，本一善谋利者，但以翻然改图，笃意教子。其子仲容、仲宾，果皆登第。明年，仲安又登第。于令仪本一市井小民，亦以翻然改图，笃意教子。其次子杰，姪子效，亦皆登第。然则有志之士，欲有所作，是有不成者乎？况能力行众善者乎？窦公之事，便可见也。窦公禹钧者，燕山人也。初梦其祖谓曰：汝无子，又不寿，曷不早修阴德，以回造化？禹钧惶惧，于是内外姻娅，有丧未举，有女未嫁，皆助成之。乃至焚券嫁仆夫之女，得金还去失之人，苟可修德，无不为者。又于所居，建四十间屋，聚万卷书，延文行师儒，居之师席，有志之士，听其自至。由是英俊四集，由公门而贵者前后接。武公之身，官至左谏议大夫，年八十，无疾而卒。今为洞天真人，晚得五子，皆登第：仪，礼部尚书；侃，礼部侍郎；侃，左补阙；傅，参大政；僖，起居郎。呜呼！欲长寿而得长寿，欲得子而得五子，欲官爵而有官爵，好修德而得登真。然则世间所作，是有不成者乎？

赞曰：求仁得仁，叔齐伯夷。孳孳为利，盗跖之归。天既与善，恶亦稔之。贪回阴狡，动遂其为。成效美恶，要终可知。

神仙可冀。

传曰：张杨阅《道藏》，见一壁鱼，身有五色，烂然夺目。及开经卷，则神仙字处，蠹蚀殆尽，乃知壁鱼蠹蚀神仙字，遂能身有五色也。何讽买得一轴《道如经》，中有一物，状如发卷，规可四寸，循环无端。既而截断，则头尾两皆水出，滴可升馀。遍以问人，无能知者。一日，遇一得道者，举以问之，则曰：君遇此物而不能羽化，命也。此乃壁鱼三蚀神仙字，化为此物，名曰脉望。以规映星，星使立降，可得还丹。复取其水服之，便得换骨。讽归，取经毕读，则一轴之中神仙字处，字字果皆蚀尽。又知壁鱼三蚀神仙字，遂能化为脉望也。呜呼！一虫尚尔，况以人冀神仙，其有不可冀者也。大抵人之与仙，性真本一。第以情胜，遂失其真。一旦反真，尘情俱尽，即神仙也。况能济之以善，求之于古，如子房之忠，吴猛之孝，王进贤之不失妇节，兰期之友于兄弟，刘翊之损己分人，赵素台之济穷恤死，许真君之行符施水，严平君之以善导人，周伯持之收瘗遗骸，李五郎之不欺斗斛，陈安世之不杀物命，李奚子之拯济饥禽，杨敬直之闲则凝神，唐若山之性无忿恚，乃至黄万佑之鲜过，景相之酷好放生。刘平阿本一医人，吴睦本一县吏，刘妍本一妓女，鲍靓本一店家，贺生本一屠儿，丁约本一兵卒，朱狍本一劫盗，李正玄本一猎人，此皆自人而得仙者也。求之于今，如晁公迥之为静居天主，章公文起之为司命真君，王公素之为玉京侍郎，吕公晦之为上帝司纠，韩公琦之主紫府，富公弼之司昆台，王公叟之掌翊圣铁轮，金公三之为佑圣风伯，张公孝基之为嵩山主者，窦公禹钧之为洞天真人，乃至欧阳公修之主神清，王公安国之主灵芝，吕公溱之主群玉，石公延年之主芙蓉，陈公靖之判司直，田公承君之主维阳，此亦自人而得仙者也。按经云：今中元二品左洞阳宫所，总地上九皇土

垒、四维八极。其灵官僚属,共有九万九千九十九万众,皆是在世有功之人,受度而得进补其职。如吾乡台法何公熙志以注《金刚经》,有补于世,死后乃得补为西岳点检,历数官。此虽岳府,是亦受度,孰谓神仙为不可冀乎?其间亦有欲冀而终不能冀者,非仙之不可冀也,所践未足冀乎仙也。不闻二真人之言乎?钟离曰:仙之求人,甚于人之求仙。洞宾曰:人常以不得见吾为恨,虽日见吾,而不能行吾言,于事何益?此皆叹人不能冀夫仙也。

赞曰:神仙之说,多谓渺茫。求而不得,汉武忝皇。亦如释教,地狱天堂。天堂果有,必处忠良。地狱果有,小人之乡。

夫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传曰:天仙地仙之有差,在乎立善多寡之有异。篇中已自言之,固不在论。请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说言之,庶几已得仙者,不复从坠,一向超升;未得仙者,不假他求,即日便到。释迦曰:仙有十种,一曰地行仙,二曰飞行仙,三曰游行仙,四曰空行仙,五曰天行仙,六曰通行仙,七曰道行仙,八曰照行仙,九曰精行仙,十曰绝行仙。既而又曰:是等皆是不循正觉,别修妄念,存想固形,游于山林,人不到处,寿千万岁,斯亦轮回,妄想颠倒,报尽却来,散入诸趣。坚固服饵,而不休息,食道圆成,名地行仙。坚固草木,而不休息,药道圆成,名飞行仙。坚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坚固动止,而不休息,气清圆成,名空行仙。坚固精液,而不休息,润德圆成,名天行仙。坚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圆成,名通行仙。坚固咒禁,而不休息,术法圆成,名道行仙。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忆圆成,名照行仙。坚固交遘,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名精行仙。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性圆成,名绝行仙。钟离曰:仙有五

种，一曰鬼仙，二曰人仙，三曰地仙，四曰神仙，五曰天仙。既而答大道之问，则又曰：道本无问，问本无答。万物之中，最灵最贵者，人也。若能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全命保生，以合乎道，自然与天地齐其坚固，而同其长久矣。一者不悟大道，惟务速成，正令心若死灰，形如槁木，神识内守，一志不移，定中以出阴神。然穷其归，究竟只名清虚之鬼，不得为纯阳之仙，名曰鬼仙。二者暂于人中，得闻大道，然业重福薄，或以魔退，或僻在一偏，确守不变、绝五味者，不知有六气、忘七情者，不知有十戒、行咽嗽者，笑吐纳之为错著采补者，指清静之为愚、好接物以夺天地之炁者，不肯休粮、好存想而采日月之精者，不肯导引孤坐闲息者，不知有自然屈体劳形者，不识于无为，但能延年安乐而已，名曰人仙。三者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数，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时刻，识龙虎，配坎离，辩水源清浊，分气候早晚，收真一，察二仪，别三才，分四象，列五行，定六气，聚七宝，序八卦，行五行，九州颠倒，气传子母，液行夫妇，三田反复，烧成丹乐，永镇下田，练形住世，长生不死，名曰地仙。四者已得地仙，用功不已，超凡入圣，却反三山，名曰神仙。五者已得神仙，传道于世，于道有功，为人有行，功行满足，超居洞天，便得效职，列为仙官。若又于天地有大功，于古今有大行，从此渐进，仙阶陞擢，历任三十六洞天，反于八十一阳天，复从八十一阳天，超入虚无自然之境，名曰天仙。然则释迦所谓正觉，钟离所谓大道，果何说哉？夫正觉即大道，大道即正觉也。大抵必欲识取自心，不落情解。不闻僧那之说乎？僧那曰：欲明自心，但于日用中，行住坐卧，常自审谛思察。遇色遇声，未起觉观。时心何所之，是有耶？是无耶？既不落有无处所，自然心珠独朗，常照世间，无一尘许间隔，刹那顷断续之相，此即正觉，即此大道也。是故吕真人既因不学炼金，而得度世矣。又因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说，而胸次始得豁然。既得胸次豁然矣，又尝饭僧于潭之兴化。孙真人既以留意方

书,而得度世矣,又尝咨决于唐之宣律。既得咨决于宣律矣,又尝听《宝塔品》于成都之无名行僧。此即百尺竿头,必欲更进一步者也。若夫立善,自当然也;纵不求仙,亦当然也。

赞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人而行,人道乃全。积功累善,必有后先。条目严备,毫发罔愆。是乃仙道,以人合天。

若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

传曰:孟子曰:理也,义也,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孟子所谓义,理也。大抵义理在人,不可非背。苟或非背,不免追随汩没,阛茸驵侩,无所不至矣。其肯清静自居,味道为乐乎?请以一二君子言之,庶几稍知愧耻。昔郭延卿以文行著名,厌世浇薄,葺园圃于水南,居之凡二十馀年,足迹未尝至城市,少则与张文定、吕文穆游。张、吕相继作相,荐之于朝,得职官不肯就。时钱文僖惟演为留守、谢绛为通判、尹洙为掌书记、欧阳修为推官,皆一时文行之士,慕其为人。一日屏骑从,同谒延卿,对谈良久。延卿以陶樽果蔌进,文僖爱其野逸,引满不辞。至晚,吏报申牌府吏牙甲罗列庭下。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从吏如是之多?洙指文僖曰:此留守相公也。延卿曰:不图今日肯顾野人。相与大笑,更进数盃。暨日入公辞归,延卿送出曰:某老病,不能造谒,幸勿讶。文僖登车,茫然自失,如入神仙之境,既而叹曰:此人视富贵为何等事乎?此则士大夫中,清静自居、味道为乐者也。杜五郎者,本田家也,亦确然有守。所居距县三十里,惟两间小屋,一其自居,一其子居之。枵然一榻,更无他物。时繁阳尉孙轸,慕其为人,乘闲谒之,良久曰:某村民无能,何为见访?诊因问:何以不出?笑曰:无用于时,无求于人,偶

不出耳。又问：何以为生？曰：向居邑南，有田半顷，与兄之子共耕。兄子既娶，自度不足赡，尽以付之。因携妻子至此，适乡人有两间闲屋，因借居之。初则卖药择日以自给，及儿子长成，乡人又以三十亩田令佃。耕有馀力，又佣于人，自此稍足，不欲与人争利，医卜之类，一切罢废。又问：终日有何所为？曰：端坐而已。又问：曾看经否？曰：二十年前，曾看一本《净名经》，初见其议论的当，心颇爱之，今已忘却，经亦不知所在矣。对语移时，气韵潇洒，言辞精简。诊大敬叹曰：真有道之士也。自此数数访之，此则田野间清净自居、味道为乐者也。彼非义背理而无所不至者，视此得无愧乎？

赞曰：理本法意，义为条式。原情定罪，一毫不易。铢铢戒谨，犹差于石。矧越绳矩，肆为颇僻。人而不诛，底天之辟。

以恶为能，忍作残害。

传曰：天道常与善人，尔乃以恶为能；天地之大德曰生，尔乃忍作残害。违天背地，非尔而谁？所谓能者，不自以为非也；所谓忍者，殊无恻隐也。诸恶之中，莫此为甚。残害之中，莫此为惨。地狱之设，端为是人。异时牛头阿旁之属，亦岂恤尔而不加毒手乎？请以不忍之说，急速救之，庶几不至已作而不可复救。昔西域僧名觉称者，来入中国。杨文公亿一见，即加礼。既而求去，不可留。因命译者问之，则曰：我土全不食肉，今入中国，在处皆屠杀猪羊，悬肉市肆，甚不忍观。吾意不乐居此，暂到五台，礼文殊即归矣。山谷诗，有厥牙已作小儿拳之句。张阁一见，即蹙然不乐，指为忍人。此但诗人状物，初非忍者。盖阁为河内推官，而通判葛繁惟蔬食诵经，阁亦断肉，故有此语。若使世人皆能有悟，如觉公，如张

公,于一切物,常存不忍,愚保其必不敢以恶为能,而忍作残害也。今故首表出之,然后略叙因果。昔陆孝政欲收一聚蜂,收不可得,即怒,尽以热汤沃之,死无遗者。未几,复于其地,忽为一大蜂所螫而死。周昂尝昼寝,户上有一燕巢,三雏呢喃待哺。昂怒,悉以蒺藜与之,三皆胸裂而死。其后,三子皆喑。金华寺有柏数株,忽生毛虫,色黄,而长近二寸,蚕食枝叶,莫知纪极。寺僧秀荣恶之,悉命扫除埋瘗,或弃于柴积。其徒秀仁,又取柴积晒于日中。俟虫死,方以供爨。数年,秀荣卒时,寺内别有一僧亦卒。既而得还,语秀仁曰:某到阴司,见秀荣荷铁枷,坐烈日中,有万万毛虫,缘绕嚼噬,若不可忍。秀仁闻而大惧,不数日,亦发背而卒。大慈寺僧修准新开一轩,四面皆竹,栏槛上多有蚁子缘绕。修准怒,立伐其竹,尽取蚁子,弃于火中。未几,忽患癣疮,头面尤甚。命医视之,医曰:此名蚁漏疮,不可疗也。未几,遂卒。又如王愈忿鹊之噪,而生断其舌,其后竟死舌疮。张霖忿蛙之鸣,而沃以热灰,其后忽为汤烂。然则人之于物,是可以恶为能,忍作残害乎?既作,得无罪报乎?

赞曰:智伯之贤,盆成之才。明推丹朱,捷称恶来。受天异禀,如木产材。用以为善,其孰御哉。以能济恶,岂不可哀。

阴贼良善。

传曰:陈平多阴谋,自知必当无后。公孙弘好阳与,其后不复显闻。大抵阴谋不免阳与,阳与便有阴谋。譬如弹丸击物,最为暗中施之。馀人皆不可施之,良善则尤不可也。盖良善者,民之望也。在一国,则一国重;在一乡,则一乡重。其可阴贼之乎?昔李

林甫未显时，在槐坛遇一道士戒曰：君名已列仙籍，纵不白日上升，亦必为二十年太平宰相。异时，事权在手，切记吾言，不得妄有阴贼。林甫既贵，不复忆记，一味怙宠，多所贼害。久之，复梦道士责曰：君岂忘吾言乎？今果获罪矣。于是命吏引入一处，林甫耳中，惟闻潇潇风水声。既至，则府署严饬，帐榻华侈。林甫复自喜曰：正令居此，亦自不恶。道士笑曰：此乃鳞介所居，其间苦事，最为惨毒。君尚以为不恶，欲如何而后谓之恶乎？林甫骇然，汗洽而寤。此则以阴贼良善，而将生水族者也。许文规被摄至冥司，以曾活一人，得延一纪而还。既出，望见一门，守卫甚严。许以问吏，吏曰：此都狱也。但凡世间谗谮忠良，毁败善类，常行阴贼之人，死后无问贵贱，皆当治罪于此。此则阴贼良善，而必入地狱者也。孰谓为之为无罪乎？当知明白洞达、坦然易见者，近乎阳也；奸险狠愎、深而难知者，近乎阴也。平生宅心于阴，死而复归于阴，理之必然，亦无足怪。所谓水族，所谓地狱，非阴界欤？

赞曰：犯法舞法，冒法则均。斗杀谋杀，同于杀人。至于定罪，轻重不伦。舞设智数，谋秘鬼神。发必命中，亦中其身。

暗侮君亲。

传曰：在人臣言之，一味奸谀，肆其欺罔，暗侮也；在人子言之，空事虚文，情实不至，暗侮也。但凡为臣为子，而不能尽其所以事君事亲之诚，皆暗侮也。使为臣而皆暗侮其君，为子而皆暗侮其亲，则为君为亲者，尚何望于为臣为子者乎？害教叛道，莫此为甚，太上所以言之。昔曹武惠彬方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对君父。既归私第，亦必闭阁宴居，不敢妄通宾客。五鼓才动，即待漏于禁门。

如此八年,虽雪霜甚寒,未尝辄易其操。王文正公旦虽在私第,亦如在朝。一日,归自朝中,即冠带入静室,默坐不出。家人惶恐,亟遣其弟询之赵公安仁。安仁曰:适议事,公不欲行,未决而归,必忧国家耳。彼暗侮其君者,视此得无愧乎?郭琮幼丧其父,独有母在,常怀罔极之叹,凡三十年,不茹荤,不饮酒,朝夕虔祷,必欲为母祈寿。其母张氏,果得一百四岁,耳目不衰,饮食不减。孟熙者,市井人也,日以贩卖果实,养其父母。虽不知学问,而于温清定省、出告反面之道,皆能曲尽其至,知学问者,往往不及。其父死,寝苫于地,不食盐酪,哀毁过节,几至灭性。如是三年,始终如一。彼暗侮其亲者,视此得无愧乎?惟其不敢暗侮,所以曹氏、王氏二家特盛。郭琮明诏褒赏,旌表门闾;孟熙因掘地,于锄下得金,遂成富室。然则天于忠孝,其报之也,曷尝爽乎?

赞曰:恭不侮人,伪无戴尔。事父事君,恭莫大此。不用吾情,是欺而已。有既面目,为人臣子。借曰未知,神明彰矣。

太上感应篇卷之七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慢其先生。

传曰：先生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片言之悟，一字之传，皆所自也，其可慢乎？昔胡安定瑗之为先生也，如钱藻之渊笃，孙觉之纯明，范纯仁之直温，钱公辅之简谅，皆一时知名之士，其于先生，则不啻如子弟之事父兄，未尝闻其慢也。孙明复之为先生也，如石介之该通，张洞之辩博，皆鲁之尤贤，而有道者，其于先生，行则从升降揖，拜则执杖屨而侍，肃然其恭，亦未尝闻其慢也。又如待制彭汝砺，少尝师事嗣庐倪天隐。及官保信，即迎天隐置于齐阁，执弟子之礼甚恭。天隐死，母犹未葬，明年妻亦死，又且无子。公为葬其三丧，又为嫁其女于同年进士宋涣。尚书王存，少尝师事颍川陈俊。俊死无子，存为立其弟之子官之，由是俊妻得有所托。此则又能不忘先生于既死之后者也，况敢慢之于在生之日乎？其间或有慢者，特轻薄小人耳。惜其不知为先生者，大有不可慢处。其开悟未达，阴德最大，克昌厥后，皆未可知。王公之事，便可见也。昔王先生者，家极贫，以教导村童为业。晚得一子，已八岁，不能养，舍与西寺僧为童。其僧一见，知其英物，即令就享，不惜钱帛资之。咸平中，举贤良方正，其后为参政，作枢密，名位烜赫，官业过人，是为王文康公。曙，其名也。文康之子益柔，官至龙图学士。益柔之子谨行、谨言，皆至大夫，有贤德，尝与康节诸公游。然则为先生者，是可慢乎？

赞曰:父生师教,二者并言。传道授业,孰为本源。服有衰绖,心丧三年。人伦所重,天道亦然。慢其所敬,恶莫大焉。

叛其所事。

传曰:僚属之于长吏,卒伍之于部辖,仆妾之于主翁,皆所事也。所谓叛者,不待真敢叛之,然后谓之叛也。但凡缓急非所倚,利害不相恤,即为叛也。请以一二仆卒言之,庶几出于仆卒之上者,稍知愧耻。昔仆夫赵延嗣,事舍人王邻几为仆夫。邻几知制诰,不逾年而父子俱卒,家素贫无以为养。延嗣义不舍去,竭力养其三女,凡十许年,未尝识女之面。及三女长成,即诣京访舍人之旧宋翰林白、杨侍郎徽之,放声大哭,具道所以。二公惊谢曰:汝之所为,吾侪不及。于是合金迎三女归京,择良配嫁之,著得名士。时徂徕先生石守道,特为传之,以激世之不能笃于义者。王逵初事屯田郎中李昙为仆夫,后应募为兵,以选入捧日军。适昙父子坐事,系御史台狱,平生亲旧,无一人敢饷问者。独逵日守台门,供其饮食,如是四十馀日,未尝少怠。及狱具,贬为南恩州。驾从者,皆辞去,独逵送之。昙忽感恚自尽,逵为经理后事,哭之如亲父子,见者无不堕泪。洎事毕,方敢舍去。时司马温公亦为传之,以戒世之薄乎义者。然则世之受知于人,临利害而辄相弃背者,曾不若赵延嗣、王逵之为仆卒也。

赞曰:君师长治,及其受恩。皆曰所事,分有常尊。情义攸托,施于子孙。奴仆报主,犬马恋轩。我思婴曰,作于九原。

诳诸无识。

传曰:《楞严》云:诐惑无识,疑误众生,死后便当堕入无间。然则诳之为罪,岂为轻哉!昔亳州太清宫有一道人,气貌甚扬,每携一小炉,于老君殿下,煅药而卖。众方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师也。众颇惑之,莫不皆欲多得其药。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炉出,飞入其身,须臾焰发,五体烘烧。众皆以水沃之,沃不能灭,号呼跳跃,不胜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状。视之,则已死矣。时杨克勤闻之于验尸官甚的。张怀素者,亦伟然其人也。自言道术通神,飞走之属,皆能呼遣。至言孔子诛少正卯时,彼正在旁,谏其太早。又言汉楚成皋之战,彼正登高观战。奸如蔡卞,尚犹惑之,每对客言及,必极口称叹,惟忠肃陈瓘不信。其后事败抵罪,名士多被污蔑,惟忠肃独免罗织。然则诳诸无识,其掇祸终可免乎?大抵诳妄之人,但知贪财,不复畏罪。为僧人,则挟谈空而诳;为方士,则挟丹药为诳;为师巫,则挟鬼神而诳;为医卜,则各挟其术而诳。安知诳妄为罪,非独掇祸,又当堕大地狱乎?

赞曰:笑烈于怒,志惨于兵。侮玩绐惑,殆非人情。渊鱼可跃,沤鸟易惊。矧我同类,万物之灵。以诳为巧,掩耳盗铃。

谤诸同学。

传曰:人伦有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居于其一。然则朋友之道,岂为轻乎?况诸同学,平日相处于砚席之间,雍容笑语,非不亲厚,其可妄起嫉心,而辄加毁谤乎?昔郭尚书贽初作赋即有声时,同学李勉深忌其能,潜加毁谤,由是贽连上不中选,其后竟先登第。及再知贡举,而勉方以明经充选,诏下之日,勉大悔而归。贽闻之,亟命亲厚者召还,俾复就选,遂得中第。然

则郭之所长,终可掩乎?今复赖之,得无愧乎?惜其不知前辈同学,未尝不相亲厚也。昔韩亿少与李若谷同学,又尝同途赴试,共有一被一毡。每出谒,则互为仆从。是年,李先登第,受许州长社簿。将之官,李自为其妻控骡,韩从后为负一笼。既至界所,惟馀八百见钱,中分为二,一哭而别。明年,韩亦登第,后皆官至参政,世为婚姻,有相谤乎?又如赵安仁少尝与宋元兴同学,元兴蚤世,裔嗣衰替。安仁既贵,屡以清俸济之,又为训其诸子,手写《周易》、《论语》、《老子》、《孝经》。凡七子,人各授以一帙。此则尤能不忘同学于既死之后者也。彼不忠厚者,乌足以语此哉!

赞曰:仪泰交訾,败于倾覆。涓膑胥忌,丧身刖足。相观而善,道盛仁熟。借使非才,石可攻玉。须友以成,千禄百福。

虚诬诈伪。

传曰:虚也者,漫浪不根也。诬也者,妄有污蔑也。诈也者,诡计百出也。伪也者,矫饰过情也。离而言之则有四,合而言之皆不诚也。大抵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今乃舍诚而习为虚诬诈伪,即是戾天之道,而失人之道也。既戾天道,又失人道,不入三恶,其将何归?是故药山曰:欲识饿鬼道者,即今之多虚少实,令人不信者是。药山曰:你欲识地狱道,只今镬汤煎煮者是;欲识饿鬼道,即今多虚少实、不令人信者是;欲识畜生道,见今不识仁义、不辩亲疏者是。岂须披毛戴角、斩截倒悬?欲识人天,即今洗净盛仪、持瓶擎钵者是也云云。夫多虚少实,在虚诬诈伪中,特四之一耳。其从坠之速,尚至如此,况兼其四,而皆犯之乎?从坠之说,姑置勿论。且以一二诚实之士言之,庶几皆知自克。昔李及为监司,既替登对。神宗问曰:麦价几

何？及曰：臣于职事，无不尽公，独不知麦价耳。他日欲得一官，为诸路按察，宰执屡荐其人，终不能当上意。一日，上自言曰：向时不知麦价者为谁？宰执问故，上曰：朕欲周知四方利病，须忠诚信实人，方可委任。如麦价不知，有甚撰一个不得。于是召及，遂蒙信用。王隐者，本皇城司一健步也。时河决大发，丁夫随处筑塞。上遣数辈健步，往来侦视。先有两辈至言：决流已经，水复故道。俄而隐至，其言亦然。既而又曰：初来时，颇觉津流未断，恐尚烦圣虑。上怒拘之。少顷报至，则水势暴猛，复冲坏大捷，横注数郡矣。上因召隐慰谕，立迁小校，自是补拟校列，多蒙超擢。及东宫择亲卫指挥使，已得刘谦，尚阙一名。上曰：王隐诚实可用，即已补之。其后，位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保宁军节度使，得任子恩，前后凡一十七人。然则二公诚实，岂不愈于虚诬诈伪，而速人恶趣者乎？

赞曰：不诚无物，命之曰虚。言不可复，其实也诬。伪则夺真，诈反近愚。以此行已，谁食其馀。骨肉猜阻，况于国都。

攻讦宗亲。

传曰：《礼》曰：亲亲，则诸父昆弟无怨。所谓亲亲者，各亲其亲也。身既列为族属，上复同乎祖先，其可不相亲乎？求之前辈，无若范文正公言之最为切当也。文正曰：吾之宗族，居于吴中者甚多。在吾固有亲疏，在祖先视之，则均为子孙，无亲疏也。且祖先以来，积德凡百馀年，至吾身而后发。今为大官，若或独享富贵，不复少恤宗亲，异日何以见祖先于地下？今日亦何颜以入家庙乎？是故恩例俸赐，必以均及宗亲。又于姑苏近郊，买良田四十顷为义庄，以养群从之贫者。且择长而贤者一人，主其出入。每人日给米

一升,岁给缣一四。乃至嫁娶丧葬,肯有赠给。其子纯仁,尤能克绍其志,惟守廉俭,俸禄所得,尽以广义庄,前后任子之恩,必先及疏属。身殁之日,勿子五孙尚有未官者。如公父子,其于亲亲之说,可谓允蹈者也。又如彭尚书思永,其抚宗族有恩。张康节公升,常分俸以及九族。赵夫又世开,尝捐金以赒族人之贫不及算者。吾恭安公存,尝收恤族人之孤嫠者,为之珠娶。此亦能亲亲者也。既能亲亲,何自而有攻讦之失乎?所谓攻讦者,即今之彼我必争,丝毫必校,或相忿嫉,或相倾夺,皆是也。不待如何,然后谓之攻讦也,戒哉!

赞曰:己恶当攻,待人必恕。以讦为直,圣人所恶。于厚者薄,尤可愧惧。根本平时,视若行路。不务睦苏,彝伦攸斁。

虚静天师颂

人之一性,湛然圆寂。涉境对动,种种皆妄。一念失正,即是地狱。敬诵斯文,发立汗下。煨烬心火,驯服气马。既以自镜,且告来者。

太上感应篇卷之八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刚强不仁。

传曰：孔子以刚为近仁，太上以刚为不仁，圣人之言，岂相戾哉？孔子所取之刚，乃刚毅之刚，确然不夺乎内，君子之刚也，有杀身以成仁，故曰近仁。又曰枨也，欲焉得刚。太上所戒之刚，乃刚强之刚，忿然常见乎外，小人之刚也，凌人暴物，焉得仁哉，故以不仁。又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又曰：坚强者，死之徒。大抵刚强之刚，不能自戒，则便有不仁之失，在乎其间。太上所以断而书曰：不仁也。昔桓范，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初到徐州，与郡守徐岐争屋，便欲引节斩岐。岐奏于朝，范以理屈坐免。及知冀州时，吕昭才为镇北将军，冀属镇北。范以昭才仕进出其后，意轻之，语其妻曰：吾宁能三公长跪，不能为吕子展屈。妻曰：君在徐州，便欲引节斩岐，人皆谓君难为作下。今到冀州，又不欲为吕子展屈，人必谓君难为作上。范忿其言，以刀环撞其腹，妻堕胎死。强梁如此，非不仁乎？包孝肃内刚不屈，僚属有所关白，多面折之。至于所言中理，亦未尝不怡然而改，由是人皆服其刚而不惮。此即刚毅之刚，与刚强之刚，有所不同。而太上、孔子言，之所以亦有异也。窃尝论之，纵非刚强之刚，而用刚不已，亦不保其无失。杨文公亿以文章独步，帝颇爱之，竟以刚不容物，赞之者众，帝眷遂衰。王内翰禹偁亦以文章独步，帝有意于用之，亦以刚不容物，沮之者众，命竟不下。然则用刚不已，岂不有累于身乎？二公尚尔，况馀人乎？

赞曰:刚非克刚,暴而无亲。强非自强,必多上人。是谓凶德,又焉得仁。善念斯绝,何恶不臻。厘尔多福,枯木难春。

狠戾自用。

传曰:狠戾自用,按如佛说,譬之恶马,言难调也。难调如马,当为无等人乎?是故太上于《法轮经》,尝以不自用故彰勉人。今于此篇,又以狠戾自用为戒。而吾夫子亦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如此者,灾及其身。三教圣人,言皆如此,其可不戒?大抵狠戾自用者,则吾友知识,必不亲近;性命道德,必不喜闻。日用之间,一切拗强,能无失乎?惜其不知从善如流。君子所践,其可自用,况狠戾乎?昔李文正公昉每自言曰:周显德末,吾为翰林学士。丁太夫人忧起,复充职。时礼部侍郎窦俨尝责吾曰:夫鱼袋之取事君夙夜匪懈之义,以黄金为饰者,亦身之华也。子居太夫人忧,恩诏抑夺,不当有金玉之饰。吾遽谢不敏,自是每志于心曰:夫为人子者,丧礼固非预习,然三年之制,苟不中礼,非惟有亏名教,亦何面目处身于搢绅之列乎?于此益知窦君之言,真长者也。正叔先生过范尧夫治所,谓尧夫曰:闻旧帅死,公始代之数日,便设筵张乐,宴犒军将,有之乎?曰:有之。先生曰:当初只合打散,使知所以不给财食者,旧帅亡也。尧夫面热汗洽,愧集于中。明日追送先生于界上,曰:非先生远出,不闻此言贤矣哉!二公临事,从善如此,是宜名振当时,而泽流后裔也。狠戾自用者,是可望乎?

赞曰:仲虺有方,自用则小。善必难迁,狂不可矫。吝心封闭,私眉胶扰。愎谏陵物,恶积衅兆。灾及其身,乃其自召。

是非不当。

传曰:庄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此则超出于是非之外视是非,固若无是非也。苟或尚与世接,不免事有是非。一是一非,皆计利害。在一国,则计一国之利害;在一家,则计一家之利害。孰谓不然乎?是故荀子曰:是是非非之谓智,非是是非之谓愚。愚之为言,犹言不顾利害,而妄有非是是非也。败人之事,不为愚乎?惜其不知处心平正,不敢妄有非是是非,即日便当度世。不闻尹邹之事乎?昔尹师鲁与人谈论是是非非,无所隐避,不为苟止,亦不苟随,惟务穷尽道理乃已。临终之日,先以手书别文正。文正驰至,则公已沐浴衣冠,端坐而逝矣。文正哭之恸公,复张目曰:已与公别,何用复来,死生常理,希文岂不晓乎?言讫,复揖而逝。向非平日是是非非,无所隐避,死主之际,能如此乎?邹宿为内殿崇班,正直无二,是是非非,未尝妄发。至于背义贪残,恣杀物命,皆所不作。竟为真武真君收录,署之部下。庆历初,任郑州监酒。日忽风雹大作,下一无盖铜棺,公即端简入卧其中。不刹那顷,复下一盖,自与棺合。震霆一声,则其棺已在半空,冉冉向北而去矣。今为北极寿限司判官,每岁一次,随真武真君下降,勘算世人善恶功过,校量寿限长短。向非平日,是是非非,不敢妄发,真武真君其肯以此重职而轻付之乎?二君如此,而超度如此,彼非是是非者,当如何哉?

赞曰:谁毁谁誉,三代直道。是非之公,如辩白皂。小智既凿,臧否颠倒。丑正朋邪,跖廉夷盗。天鉴不迷,出日杲杲。

向背乖宜。

传曰:向也者,趋向之谓也。背也者,违背之义也。当向而背,当背而向,即太上所谓乖宜也。乖宜之事,君子有所不为,而小人为之,而无忌惮也。昔王资政存议论平恕,无所向背,志有所守,确不可夺。温公尝称之曰:并驰万马中,而能驻足者,其惟王存乎?是以始自束发,至于老耄,历事五朝,所持一心,屡更变故,所守一道。刘忠肃赞尝论助役十害在位者,责其向背,下司农寺,诘令分析。公曰:臣所向者忠直,所背者邪佞。所向者义,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权臣。政令如此,获罪固已自分。然助役终为天下害,愿陛下勿忘臣言。人皆为公缩头,公则不问。若二公者,其于向背有乖宜乎?至于李师中、吴孝宗之流,便不然矣。李师中平日议论,与荆公大不合。及荆公权盛,师中复欲合之,于舒州作一亭,榜曰传岩。以荆公曾倅舒,而又始封舒也。吴孝宗初对策,力抵熙宁新法。及荆公得君,孝宗复为十卷巷议,以上荆公言:闾巷之间,皆言新法之善。荆公鄙之。乖宜如此,为君子耶?为小人耶?

赞曰:事得其宜,此之谓义。见理必明,用心勿贰。从违既决,祸福顿异。毋远仁贤,毋近邪伪。惟顺人道,斯合天意。

虐下取功。

传曰:烛遇暗则成破暗之功,舟得水则成载物之功。大抵水到渠成,功当自立,固无待乎取也。苟有意于取之,则便有虐下之失在乎其间。功未必立,而祸必先之矣。所谓虐取其财,虐用其力,皆为虐也。请以虐取其财言之。盖财者,人所急也。不闻王咨、马绛之事乎?昔王咨以强鸷处官。绍兴初,为四川都转运司干办公

事。被檄榷井潼川，躬自诣井，尽令井户承认大额，合认五十斤者，必令倍认百斤，利其没官，而官自煎也。未几，井户皆至破败，咨亦暴卒，遂受牛身。当死之夕，其友杨使君举家皆见咨来求救，则公裳下已穿出一尾矣。明日邻家，果生一牛。又有马绛者，亦为干官。性尤苛虐，每出督钱，不问额之虚实，物之盈缩，一切必欲多得。稍不满意，便敢肆暴，人因呼为马刷子，言其好刷钱也。或以咨事戒之绛曰：正令即日，便生两尾。亦所不问，既而，疽发于背之左，数日又发于右，两疽相对，宛如杖脊，深可寸馀，洞见五脏。僚友省问，无不惊骇。至是，始自伏曰：后之刷钱者，要当以某为戒。肉烂至尽，一息方绝。又如李谘无子，陈恕兵死，林特子孙皆死非命，亦虐下也。

赞曰：世有健吏，不畏简书。斩刈民力，以充苞苴。囊橐既溢，复献羡馀。高爵易享，华屋可居。身及孙子，其终何如。

谄上希旨。

传曰：主知生死罪福之科，为之都司者，无若酆都。酆都北帝之下，惟玄滋天君，助理四君，六天大魔，天地水三小宫官，不显姓字。其于僚属，见于《真诰》者，皆世之忠直之士。求之其上，如邵公奭为南明公，吴季札为北明公是也。求之其次，如贾谊为西明都禁郎，臧洪为鬼官北斗君、天门亭长是也。又求其次，如纪瞻为北天修门郎，温峤为监海开国伯是也。曷尝有谄上希旨者，得与其列乎？大抵事君贵忠，一言之谄，即名不忠。不忠之臣，天所必谴，何望超度。昔唐高宗将立武昭仪为后，畏大臣异议未决。一日，召李绩、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等计之。遂良等皆持不可，绩独不

出,志宁顾望不对。后数日,帝复密以访绩。当此之时,使绩能以一语谏止,在绩不失为忠,在唐亦不至有宗室之祸。绩则不然,卒以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为对。由是帝意遂决,昭仪立,而唐之宗室歼矣。观绩之意,不过私己畏祸,以求自安。不知己竟不可私,祸竟不可畏。身死未几,赤族发冢,祸皆及之。孰谓谄上希旨,为无祸乎?又有郭崇韬者,亦坐此也。崇韬既居显位,自见功高,心怀反侧,于是白帝,欲立刘后,意在自固。不知人心难知,易至反背。其后,杀崇韬者,乃刘后也。然则谄上希旨者,是可为乎?为之得无祸乎?

赞曰:谄上迎合,希旨开先。所谓逢君,罪莫大焉。主意未决,或可变迁。一语从臾,恶力遂坚。丧身亡国,毋宁怨天。

受恩不感。

传曰:按《法苑珠林》云,人之受恩,譬如种谷,种虽因地,非雨不生。洎至谷成,不可只言因地,不言雨恩也。又按《智度论》云,受恩不感,甚于畜生。尝读柳文,见一则事,益知受恩不感,畜生有所不忍为者。为人而不及于畜生,岂不甚于畜生乎?昔荐福寺,有一鹘栖于浮屠之上。冬之夕,必取鸟之可以盈握者,不杀而左右转易,以暖其爪掌。及旦,复完而纵之。既纵,必极目远观,鸟东没则西飞,西没则东飞,意不欲复相见,而再攫之也。呜呼!鹘之为物,但知攫物决裂而食。今于一夕,暖爪掌之鸟,乃能如是,彼受恩不感者,岂不畜生所不为乎?惜乎不知感恩之人,最为近道。非感恩,便为近道。即其感恩,则其平日履践,从可见矣。宣和中,士夫有徐文中者,尝游东都。所役兵偶为车轹,蹩不能行。遇一道人,

传以少药,步履如初。兵大感激,遍游天下,访求其人,少致谢悃。一日,复遇诸途,哭泣拜谢。道人曰:吾施恩于人者多矣,未尝有一人,得如子者。于是授以秘诀,兵遂得道。文中闻之,诣兵问道。兵曰:清静是道,简易为上。文中顿若有省,竟亦得道。孰谓无有感恩,而能得道乎?世之如兵者,有几人乎?

赞曰:世有忍人,甚于豺虎。借其卵翼,报以斫斧。人道斯绝,无君无父。翳桑卫盾,漆身没豫。负恩报恩,施者勿顾。

念怨不休。

传曰:德山示众云:毫厘系念,三途业因,瞥尔情生,万劫羁锁。此但念念在法,为累尚尔,况念怨之念,念念不休者乎?当知念怨不休,最能令人自缚,永劫不得解脱,沦入三途,其速如箭,不闻忏法。所谓若无怨怼,无有恶道之说乎?谨按经云,怨习交嫌,发于衔恨,是人命终、未舍暖触以前,便有飞石投枥、匣贮车槛、甕盛囊扑等事,现于其前。此即念怨不休,死当堕入地狱者也。又云:贪恨为罪,是人罪毕,得出地狱,遇虫成形,名虫毒鬼。此即念怨不休,又当堕入鬼趣者也。又云:虫蛊之鬼,蛊灭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毒类。此即念怨不休,又当堕入畜趣者也。佛语无诳,孰谓为不然乎?其间,又有已堕三恶,而念尚不休者。如冀州之盗,既以劫盗,而死堕地狱矣,尚以郡守张冀法外杀之为念,念而不休,必欲追冀到狱是也。如《毗婆论》所载之鬼,既以积罪而死堕鬼趣矣,尚以女子于五百世前曾一杀之为念,念而不休,竟至复断女子之命是也。如杨褒厩中之骡,既以恶业而死堕畜趣矣,尚以得道王鹤旧尝与之有怨为念,念而不休,竟至蹄杀王鹤是也。然则怨之一字,岂

不最能令人自缚,永劫不得解脱乎?不闻第三十祖璨大师之言乎?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师向璨致敬曰: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璨曰:谁缚汝?信曰:无人缚。璨曰:既无人缚,何用更求解脱?信于言下有悟,遂得解脱。使璨此言广行流布,则不休必休,不解脱必解脱矣。

赞曰:夷齐不怨,志于求仁。礼人不答,孟子反身。情恕理遣,无物不春。郤克记笑,暴骨交邻。一念芥蒂,万恶之因。

太上感应篇卷之九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轻蔑天民。

传曰：轻蔑天民，此特刻核之辈，旋踵及祸，固无足道。请以一二爱民君子言之，庶几皆知则效。昔韩忠献公琦，初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拯济饥民，所活者一百九十馀万。及镇河北，适河决，岁又大饥，公复多方措划，赈济安辑，所活者又七百馀万。富文忠公镇清社，适河决，八州之民，垒入京东。公劝民出粟，得十馀万斛，随处贮之，以济殍者。且括公私闲舍，得十馀万区，散处其人，使便薪水。明年麦熟，各计地里远近，受粮使归，所活者五十馀万。滕章敏元发知郓州，适淮南京东饥。公葺城外废营一千二百馀间，以处流民，所活者五万。李允则知潭州，适岁饥，公请发廪赈而后奏，运司不许。公曰：须奏后发，安能及事？于是请以家财为质发之，所活者五万。陈大惠尧佐知寿州，适岁饥。公曰：与其令率，孰若身先。于是自出己钱，以济贫民。吏民争出为助，所活者数万。王懿敏素知太原，适汾河大溢，水灌平晋，将灌州城。公急备舟，明日水至，民得无恐。且劝大姓出粟赈济，所活者十万。胡文恭宿为杨子尉，适大水，民多漂溺。公出私钱，雇舟以济，已溺而复活者数千。曾中书巩知洪州，适大疫。公自州及县，乃至市镇亭传，皆贮汤剂以待病者。兵民有病而无舍可居者，皆以官舍舍之，所活者数千。苏文忠轼知杭州，适大疫。公出私橐作汤剂，遣吏挟医，分坊救疗。兼作病坊，以处病者，所活者数千。轻蔑者处此，能如是乎？惜其

不知,居民之上,自当如是。

赞曰:父天母地,气均体同。宗子家相,下及百工。相为鞠育,以裨化功。岂纵其上,挤民困穷。匪民之戕,自戕其躬。

扰乱国政。

传曰:老子曰:治国若烹小鲜。陆象先曰: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大抵治贵行其无事,况政者所以正民也。有司久已奉行,民亦安以为便,其可妄意改变,以从己说乎?若从己说,未必有便于民,适所以自取扰乱。激昂喜事之言,其可尽信?昔杜祁公经抚关中,布衣有张洞者,蝟髯黑面,青衣布裘,持一诗代刺为谒曰:昨夜云中羽檄来,按兵谁解扫尘埃。长安有客面如铁,为报君王早筑台。及补以一官,寻以赃败。韩魏公镇陕右,布衣有姚嗣宗者,上书论事,且献崆峒诗曰: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渭尘。布衣能办此,可惜作穷鳞。及补以官,无异冗吏。吕许公在朝,布衣有雷简夫者,以荐召对,其气可以吞敌。及敷奏,亦复详敏。朝廷便欲大用,许公坚持不可。累官至三司判官,与嗣宗为人无异。江少虞守吉州,布衣有李戒者,上书论事,且言少学仁义之道,不在颜回下。又言三皇不圣,惟孔子圣。孟轲以下,皆不足道。韩子华知成都,亦复以此说进。子华惑之,及与荆公同判三司,即荐其人。未及引用,发狂而卒。然则激昂喜事之言,其可信乎?是以赵、韩、王为相,每有新进喜事之人,投进利害文字,一切不顾。季、简、穆为相,凡封事建议,务更张喜事激昂、摇鼓捭阖、浮薄新进之徒,一切屏去,当时皆称二公为相得体。乡使轻信,岂不易致扰乱乎?

赞曰:政者正也,容私则偏。贪夫殉财,夸者喜权。理为势夺,

法以情迁。赏罚易置,纪纲弃捐。害于而国,尔身曷全。

赏及非义。

传曰:昌黎曰:行而宜之之谓义。大抵义之为言,犹言宜也。非义者,不宜及而及之之谓也。不宜及而及之,君子其肯为乎?景德中,北虏寇边,河朔郡县,屡罹其毒。主兵之将,为自安计,莫肯少挫其锋。时李居正以小官催征税于一镇,忿其凶犷,鸠集市人,召募丁壮,奋力击之。因深入其穴,夺所掠妇人老幼,各还其家。在位者因壮其勇,终无一人肯议其赏,惟张忠定咏密以闻奏。奏至,上大喜,立为居正迁数官,召为阁门祗候。居正承恩,罔知所自。或以忠定告,居正急往见之,见终不获。因厚赂阍者,俾传人榜子,忠定竟不出,但批纸尾曰:公临财廉,临阵勇,临事勤,临民仁,加之谨畏,此报国之大效也。所谢近私,不及相见。居正得之,愈于一见,捧玩佩服,弗离于身。居正及赏,可谓义矣。史吉为延州指挥使,康定中,夏虏寇延州永平。寨主与监押,皆欲引兵匿深山,俟虏去始归。吉率所部数百人,遮城门,立于马前曰:寨主、监押,欲何之?二人以实告。吉曰:如此,兵则完矣,如城中百姓,刍粮何往还之?迹何可掩?异日,为有司所劾,吉为指挥使,不免于斩,愿先斩于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从。二人惭惧,引辔而返。虏忽围城,吉复率众拒守。数日虏去,寨主、监押,皆以完城迁一官。二人及赏,非非义乎?呜呼!吉虽身不及赏,其后官至团练使,三子皆受命,一女嫁郭逵为郡夫人,是尤愈于二人非义一官之赏也。

赞曰:不义而贵,垂戒孔圣。不义而侯,光武失政。赏盗劝奸,国何以令。爵及恶德,是亵天命。所以冢宰,诏王八柄。

刑及无辜。

传曰:刑也者,所以惩恶也。无其恶,而辄刑及之,即太上所谓无辜也。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无辜籲天,天不闻乎?蔡州百姓有钱举者,诬其弟为异姓匿家财二十馀万,不与均分。前后官吏,皆受举钱,不公其断。惟干证人朱惜姐始终一词,无所阿顺。及许州通判徐沂,被差就蔡州置狱根勘,沂复失于卤莽,为推司杨仲和转弄,反将朱惜姐勘断臀杖十三。沂自此,即每事磨勘不行,闻天庆观有道士裴君叟者,善章奏。自备香信,就观连设三醮,以祈景贶。君叟初伏地投词,即如鼾睡。明日始龙起曰:某到天门,见北极大帝带领佑圣院善恶都判真武真君入奏:通判在蔡州不合,枉断干证人朱惜姐臀杖十三事。且怒目指挥曰:徐沂心词只留在此,恐金箓照问,汝奏对有差,不得还矣。某遂急回,事有之矣。沂曰:有之。言讫汗洽,不胜摧沮,未几果卒。又有士子杨之奇者,晨出探榜。其妻在家,亦傲骡往水门,迓其父母。无何,中路逢一醉人,罗织殴击,傲者潜遁,无人解劝,遂至官。时温仲舒判开封,但见醉者面有爪痕,不问曲直,一例决遣。妇人大惭,不食者已累日矣。其夫亦下第从外归,见妻被杖,不胜其忿,诣府申说。仲舒不听,于是夫妻赴水而死。是夕,仲舒即梦城隍司责曰:子太卤莽,妄决良人,吾已关报东岳。及奏闻上帝,祸将至矣。明日上知,仲舒以下,皆罢职。又有幽冥之谴,当如何哉!

赞曰:过小则赦,罪疑惟轻。圣人之意,刑期无刑。矧是无辜,而弗哀矜。犴狱所及,排根引绳。冤槛充斥,可不痛惩。

杀人取财。

传曰:劫盗迫人于险,医家乘人之危,其为杀人,同是为财,罪皆一也。请以医家言之,庶几病者不遭毒手。不恤缓急,妄索事分,杀人也;不问有无,必欲多得,杀人也;懒堕睡眠,轻视人命,杀人也;辩察不明,用药差互,杀人也;见不即治,俄至增剧,杀人也。有此五失,挟术行医,其于杀人,甚于挺刃。挺刃之下,不当要害,尚有可活;一呕之下,五脏俱坏,是有活乎?昔颜畿以病就医,遂至殒命。既而复苏,气息微细,死生不分,十有三年。陈景仁妻张氏,亦有微疾,医者误投血隔之药,遂至不起。既死之后,阴府不收,魂神荡越,散游无定。所至辄为界分土地驱逐,不胜其苦。一日,因景仁出郊,适与相值,遂得合为一体。自此,景仁即恍惚如狂,独歌独语。时其父尹京,适中使秦中立过治所。中立素事真武,因为奏闻北极,蒙真武真君怜其夭横,即日度令受生,更不经从阴府。孰谓医者不杀人乎?惜其不知医之为术,升坠最速。昔薄拘罗尊者,于往世施一诃梨勒果,救一病僧。以是因缘,于九十劫中,常生人天,未尝有病。其最后身,值佛出家,证阿罗汉果,于五百众中,独为上首。王叟以针刺为生,不计钱数,所理多效。一日告众曰:吾明年夏初,不可留矣。及期果去,所居之地,香气不绝者累月。刘烬亦行医,虽劳不倦,所疗亦多效。及死葬之日,但空棺耳。此皆医家能善用心,而立获度世者。本朝丁逢吉善医,其子度第二人及第,至观文殿大学士。张仲和善用其张仲景法,疗治伤寒。其后二子奇兆,皆相继及第。张行甫亦行医,子孙典大邦作提转者,今已数世。此亦医家能善用心,而克昌厥后者也。信相菩萨至一地狱,见一罪人,热铁灌身,铁钉钉体,稽首问:何罪所致?佛言:此人前

世常为针师,妄施砭刺,是以此报。目莲尊者,晨朝出城,见一饿鬼哭泣告曰:我之此身,有类块肉,无有手足,及眼耳鼻等,被诸禽虫,长时噉食,何罪所致?目莲曰:汝前生行医,不精其术,妄投药饵,使彼病者不得全活,是以此报。蔡州神尼于惠普者,尝与客坐。有牵二牛而过堂下者,尼曰:此牛前行者,是一官人,坐入人罪。后行者是一医人,坐误杀人。因呼其前世名字,二牛皆应。此亦医家不善用心,而坠三恶者也。呜呼!善不善业,备录在前;或顺或违,尔宜自择。

赞曰:财怨之府,利争之因。积而不散,犹能祸人。杀越于货,乃欲保身。额额贪吏,吞噬富民。籍没死徙,疑无苍旻。

倾人取位。

传曰:元始上帝曰:妃后臣僚,隶于紫微垣中,但有品位,则隶五岳四渎。大抵一官一职,各有义命。义命当有,则今日拜枢密,明日作宰相,不足为难。义命若无,只做一日,亦不可得。孰谓为不然乎?昔苏易简先在禁林,李沆后入。既而沆除参政,苏不悦,因上步虚词十篇,以自见意上,即日俾参大政,拜命不数日而卒。夏侯嘉正以文词称旨,除右拾遗,直史馆,兼秘阁。意犹不足曰:吾喜作文,且好黄白,但得水银银钱一文,知制诰一日足矣。上闻许之,制未下而卒。李继凝有才干,为枢密直学士,因诏对太宗,许以大用。归与兄弟言之,大喜醉后,忽感风眩而卒。李巨源权中丞,太宗器之,尝面加奖谕,将有进用之意。偶以鞫狱,左迁知阆州。一日,驿递堂帖,促令乘传归阙。巨源启封大喜,一笑而绝。岂非义命所无,只做一日,亦不可得者乎?况倾人而取之者乎?若倾人

取之,又不免有一段因果,如弥德超、卢多逊,旋踵及祸是也。昔德超见枢密曹彬勋望隆重,帝眷甚厚。因诬以不轨,极口倾之,由是彬罢枢密,而德超拜枢密矣。不数日,赵普再秉钧轴,力为辩雪。帝悟,即日远窜德超,而待彬如故。卢多逊见宰相赵普位望特重,因讽王佑使为己助,悉力倾之。佑不从,乃自为计,中以阴事。由是普罢相,而多逊拜相矣。既而事状明白,赵普复相,而多逊远窜朱崖。然则人之有位,是可倾而取乎?躁进者,当以此戒。

赞曰:工本代天,位必称德。沾沾浅夫,置命用力。徒伤雅道,无益于德。如螳窥蝉,黄雀鼓翼。天道好还,视我效则。

诛降戮服。

传曰:太上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乐之者,乐杀人也,不可得志于天下。是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杀人众多,则以悲哀泣之。战胜,则以丧礼处之。况所持之器,皆星宫所主。刀名大房,虚星主之。剑名失伤,角星主之。弓名曲张,氐星主之。矢名傍徨,荧惑主之。弩名远望,张星主之。戟名大将军,参星主之。然则器可乱用,人可乐杀乎?不闻王显之事乎?王显以使相知定州。一日,有道士破冠弊褐,须若刚鬣,笑则口角至耳,自称酆都观主持,刺为谒曰:昨上帝牒到,二万蕃魂,本观未敢收入死籍。公若果于杀之,则名盖当世,夺寿十年,二者惟自择。公以为狂,叱起之。未几,契丹引兵猎梁门。适天雨大雪,虏弓皆破不可用。显记库中有弓弩材木数千,因命工连夜斲削,乘其不备,纵兵击之,蕃兵大败。明日筑京观斩首,恰二万级。方悟道士之言,已无及矣。及奏于朝,上大喜,召

以枢密。显离定州，才十三日而卒。呜呼！此皆合死之魂，但以果于杀之夺寿尚尔，况已降且服者乎？当知诛降戮服，诚当获罪。蔡居厚知郓州，有梁山滦劫贼五百来降。公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发于背，命道士设醮禳谢，因令所亲王拱代作心词。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既而拱还曰：适到阴司，主者责曰：汝为儒者，乃敢为人诡作心词，欺诳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词而已。俄见数鬼引出，居厚枷系联贯，极为枯瘠。又见二鬼，持一桶血，自头浇灌，浇即大叫，左提右掣，如垂绝状。既苏复浇，既浇复绝，片时之间，如是数四。遥告拱曰：子归，切便语吾夫人，令急救我，我在此，只是理会郓州一事。然则诛降戮服，是可为乎？

赞曰：刑典议辟，斗杀则轻。御敌斩馘，是曰应兵。事不获已，冥恕以情。乃若降服，奚俟兵刑。彼固易杀，天道神明。

贬正排贤。

传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世之人才，其于遭遇，亦复如是。使在位者，人如伯乐，则有德量者，便可作宰相。识大体者，便可作护官。有方略者，便可付兵权。能镇抚者，便可寄方面。有风力者，便可作监司。廉于财者，便可主财谷。知爱民者，皆可作守令。如此，则小大之职，各得其人，野无遗才，而百事举矣。若夫正贤之士，则尤当柄用，庶几朝廷有人，中外知畏，不敢妄有所窥。可贬排乎？若贬排人，即是故去其人，将逞其欲。是以乐于甄拔者，太上无不收录；而妄有贬排者，太上亦无不深谴。昔韩崇拔一袁安于书佐，位至司徒，人皆谓崇有君子之鉴，譬之昏夕夜光。袁安正贤，从可见矣。崇亦以此为太上所

知,立命仙官王玮玄授以泥丸紫户之法,遂得度世,今在酆都,为定录府左理中监,主始学仙者。本朝谏议大夫谢泌,最为知之,不妄许可。平生所荐,不过数人,皆至宰相。每发荐牍,必焚香望阙,再拜曰:老臣又为陛下求得一人矣。文正、王旦,皆其荐也。临死之日,盥沐焚香,服羽衣端坐而逝。头不少欹,非尸解乎?此即乐于甄拔,而立为太上收录者也。陈后主时,幸臣有司马申者,好陷害人。一日,昼寝于尚书省。忽有一聚恶鸟,飞集其身,啄其口吻,血流被席。人皆指为陷害之报。周世宗时,有陶谷者,亦好陷害,李崧之族诛、鱼崇谅之不用,皆其一言。及死,葬于昭觉寺之后。墓门屡掩屡开,寺僧塞以坚石。一夕,雷雨大作,墓门又洞开,虽髑髅亦无矣。岂非妄有贬排,而为太上深谴者乎?孰谓贬正排贤,为无罪乎?

赞曰:贤人正士,体国爱民。苟用于世,大庇斯人。排贬之害,非止其身。国患莫恤,民隐孰伸。贻祸大矣,厥罪惟钧。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凌孤逼寡。

传曰：矜孤恤寡，上文既已定为善人。凌孤逼寡，今复定为罪目。然则孤可凌，而寡可逼乎？惜其不知已得度世者，尚犹不忘念其孤寡，况未得度世者乎？昔石光祖师，真定初之官，道过潭州，闻闔通院有道者姓郭，善种菜，随时新奇，供众取足，因往访之。道者素哑，及见公来，则发语琅然，且以密语告，公遂致仕，沐浴安卧而逝。其道者，亦复不见。是夕，上于崇政前，恍见光祖乘空而来，奏曰：臣本北极佑圣院真武真君部下副参谋官。郭道者，乃北极下检法使。皆以微过，谪降人间，今数满当还。念许时食禄，且有少请，故特来谢。臣儿庭之未请朝政，愿垂训诲，无令尸禄有玷父风。言讫不见。月馀，潭州奏至，乃知光祖果已化去。陈喻言本阆州一士子，以下第，久留京师。因游百梁山，忽于天寿洞被二青衣摄去，宣示玉皇金箓，引至中天北极殿下，赐以金紫衣，充佑圣院真武真君部下，副注生死善恶寿命长短判官。一日，随真君下降，忽闻哭声。俯听，乃其妻也。因恳真君求通音信，真君许令写书。取人间递角封志，差直符送下本州倅厅。既而拆不可开，召其妻至乃开。书中具道遭遇真君本末，且再三嘱曰：切在抚育诸孤，保守户门。噫嘻，此皆已得度世，系念尚尔，况未得度世者乎？所谓冢讼端起乎此。苟为不然，太上胡为列为都章，使人上章求解乎？

赞曰：孤寡无告，文王必先。加以仁政，犹或难全。嗟我一本，

兄弟颠连。忍肆其虐,俾悼所天。乃如之人,后报亦然。

弃法受赂。

传曰:太上曰:曲直轻重,而首以弃法受赂为言者何哉?盖弃法必因受赂,赂一入则以直为曲,以曲为直,一切皆不问矣。惜其不知一法一律,鬼神皆得主知。弃法受赂,爵禄便当减夺。昔范鲁公质未显时,坐封丘茶肆中,手所持扇,偶题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之句。忽一怪陋人前揖曰:酷吏冤狱,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当深究其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者久之。后数日,道过一庙,庙门有一土木鬼,状貌酷类向所见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大异之。及大用,遂首议律条繁广,轻重无据,吏得因缘为奸。周祖因诏公详定,是名刑统。孰谓鬼神,不主知乎?侯鉴为江夏令,与胜缘山长老居约有旧,每乘暇必访之,访则院家必已为具。一日又至,则延待殊阙。鉴怪问之,居约曰:公每到,土地必先报曰:相公来。此番不报,是以失于延待。鉴大惊,密谕居约,使问土地所以不报之由。是夕,居约复得梦曰:侯鉴本合作宰相,与吾有所统摄,是以常报。近为受胡氏白金六十两,枉断一事,天曹已削下宰相名籍,但得作监司而已,与吾无复统摄,故不复报。然则爵禄,孰谓无减削乎?惜其不知,不弃法者,便当度世。昔王昌遇,本潼川一推司,以不敢弃法受赂,竟为上帝收录,白日上升,今为保和真人。王老志,本濮州一推司,亦以不敢弃法受赂,竟遇钟离,授以道要,遂能前知祸福。徽庙时,尝召至,赐号洞微。呜呼!存心如此,是宜上与道合,岂吏人能之,而士夫反不能乎?

赞曰:伦不受马,辟召犹记。震畏四知,乃免于累。物欲一迁,

情态必异。苞苴行欤,成汤所忌。如欲守法,瓜李远避。

以直为曲。

传曰:路冲知凤翔,闻翊圣真君降言,因设醮请问立身行己之要。真君曰:尽力事君,浊财勿顾,邪事莫问,整雪刑狱,救疗人民,动合王道,自为吉人。积愆为咎,必有沈沦。然则处刑狱之任者,可不尽心而整雪乎?况敢以直为曲乎?请以一二大老言之,庶几皆知则效。昔韩魏公镇大名,魏之讼牒最多,事无巨细,公皆亲决。虽在病,亦许通报,决之卧内。或以任劳过当,劝公分委僚属。公曰:两讼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夺,在吾一言,其可轻忽?身没之后,今为紫府真人。欧阳文忠,时之大儒,每与客论谈,不言文章,而惟言政事。张舜民怪而问之,公曰:文章正以润身,政事乃可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当壮年,未厌于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皆无,因取架阁陈年公案,一一披阅。其间枉直,多是乖错,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教,无所不有。每自叹曰:夷陵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于是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益加勤谨,不敢少忽。迨今三十馀年,出入中外,忝尘三事,以此自将。以人望吾,必以吾为翰墨致身;以吾自观,实是当时誓心一言之报。身殁之后,今为神清洞仙官。然则以直为曲者,身殁之后,当如何哉?

赞曰:直道而行,无偏无党。是曰善人,所当崇奖。诬以为曲,罚其可赏。善人何辜,反受其枉。既杀望之,恭显焉往。

以曲焉直。

传曰:事有直而不能自直,理有曲而不自知曲。此两讼所以纷拏,待有司而后决也。为有司者,自当公心,剖析片言,则曲曲直直,无不冰泮。纵遇盘错,亦必迎刃而解。尚安有以曲为直之失乎?彼以曲为直者,特其不能公心,必因徇托也。昔益州府君刘公,初为连江尉。民有争田十年不决者,郡以属公,公得其奸,立为剖决,曲直遂判。人皆谓公为神,不知公非神也,特公心尔。及去官,得直者候于建州,屏人告曰:某有好香数斤,聊为长者寿。发而视之,乃黄金也。公笑谢曰:君事本直,非私君也,其敢以公事受私赂乎?坚却不受,时皆伟之。其后,公之二子原父、贡父,俱以文墨显名。孰谓处官公心,无其报乎?又有刘安民者,本丹棱一县吏也,持心平正,素为吏民所敬。民有讼,不即诣县,必先诣公,陈曲直,决可否,然后行之。公亦自负,受而不辞。直即直许其直,曰理直也,可行也。曲则直数其曲,曰此曲也,不应法也,行之必有失也。由是一县之讼,为之顿省。其后,二子皆相继登第。长汲,官至朝散大夫。少子湜,官至承议郎直秘阁提点、梓州路刑狱。一女嫁与杨筠,亦有官,迨今遂为望族。孰谓吏能公心,无其报乎?大抵曲曲直直,无不蒙福;而直曲曲直,无不受祸也。戒哉!

赞曰:曲则背理,为佞为邪。是曰恶人,胡可蔽遮。奖以为直,蠹国败家。恶人何幸,乃见宠嘉。德裕窜斥,非敏中耶。

入轻为重。

传曰:《书》曰:罪疑为轻。《论语》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此皆圣人恤刑之大意也。然则轻可入而使为重乎?是以君子谨之。昔王缙为两浙路提刑,每断死囚,必焚香奏天,然后行下。

一日暮坐，恍见一神人云冠绛服，手持数轴公案。又见一玉女长帔大袖，手持一角公文，立于檐间，迢告缙曰：此汝平生所奏事目，一一皆合情法，无有枉滥。上帝嘉汝，已为汝父延寿一纪，兼为汝倍增纪福矣。汝之二孙，异日亦当皆作监司，更宜自勉。言讫而没。李龟祥亦居宪职，素称清谨。一日暮，出三井桥，忽睹十数人，叫屈称冤，两两三三，渐来相逼。龟祥大惧，回马驰归，陡觉委顿。召诸子戒曰：汝辈异日入仕，切不得注受狱官差遣。如吾平生，自谓清谨，安知今日尚有此事。坐此郁郁，竟至不起。呜呼！二公皆一时知名之士，王公如此，而李公乃如此，岂李公尚有未谨处乎？况人轻为重者乎？请为更陈一二，庶皆知戒。昔欧阳遇判大理寺，有溧阳县令余绍卿者，坐事系狱，罪不当死，而遇辄坐以死。归法之日，人皆冤之。自此行住坐卧，即见绍卿随逐，不舍心，不自安，远诣庐山九天采访使者，观设三日黄坛，解谢其事。初夜分，已见绍卿在侧，心大恶之。明旦再投心词，方俯伏间，忽被数鬼擒捉，掷之殿下，流血被体，移时而卒。李若水为淮南司理时，有劫贼五人，事败系狱，且言曾与僧人自成为党。既而，五人已就戮，而僧方追出。僧言：实未尝为盗。若水于此从轻可矣，而乃坚执贼语为实。夜以湿纸糊僧口鼻，压以土囊，须臾，脐腹皆裂而卒。月馀，狱吏李能无故大叫曰：和尚不干我事，特司理驱使尔。言讫而卒。明日，推司刘元亦暴卒。又明日，若水亦苦小腹绞痛，号呼而卒。又明日，知军孙诰、判官赵禹，亦皆暴卒。未几，若水一门，死丧殆尽，无复遗类。呜呼！若水受祸，可谓酷矣。自成之死，脐腹至于拆裂，不为酷乎？此必上帝震怒也。

赞曰：法重失入，罪惧及疑。二罪并论，其恕可知。国典尚尔，

法吏奚为。唐臣罗织，赤族是宜。稔祸垂臭，竟死何裨。

见杀加怒。

传曰：按《涅槃经》，死者于崄难处，无有资粮；去处悬远，无有伴侣；昼夜常行，不知边际；深邃幽暗，无有灯明；人无门户，无有处所；虽无痛处，不可疗治；往无遮止，到不得脱。呜呼！人至如此，诚亦可悯。当见杀时，可加怒乎？昔志公在世时，有二道人打伴而行。一人就园买瓜，园子怒曰：诸大家初未买，汝要买耶？拒而不卖。一人既往，园子乃喜卖之，且慰谕曰：汝渴热耶？既卖一瓜，又与一瓜，二人私自怪诧，以问志公。志公曰：园子五百生前，坐罪赴法时，汝二人适出其旁。买得瓜者，盖尝为之不忍，故今见之而喜。买不得者，盖尝出自作自受之语，故今见之而怒。此但偶出一语，结憾尚尔，况加怒乎？王昙略尝杀一牛，牛见刀抵突，昙略怒，逆刺其目，然后杀之。大抵人畜无间，当见杀时，皆当方便救护。救而不获，只得为助悲叹，何可加怒？

赞曰：人之有罪，情不可恕。彼自伏法，我独何预。加以愤疾，是曰迁恕。判死投笔，见者始悟。哀矜庶狱，王政所务。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一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知过必改。

传曰：颜子不贰过，孔子称之。不贰者，念起于中，即念而改，不复贰于行事也。太抵过贵乎改，过而不改，真为过矣。其过也，可胜言哉！是以君子一闻其过，无不速改。昔寇莱公准，自少富贵，享用过奢。及拜枢密，赏赉尤厚，宾客聚观，莫不称叹。独一老妪，潸然堕泪。公惊问故，则曰：太夫人捐馆时，欲求一缣作衾襚不可得，安知相公有今日耶？公抚膺大恸，自此即折节从俭，不复敢奢。蔡文忠齐平生好饮，饮必至醉。时太夫人已老，心颇忧之。一日，存道先生过其治所，戒以一诗曰：圣君恩重龙头选，慈母年高鹤发垂。君宠母恩俱未报，酒如成病悔何追。公得诗大惭，自此即戒酒，非亲旧不对饮，终身未尝至醉。司马温公方五岁时，擘一青皮胡桃，擘不能脱，一婢以热汤沃脱之。既而，女兄从外来，问为谁脱。公曰：某自脱。其父从旁叱曰：小子安得谩语！公自此有省，平生不敢谩语，一切待人以诚。徐节孝积初见安定先生，头容稍偏。安定厉声曰：头容要直。公即悟曰：头容要直，此心其可不直。自此未尝少曲其心，或问立身行己之要，必大书正直二字与之。若数君者，其于过也，是有知而不改者乎？

赞曰：日月之食，其更也明。人岂无过，改必以诚。设辞饰诈，遂非匿情。过上增过，善心曷生。不吝一语，贵乎力行。

知善不为。

传曰:应世真人曰:取小所以就大,积一所以成亿。《易》称馀庆必归积善。大抵善贵乎积,知之不可不为,为之不可不力。譬如种物,初虽至微,灌溉培植,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当知于日用间,诚不可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不闻元君之言乎?元君曰:人有善,则心定体安;十善,则气力强壮:二十善,则无诸疾病;三十善,则所求皆得;四十善,则昌炽富乐;五十善,则子孙繁息;六十善,则遭厄得脱;七十善,则天神护之;八十善,则得地之利:九十善,则尊贤显荣;一百善,则宝瑞降;二百善,则后代名布;三百善,则后代大富;四百善,则后代清贵;五百善,则后代长寿;六百善,则后代忠孝;七百善,则后代智慧;八百善,则后代道德;九百善,则后代贤圣;一千善,则后代神真;二千善,则身为众人师圣、真仙将吏;三千善,则为国师圣真、真仙将吏;四千善,则为天下师圣、真仙主统;五千善,则为鬼灵师圣、真仙魁帅;六千善,则为神明师圣、真仙卿大夫;七千善,则为诸天师圣、真仙公卿;八千善,则为三天师圣、真仙皇帝;九千善,则为元始五帝君;一万善,则为太上玉皇帝。是故前辈于善,知无不为,为无不力。昔者丞相李昉,尝语人曰:吾于《论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一句,终身行之,尚不能到,即是尝力行矣。杨应之学士,闻一善言,必书而记,即是知无不为矣。贾内翰黯以状元及第,自言得于文正者不欺二字,平生用之不尽,即是未尝欺矣。刘大谏安世,以敢言得名,自言得于温公者至诚二字,平生行之,未尝少离,即是无不诚矣。若使人人皆如诸君,则积一成亿,夫复何难?

赞曰:郭公善善,国何以亡。见善虽喜,用心不刚。悠悠害道,

反昧否臧。是以君子,志于自强。惟日不足,汲汲皇皇。

自罪引他。

传曰:按经所说,一切世间,生死相续。临命终时,未舍煖触以前,一生善恶,俱时顿现。大抵临终所现境界,即吾平日心地境界。地藏罪珠,即吾之心珠。阎王业鉴,即吾之心鉴。且今作一不善,曷尝不往来常在胸次乎?不闻赵普一闻道士牌末火字之言,自知必是秦王庭美。王韶一闻刀十八丈打过贤心下得否之语,遽至发背而卒。然则自罪引他,是有益乎?昔赵业以明经中选,授巴州清化令。忽精神游荡,奄然如梦,被逮入冥。初至,即见妹婿贾奕在彼,心已大怖。盖尝与奕同杀一牛,至是为奕所引,欲与分罪,奕词甚辩,无以自明。俄见一鉴,径可丈馀,悬于空中。明见奕鼓刀业负门,有不忍之色。奕始伏,业遂得还。又有常氏美娘者,其夫楚椿卿有一妾,姓马氏,名春奴。椿卿爱之。常氏不胜其忿,乘椿卿出,以大杖捶杀之。及椿卿死,常氏改嫁程选。将产,凡三日,子不能下。方委顿间,恍见马氏在前,常氏惶惧,好语告曰:我当初实无意杀汝,时行杖者稍过,遂尽汝命,曷不少宽我耶?马氏曰:我死实主母意,胡可妄引他人?持之愈急,竟至不起。然则自罪引他,竟可免乎?既知有罪,曷若勿为乎?

赞曰:孽惟自作,戚本自贻。痛加悔艾,庶或可追。不思己过,反累人为。纵脱罪罟,上天难欺。分谤受恶,迁善之基。

壅塞方术。

传曰:所谓方术,但凡挟术以求售者,皆是也。一语沮遏,使不

得售,即壅塞也。灌口白沙村,有一泰山庙极灵,斋祭殆无虚日。一日,有医卜数辈同游,道逢一人极贫,众颇轻之。其人忽然投身江中,俄顷抱出一龙,谓众人曰:汝辈各以医卜,救人疾急,皆是近道。此后于贫素之士,切不得辄持二心。呜呼!医卜为术,而神人谓之近道,可壅塞乎?又不闻云安女龙之言乎?昔翟乾佑在世时,专以考召著名。每念云安一邑,而江流之险,乃有一十五处。一日作法,召其滩神,俾悉平之。是夕,应召而至者,一十四滩。独有一滩,召不能至。天师大怒,必欲召之。既至,乃一女人,峨冠大袖,慨然进辞曰:天师禀天行化,妾一水神,何敢抗拒?第有未安,不容不禀。观君之意,不过欲便舟楫,而不知从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纵有少费,不足为损。洽江小民三四百家,无田可耕,无桑可织,全仰为人挽负以资其生。今若尽平滩险,在舟楫固甚便,在彼小民其于衣食为如何?太上之意,必不如此。深恐异时获罪,不免负累,更宜裁之。天师叹曰:汝之所虑,非吾所及。于是复命十四滩之神,令各复其险。是夕,风雨哮吼,雷霆震击。明日视之,一十五滩惊波涛,宛然如故。以此观之,非独方术不可壅塞,但凡服力以糊口者,亦皆不可壅塞也。昔范文正公在浙西时,两浙饥,殍殣相枕。公以吴俗喜佛事,因召诸寺主僧,谕以谷贵工贱,责令处处修造。官亦大兴工役,仓厩吏舍之类,亦皆葺之。由是工技服力之徒,日糊口于公私者,无虑千数。一方赖之,不至转徙。公之意,岂亦云安神龙之意乎?

赞曰:小道可观,第恐其泥。君子之学,亦必游艺。所谓方术,圣人不废。医卜星历,皆以济世。我独壅之,难乎免戾。

讪谤贤圣。

传曰：贤圣有三，在佛家言之，三乘中人是也；在道家言之，五种仙是也；在吾儒言之，孔孟诸君是也。立教虽各不同，心地法门则皆一也。不闻《颇邪论》所谓：孔子是儒童菩萨，颜子是光净菩萨，老子是摩诃迦叶之说乎？呜呼！贤圣远矣，但毁其书，即讪谤之也。然佛家一书，多有毁者，何哉？不过以其谈空而言之也。惜其不知如来性如虚空，虚空性是如来，具足真净明妙，虚彻灵通，而住持真净明妙，虚彻灵通者，如来也。终日真净明妙，虚彻灵通，而未尝真净明妙，虚彻灵通者，凡夫也。倘能于诸所有，一切空却，必使赤洒洒、露裸裸，净如虚空，然后真净明妙，虚彻灵通，了然却现，上与如来，一体无二。孰谓为不然乎？不闻庞老但欲空诸所有，不欲实诸所无之说乎？庞老前身，是维摩居士。维摩前身，是金粟如来。其为此言，必非欺诳。然于此有悟有不悟者，特其根器，人各不同也。昔杜祁公不信佛法，每对客辄嘲笑，张文定以为佞佛。医人有朱其姓者，出入于二公之门，尝欲方便，劝导祁公，久而未获。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读《楞严》未了，不即往。既至，公大怒曰：《楞严》为何等书耶？吾但知有孔孟而已。朱出袖中首轴呈之。公览讫，毕索馀轴，不觉遽尽十卷，乃大叹曰：果奇书也。因拉朱医同谒文定，责其不早以告。文定笑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诘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有得，大加深信。又有徐铉者，亦名士也，未尝知有佛书。中主以一帙《楞严》授之曰：久看，当见精理。旬馀，复表上曰：臣读之数过，如一器中倾入一器中，此绝难晓。中主哂之。呜呼！祁公一览，而遽尽十卷，徐铉逾旬，而不晓一字，非根器乎？

赞曰：人亦有言，护疾讳医。圣贤立论，切中百非。既不能行，乃肆诋讥。陈贾议旦，叔孙毁尼。言出童羖，奚其弗思。

侵凌道德。

传曰：按经所说，昔者善财童子，为修菩萨行，勤求一切菩萨法，遍参五十三位大善知识，然后得证菩提。善知识者，是大导师。一语之下，能令漆桶底脱。其为益也，岂为小哉！所谓道德，即其人也，非独释老为然。自古知名之士，亦未尝有不因大善知识，有以磨发激励，然后光华炬赫，名闻千古。如子房之于黄石翁，武侯之于庞德翁，李药师之于虬须翁，颜鲁公之于张志和，李太白之于贺知章，杜少陵之于司马子微是也。然则道德于人，为无益乎？可侵凌乎？昔尹公师鲁谪官大梁，与老衲法眼禅师游。一日，谓法眼曰：某迩来颇以退静为得。法眼曰：盍若退静两忘。公即有省，死生之际，了然不乱。节度判官朱炎，久读海眼，未知趣入。一日，问讲僧义江曰：此身死后，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即豁然，遂能尽通一经之旨。侍郎曾开久慕禅悦，未有所契。一日，谒圜悟，咨决其事。圜悟捻出云门赵州须弥山放下，著两则公案示之，曾即豁然，平生疑情，至此始释。欧阳文忠不信佛老，及守亳社，闻后唐山隐者许昌龄有道，延入郡斋，日与之语，每有所得，自以为喜。然则道德于人，为无益乎？

赞曰：道尊德贵，万类所宗。惟忌与怠，有慊于中。外示凌轹，盖其凡庸。以僭则逆，以傲则凶。宇宙虽广，遏惜厥躬。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二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射飞。

传曰：太上曰：混沌既分，天地乃位。清气为天，浊气为地。阳精为日，阴精为月，日月之精为星辰。和气为人，傍气为兽，薄气为禽，繁气为虫。种类相因，会合生育，随其业报，各有因缘。然则人之与飞，有以异乎？《肇论》所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非诳语也。然飞之所以与人异者，特福业不同，躯壳异耳。窃尝考之载籍，诚有自人而沦入其中者，亦有自仙而游戏其中者。刘安民本一富家，以好尚虚名而道无实，至死后乃为凤凰，经六十年，复得为人。于此生中，勤苦修道，始得尸解，今在清华宫中。黄安世本一儒士，以志慕飞腾而心不精至，死后乃为飞鸿，经九十年，复得为人。于此生中，精进修行，始得上升，今在皇曾快乐天。非自人而沦入飞中者乎？辽东华表柱，尝有一鹤飞集其上。人欲射之，鹤语人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载今来归。城郭虽是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唐明皇在沙苑，尝射一鹤。既中，又复矫翅，直向西南飞去。及次年，幸蜀于明月观，乃见箭在壁间。问箭所自，道众曰：去载重阳日，青城道士徐佐卿带此而来，留之而去。始知其鹤，乃佐卿也。非神仙游戏其中者乎？

赞曰：大道之世，人无杀机。鸟鹊之巢，可俯而窥。机心一萌，鸥鸟高飞。鹘且有义，鸦亦称慈。人胡不仁，以弋为嬉。

逐走。

傅曰:上已略陈太上之言,今当以佛语为证。佛言:一切众生,实本清净。因彼妄见,妄习遂生。因彼妄习,生死相续。生从顺习,死从变流。纯想即飞,必生天上。情想均等,不飞不坠,复生人中。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横生。重为毛苇,轻为羽族。大抵七趣轮回,未入正修,有所不免。今为异类,未必不前生曾受人身;今受人身,未必不前生曾为异类。是以诸佛菩萨,大道至真,常切教人,使知生死路头,最为可畏。不闻密婆私诧阿罗汉于往昔世曾作猕猴,骄梵波提于往昔世曾受牛身乎?又不闻夫周询、蔡君谟皆蛇精乎?按《东斋记》,周询知安州,一日,游园中,园吏见一大蛇垂首栏上。视之,乃周询假寐。君谟知福州,以疾不视事。每夕,辄梦游鼓角楼上,凭鼓而睡。时通判责鼓角将不打三更,对以有大蛇据鼓,不得近。君谟既愈,与通判说病中所梦,正与鼓角相同。然则七趣轮回,未入正修,是可免乎?当知今之逐走者,异日未必不为走者所逐。欲免轮回,不为人逐,当见逐时,要当力行救之。昔者,河间王久病无生意。忽一道者,自称玄俗,诣门请医。既而,饵以刀圭,王即吐出十数小蛇,病亦随愈。王惊问故,玄俗曰:此王六世馀殃所致。吾非人也,为王于往世中,救一母鹿,其鹿乃麟母,仁感天地,是以上帝遣吾下降,为王救疗。然则见逐,可不救乎?李婴、李治,尝逐一鹿,解其四脚,挂于树枝。先取杂脏为炙,将共食之。俄有一巨人,长可三丈,持一巨囊,鼓步而进,婴、治几为所及。既而,毕取其炙,纳之囊中,入山而去。须臾,婴、治皆暴卒。然则见走,是可逐乎?

赞曰:后稷之弃,牛羊弗践。猩猩人言,猿性柔善。有生有知,

其则不远。忍充鼎鼒,甘其肥雋。虎兕可逃,人阱难免。

发蛰。

传曰:《月令》曰:仲秋之月,雷始收声,蛰虫坏户。季秋之月,蛰虫咸俯在内,皆墐其户。仲春之月,雷乃发声,启户始出。蛰者,藏也。坏者,益也。益者,益小其户也。墐者,涂也,尽涂其户也。一蛰一启,皆与气候相应,以成变化。然则蛰者,是可发乎?是以太上书以戒人,诸佛尤切加护。昔僧惠觉,尝跨溪造一曼殊室利堂,将板筑于水际,念言:方冬,百虫皆蛰,不可轻伤其生。于是就溪设三昼夜道场,誓言板筑之日,一足多足,乃至无足,愿垂加护,悉令远离。及期,掘地及泉,乃至桥成,不见一蚁。又有宋时老者,尝以父病,祷于永祚寺药师殿前。既而疾愈,备具香信,欲就殿建一道场,以答灵贶。寺僧义昭曰:此殿药师座下,有一聚蜂,积年既久,种类颇多,今正蛰时,恐至惊扰,或多伤杀,曷若移就别殿。时老不听,僧乃预期祷于佛前曰:设斋之日,愿运神力慈悲,覆护在窠内者,暂食旧蜜,无得出户。在窠外者,且令安住,无得辄惊。及期,灯烛腾光,铙螺聒耳,一昼二夜,不见一蜂。呜呼!此虽二人愿力,实亦诸圣加护之力也。孰谓为不然乎?

赞曰:盛德之主,泽及昆虫。板筑必时,闭藏在冬。人且塞向,坏户则同。跂行喙息,生意毕通。痒疴伸屈,在吾仁中。

惊栖。

传曰:太上戒人无得惊栖,与孔子弋不射宿之说,意皆一也。大抵鸟之已栖,亦犹人之已寝,忽然有惊,岂不举家惊扰。众人视

之固有间,普心不二者视之,则犹己也。昔螺髻仙,行第四禅出入息,坐一树下,兀然不动。鸟谓之木,栖其髻中,遂生数卵。螺髻禅觉,知顶有卵,即自思曰:我若便起,不免鸟惊,鸟若不至,卵必尽坏。于是复入禅定,俟其雏生,一一飞去,然后乃起。又有大树仙者,居殑伽河侧,栖神入定,积年之久,形如槁木。游禽栖集,遗尼拘律,果于其肩上,暑往寒来,垂荫合拱。一夕,忽从定起,欲去其树,又恐鸟惊,于是安忍方便移之,移讫乃起。天美其德,赐号大树。此皆已证果位也。其于一物一命,普心如是,况福力浅薄者乎?惜人不知李奚子、陈安世,皆以不敢惊栖而能证果。李奚子本一山妪,每遇大雪,鸟无安枝,往往飞集其家,遂留不去。妪济以谷,且不敢惊。上帝谓有仁心,赐令度世,今在酆都,位貌特重。陈安世,本权叔本家一佣力人,平生不践生虫,不杀物命。每出入,见飞禽当道,必下道引避,不欲惊之,亦以此故,遂得上升。当知登真之人,未有不因慈心于物,而能得到其地。

赞曰:凡厥有生,各安汝止。夜以安身,人物等耳。圣人之忧,一物失理。弋不射宿,鲁论所纪。惊栖虽微,害人大矣。

填穴。

传曰:自人观之,固一穴也。自彼观之,为一穴乎?莫不自视为金房玉室、邃馆琼台。不闻于梦宅南大槐树下,有一聚蚁自国其穴,为大槐安乎?又不闻王沂宅后,有一大檀树萝覆其上,下有聚蚁自国其穴,为大檀萝乎?蚁之自国其穴为槐安,为檀萝,亦犹虾之自国其穴为长鬓,燕之自国其穴为鸟衣,各尊其居,物物莫不皆尔,无足深怪。然则穴可填乎?若填其穴,即是屯塞其门,绝其出

路,岂不覆族尽死穴中乎?按经所说者,有比丘得六神通,与一沙弥同处林野。比丘定中,见其沙弥七日当死,因作方便善言,谕曰:父母思汝,汝可暂归,八日却来。沙弥既归,八日果来。比丘怪之,复入三昧,观察其事,乃知沙弥于归路中,一蚁穴流水将入,急脱袈裟,聚土壅水,令不得入。以此因缘,延寿一纪。宋郊、宋祁,兄弟同行,逢一异僧,相曰:小宋当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第。后十年,大宋复遇诸途,僧乃大惊曰:公丰神特异,如能活数万命者有之乎?大宋曰:某素贫,安得有此?僧曰:姑思之。大宋良久曰:比堂下有蚁穴,忽为暴水所浸。某急编竹桥以度,岂此是耶?僧曰:必是也。小宋今岁当首魁公,终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大魁。章献太后乃谓弟不可以先兄,因命大宋为第一,小宋为第十。然则穴可填乎?

赞曰:鸿荒之初,其人穴处。所谓营窟,鹿豕为侣。圣人既作,上栋下宇。人兽虽殊,均乐丘土。蠢动含灵,其可失所。

覆巢。

传曰:按太上《保嗣章》,但凡嗣续哀绝,皆是往世覆巢毁卵、焚山竭泽、堕胎落子,犯一千六百二十条章之人。然则巢可覆乎?大抵众生,若大若小,莫不各有其所依止。其中敷乳产生,各自藏护。今覆其巢,即是夺其依止之所,产生莫遂,不绝嗣乎?谨按《本草》,人有覆鹳巢取其雏者,是年六十里内,连月不雨。盖鹳能群飞激云,云散则不雨。又按内攫,鸷雏才破壳,即出巢外。其母防其颠坠,或为日晒,必取带叶树枝,周插巢畔,日常两换。叶萎则其雏已去,未萎则其雏尚在。人因覆巢,毕取其雏。孰谓巢居者为无知

乎？请为更陈一二，庶皆知戒。昔温璋尹京兆，置铃索于厅前，使冤诉得以速达。一日独坐，屡闻铃声，迹之无人，但有一鹞飞集其上。璋曰：必有覆其巢，而取其雏者。既而，果得其人，因为杖之。元汝之元丰中，为鲁山宰。忽有鹳雀衔一草衣，坠于庭下，立命物色。果煎肉者，脱此草衣上树，将覆其巢，取雏供卖。元亦校之。然则巢可覆乎？当覆巢之时，安知不悲鸣求救乎？第人莫晓其语，乌得九天禽语书而使之一观乎？白龟年于嵩山东岩下，遇李太白曰：吾与汝父乐天皆已仙矣。因出一轴素书授之曰：读此，可辩九天禽语、九地兽言。更修功行，仙亦可冀。龟年如戒，果得其效。一日过路州，太守知其如此，延与之坐，逋有二雀啾唧过庭。守曰：彼何言哉？龟年曰：彼言城西民家，廪有馀粟，可共就食。验之果然。良久，厩马仰首而斯。守曰：彼何言哉？龟年曰：槽中料热不可食。问之亦然。

赞曰：昔闻羽族，巢必近人。欲远蛇鹳，惟人是亲。讵知冠屨，心甚不仁。既肉其雏，厥巢是薪。凤凰高翔，枭獍来驯。

伤胎。

传曰：胎生一类，按如佛说，杂染轮回，欲颠倒故。和合滋成，横竖乱想，故有胎遏蒲昙，人畜龙仙，其类充塞。呜呼！人畜龙仙，明是不同，佛乃列为一类，何哉？盖杂染同而轮回亦同故也。人知爱胎，彼不爱乎？按仙传，白龟年因入仙洞，得一轴素书，遂能辩九天禽语、九地兽言。一日过潞州，太守知其能，延与之坐。适将吏驱三十羊过庭下，中有一羊，鞭不肯行，又且悲鸣。守曰：羊有说乎？龟年曰：羊言腹有羔，将产。俟产讫，甘就死。守乃留羊，不杀验之。既而，果生二羔。刘道原为蓬溪令，既解官，宿秦氏家，梦一妇人泣诉曰：某乃秦氏妻也。夫有一妾，不肯相下，某怒痛捶，遂尽

其命。为妾所诉阴君处，某已死，且以某为狼，谪罚为羊，见在秦氏栏中，明日将充君庖。某死固自分，但腹有羔，若因某受烹，业愈重矣。愿赐一言，得免甚幸。黎明言之，则已烹矣。举家大哭，纳羔其腹，瘗之别墅。然则胎可伤乎？

赞曰：

鹿以麛絷，肠断而死。鳝或就烹，屈身护子。物之牵爱，甚于爱己。人亦有娠，以续以嗣。胡不反思，举斯加彼。

破卵。

传曰：信相善萨白佛言：有诸众生，无有子息，孤独自居，何罪所致？佛言：是人前生为人暴恶，不信罪福，捕雏食卵，令诸飞禽各失其子，悲鸣叫裂，眼中血出，是以此报。佛语如是，而太上《保嗣章》言之，亦如是。然则卵可破乎？按《韩婆沙论》，众生流转，至为卵生。识居其中，为卵所缠，为卵所裹，须自啄破，雏乃得生。其为业也，从可知矣。又云：鹳、雁、鸳鸯、孔雀、鹦鹉、鸲鹆、千秋、金翅等鸟，或龙或人，皆卵生也。窃尝不以为然，鸟固卵生，安有人而亦卵生也。及见耆尸、复缽尸、徐偃王事，乃知人从卵生，诚亦有之。昔阔地佗有一商人，入海采宝，得二鹄鸟，一失一生，随意所化，毛色可鹳。俄生二卵，卵破雏生，乃二童子。后皆出家，证阿罗汉，一名耆尸婆罗尊者，一名复缽尸婆罗尊者。按《徐州地里志》，昔徐君宫人，娠而生卵，卵破儿生，长而仁智，袭君徐国。生时偃故，故名偃王。孰谓人无卵生者乎？支遁少时，尝与其师难问物类。遁谓：物卵未生，不足为杀。师不能屈，取一鸡卵投之于地，壳破雏行，久

而俱灭。盖魂识也。遁乃感悟,终身蔬食。李道念好食鸡卵,晚得奇疾。太守褚澄投以苏汁,即时吐出一十三物,剖开皆鸡羽翅爪距,悉具立能飞行。道念大惧,自此不敢复食。然则卵可破乎?窃尝论之,卵生之中,卵至多者,无若鱼类。大则无虑数千,小则不减数百。若杀一鱼,其为破卵,可胜言哉?李冲元将杀一鲇,先梦一皂衣妪曰:妾腹中,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亦生。妾死,五千子亦死。敢望哀怜,特贷一命。元遂放之。富商杨序宣和间,梦神告曰:子逾旬当死,若能救活亿万命,乃可获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未易满数。神曰:佛书有云:鱼卵不经,盐渍三年,尚可再活,曷不图之?序于是大书神语于通衢壁间。由是,人皆知戒,见人杀鱼,即从取卵,投之江中。如是月馀,复梦神曰:亿万之数,已是过满,寿可延矣。既而果然。大抵我能救物命于临危,则我命亦无不延于欲绝。

赞曰:有生之形,其性则具。混沌曷死,以凿之故。暴彼无知,岂曰公恕。元鸟生商,圣灵所寓。隐显莫测,宁不戒惧。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三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愿人有失。

传曰:《涅槃经》云:诸修心人,要当以六法平等智力,摄制自心,必使于运用时,一切平等。云何为六?一者如响平等智力,二者如镜像平等智力,三者如幻平等智力,四者清净平等智力,五者世法平等智力,六者集因缘平等智力。大抵具如是之智,便当有如是之力。世间万法,岂不如响、如像、如幻乎?如是了知,岂不为智?岂不清净所集,因缘亦复平等乎?当知愿人有失,特其未到此地耳。博州鼓角楼,每至三更,即有一鬼掩鼓不能击,直更者屡受杖,不能制。闻夔禅师有道行,因往问之。师曰:何不捉住?兵曰:鬼何可捉?师曰:但禁气勿言,即可捉也。兵如戒,果能捉之。鬼曰:吾于此邦,所畏者,惟夔禅师、黄二叔二人而已。太守已下,皆无所畏,更何有于汝哉!既而,访寻黄二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鬻菜为业,初无他长,惟是菜之老嫩,束之大小,价之高低,持心不二而已。呜呼!持心不二,而遂为鬼神敬畏,当知持心有二者,必为鬼神戏侮也。不闻余副使之事乎?李士衡奉使高丽,武人余英为之副。凡高丽所得礼币,及诸赠遗,士衡皆不关意,一切委之副使。副使虑过海船漏,尽以士衡之物藉船底,独以己物置其上。无何,果遇大风,船几倾覆。舟人请减所载,仓忙间不暇拣择,信手捻出,弃之中流。少顷风定,试自点检,则所弃皆副使之物。士衡之物,宛然独在,无一失者。反受如此,安知非海神戏侮而至然乎?

赞曰:民不尧舜,伊尹自咎。独为君子,伯玉所否。欲并生哉,无负高厚。维彼厉人,挽众同丑。是诚何心,不愧飞走。

毁人成功。

传曰:佛告首迦长者曰:善业有十,能令众生得大威德。一者于诸众生,无嫉妒心;二者见他得利,生欢喜心;三者见他失利,起怜悯心;四者于他名利,生欣悦心;五者见失名誉,助怀忧恼;六者发菩提心,造佛形像,奉施宝盖;七者于己父母,及贤圣所,恭敬奉事;八者劝人弃舍少威德业;九者劝人修行大威德事;十者见无威德人,不生轻贱。离垢菩萨曰:忘怀于众,从善如流,对治除嫉妒之心,感果得大贤眷属。大抵于人,无所妒毁,在我必增威德,在彼不无感悦。异日因缘会遇,不为大善知识,必为大善眷属。孰谓为不然乎?澶渊之役,契丹受盟而归,莱公每有自多之色,上亦颇以为得。冀公忌之,谮于上曰:澶渊之役,寇准以陛下为投琼与虏博耳。苟非胜虏,必为虏胜,非为陛下划久长计,此即春秋城下之盟,诸侯犹且耻之,陛下以为功乎?上由是大沮。待准浸疏广州之役时,转运王罕以按部至海州,郡守冲简以蜡圆告急。罕进至惠州,广民又跃马求救。罕下令,每村使三大户,各募壮丁二百人。又帖所属每县,各募弓兵二十人,又亲募骁勇者二十人以自卫。既而,得暴掠者十馀人,皆腰斩以徇。洎至广州,子死贼手,亦不哭。自此,南门不闭,粮运得通,贼乃引去。时提刑鲍轲驻军潮州,乃日递一奏,言罕畏怯不战。而谏官李兑从而为助,罕由是降一官,谪监信州商税,轲独受赏。呜呼!莱公之功,可谓大矣;王罕之功,亦不小矣。冀公李兑一言,遂至如是。若二公者,为善业乎?知对治乎?当知

异日感果,必无大威德业,亦无大贤眷属也。

赞曰:三后协心,治臻成康。萧规曹随,汉基遂昌。李训忌注,甘露祸唐。事不己出,乃肆诡张。败国多矣,己宁不伤。

危人自安。

传曰: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须菩提一闻此言,早已默笑曰:唯所谓如是,果何义哉?大抵我欲降伏,便可降伏,如是而已。夫复何为彼危人自安者,能晓此乎?惜其不知一大藏教,与今篇中所说,只是论个心字。今也乃欲置人于危,求己之安,为降伏乎?人果危而己果安乎?多见得罪于天,祸将自及也。昔王文正公旦与王冀公钦若,同在政府。一日,上出喜雨诗以示二府。文正袖归语同列,上诗有一字误写,须进入否?冀公曰:此亦无害。既而,密以奏,上大怒,明日厉声责文正曰:昨朕诗中有一字误处,何不奏来?文正以下,皆再拜谢,独马知节不拜,具以实奏,且盛称王曰:不辩真宰相也。苏文忠在杭州,上欲用之。王禹玉曰:轼诗中,曾有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反求蛰龙知乎?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乃人君方言龙哉!既退,章子厚责禹玉曰:相公岂欲覆苏公之族乎?禹玉曰:此舒亶之言也。子厚曰:舒亶唾,可食乎?呜呼!此皆危人太甚者也。向非圣上明察,二公受祸,其有轻乎?谅于如是之说,尤不晓也。

赞曰:坎以习教,蛊以振民。蹇以正邦,屯以经纶。君子居险,

志则为人。天助者顺,其道大伸。王衍三窟,只以杀身。

减人自益。

传曰:人生十年,尚有童气。二十弱冠,或可望成。使有前程,自当奋发。若无其福,不免蹉跎。既而妻子累心,家计在念。或处官,而官事扰扰;或营利,而市道区区。不觉不知,大期遽至。空身赤手,无一自随。正令气焰炙天,亦所不免。不闻本净禅师之言乎?侍郎杨晋卿问本净曰:此身生时,从何处来?死后归何处去?师曰:如人梦时,从何而来?睡觉时,从何而去?曰:究竟如何?曰:梦时不可言无,觉时不可言有。虽有有无,而无往来之所。贫道此身,亦复如是。因说偈曰:视生如在梦,梦里实是闹。忽觉万事休,还同梦时悟。智者会悟梦,迷人信梦闹。会梦如两般,一悟别无悟。富贵与贫贱,亦复无别路。师之此言,可谓尽矣。世间万法,无一非梦。郭从义镇河阳,于洛中造一大第,凡千馀间,皆以香柏为之,乃至以文梓为梁,花石甃地,穿池引水,筑山种果,周设碾磴,厩库亭阁,无不备具。第成,约费白金五千铤。次年,被召还都,暮抵其第。秉烛周览,尚未及遍,时朝会有期,不容久驻。饭罢少憩,侵星而出。既朝复归,行至东都乃卒,不复再至。家人不能居,献之于官,官以赐涪王。涪扶鸠王徙,房陵遂为闲馆。陈恭公于润州,治一大第,亦极闳壮,轩亭池馆,绵亘数百馀步。第成,公已疾,但得肩舆一登西楼而已,继亦遂卒。人因名其第为三不得,曰:居不得,修不得,卖不得。云:回视卜筑之日,非一梦耶?于此益知减人自益,适足自减。不闻太上所谓: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之说乎?

赞曰：益下损上，民悦无疆。薄人厚己，理不可常。六爻无咎，谦尊而光。盈虚消息，相为抑扬。求自益者，鲜不覆亡。

以恶易好。

传曰：我之此身，耳闻眼见，身觉意知，明明是有。按如佛说，地水火风，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四大若离，我此妄身，当在何处？我之此心，作善作恶，见于日用，明明是有。按如佛说，四大六根，中外合成，妄有缘气，于中积聚。似有缘相，假名为心。既知此理，离幻求觉。按如佛说，依幻说觉，亦名为幻。若说有觉，犹未离幻。说无觉者，亦复如是。然则我身我心，及求觉者，皆名为幻。况彼外物，何者非幻？而于其中，妄分好恶乎？毗舍浮曰：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四祖曰：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何从起。黑梵志尝运神力，以两手掌各擎一株合劝梧桐花，供养于佛。佛言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又言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又言放下，著梵志曰：世尊，我只擎两株花，一时放下了，我今空身而住，更教我放下个什麽？佛言：我非教汝放舍其花，只教汝放下外六尘、内六根、中六识。若能于此三者，一切放舍，无放舍处，即是汝免生死处。梵志当下豁然，得大解脱。唐德宗时，吴元卿为六官使。时洛阳花卉盛开，元卿颇生爱著。忽空中有声曰：虚幻之相，开谢不停。能坏善根，仁者安用嗜之？元卿豁然，亦得解脱。是以王文正不好千金玉带，吕文穆不好能照二百里镜，盖晓此也。以恶易好者，何足以此而告之哉？纵于佛书，卒未有悟，曷不以吾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言，而自悟乎？王旦为相，有以玉带因其弟为献曰：

此带绝好。公曰:身自负重,使人道好,好不亦劳乎?故平生所系,止于赐带。吕文靖为相,有因其婿以古鉴求售曰:此鉴能照二百里外。公曰:吾面不过楪子大,何用照二百里?

赞曰:子路敝缊,不羡狐貉。幻铜为金,吕仙耻学。素乎贫贱,君子所乐。紫色夺朱,郑声乱乐。穿窬之智,曾不俯怍。

以私废公。

传曰:国尔忘家,主尔忘身,公尔忘私,臣之分也。其可以私而废公乎?苟或以私废公,不免以是为非,以贤为否,败乱国事,莫此为速。是以君子不敢为也。赵康靖公概,初与欧阳文忠修,同在馆阁。概重厚寡言,修颇轻之。及修以其甥秽事连逮,上怒狱急,二府皆欲文致其罪,群臣莫敢言。概独慨然上疏曰:欧阳修以文学为近臣,不可以闺房暧昧事轻加污蔑。臣与修踪迹素疏,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体耳。或谓概曰:公不与欧阳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废公,概所不取,何敢为乎?至和中,赵抃为御史,范公镇为谏官,以论陈恭公事有隙。熙宁中,王介甫执政,恨景仁数讦之于上前,欲因事中之。一日,上问景仁于介甫。介甫曰:请问赵抃,便可知其为人。及问赵抃,则曰:忠臣也。上曰:卿何以知其为忠?曰:嘉佑中,仁宗违豫,镇首请立皇嗣,以安社稷,非忠臣乎?既退,介甫切责曰:公不与之有隙乎?抃曰:何敢以私废公,某所以直言不隐者,先国家而后私雠也。若二公者,真可谓公尔忘私者也。

赞曰:公以理胜,私以利言。利欲一启,天理泯然。流靡之极,盗贼相挺。起于有己,反侧陂偏。托公济私,抑又甚焉。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四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窃人之能。

传曰：碧陵迦婆蹉过河，忽闻莲香河神责之曰：尊者为阿罗汉，何故偷我香？蹉曰：香自至鼻，何名为偷？窃尝三复斯言，大有深旨。大抵香尘自如，以我鼻根，起诸鼻识，分别曰香。按如佛法，即名为偷。当知窃人之能，以为己能，真为偷也。昔高龄晚而祭酒，道气不交，灵助无主。是以群邪缠互，急行其祸。保命真君谓许长史曰：高龄之无德也久矣，鬼讼之纷错也积矣。又尝凿败古人碑铭，以为己文。水官谴其蔽善以自操，阴贼于鬼神，特列于讼事之首以告，其罪必不免矣。未几果卒。然则他人之能，是可窃乎？不闻石曼卿之事乎？曼卿死后数年，梦其友关咏曰：吾平生作诗多矣，自以阳平代意一篇，词意深美，最为得意。然世人空有称之，能令此诗盛传于世，在永言耳。咏觉后为增演其词，隐度入《迷仙引》，使人歌之。他日复梦，曼卿来谢。呜呼！诗不得彰，尚以为请，况窃一以为己能者乎？

赞曰：见贤思齐，见圣克由。万善备足，在人反求。思不如舜，以为己忧。安有羊质，传以貔貅。欺人自欺，亦孔之羞。

蔽人之善。

传曰：自古以来，技而知名后世者，未有不因于人，如滕王元婴之工蛺蝶，公孙大娘之舞剑，曹刚之琵琶，米嘉荣之歌。但以主建

宫词,及唐贤诗句,偶及之耳。所谓善者,但凡稍有所长,皆为善也。使不得彰,即蔽之也。不闻许君晋公之事乎?昔许真君在世日,尝修一观,欲记其事,偶得一片古碑,文已磨灭,因铲去旧文,勒其新记。自是,即恍惚不安。一日,徐步庭际,忽闻空中有声曰:许君,许君,速诣水官求救。不然,恐有不测之衅。许愕然,炷香虔祝,愿闻求救之由。良久,复闻曰:所铲旧碑,虽已磨灭,而当时作文之人,见诣水官,诉君夺彼之名,显君之名。由是水官将有执对之命,宜早图之。许君于是访寻旧文,别为立石刻之。是夕,复梦一神谢曰:蒙君再显吾名,无以相报,请作水陆大醮,普告万灵,庶得三官举名,可以证道。许君如戒修之,后果得道。蔡州既平,宪宗命道士至境,设醮于紫极宫。宫本吴少诚生祠,裴晋公废以为宫。设醮之日,霹雳大震。韩公所作平淮西碑,其石本少诚德政旧碑。是日,流汗成泥。旬馀,即有中使至,磨去韩公平淮之作,复刻少诚德政之文。盖上于梦中,了有所见也。呜呼!文字尚尔,况其善又甚于文字者乎?

赞曰:蔽贤之罪,是谓不祥。原其初心,忌人所长。玉在木润,珠生夜光。物有良贵,犹难掩藏。嫉能壅善,欲盖而章。

形人之丑。

传曰:丑也者,乃妍丑之丑也。形也者,形容之形也。如聂崇仪之好嘲,章齐一之喜谤是也。崇仪能诗好嘲,虽僚友亦所不问,竟坐谤政,窜死登州,藁葬道傍,无不骂者。章齐一能诗好嘲,人有丑行,必形于诗,由是盛传,不复可掩。其间不无溢恶,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属。竟以此故,晚得恶疾,嚼舌而卒。然则人之有丑,是

可形乎？惜其不闻黄坑之事，闻必戒也。武弁有假遘者，尝过黄坑。从者于马前，拾取数斤髑髅。中有一片，其上隐隐有逃走奴字，盖黥踪入骨也。是夕，从者即梦一人，以手障面，从而索骨，且曰：我羞甚，切急为我深藏，无令人见，我当有以报君。从者惊觉，立为瘗之。他日再过黄坑，复梦前索骨者告曰：向感君恩，去此数步，地下大有伏藏，聊以为谢。如戒掘之，果获财至十馀万。然则形人之丑，安知异日，亦无其报戒哉！

赞曰：美如昭君，图画故错。矧兹利口，过于丹腹。所谓形容，巧于描摸。众既喧播，终难洗濯。以我片言，陷人大恶。

讦人之私。

传曰：讦也者，不但形容，直讦之也，如吕吉甫辈是也。曾子宣之为司农卿也，吕吉甫代之，遽乞令天下，言司农未尽未便等事。张粹明之为司农卿也，舒亶代之，尽纳丞簿，言司农不了事件。周师厚为湖北提举，有供给酒数十瓶，托监盐张商英卖之。商英以告察访蒲宗孟，宗孟劾奏其事，师厚坐此降官。张商英为馆职，嘱举子于判监舒亶。亶缴奏其简，商英亦坐此夺官。夫岂不知子贡所谓恶讦为直之说乎？厚德之士，其肯然乎？韩魏公琦为相，每见文字有攻人隐恶处，必手自封记，不令人见。陈忠肃瓘在言路，知无不言，然弹击不以细，故未尝及人之私。苏丞相颂在杭州日，有要人以私事嘱公，公不听。其人后当言路，乃怀忿，极口诋公，或劝公上其曩日请托书札。公笑曰：讦人之私，吾岂为之？胡公宿知洞州。前守滕公大兴学校，费钱数千万。未讫罢去，群小斐然兴谤，皆以滕公费钱不明。自通判以下，皆不肯书其簿。公于坐中折之

曰:诸君佐滕,候几时矣。假有不臧,奚不早告?阴拱以观,俟其去,乃书字之,岂美事乎?一坐大惭,乃书。为人至其于厚,凉薄其相距,便万万远矣。

赞曰:讦异于直,圣人恶之。谓其阴阴,乘机抵巇。指天信誓,握手笑嬉。利害小及,反眼相持。匪兕匪虎,彼何人斯。

耗人货财。

传曰:耗人货财,使之门户凋零,子孙狼狈,为彼人者,其为罪也,岂为小哉?文奇之事,便可见也。文奇以烧炼游于两蜀诸贵之门,凡留意于炉火者,无不为其所欺。富商有李十五郎者,积货累万,惑奇之术,三年之间,扫地殆尽,为识者所笑,遂至自经。奇乃舍去,复于剑州僦一屋,于中煅药。无何火发,延烧一坊,奇仓皇走避,迷入林中,遽为鸷兽所逐。既而深入溪谷,复为鸷兽所随。俄顷天明,已为捕者所获。狱具斩于烧药之所,以谢居民。然则他人货财,是可耗乎?他人货财不可耗,己之货财,亦可耗乎?请为更举一事,庶几为子弟者皆知所戒。王祖德绍兴乙丑,死于秦州。一日,其妻与其子暮坐堂中,恍见祖德从外归,责曰:吾闻家中已议卖宅。宅乃祖业,安可辄以。又曰:吾平生所宝,黄筌、郭熙山水,李成寒枚,凡十轴。闻亦持出,令人议价。吾下世未几,家不至贫,何至如是?吾思家甚切,无计可归,幸值中元,得暂归耳。若不速改,吾将祸汝。其妻大惧,不复议卖。以此观之,他财我财,皆不可耗。

赞曰:女魃致贫,穷鬼疾富。为妖为孽,理不可究。人性至贵,族亲党友。亦独何心,妒人所有。公刘好货,惟民之厚。

离人骨肉。

传曰:骨肉者,血属也。此皆人之大伦,何可离间。不闻张嵩山之事乎?昔张孝基为同郡一富人婿。富人止有一子,偶有微过,家人共嫉,因逐出之。未几,富人病,临死尽以家财付孝基。后数年,孝基见富人之子乞丐于路,因召问曰:能灌园乎?曰:如得就养,幸甚。既而有馀,复召问曰:能管库乎?曰:得灌园已自幸,得管库,尤厚幸也。于是使之管库。久而,其子益驯谨,无复故熊。孝基念言:彼实父子,我其可但利其财,使此一段美事因循蹉过乎?于是尽举家财还之,时人莫不称叹,以为古所未有。孝基死后,其友数人因游嵩山,道逢一贵人,旌旗满野,驺御联翩,如守土大臣新上任状。窃视专车者,乃孝基也。相与前揖,请问所以致此之由。孝基曰:即还财事也。语脉未终,忽已不见。噫嘻,为人婿而如孝基者,世间有几人耶?他人处此,能如是耶?昔杭州有一士子,亦为富人婿。富人病且死,念其子方三岁,乃命其婿主其赀,作遗书付之曰:他日分财,以十之三与子,七与婿。及其子长成,乃诉于官。时张忠定为郡守,阅遗书,以酒酹地曰:汝之妇翁,真智人也。为其子幼,故作此计,使汝勤加抚育耳。苟或不然,其子不免死于汝手。乃命以七与子,以三与婿,二皆泣谢而去。呜呼!以此婿而望嵩山,则嵩山脚踏实处,固已远在天上,安得不为神仙?以此婿而求之他,则此婿一折而伏,尚为知义,岂不愈于狠戾不情,不足倚伏者乎?其望嵩山,尤天远矣。

赞曰:古有太宗,辑正昭穆。姬典之训,亦联宗族。后世义聚,重其亲睦。圣如周公,间于二叔。长舌谝言,惨彼螫毒。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五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侵人所爱。

传曰：许真君在世日，尝于南昌诛一蛇精。道侣愿从者，无虑千数。真君止选素所知者三百人，与之偕行。既而夜宿山下，又虑其修行无力，因向火取三百块炭，变为三百美人，遣令试之。及明验视，惟吴猛、施道一二人，衣无炭迹。馀二百九十八人，皆是与炭合者。当其合时，岂不人人视为一美妇人，安知特一块炭乎？大抵皆欲习未断，易至如是，况不知修行者乎？昔陶谷奉使江南，崖岸高古，风采凛然，虽燕谈，未尝启齿。韩熙载谓所亲曰：吾观是人初非端士，其守可隳，当令诸公一笑。乃选名妓，得秦弱兰者，衣以弊衣，使诈为驿子之女，旦暮拥篲，扫洒驿庭。弱兰有绝色，陶为之动，遂失谨独之戒，因作邮亭词数阕，使弱兰歌之。后数日，李主大张燕，以巨钟酌公，公严毅如初。于是出弱兰，使歌所赠词以侑之。谷乃大惭，竟至醉吐茵席。李主自此，待之薄矣。及归，朝廷已知，不复任用。文潞公在蜀，颇多燕集，有飞语闻。适御史何圣从，名郯，谒告归蜀，生因令密访其事。郯将压境，潞公为之濯。张少愚，名俞，白公曰：圣从之来，亦不足虑。前任汉州，适同郡会，有营妓善舞，圣从爱之。至问之姓，妓曰：妾姓杨。圣从曰：所谓杨台柳也。俞即取其项帕，题诗其上曰：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惜妖娆。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春风万万条。因命其妓作竹枝诗歌之。圣从为之大醉，此可以见其守也。公曰：姑密之。及圣从至，果自严

重。潞公宴之,因迎其妓杂府妓中,使歌少愚之诗以侑之。圣从亦为之醉,既而喧传,遂达圣听。及归,不复引见。潞公之谤,由是遂息。呜呼!陶谷固无所守,圣从素称方直,奚亦尔耶?大抵形之于主,即是已动于中矣。岂非欲习未断,妄认幻躯,自生爱见而然耶?

赞曰:人之爱己,甚于璠玙。人之爱子,亦如予乎。推其所爱,他莫不如。奚独残忍,肆其侵渔。美人宝玉,几覆汉车。

助人为非。

传曰:一本云:教人为非,大抵皆是成人之恶,不能导人以善。不闻佛之言乎?佛言:说法教化,名为法施,能令众生出于闻道。以是因缘,于未来世,得七种报:一者众生闻法,顿除嗔恚,我于来世,得成上色;二者众生闻法,慈心不杀,我于来世,得寿命长;三者众生闻法,不盗他财,我于来世,多饶财宝;四者众生闻法,开心乐施,我于来世,身得大力;五者众生闻法,痴措顿除,我于来世,得无碍辩;六者众生闻法,信心不惑,我于来世,信心明了;七者众生闻法,方便随顺,我于来世,得菩提道。然则导人以善,岂不愈于助人为非乎?请为各举一事,庶皆知戒。元丰间,李之纯凡三任为成都漕,仁民爱物,蜀人安之。按察之馀,尤留意于掩骼埋胔。小吏徐熙,本眉人,颇知为善。之纯专以委之,熙亦身任其责。一日,市西金花街百姓有王彬者,以病入冥司,见朱紫数官聚厅而坐,召熙前曰:适天符下,李之纯以葬枯骨有功,更与知成都府一任。汝以主行文书有力,赐汝一子及第。汝为诚悫,人必汝信,归可宣言,庶皆知劝。元佑三年,李之纯果加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徐熙有子名适,亦于其年李常宁榜下登第。此即助人为善,而亦获其报者

也。政和间,有旨大修西内。时王璹为转运,以科扰罢职,诏起徽猷宋升为都转运,俾主其事。升用意太过,大索牛骨灰,用涂宫壁,贵令光润。然下令太峻,民至杀牛马、发冢取骨以应,尚犹不足。时孙贶、韩容,皆为幕属。贶不喜其事,引疾罢去。容独建议,请发城外五代时十数丛冢以足用。宣和间,贶忽暴卒,至泰山,所见一门,榜曰清夷。吏以铁叉逼令供灭族状。贶曰:某当初正以此罢,恐误耳。俄见数鬼引出二囚,皆大枷铁杻,各有一鬼从傍,以铁扇挥击,扇皆铁钉,流血被体。视之,乃璹、升也。一辩乃伏。贶临出,则容亦追至。吏复以铁叉,逼令供灭族状。容曰:我固有罪,父祖何辜?若令举族皆灭,不亦过乎?俄闻殿上曰:只令供房绝状。贶还言之。未几,容之一房,果皆死尽。此即助人为非,而立获其报者也。然则助人为非,是可为乎?

赞曰:佐甕得尝,佐斗得伤。善恶以类,人事之常。助桀为虐,同底灭亡。抱薪于火,沃沸以汤。灼烂之祸,如券取偿。

逞志作威。

传曰:寇莱公《六悔铭》曰:官行私曲,失时悔;富不俭用,贫时悔;艺不少学,过时悔;见事不学,用时悔;醉发狂言,醒时悔;安不将息,病时悔。公之此言,真寡悔之大法也。愚爱其言,故特取之,以为逞志作威者戒。逞志作威,后不悔乎?昔何涘以录事参军,提举梓州路常平仓,所至暴横,捶挞吏民以立威。吏民畏威,窜匿无地,甚至气陵提转,直出其上。每牒州县,必云:未得官司指挥,其提转文牒,不得施行。运副李竦、判官陈亢,与之议事,不合辄叱骂之。知州白事,必下马于门外,循廊而进,往往已近座榻,尚犹不

起。又欲废广安军,众议以旁去他郡甚远,不可废。郡官有张辟方者,得其父集贤校理何涉所撰《鼓角楼记》,其中具言不可废,因以呈之。涘曰:凡事当从公议,此何足凭。李竦等因奏其状,诏罢本任。既罢,沿路奏竦等事,无所不道。及至京师,下开封府鞫问,涘索纸万幅以答状。府司如数与之,既而每幅但大划一字竟坐。上书:不实有四事,皆属妄诞。狱具夺官。当此之时,涘不悔乎?惜其不知逞志作威,天所不许。昔杜荀鹤未显时,梦一僧戒曰:汝必得君,若逞志作威,则必死矣。及梁祖开国,荀鹤乃怙宠肆暴,且谋杀素不悦者。事未及行,忽梦一神叱曰:汝岂忘神僧之言乎?帝将罪汝。未几果卒。

赞曰:威如之吉,本于反身。有威可畏,仪度是循。望之俨然,自可服人。严其在己,非以虐民。无有作威,书戒尔臣。

辱人求胜。

传曰:按藏教,佛在世时,人有以行车为业者,家养二牛。一牛生子,其角长广,名曰长角。一牛生子,秃头无角,名曰秃头。一日,因行车,适与一行车者值。因各夸其牛壮,遂请以牛赌上峻坡。既而秃头进步稍迟,其主怒骂曰:秃头畜生,何不速行?秃头忿然眼赤,愈更放缓,由是遂输。盖忿其众辱之也。呜呼!畜生尚尔,况于人乎?当知辱人求胜,诚不可也。昔邵陵王纶镇郢服,吴规为之客。适张缵出镇湘东,纶饯于郊,规亦与坐。时缵方贵,意颇轻规,忽举杯属规曰:吴规奉庆,汝今日得与此宴。规大怒,即起归。其子翁孺,闻而为之气结而卒。规悼儿愤缵,俄亦不起。其妻不胜忿怒,寻亦殒命。时人为之曰:张缵一杯酒,杀吴氏三人。然则人

可辱乎？徽州婺源县有俞彦辅者，平生使气，凌轹乡里。凡田宅有便于己者，必以术吞之，至老尚不知悔。绍兴壬戌，忽大病，病中屡作马嘶。久之，手足皆化为蹄，数日遂死。孰谓辱人求胜，为无害乎？惜人错见，但知以胜人为强，不知胜人非强，而自胜为强。不闻老子所谓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之说乎？

赞曰：人或受辱，攘臂相睨。匪临以威，则扼以势。怒不敢言，盖有所制。威去势穷，靡不反噬。一能胜予，禹心惕厉。

败人苗稼。

传曰：败人苗稼，此特田夫野獠所为，固无足道。请以前辈务农重谷、讲究水利，一二美事言之，庶几后之临民者，皆知则效。高通议赋知唐州，土旷人寡，历五代至本朝，领县四，户六千百五十有五。公至，相视田原，知其可耕所不至者，人力耳。于是大募两河流民，计口受田，增户一万一千三百八十有一，给田三万一千三百二十有八。乃至山林蓁莽之地，悉变为良田。张学士纶为江淮发运副使，疏五渠，导太湖，以灌民田。复岁租米者，六十万斛。许司封逖，知兴元，大修山河，堰溉民田者，四万馀顷。鲁冀州有开初知确山，兴废陂以灌民田者，已数千顷。程修撰师孟知石州，凡汾晋诸州山谷，有水可以灌民田者，悉相其地，酾而为渠，辟田凡一千馀顷。许公规知丹阳，适大旱，公冒禁决练湖以救民田，岁大获者一万馀顷。练湖冒决者死。陈谏议省华初知栎阳邑，有郑白渠可以引水灌民田，久为邻邑强占。公至，陈本末，申诸司，由是壅遏之弊，一旦尽去。水利均及灌民田者，一千馀顷。王刑部济初主龙溪簿县，有陂塘绵亘数十里，先为大姓输课，而独专其利。公至，悉夺

以灌民田，由是一邑无愆亢之患。苗待制时中，初主宁陵簿邑，有古河岁久湮废。公至，请发卒疏导，以灌民田。由是一邑之田，尽成沃壤。

赞曰：不稼取禾，诗讽其上。地惟不食，昔人乃葬。熟夺农时，民无盖藏。孰剥民力，使不得养。害及养人，天必降丧。

破人婚姻。

传曰：《礼》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然则婚姻之道，可谓大矣，其可破乎？或破之未合之前，或破之既合之后，皆为破也。恩爱杀人，甚于挺刃，孰谓为无害乎？昔郑和中少时，与王氏女结婚。无何父卒，家道渐微，女家遂有休亲之意。其兄王固，为万州推官，实主其义，然迫于公论，不得已，复令就婚，生一子，偶不育，因遂隔绝和中，不复使归。王氏数遗以衣服，固辄罪其送者。和中由是益怨愤，遂感心疾而卒。王氏女一夕梦和中告曰：吾已诉之阴司，见已送衢州东岳，追人根勘。时王氏女已改嫁陆嵩为妻，嵩时为济州教授，月馀固死，凡当时与夺亲之议者，无不皆死。惟王氏女实无背夫之意，故得独存。其后王固之子，娶徐氏仅二年，亦为女家所夺。非其报欤？恭倅杨纮，怒其婿姚拱不学无术，遣之使归。拱求与妻别，亦不许，女怨愤，遂感疾而卒，纮命殡于僧舍。婿至殡所，门锁自掣，扇亦自开。其母闻之，不胜感怆，数日遂卒。后十馀年，纮至殡所亦暴卒。然则破人婚姻，是可为乎？

赞曰：齐女不娶，终以失国。子哲委禽，几于渔色。夫妇大伦，相配以德。孰间其成，胥谗作慝。百世之祀，一语之贼。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六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苟富而骄。

传曰：坐井观天而小物，逸居无教以自甘。马前呈晏御之能，龙断奋螳螂之臂。繁台阁上，区区求捧砚之名；蔡水河边，我我炽软盘之醮。此皆苟富者之所以为骄者也。尔自为骄，谁美尔为骄哉？惜其莫悟，我今苟富而骄，则异日便当有苟富而骄之罪，太上明以示戒，岂不然乎？不闻老子所谓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之说乎？孔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大抵苟富者如是而已，道充者未易测量。昔范文正公未遇时，与刘先生读书于长白山。日煮二升粟米，俟其凝，割为四块，旦暮各食其二，其后皆至参政。韩亿、李若谷少尝同途赴试，共有一被一毡。每出入，则互为仆从，其后亦皆参政。朱昂拾桐子而读书，孔延之斫松明而读书，其后皆为侍从。李行简家贫乏纸，聚木叶而学书；李虚舟家贫无书，动辄假本于人，其后皆至待制。杜衍少极贫，常往来于孟洛间，佣书自给，其后官至枢密。王随少极贫，尝逋人饭镟，被执到官，其后官至参政。然则道充者，与苟富者，岂不万万远乎？又如石徂徕为举子时，读书于南都。时侍郎王济闻其穷困，因宴客，饷以盘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横浦幼年处学，正当苦寒，衣衾不备。乡里富人，有以裘衣为送者，亦却不受，曰：志处贫困，正是做工夫时节。若不痛自节抑，则贪欲心生，廉耻丧矣，工夫安在？若数君者，所守如此尔。

苟富者,可得骄乎?

赞曰:财以苟得,背义伤仁。经营莫夜,白日骄人。穿窬扬扬,华轩绣茵。夸示陶富,笑讥宪贫。成败飘忽,西风庾尘。

苟免无耻。

传曰:佛言:我有二白法,能救一切众生。何名二白?一曰惭,二曰愧。惭者,不自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惭者,内自羞耻。愧者,发露向人。惭者,羞人。愧者,羞天。无惭愧者,名为畜生。此《涅槃经》之说也。又言:惭耻之服,于诸庄严,最为第一。惭如铁钩,能制非法。若离惭耻,则失功德。心若惭愧,怨罪两空。此《遗教经》之说也。而吾夫子亦曰:行己有耻。《礼经》亦曰:临难毋苟免。今也苟免,而又复无耻,为何等人乎?大抵耻之于人,不可须臾离也。苟无其耻,则无耻之耻,无不为矣,岂复更问。昔僧愿成,好符箓,善禁咒。王霈幼乎夜啼,愿成一咒即止。霈大敬之,荐于章申公子厚。时子厚察访荆湖南北二路,有意经略溪洞。或言蛮人多行南法,畏符箓。子厚至辰州,即令愿成同张裕、李资明夷中等,先入江南受降。愿成等至洞,乃敢逞欲不检,大至秽乱蛮妇。酋首元猛不胜其愤,尽将裕等刳散于柱,次至愿成,愿成搏颊求哀。猛素事佛,贷而不杀,遂得清脱。既归,犹以入洞之劳,得紫衣师号,自称廉访大师,乘大马,拥挝剑以自随,略无愧色。是有耻乎?平日诵经,所谓二白铁钩之说,果安在乎?樊太博立与致政屯田王揆,里闬亲交,俱老于乡。一日,王揆作六快活诗,以议时政。宪漕捕立以胁揆,立义簿无守,悉以揆平日游从之事卖之,以求苟免。由是揆坐谤讟,削籍远窜。立独以告发免罪,寻复加秩。其诰词中,有为尔交者不亦难乎之句。当时清议,从可见也。立犹昂然拜

命,略无三褫之羞,是有愧乎?平日读书,行己有耻之说,果安在乎?

赞曰:苟免偷活,无耻求容。为子不孝,为臣不忠。汉陨张禹,晋隳贾充。始患得失,终蹈奸凶。何以惩之,伯夷之风。

认恩推过。

传曰:太上曰:教人修心,即修道也。教人修道,即修心也。大抵即心是道,未言修道,先富治心。是以前辈治心,将躁则安之,将邪则正之,将求则舍而抑之,将浊则清而澄之。行止于是,造次于是,久而物冥乎外,神鉴乎中,自然心地坦然,一道平正。认恩推过之念,固亦无自而起。昔王文正为相,莱公使人私公,求为使相。公大惊曰:将相之任,何可求耶?且吾不受私。准憾其言。已而制出,除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门下平章事。准入对泣谢曰:非陛下知臣,安得有此?上曰:此王旦荐也。准始愧服,以为弗及。李文正为相,士夫有以差遣为请者,公察其可用,则必正色却之,既而擢用,绝口未尝与言。子弟曰:曷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贤人主之事,若使之知,即是我徇私情而市私恩也。恩欲归己,怨使谁当?若二公者,肯认恩乎?魏仁溥事周为相,世宗性褊急,峻于刑戮。内职近臣有忤旨者,仁溥必归罪于己,以营救之所活者,十常七八。曹武惠初与王全斌同伐蜀,全斌杀降卒三千馀人,武惠谏,不听。及归,上大怒,必欲鞫勘。武惠乃自诬伏,全斌由是获免。及武惠再受命,伐江南,上面戒曰:此番无得如在西川时,妄乱杀人。武惠始以实对,且曰:初所以坚自伏者,不欲使全斌独得罪也。由是帝益重之。若二公者,肯推过乎?当知认恩推过之人,特其不能治心,不免旋踵及祸,安得以太上修道即修心之说,而告之哉?

赞曰：欲人之悦，恩不我有。惧人之谤，过必我受。认恩推过，怨怒之薮。己掠其名，谁执其咎。冰炭置肠，扁鹊惊走。

嫁祸卖恶。

传曰：太上曰：生我者神，杀我者心。今也嫁祸于人，而祸还自及；卖恶于人，而恶竟自归，非自杀乎？昔姚孜庆历间，同舒州桐城县主簿王虎，被檄前往大云仓，盘量上供米麦。孜受监专等金银财物，虚抬欠折正数小麦八千馀石，回申上司。虎但见姓书名，初不知之。及事败，送寿州根勘。孜不欲独受赃名，乃将元受金托一只，银托五只，漆为漆托，副以他物，遣亲信送与王虎。度虎不受，先教所差人诈称中路溺水，书偶渍坏，请暂留信庵，俟归别取书来。虎不疑，留之。未几，上司忽有文字，备坐寿州勘院公文，追摄王虎起狱，照对姚孜受赃公事。虎至此始悟为孜所卖，悔已无及。洎到狱，孜乃厚诬王虎，以为实同受脏。寻于王虎家，抽到元受托子，集行人验视，果皆良金。虎语塞不能对，俄至气结而卒。孜因百计厚赂推勘，尽将所坐坐之，孜遂得脱。后数年，通判潞州。一日出游淮上，而王虎游魂亦游，隔岸遂得执孜，不复放舍，自此即恍惚如狂，常若与人欧击，甚至口鼻流血。既复苏，如是三年，每年必五七作。医巫法箓，皆不能治。时钱延年知潞州，陈冕为运使。因为闻奏朝廷，乞暂差道录宋之才到州救度之。才既到，即为闻奏真武真君，初奏奏牍，则孜已从卧榻趋出，俯伏于真武案前，细自陈白：当初实是孜起心受脏，非干王虎之事。孜洎事发，又不合嫁祸于虎，至令虎冤死，敢望慈悲，特赐原赦。时钱延年命吏从傍录其语，俟醒示之，孜大惭，即日致仕，未几遂死。郭黄中知云安军，十里外有西霞宫。公一日诣宫烧香，梦主宫之神告曰：公惠顾此邦，邦人受

赐多矣。然事有隐匿,不敢不告。明日当有解屠牛者至,九人之外,公宜察之,庶几罪不枉。及诘旦巡检司,果缚九人解来,有一兵自称捕获,欲请功赏。盖牛乃兵杀,嫁祸九人,而又执之,以希赏也。公一诘,遂伏。呜呼!一则已尘真君圣听,一则先为主宫所知。然则嫁祸卖恶,是可为乎?天诛阴谴,岂遂已乎?

赞曰:祸福自己,善恶由心。谨其在我,外患莫侵。嗟彼奸慝,城府险深。陷阱是设,干戈相寻。潜虽伏矣,上帝汝临。

沽买虚誉。

传曰:南岳夫人曰:人随俗习,要求华名。譬如烧香,众人皆闻,不知熏以自燔,燔尽则气灭,名立则身绝,是故高人晒而远之。希夷真人戒种放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之所深忌。天地间,无完名。子名将起,必有物败。然则名之于人,岂不重乎?有其实者,尚尔不可,况沽买乎?昔盛俊民,参政度之子也。少以逸才自负,举进士殊等,声名益振,人莫敢为之先。及庭试,王拱辰居第一,俊民大不平之。他日,梦游阴府,谒主者,请问所以坎壈,之由。主者曰:公乃隋越国公杨素后身,已更数世矣。率贫不自振,因说在隋时事受报,自当如此,此生亦终坎壈,福业虽异,才不易也。俊民闻之大沮,后果无成而卒。呜呼!以昔日之杨素,而为今日之俊民,固已自天而坠矣。然不失男身,是犹愈于受女身者。李庶为尚书,以清辩知名。徐陵一见,大加敬叹,自谓弗及。庶亦颇以自负,初未得子遽卒。其妻元氏,改适赵起。一夕,梦庶哭曰:我明日当生于七帝坊十字街南东入穷巷刘家为女,彼家极贫且多女,必不见养。万一又死,那知更入何处。幸念夫妻旧恩,急来乞取我去。元氏不答。庶曰:卿意似惮赵君,吾当自告。既而,赵亦得梦,与元氏

同。黎明持金,访求其家,则果生一女,已覆在水盆中矣。赵急救取以归。呜乎,以昔日之李庶,为今日不举之女,则甚坠也,岂不又甚于杨素之坠乎?安知非声名籍盛时骄矜轻薄之报乎?

赞曰:中必形外,名以宾实。盛德至善,英华日出。誉假甘陵,声浮少息。巴豆疮成,梔鞭价溢。案以春秋,诛心之笔。

包贮险心。

传曰:持地菩萨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我为比丘。但凡要路津口,田地险隘,有不如法,妨损车马,我皆平填,或作桥梁,或负沙土,如是勤苦。经无量佛出现于世,至毗舍浮佛现在世时,国王延佛设斋。我于尔时平地待佛,毗舍摩顶,谓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开,见身微尘,与世界微尘,等无差别。微尘自性,不相触摩,得证圆通,号曰持地。然则心地,其可不平,险可贮乎?大抵小人行险以侥幸,固非智虑所能防者。昔侍中曹利用以勋旧自处,虽太后亦严惮之。凡内降恩泽,利用多执不行。所执既多,其有三执,而又降出不已者,亦不得不行。久而遂为小人所窥,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一请。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请者曰:臣已告得待中姊婆,或言告其亲眷,言已许矣,利用实不知也。已而降出,但以三执不获行之。由是太后大怒,曹芮之祸端起乎此。陈贯为三司副使,有一胥极猾,潜通权幸,省中之事,率以咨之,当声喏时,为使副者阳为伸欠,如不敢当其礼状。贯闻而不平,必将逐之。胥知其意,奉事弥谨。岁馀,举无留事,陈亦稍以善侍,偶因燕客付钱,委令办集。不知其心者,包贮也。明日,其胥乃携十岁女孩,鬻于东华门街曰:陈省副某日请某客,令我为之办集宴席,所需十未具一。为之奈何,今卖此女,须得若干钱,方可

办也。因结皇城司密逻者,俾潜以闻。朝廷信之,几欲便行黜降。赖宰臣办解,乃已岁馀,竟以此罢。呜呼!二人设心,不为险乎?其险如此,是可防乎?

赞曰:险心万仞,内生五兵。义府微笑,林甫柔情。对面莫测,祸福若惊。自诧智数,妙于神明。讵知造物,视于无形。

挫人所长。

传曰:罗仲信问龟山曰:尽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尽心底道理?龟山曰:未问尽心,先须理会心是何物。夫心者,明白洞达,广大静一。若理会得了然分明,然后可言尽心。理会未得,心尽个什麽?大寂禅师曰:人之心性,譬如寒月。当其寒时,水结为冰。及至煖时,冰释为水。众生迷时,结性为心。众生悟时,释心为性,亦复如是。呜呼!此皆教人,使知识心明性也。挫人所长者,能知此乎?昔穆修有诗名,多游京洛。有题其诗于禁中壁间者,真宗一见,大加赏叹,问为谁诗,左右以穆修对。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荐来?晋公一言沮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此一语,上不复问。晋公此心,为明白洞达,广大静一乎?为释心为性乎?此其所以死无其地也。张乖崖在蜀,有录事参军以老病废事。公责之曰:胡不归乎?明日参军即求去,且以诗别,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公惊谢曰:此吾过也。同僚中有如是诗人,而吾不知,岂不为过?因固留慰荐之。使于尽心知性之学,释心为性之说,无所悟入,能如是乎?此其所以了达生死于未死之前,已能前知月日,密记于遗像之上也。古语云:一念才差,霄壤有间。

赞曰:人有片善,如睹瑞物。长养成就,勿使撄拂。谁生忮心,乃底湮没。揜彼良贵,增我怠忽。害己损人,祸深刺骨。

护己所短。

傅曰：或问孙真人曰：养性之说，愿得闻之。真人曰：夫养性者，养成自性也。要在百行周备，虽绝药饵，可保延年。苟获德行不充，虽日饵金丹玉液，亦自无益。然则人于日用，短可护乎？苟或护短，则日用莫不皆短，可胜言哉？惜其莫悟于短不护，久而养成自性，不复有短，即名全体善人，去仙何远？昔黄万佑修道于黔南无人之境，王建迎至成都，尽礼师事。一日，请问服食之法。万佑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食之士，惟能虚心养气，仁其行而勘其过耳。既而恳归，不复可致。刘谊世为名阀，少又登第，不十年，官至二千石。崇宁间，尝知汉阳，每遇暇日，必诡服微行，往来于大别山中，日与田夫野獠语。凡郡政便否、民间疾苦，无不询访。事有未便，度其可革，归即革之，竟遇异人，遂得度世。若二公者，其于短也，是肯护乎？复有短乎？此其所以养成自性，终能得登仙品。请为更陈其次，庶几好护短者，各知切戒。李及历跻膴仕，临死之日，乃召其子谓曰：吾平生无他过，惟知杭州日，偶市白集一部，此为恨耳。蔡君谟尝以小吴笺大书特书，以美其事。黄宗旦知苏州，王质为通判。一日，捉获盗铸钱者一百馀人，送狱根勘，喜谓质曰：此皆某以术阴钩得之。质愀然曰：事发无踪，公以术阴钩，而置之死地，尚为喜乎？宗旦不觉身去，坐榻谢曰：微君之言，吾几失矣。大抵前辈率多如此，求之今世，岂无人耶？欲为其人，即其人也。

赞曰：隐讳之疾，无药对治。怙非迷复，终凶可期。众善难人，万恶所基。先圣有过，幸人之知。彼护短者，贤于仲尼。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七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乘威迫胁。

传曰：王文正当国，天禧初，薛简肃为江淮发运，入辞，公无他语，但云：东南民力竭矣。张士逊为江西转运，入辞，公亦无他语，但云：朝廷榷利至矣。大抵致君泽民，自当如此。今也居上位而不恤州县，作州县而不恤小民，即迫胁也。昔宋宣公绶判三司，朝廷有旨，尽放天下逋欠，稽期不报者，尚有六十八州。公上疏论例，乞委监司责近限核实。由是获实放者，凡数百万；释械系者，三千二百六人。王文穆钦若判理欠凭，由司建言，乞尽蠲天下宿负，以广恩泽。自乾德至咸平，所放者，凡一千馀万；释械禁者，三千馀人。陈侍郎布亮当三司户部时，荣州煮盐、岁久淡竭者，一十八井。而有司督课如初，籍没者，三百一十五家。公反覆论例，悉还所籍，岁蠲虚额三十馀万。此皆有其位者，无其威乎？其所以尔者，不欲重困民力也。乘威迫胁者，能如是乎？又有一文，亦不敢妄取者，请悉陈之，庶晚辈皆知宽恤。国初，王贽方奉使，均两浙杂税。钱氏旧法，亩税三斗。公至，悉令亩税一斗。朝廷责其擅减。公曰：今两浙已为王民，其可复循伪国之法？亩税一斗，自贽方始。王拱辰请榷河北盐，张方平力诤曰：河北旧法，犯者皆死，民请均额，随税输纳，禁乃获弛。今若复议，即再榷也。由是上悟，即日除之。民至，为公作佛事者七日。李允则知潭州，马氏暴敛州人，出绢谓之地税。绢屋每间，输绢一丈三尺，谓之屋输绢。耕牛每岁输米四

豉,牛死亦输,谓之枯骨税。公至,一切除之。陈世卿知广州,广有计口买盐之害。公至,奏乞除之。由是五羊之民,始有完衣足食。广人歌曰:邵父陈母,除我二苦。盖前守邵晔,凿内濠以泊舟,民免扬风之害故也。呜呼!与其乘威迫胁,而民怨神怒,孰若宽恤,而万口称赞乎?不闻喜集则福生,怨积则祸至之说乎?

赞曰:强齐之威,存卫却狄。夹谷之威,三军辟易。相如一怒,秦王是叱。解纷救患,斯谓有力。暴物殄民,豺虎不食。

纵暴杀伤。

传曰:按《持地经》,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堕入三恶,及生人中,得五种报。一者以苦恼众生,故一舍煖触,即堕地狱,受诸苦恼。二者以无慈恻行乖人,故地狱罪毕,又当堕入畜生,受人屠割。三者以贪著滋味,故畜生罪毕,又当堕入饿鬼,日困饥渴。四者以断人命,故饿鬼罪毕,虽得人身,多是短命。五者以杀害时,使彼众生众苦竞集,故不独短命,又复多病。佛语如是,岂不然乎?惜其不知人之与畜,躯壳虽异,命无两般。但诗自观,我今有病,肯遂死乎?不免求医问卜,以求速安,大限若至,亦肯死乎?又不免祈天祷地,以求增算。我既畏死,彼不畏乎?我既贪生,彼不贪乎?昔张道几好弋猎,其父祖坟侧长林巨麓,禽兽成丛。道几日与数辈恶少,从事其间,四面皆设网罟,号曰漫天。一网所获,无虑数百。既而不暇拾取,但从上压杀,分挈而去。又尝于明阳观侧,射杀一兔,其兔绝小,而白耳有缺处。自此即恍惚如狂,尽将平日猎具焚之,筑一庵于观侧,日处其中。一日,有二兔直前,作人语曰:吾为兔已三百年,住在张氏东坟,今为汝杀。一曰:吾为兔已一百八十年,隐

于明阳观侧，曾为鹰搦，损吾一耳，力窜得脱。今又二十年矣，但凡鹰犬网罟，吾悉能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吾已诉于上天，当偿吾命。未几果卒。刘翔亦好猎，每遇兴发，寒暑不废。前后伤杀，不知其数。绍兴七年，忽得奇疾，背生三物，似鳖而黑，隐隐在皮肉间。又数日，头足皆具，俨然三鳖也。已而能动，或以鱼诱，则闯然引头，如欲食状。稍久，左右啮食，痛不可忍。如是月馀乃死。死后五日，凭其子妇语：我坐平生杀伤物命，故获斯报，见今冥司治我正急，可速取猎具焚之，庶几知我有忏悔之心。然则纵暴杀伤，是可为乎？大抵杀为十业之先，其可纵暴？

赞曰：刑以止辟，兵以御变。哀矜决狱，丧礼处战。杀非得已，于此可见。仁民爱物，宁别贵贱。残贼之夫，兽心人面。

无故剪裁。

传曰：按《道藏》，丝帛珍宝，主之者，上天有织女三星。布帛制裁，主之者，上天有女宿四星。然则无故剪裁，是可为乎？不闻蚕本马鸣化身为之之说乎？昔马鸣大士于往世中，曾为毗舍离国王。其国有一类人马其形，而无其衣。王乃运其神力，分身为蚕，彼乃得衣。厥后，其王复生中印度。马人感恋，悲鸣不已，因号马鸣焉，即第十二祖也。大抵片衣蚕千命，按如佛说，身服丝帛，尚当还债，况复无故辄敢剪裁。是以汉文帝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文宗尝出袖，以示群臣曰：此衣已三浣矣。晋文公衣不重帛，子夏衣若悬鹑，季文子无衣帛之妾，晏婴妾不衣帛，董威结残缯为衣，号曰百结，祭彤衣无兼副，皆惜福也。又不闻无故剪裁，身后皆当获罪乎？绍兴初，郭普州印之之女，名引凤者，被摄至冥司，见无数罪人。有

一妇人,姓赵,名十二,绁在廊下。前列数堆物帛,皆片碎端疋,及新旧无数衣服。引凤问曰:此何罪耶?吏曰:此人好服绮罗,耗剪端疋,奉命一一补绽,复令成匹,乃得释去。赵士周之夫人全氏,既死数日,凭语女使来喜曰:我平生耗费缠帛履韈之物,及洗头濯足分外,使水阴司罪我,日加捶挞,苦不可言,幸为我达此意于士周。举家闻之,不胜感怆。然则无故剪裁,谓为无罪可乎?况冶容诲淫,获罪尤重,其可不戒。

赞曰:云箔春满,红女宵兴。毫忽所积,丈疋乃成。墙屋被绣,舆台衣轻。孰念堕指,寒机不停。母诮公孙,布被钓名。

非礼烹宰。

传曰:世固有鞭鱼作鲙而取其红者,亦有清蟹以槽而取其活者。此皆不仁之甚,沦入三恶,其速如箭,固无足论。夫岂悟物皆有知,与我初无异乎?人知爱亲,如邓芝所射母猿,既颠落矣,其子急为拔箭塞疮,背负而去。不爱亲乎?人知爱子,如何诠所射母鹳,既中腹矣,复忍死引觜,饲雏乃落。不爱子乎?人知敬夫,如环王国野象,牡既死矣,众牝复环守不去,必待悉力瘗之乃散。不敬夫乎?人知爱妻,如章子明所射鸳鸯,既毙其雌,煮之釜中矣。其雄遥见,不顾沸釜,投身其中,一鸣而绝。不爱妻乎?人知念恩,如山神所义,鹦鹉一聚。鹦鹉尝侨居于远山,远山禽兽爱之,不敢加害。既归,远山烧发,鹦鹉复相率入水,濡翅向空而洒。山神义之,立为灭火。不念恩乎?人知修怨,如刘永锡所畜之犬。永锡知千乘县,适有客至,食以馒头。永锡以一与犬,客曰:犬龁人食,古人所讥,况珍味乎?犬不食,瞪视而去。其夜,伺客睡,排门而入,客

识其意,登梁避之。既而果登榻,已不见人,吼怒作气,自扑而死。不修怨乎?人知恋主,如魏大谏所养之马,当死之日,魏祝之曰:吾赖尔力,可谓多矣。尔今有病,吾为疗治,亦已至矣。如必不可,可出门外,切勿毙于吾前,吾不忍也。马即双跪前足,如辞别状,起而歔欷,才出门,即气绝。不恋主乎?人知恤孤,如昌黎所记之猫。二猫俱育,一猫遽死,一猫为乳其孤。不恤孤乎?人知从谏,如仁喜所祝之蜂。僧仁喜尝欲建一佛祠,人有以一巨檀为施者,僧往伐之,则巨蜂数万,围集其上,匠不敢近。僧祝之曰:汝以恶业至此,吾作佛事,汝不吾避,三日不去,必将火汝。及期,不见一蜂。不从谏乎?人知修证,如南海五百蝙蝠,穴于枯树。一日,有一聚商人,附火其下。中有一人,诵阿毗达磨藏。无何火发,树遂被焚。五百蝙蝠以贪听法音,不忍舍去,俱毙于火。既而受生,皆得为人,聪明灵利,弃家学道,并登圣果。其后,迦尼色迦与胁尊者,招集五百贤圣,于迦湿弥罗,作《毗婆沙论》。其五百贤圣,即昔日五百蝙蝠。不修证乎?大抵人之与物,本自无异,所以异者,福力业力,及躯壳耳。又不闻不杀之为力乎?昔岘崛摩罗,本一国王,初最好杀,以悔罪出家巡乞。至一人家,适其家产难危急,抱持摩罗求救。摩罗曰:吾初入道,安能救汝?俟归问佛。既归,佛言:汝可急回于产母榻前,抗声称曰:我从圣贤法来,未曾杀生,儿闻此言,无不产者。摩罗如戒,儿果诞生。呜呼!此但一称不杀,其于度厄有力如是,然则非理烹宰,其于沦溺,岂不亦有力乎?

赞曰:士苟无故,不杀犬豕。七十食肉,其重如此。宾祭之用,乃不获已。敢徇口腹,肆情刀匕。视彼伤生,其痛犹己。

散弃五谷。

传曰:天仓五谷,在二十八宿,乃危星主之。大抵人以食为天,一日不食,如饥火何。是以圣人务农重谷,天子亲耕以劝农,春夏祈谷于上帝。然则五谷,可散弃乎?昔三川饥,物斛翔踊,民至采山芋野葛以给,死者无虑十五。时王法进以功满当仙,既上升矣,复为民力请于帝。帝曰:人处三才之大,体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不为易得。夫天运四时之元,地禀五行之秀,生五谷百果,以养斯民。惜人不知天地育养之恩,轻弃五谷,厌舍丝麻,使农耕之夫、纺织之妇,身勤而不得饱,力竭而不得御寒,又从而不恤其劳,曾无爱惜。此其所以为神明所责,天地不佑也。近地司岳渎,皆列章上言,世人厌掷五谷,不贵衣食之本。昨已敕太华之府,收五谷之神,使之种作不成,渐至饥饿,以示责罚,庶几少惩其心。然旋奉太上慈旨,以大道好生,当先救物。比者岁饥,实民自取。然民不知所自,固无忏请首原之路。汝今当为上宫侍童,入侍天府,可暂还人世,普告下民,使知悔罪,宝爱农桑,不敢耗散,此亦汝之阴骘也。法进禀令而归,言讫复去。刘元真亦得道者也,少梦道人啗以一桃,遂能辟谷。一日,于终南道中,逢一贵人,诃殿甚盛。元真谓曰:且以吾民为念。贵人颔之。同行者问曰:彼何人耶?元真曰:彼山神也,上帝以麦大熟,人不知爱,使收其二,吾故为民请之。少顷,风雨大作,麦败十二。于此益知所谓五谷诚不可辄弃散也。况人受用,各有定数,譬如有钱千贯,日用一百,则万日方尽,日用一贯,则千日乃尽。与其千日,孰若万日方尽乎?昔者丰稷尚书,每言吾少时,亲见雪窦以惜福教人云:人无寿夭,禄尽乃死。元厚之死而复生,自言:初到阴司,主者谓曰:君禄未尽,异时官至两府,然

须惜福乃可。厚之自此每事减损，虽一杯饭，必先减后食。但凡奉养，皆不敢过。其后果能致位执政，寿逾七十。然则人有薄福，可不惜乎？杭州五云山志逢大师，一日宴坐于普贤殿中。俄见一神，跪膝其前。师曰：汝为谁乎？神曰：护戒神也。师曰：吾尝患有宿愆，汝知之乎？神曰：师有何罪？然亦有一小过，既蒙相问，不敢不告。且如涤钵水，亦施主物，师每弃之，非所宜也，自此当有小病。言讫遂隐。其后，志逢果患胃病十三年。呜呼！食馀之物，弃之尚尔，何况其他乎？

赞曰：卫士弃食，元宗议形。戏贼生稻，士行痛惩。以食为命，所系非轻。尊之曰天，至敬之称。圭米粒粟，珠玉莫胜。

劳扰众生。

传曰：邵伯温初入仕，请益于程颐先生。先生曰：但凡奉行官司文书，于其急处，能宽一分，则民间便受一分之赐。噫嘻，先生之言，可谓仁矣。大抵人心欲安，我不欲安乎？人身欲乐，我不欲乐乎？若以安乐自处，而以劳扰待人，真不仁也。请以前辈临民，不敢少有劳扰，一二言之，庶几皆知则效。吕文靖提点两浙刑狱，适京师大建宫观，伐木南方。有司责限太峻，民有死于役者。又复斥为亡命，捕系妻子。公上疏论列，以为穷冬水涸，民太苦于挽运，须稍缓程役，且俟河流通快，遣卒送之良便。上悦从之，由是知其爱民忧国之心，遂至大用。司马池为光山尉，适大内火，诸县调发竹木，州牒县三日毕输。池以土不产大竹，转市蘄黄，非三日可至。乃别与民立定期限，过期者罪之。时盛度为太守，闻之大怒。既而光山输竹，为诸县之先。范文正公镇青社，会河朔艰食，青社之赋

舆,就博州置场收受。民大困于辇置,而河朔斛豆不甚贵。公戒民每豆就本州纳价三镮,委幕属挽金,就博州坐仓,倍价招买。时斛豆为厚价,所诱来者山积,五日遂足,而馀金尚有数年,公悉按等给还民间。王济主龙溪簿,时福建诸郡,皆科鹤翎以为箭。羽既非常有之物,官又迫促过酷,民大不堪。公谕民一面以鹅翎代输,仍急附驿闻奏。朝廷从之,旁及他郡。噫嘻,诸君临民,皆能如是,彼劳扰者观之,得无愧乎?

赞曰:曰逸曰安,群情所欲。一岁役民,三日已足。斧斤以时,网罟不数。山川乂宁,鸟兽孳育。庸人扰之,鸧鹤断续。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八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破人之家，取其财宝。

传曰：事出无心，偶至破之，为恶已自不小。若为财宝，而辄至破之，真大恶也。请以能为已破家者，复归其产，一二美事言之，庶几后之临民，或遇此事，皆能如是，于已破者，方为有益。刘敞知扬州，州有雷陂，旧属民，由官夺之，蓄水以便漕运。岁久陂坏，漕运亦未尝赖此，久而为毫族所占，田主屡诉不获。公到任，立判还之，由是田主三十六家、男女三百馀口，复得其田，不获饥馁。侯叔献为汜县令，县多没官田。有一李诚庄，方围十里，河贯其中，最为膏腴。佃户百家，皆成奥族，旧估价一万五千贯未卖。贾魏公当国，又欲增价五千贯卖之。陈道古衔命而来，与叔献议增其价。叔献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诚者，在太祖时为酒务专知，以不能救护当物，为溢水所损，估所损价，当五千贯，勒诚偿之。是时，朝廷出度支钱，预俵民间，令买雕翎箭桿弓弩材木，以备军需。及李重进叛，方议起兵，而预买之物皆莫集。太祖大怒，凡欠负官钱者，皆籍其产。而李诚者，实非预领官钱之人，官吏畏威，不敢开析，一例抄没。诚之子孙，遂至破碎。惜相国未能雪正，给还其田，莫若更损五千贯，俾诚子孙买之。在官司，已得倍利；在诚子孙，亦不至于狼狈。郎中以为何如？道古曰：某实不知苟利于人，何所不可？于是损价五千贯而去。叔献乃以此议召诚子孙谕之，皆泣拜曰：实荷公恩，奈家贫何？叔献复召众佃，谕田：汝辈本出下户，以得李庄

之利，今皆复为仓廪，变为豪民，官卖此田，而李贫独患无力，万一为他人所得，势必撤廪拆屋，离业而去，岂复容汝辈复享厚利耶？曷若百家共醵此钱，俾李氏请买，我则为汝宽其限责，如此则田复归李氏，而汝辈亦得久远佃食，两获其利，不亦可乎？众皆拜曰：愿如公言。由是诚之子孙，复得此田。彼破人之家，而取其财宝者，能如是乎？惜其莫悟天堂地狱端由乎此，作何所见，乃敢如此。

赞曰：人之成家，基于艰苦。前遗后承，俯舍仰取。谁欤寇攘，输掠其聚。当路之狼，苛政之虎。相在尔室，鬼瞰其户。

决水放火，以害居民。

传曰：水火漂焚，世间祸害，莫此为酷。今乃决水放火，以害居民，罪其轻乎？此其所以不为上真所容，明神必戮也。天圣二年，大名府黄河埽口，忽坝埽俱破，水遂横流，其势颇猛。时韩魏公判北京，忽一吏驰报，埽口有一大龟，久为埽患。龟若潜伏，水自安流。龟若出浮，水必泛滥。今出浮矣，为之奈何？时使臣郑圭奉命，适至堤所，一箭射杀其龟。既而为龟所诉，阎罗追摄郑圭，使与龟对。其日，适遇真武灵应真君下降，飒呸罗山，校勘生死，遂蒙真君雪正，将埽口妖龟，向空碎为微尘，不使人间复有此物为人之害。仍命直符押还郑圭，复归人间。然则水可决乎？李辕事母最孝。薄暮，忽有客欲来投宿，辕适临溪烹鸡，客谓必以相款。既而具饭，乃脱粟也，客大怒，不食而出。辕实告曰：母病思肉，山居无有，故烹一鸡，不及君也。客怒愈甚。是夕，即从屋后，乘风放火，将及其庐，忽天雨反风，火即随灭。既而邻里聚观，乃见一人卧在火中，所执火炬尚犹在手。细视，乃客也，且自言曰：我侠士也，以亡命至此，不谓主

人待我如是,当纵火时,明见一大神,状如神君,立于空中,叱火令反,故至反及,今则死矣。言讫遂绝。然则放火,是可为乎?

赞曰:长民之官,苟且畏避。遇水失防,与决何异。救焚不力,亦放之类。归咎天灾,逃责人事。原情定罪,心迹无二。

紊人规模,以败人功。

传曰:人之立功,功虽归己,然宗庙社稷,天下生灵,实皆赖之。彼无能者,其可紊其规模,而幸其败乎?虽曰败彼之功,实是败国之事。其为利害,自不为小,岂无罪乎?寰朔之役,杨业奉命副潘美进讨。既至虏,又攻陷寰州,业谓美曰:贼锋方锐,卒未可战。宜引兵出大石路,先遣人谕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即令将兵先出。我师若至应州,虏必悉众来拒。此时朔州吏民,便可坌入石碣谷内,仍分强弩千人,使守谷口。所有骑士,悉令援于中路。如此,则三州之众,必万全矣。监军王侁沮之,计不得行,且责业曰:君之此言,岂畏死乎?业曰:吾非畏死,行即死矣。且祝美曰:吾去,公等可于谷口张功,兵分强弩为左右翼,以为吾援。吾转战至此,纵兵击之,必大捷也。美如其言,陈于谷口。既而王侁乃以虏为已遁,欲争其功,引兵而去。业至,不见一兵,抚膺大哭,复奋身决战,手刃数百人,身被十数枪。力乏,遂为贼擒。不食,三日乃死。非侁沮之,功不立乎?是以识者晓此,凡任其责,必先预为之计。贝州之役,明镐为将。军中有所奏请,多为枢密夏竦所沮。时文彦博为参政,大不平之,因自请前往督战,且面奏曰:臣在军中,请得便宜行事,更不中覆。上从其请。既至,有牢城卒董秀、刘炳者,请穴地而入。既而,日夜穿掘,昼则伏于穴内,夜则弃土水中。穴成,从

教场中出。既出，登城杀守者官军，继进皆得乘缒而上。贼帅王则于是与其徒张峦、卜吉等，突围走出。峦、吉死于乱兵，为官军所获。夏竦犹言，贼恐非真。及槛送至京，方且语塞。卿非潞公，预为之计，功不败乎？

赞曰：杜预平吴，羊祜之功。元龄善谋，如晦必从。事业既立，勋名俱崇。曾是褊心，齐氓尽东。彼则败矣，吾亦何庸。

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传曰：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而太上书以为戒者，亦不善用心之一也。不善用心固有罪，又有因此而构成莫大之祸，结成无穷之怨者，此则尤当获大罪报也。然则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其可不戒？昔华严和尚妙于华严，又且乐于讲说，以是得名，从之者众。然好严缾钵，听徒三百馀众，皆争效之。中有一僧，道行独高，寝疾不出者，已数月矣。有一琉璃宝钵，颇珍惜之。一日，有一客僧来自远方，缾钵莫具，或令从病僧暂借。初拒不许，力告乃从。且戒至切，斋罢宜速见还。既而持还，无何失足，堕地破碎。病僧大怒诟骂，良久乃绝。后数年，华严移住嵩山时，病僧弟子及借钵客僧，皆在会中。一日，方讲说间，忽闻寺外萧萧作风水声，华严已知，亟呼客僧坐之背后。少顷，有一大蟒，长可十丈，努目张口，径趋而入。众将惊散，华严止之，且以锡杖约住蟒曰：汝于三百众中，道业最高，只为多嗔，不从吾教，今果至是，尚为一钵，欲害其僧耶？因命大众，为授三皈三敬，及诵经咒，为作忏拔。蟒乃卷身而出。华严召其弟子，谓曰：适来大蟒，乃汝师也。累劫修行，将证果位。但以临终一怒，遂至如此。若不遇吾，必吞其僧。若吞其僧，定堕地狱。

自此流转,何时而已。又白众曰:明日山后茶毗亡僧。至,乃昨日大蟒已碎首而死矣。茶毗讫,华严又召其弟子告曰:汝师明年,当于裴家托生为女。临产稍艰,必至怒害其母,则业愈重尔。及期,汝可急往救之,但呼其名,作吾传语,必无他矣。已而果然。呜呼!彼修行者,只为一必,尚至如是,况不知修行者乎?意其怒时,怒怀毒意故也。

赞曰:制器尚象,盖取诸易。或任私智,紊乱成式。轻重权衡,增损丈人。肆其欺谩,甚于毁掷。民无则焉,岂非凶德。

见他荣贵,愿他流贬。

传曰:民凡有四:曰士,曰农,曰工,曰商。而荣贵者,独出其上。福凡有五:曰富,曰寿,曰康宁,曰攸好德,曰考终命。而荣贵者,亦出其上。然则得到其地,岂偶然哉?皆其夙植德本,故能如是。彼不及者,其可妄生憎嫉而起念,愿其流贬乎?国初,卢多逊贬朱崖,李符白宰相赵普曰:朱崖虽在海外,而水土不甚恶;春州虽在内地,而至者无生还。曷若改窜春州,外示台坐宽贷,而实置之必死之地。普不答。未几,符亦坐事,窜宣州。上怒未已,普于是以符语奏,即日改窜春州,到任未浃旬而卒。寇莱公之贬也,丁谓之力居多。初议窜地时,丁谓与冯拯同在中书,谓当秉笔顾拯曰:欲与窜崖,又恐远涉鲸波,乃拟窜雷州。未几,谓亦坐事当窜。拯时犹在中书,适当秉笔笑谓曾参曰:鹤相始欲窜寇于崖,且有涉鲸波之叹,今且烦相公远涉鲸波一巡。遂与窜崖。然则见他荣贵,愿他流贬,是可为乎?

赞曰:名爵倘来,初匪实观。媲彼花畦,抱甕以灌。风露洁鲜,

烟雨散漫。荣枯瞬息,何足把玩。作如是想,忌心冰涣。

见他富有,愿他破散。

传曰:第二十祖阇夜他,问第十九祖鸠摩罗多曰:我家素信三宝,而常萦疾疗。凡所营作,皆不称遂。至如邻家,久为旃陀罗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耶?罗多曰:善恶之报,有三时焉。世人但见仁夭暴寿,逆吉义凶,便自亡因果虚,罪福,殊不知影响相随,毫厘靡忒,纵经百千万劫,亦不磨灭。时阇夜陀顿释所疑。罗多曰:汝虽已信,而未能明。业从惑生,惑因识有。识依不觉,不觉依心。心本清静,无生灭,无造作,无报应,无胜负,寂寂然,灵灵然。汝若入此法门,便可与诸佛同矣。呜呼!世之见人富有,而愿他破散者,能晓此乎?纵令富而不贤,会有败日,在我则不可起心,而愿其破散也。周义夫,虹县人,其家大富,霸于一方,颇多恣横。邻郡有孙识之者,尝从容戒之。义夫辄怒骂曰:小鬼何知,敢预我事!及识之登第,为本路漕,义夫犹怒骂曰:彼为监司,亦奈我何!一日,识之按郡至虹,适义夫挞人于市,为被挞者所诉。识之因讽令诉其不法,即日送所司根勘。无何,首事者偶死于狱。议之,遂勅奏官吏,移送他郡。义夫竟坐谋杀处死,子孙皆编管家籍于官。不数年,识之移漕河北,适当军兴,阖家皆死于虏,一旦破散,无异义夫,非其报乎?钱若水为同州推官,富家有失一小女奴,为其母爷所诉,州委录参根勘。录参旧有求于富家不获,因劾富家,以为父子共杀女奴,投尸水中。狱具上于州,州委官审覆,亦无异辞。惟若水疑之,坚不署字,因自出己钱,密令人访寻女奴。既而得之,民遂得脱。若非遭遇若水,为富民者,亦不免为一义夫矣。

以愚观之，非独富民拜赐，录参亦自拜赐，富民若死，录参其有安乎？

赞曰：龙骧之舟，可航万斛。一叶掀舞，积羽犹覆。鹏鹢逍遥，各适所欲。赋量不同，安分斯足。内热自焚，如饮鸩毒。

见他色一作室**美，起心科之。**

传曰：生死轮回，不得解脱。无非五阴，无非五蕴，义本一同，特译家翻处，字稍异耳。何名五阴？历历分明，色阴也；领纳在心，受阴也；心缘此理，想阴也；行用此理，行阴也；污秽真性，识阴也。何名五蕴？四大所成，色蕴也；领纳苦乐，并不苦乐，受蕴也；取种种境，想蕴也；诸心所法，贪而不息，行蕴也；于所缘境，了别为性，亦名心意，采集所摄，识蕴也。一切世人，其于声色，妄生惑著，莫不皆由乎此。使于色空有悟，岂至是耶？昔张宝知成都，有华阳李尉者，妻貌绝美，蜀中知名。宝有意于私之，因上元士女出游，密令人伺其出入，微服窃窥，一见果绝色也。于是遍托尼姑妳子，密谕此意。妻初峻拒，久而亦似有意。无何，李尉适以赃败，宝因劾奏于朝，送狱根勘。狱具窜于岭外，遂死于路。宝乃厚赂尉母，强委禽焉。盖尉妻尝有庸奴其夫之恨，至是故亦乐从。宝得妻大喜，妻亦满惬其意，于是相欢，旦暮不舍。无何妻病，恍惚常见李尉在傍。未几，遂至乎卒。宝亦得病，梦妻告曰：妾感公恩，不敢不报，尉已诉于上天，取公期在旦夕。公若深居，未必得便。苟或轻出，必为所执。一日暮坐，遥见堂下竹间，有一红袖招之，意谓尉妻。偶忘其告，疾趋急赴。既至，乃尉殴且骂曰：你这贼，若不以红袖招汝，汝肯来乎？良久，口鼻流血，踣地乃卒。于是当知起心私之，谁目

男子;然默含许意,实出女人。与其轻许而掇祸至是,孰若确然有守,于此生中,度此一报身乎?严武少时,与一军使邻居。军使有女颇美,武窃窥爱之,因百计诱至其家,遂与俱遁。既而军使知之,诣阙进状。诏出,制使收捕。武惧罪,夜醉女子,解琵琶弦缢杀,沉之于水。明日,制使至,则已无获,由是获免。及在蜀得病,明见女子在前责曰:妾之从君,固是失行,然实无负于君。君纵惧罪,曷不舍我而去,乃至见杀,真忍人也。妾已诉于上天,期在明日。武惭惧请命,黎明果卒。于此益知女人稍有姿色,往往易至如是。使其一念不移,凛然冰雪,彼虽欲私,可得私乎?愚所以断而言曰:起心私之,虽自男子;默含许意,实出女人也。游赏之地,墙壁之间,其可不谨?

赞曰:子夏有言,贤贤易色。先圣之训,必曰好德。哲妇倾城,贤德之贼。心失其正,至于狂惑。降志辱身,一念之忒。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九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负他货财，愿他身死。

传曰：李约为兵部员外郎，尝舟行，与一商胡舟樯相次。商胡忽病革，邀约相见。既至，乃以一夜光遗约，且以二女为托，女皆绝色。明日胡死，财宝数万，一舟之人，莫不窥觊。约乃悉籍其数，寄之于官，一女立为配，乃殓。当殓之时，复以所得夜光含之，人无见者。其后，胡属来理财宝，约请官发，视夜光在焉，一时士夫，莫不称叹。魏子都暮行，逢一书生踣于道左，言苦心痛。子都下马，为之抚摩。俄顷遂卒，视其囊中，乃有一卷素书，十饼黄金。子都为卖其二，以办葬事。馀八枕其脑下，素书置之其傍。后数年，有从子都问尸所在。子都引至墓下。既而发开，金书俱在。子都声名，由是大振。此皆前辈盛美，载之方册，铿锵炳耀，荡人耳目，固非负他货财，愿他身死者之所能行也。然亦不可不略举一二，庶皆知戒。永嘉有徐辉者，以贾贩为业。尝在丹阳，贷一大驵钱一千馀贯。未及偿而驵死，遂默不言。驵家不知，亦不复索。其后，辉生一子，颇聪俊，辉切爱之。八岁乃病，召医市药，所费不可胜计。久而货财耗尽，病犹未较。病子一日忽语辉所亲尼湿师曰：我欲归去。尼曰：此汝家也，父母如此爱汝，汝复何归？子曰：我乃丹阳人也。昔徐公贷我钱千缗，幸我死不偿。今故托生其家，自来取之耳。言讫遂绝。又有白元通者，尝欠东市杨筠见钱五贯四百文，未偿而筠忽死，遂昧其事。死后，乃生筠家为驴。一日，筠子乘之入

市,忽作人语:我乃白元通也。只为欠尔父见钱五贯四百文,遂至如此。今南市卖麸家,亦欠我钱,正如其数,可速卖我于彼,得钱偿尔债便了也。筠子如其言,两日驴死。然则负他货财,愿他身死,岂遂己乎?

赞曰:子胥报德,捐金于濑。季札许剑,冢木是挂。在亡虽殊,我心匪懈。寄命托孤,名节攸赖。欺死之人,蝇蚋所嗡。

干求不遂,便即咒恨。

传曰:不知愧耻,惟务干求,自非廉士。若以不遂,而便即咒恨,尤小人也。乌得韩昌黎责己待人之说,范忠宣责人恕己之说,而告之哉?昌黎曰:君子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恕。重以周,故不怠;轻以恕,故人乐为善。忠宣曰:吾平生所学,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尽。乃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也。又尝戒其子弟曰:人虽至愚,至于责人则明;人虽至明,至于恕己则昏。尔曹但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圣贤地位,不患不到。事干求者,能晓此乎?求之世间,其不手干求者,诚亦鲜矣。请为更举一二,庶皆知愧。扈郎中褒,尝语人曰:昔知苏州吴县,苏州士夫,寓居者众,其于请求,莫不皆尔。惟致政大监富严,三年未尝有一事相委。丘太博舜卿亦言,尝知洪州新建县,洪之右族,多挠官政。惟致政郎中王述,安贫杜门,衣食不足,未始告人。二公廉节,可谓过人,贤矣哉!

赞曰:是心无欲,如水之平。一或有求,波浪勃兴。视彼从违,起吾爱憎。少拂其意,怨怒相乘。盍亦反思,欲窒忿惩。

见他失便，便说他过。

传曰：为人而偶至失便，亦其灾也，其可便说其过？若说其过，即是幸灾乐祸，况太上明以戒人，是可为乎？昔何申锡将拜命，忽得疾遂死。妻哭之恸，其嫂有姓赵者，从其旁沮曰：尔夫生平之日，恣游妓馆，视尔旁若无人，何必如是耶？妻自此即爱歇，不复追忆。一夕，赵氏忽梦申锡曰：死生有命，何可笑人。尔亦只馀四年，死时更不如我。赵氏惊觉大惧，及期果然。盖死之时，其夫远出未归，庶生二子，皆亦痴幼，真不如也。李熊最能文，笃于孝而敏于行，乡里称之。无何得疾，一剂之失，遂至不起。妻虽有孕，儿犹未生，举家惊忧，罔知所措。其妹婿有何时者，乃扬言于外曰：此郎平日自称善处置事，此时为我处看。识者闻之，莫不薄其为人。越明年，其身亦死。然则见其失便，是可说乎？我之为人，果无过乎？

赞曰：孟明一眚，终以霸秦。四十九非，蘧得日新。跬步有失，未足观人。从而下石，奚其不仁。是谓乐祸，灾及其身。

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

传曰：晋侯使郤充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郤子登，妇人笑，郤子怒。成公二年，遂有伐齐之举。郭子仪病甚，百官造省者踵至。姬侍满前，未尝屏去。及卢杞至，则悉屏之。或问其故，子仪曰：彼外陋中险，左右一见，必至笑侮。异日得权，吾族无遗类矣。子仪卓识，其与顷公，便自万远。又如平原君美人笑躄者槃跚行汲而被诛，赵县人笑孟尝君为眇小丈夫而被杀。此皆前车覆辄，为可戒者，惜人莫悟。人之有立，在乎器识，初不在于体相。体相虽劣，而器识有馀，其可轻乎？昔卢携风貌不扬，语又不正，呼其名

携为彗,盖短舌也。尝以文上尚书韦宙,韦氏子弟辄肆轻侮。宙曰:卢虽人物不扬,观其文章,有首有尾,异日必贵。其后,卢果策名,立登廊庙,奖拔京兆,至为福建观察。王冀公钦若神貌疏瘦,举止山野,复赘于颈。尝以文谒钱公希白,希白颇蔑视之。适有术者在坐,乃惊叹曰:此乃人中之贵,何可轻也?公曰:中堂内便有此等宰相乎?术者曰:第恐不免,事不远矣。不数年,果登台辅。孙文懿公亦风貌不扬,尝赴试京师,诣县乞判凭卖田。邑尉李昭言戏曰:似君人物,有几人耶?是年,文懿以第三人及第。不数年,判审官。是时,昭言方以选人赴调,一见大惭乃归。侯元功亦貌陋形劣,初预荐乡人,以年长貌丑不足敬,轻薄子作纸鸢画其形于上,引线放之。元功适见,乃大笑,作临江仙词,题其上曰: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未表名踪。无端良匠画形容,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才得吹嘘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雨馀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是年登第,位至执政。然则见他体相不具,是可笑乎?

赞曰:圣人践形,不以貌具。尊足者存,盲心是惧。未知酸蔑,或失子羽。美好长大,智族为辅。指不若人,奚必知恶。

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

传曰: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此特小人忌前,非君子之所敢为也。王文公旦久疾不愈,上命肩舆入禁中劳勉,数四曰:卿万一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何人?公曰:以臣之愚,莫若寇准。上曰:奈刚褊何?公曰:若他人,则非臣所知。准遂大拜。吕申公乞致事,上曰:卿既不可留,谁可代者?公曰:陛下必欲用英俊经纶之士,臣所不知。如欲图任老成,镇静百度,周知天下良苦,无若尧佐。陈

遂大拜。钱枢密若水，喜汲引士类，孜孜靡倦，后进多出其门。欧阳文忠修喜推毂贤士，未尝有忌前好胜之心。苗待制时中为司农丞，体量梓州路常平役法第事，书成上之，荐能吏十有馀人，后皆进用。杜祁公衍历知州提转安抚，其有文学政事，殊行绝德，虽不识面，未尝不随能引用。孙中丞抃与唐介具中复，初不相识，但闻其劲正，遂力荐之，及为御史，皆有风力。章邻公与文潞公，初不识面，但闻其磊落，一见即力荐之，其后出将入相，果有过人。张忠定咏与张希颜，声迹莫闻，但因殿直范延贵言其桥道驿传皆完葺，田莱垦辟，野无堕农，肆无赌博，市易不争，更鼓分明，乃大笑曰：希颜固能吏，天使亦好官员。即日同荐，后皆有称。若诸君者，其于才能，肯抑之乎？

赞曰：天之生才，将使用世。所贵先达，崇奖后继。祁奚举讎，佑甫拔滞。治功斯立，国事以济。嫉贤忌能，鲜不阶厉。

埋蛊厌人。

传曰：按《玄都律》，过满二千七百为一害，害者家出巫男觋女。然则生为巫觋，已是先世。获罪之人，今于此生，又复为人，埋蛊厌人，即是益重其过，异日从坠，又岂今世之比乎？当知沦入三恶，其速如箭，真所谓呜呼哀哉者也。昔简州知郡季南寿，被摄至阴司，断一阴狱。其狱乃熙州巫王自成，发遣鬼兵，残害高震家二小口，又残害张元家数头牛畜。南寿惟律书断云：王自成辄行邪法，残害生人，及诸牛畜，合以铁杖决脊，送下无间，备受众苦。无间罪毕，又当配为外道孤魂，一家子孙，悉令沦坠，所有门户，亦当磨灭。然则埋蛊厌人，是可为乎？又有起心而使之为者，则罪又当重于巫

也。按《妖怪录》,昔吕用之伏诛,军人发其中堂,得一石函,内有一枚铜人,长可三尺,身被桎梏,口贯长钉,背上疏列高骈乡贯闾里,官品姓字,为厌胜法,是以高骈每为用之所制。呜呼!高骈既为用之所制,用之奚为而又及于戮乎?当知埋蛊厌人,未必果能害人,适所以自速其祸,戒哉!

赞曰:巫蛊之兴,汉几中绝。信惑左道,其祸斯烈。傅奕试咒,胡僧反蹶。守用鬼兵,凝之死越。矢激则反,只自作孽。

用药杀树。

傅曰:用药杀树,太上书以为戒者,不欲伤物之生也。是以辛灵以扶正草木,而能得仙;高柴以方长不折,而孔子特称其行。然则用药杀树,不获罪乎?不闻伊钵龙王以伤损树叶,而堕入龙趣;太一洞龙以发怒伤稼,而谪受马形乎?大抵大道好生,虽一物亦不可辄伤其生,况树木中,亦有圣人托生其中。如《水经》所载,伊尹生于空桑是也。又有修行错路,精神飞入其中,如《业报经》所谓韩元寿化为木精是也。又有中含灵性,无异于人,如钱师愈所斫松根是也。又有窃树起祸,而先为树神所知,如钱仁伉所窃牡丹是也。上文数事,姑置勿论。请以钱师愈、钱仁伉二事言之,庶皆知戒。昔东峡山飞来殿,有一古松。大观间,为皇城使钱师愈从者斧其根,脂遂流溢。越明年,殿直钱吉过寺,夜梦一老叟告曰:吾非圆首方足,特植物中含灵性者。昨被钱师愈者,斧吾膝,取脂代烛,今尚流血。幸君为吾告长老,令急补治,庶几不为盲风摇撼,得终天年,拜赐不浅。吉黎明遂行,不及告及,见县令钱铢,因与言之。铢至寺验视,与吉所说无异,急为涪之。元师府检校司徒钱仁伉所居,与

中军都虞候金沼相邻。沼家有一本牡丹，每花开无虑三百馀朵，色丹如血，棱如金含，加以缾子顶上，各有丝纹，一一如自然蛺蝶之状，真奇品也。每开必张宴，伉必与坐。一夕，伉乃洪饮击剑，裎服中单，背负大蓝，腰插匕首，逾墙而入，窃取而归，沼不知也。当窃取时，空中有声，细如蜂蝇曰：一花三百朵，含笑向春风。明年三月里，朵朵断肠红。明年花开，沼乃张宴，伉亦与坐，一见大怒。既归，以刃决肠而卒，果符诗中之语。呜呼！钱伉为花而死，神已先知于窃花之时。然则用药杀树，是可为乎？

赞曰：仁及草木，王业兴周。芟蔚朝隮，诗人隐忧。天壤生植，和气所游。非理戕贼，无异断沟。社栎见梦，寓言匪浮。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恚怒师傅。

传曰：李至阳作《亢宫赋》，其序略云：予少时苦羸疾，殆不胜衣。庚寅冬至，梦一道宫，金碧明焕，一巨殿，一宝床，岿然其中。一金龙，蟠踞其上，碧髯金鬣，光体天地。旁有一道士，转盼若电，顾谓予曰：此亢宫也。大象无停轮，宜远拜之。汝他日当事，此龙积疾亦愈。予将拜之，龙辄先拜。至道初，太宗立真宗为皇太子，命公与李沆同为宾客。太宗戒真宗曰：二臣皆宿德重望，不可轻待。吾选正臣辅导于汝，宗基固本，吾无虑矣。真宗恭禀皇训，见必先拜，果符亢宫之梦。杨砺未显时，尝寓居僧舍。一夕，梦至一府，一衣冠状貌甚古，引砺至一宫殿。有三十馀真人，皆王者服，秉圭南向而坐，砺因拜之。最上一人，前列一案，案上皆簿籍，横列世人姓字。砺窃视，乃见己名独冠其首。因再拜，请问休咎。专案者指示一人，谓曰：此来和天尊也。异日，当为汝主。其后，砺为襄王记室，归语其子曰：吾观襄王仪表，真所梦来和天尊也。然则为帝师傅，岂偶然哉！随事谏正，自当如此，何可恚怒？圣君明主，必不然也，姑置勿论，请以一二善教道者言之，庶为师傅者，皆益加奋励，不以恚怒而辄挫其志，不以束修多寡而辄二其心。昔邓至善教道，又能遇人以诚。其后子孙，皆跻膴仕。熙宁九年，神宗御集英第进士，时长子绾已为翰林学士，侍立上前，及唱名至其季弟绩，绾下殿谢。又唱名至其二孙，又下殿谢。上顾而笑，王恭公从旁称美

曰:此其父邓至善尽诚教导所致也。王文康公,英宗御后其父本以教授村童为业,过三十,生即不受。晚得一子,即文康也。以贫甚不能养,舍与西寺僧为童。僧教令读书,且以钱帛资助,竟登高第,举贤良方正,拜枢密,迁给事,历群牧,及中丞,继以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俄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二子,季子益柔,官至龙图阁学士,有能名。孙男二人,谨言谨行,皆为大夫,与康节诸君游,亦有贤德。然则为师傅者,其获报岂为小乎?大抵世人薄福,开悟者少,迷惑者多,我能方便劝导,临机有悟,只字皆师,一句入神,万劫为种。此天所以炽其报也。不闻严君平以能导人于善,而能立证仙阶;葛孝先以与人好说好话,而亦能度世乎?此则又非但得子孙贵显而已也。

赞曰:万乘之主,臣所受教。矧惟后学,可无则效。传道解惑,训以忠孝。悦而诚服,恭匪笑貌。忿傲一萌,心独无恔。

抵触父兄。

传曰:孔子作《孝经》,每夕必簪缥笔,衣绛单衣,面向北辰磬折,良久乃拜。曾子抱河洛,七十二子皆从,盖有祷也。及作《春秋》,亦复如是。一夕,梦有一道黑气,从斗而下,直落案前。既开,乃微旨也。当知二书旨意,即斗极旨意。斗极位次玉皇,德符大道,持大造之柄,为三界之尊。斗极所予,即三界真司所以定而为福也。斗极所夺,即三界真司所以定而为罪也。然则二书之训,是可叛乎?又按佛书,佛告阿难,左肩担父,右肩担母,如是远须弥山百千万匝,流血没踝,犹不足以报其一日乳哺之恩,岂应轻出一语恚怒?又云:父母生养,劬劳辛苦,十月妊娠,三年乳哺,长养教诲,

艰苦备尝,冀其成立,才艺过人。以是恩念,昊天难报。又云:若能供养父母,及家尊长,柔和恭逊,离粗言两舌,弃舍怪悋,常修真实信。能行此七法,定为三十三天称叹接引,使居其处。然则父兄可抵触乎?昔张义每旦必告天谢愆。一日,被摄至阴司。阴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一一皆已勾破,惟馀一事不勾。细视,乃义少时,于刈禾处,张目反顾其父,又微骂数语,以此不赦。盖天律不孝之罪,不通忏悔故也。义大惧,即日削发为僧,入山修道。又有李登者,以四举不第,远谒叶靖天师,请问休咎。靖默坐良久曰:汝曾侵占汝兄屋基,又敢兴讼,至令受辱,上帝已削汝禄籍矣。后果无成而卒。于此益知人于父兄,真不可辄抵触也。

赞曰:父顽母嚚,负罪引慝。小弃匪怨,弯弓而射。不友不慈,正用吾力。至诚所感,天理融液。未克己私,造次荆棘。

强取强求。

传曰:强取强求,求之世间,多有如此。是以神仙试人,试多不过。昔曾惦于药市,遇一道人,风貌甚古,手挈大瓢,中贮豉粟,杂以一丹,告众人曰:吾今信手捻出,每人授汝一粒,只看有福,当得吾丹。自旦至暮,豉粟已尽,而一丹独存,乃大笑世之无人,遂置丹于玉局枯樧树下。明日樧遂敷荣,方知道人乃吕翁也。大抵世人愚迷,作福者少,以福薄故,无自超度。况此阛阓,波波汲汲,尤难其人。真人之意,岂欲以此而激发之耳。请为更陈一二,庶几强取强求者,稍知愧耻。昔孙泰于义兴军置一庄,钱已支半,忽闻有老妪长恸数声,因召问之,则曰:老妇逮事君翁,于此积有年矣。不幸子孙不肖,遽至破卖,不无悲耳。泰为恻然,明日即求出宅,复令其

子掌之,自此不复再至。其后,有子名展,进士及第,入为省郎。张正议问与种世衡善,及持父丧,世衡遗以汝州田十顷,固辞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其子用父命,不复受。芜废者,凡五十年。元丰中,郡守刘斐请以田给州学,朝廷不许,命还种氏。刘秘丞道原家极贫,然一文不敢妄取于人。冬寒归自洛阳,皆无其具。司马温公以一二衣韈,及一事貂褥,赙之固辞,强之乃受。及至颍川,悉封以反。温公叹曰:于先不受,于他人其肯受乎?曹修古者,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为御史杂知。因上言请太后还政,谪守兴化,暴死于室。郡僚及乡之贤者怜之,相与率钱数十万,以赠其家。修古有女始笄,告其母曰:先人忠节,名闻天下,今不幸以直言谪死,且君子不家于丧,此钱决不可受,以免我先人全德。哭而不谢,遣之送者,固请一文,竟不肯受。求之天下,有几人耶?舍此一报,身后安知不为吕翁收录耶?

赞曰:负蝂困载,壁蜗高粘。物贪犹尔,人欲可占。而况天道,亏盈益谦。器满则覆,露行必沾。何以见伐,虞公无厌。

好侵好夺。

传曰:涂定辞,得道者也。居一石室,家贮五十万钱,戒家人无妄取。去世数日前,乃归语家人曰:吾平生买物,必过所售价与之,冀其间以多为辞,即以所贮钱赏其廉。今终吾身,竟无一人以多为辞者,信知廉于财者,世俗果无人也。窃尝静观,廉于财者固少,而好侵好夺者,何其多耶!惜其莫悟,我今好侵好夺,按如佛说,与盗贼同。异日受生,便当得贫贱之报,孰谓为不然乎?况有冥讼,卒未可脱。昔陆茂与留质邻居,茂不已侵占其地,质以文契蠹损,官

不能辩,竟为所侵。茂死数年,僧有怀德者,以病入冥,见茂桎梏受捶,因问其故,乃曰:只为侵占留质宅基,今尚拘此,和尚若还,切告为吾说与家人,急令割还,庶几早得出离。僧还言之,家人即日割还,质家坚不肯受,地遂成墟。郁丙亦与张先邻居,忽遭回禄,俱成灰烬,先死奴年。同邑有汤福者,以病入冥。内见福泣曰:吾旧与张先邻居,吾屋柱址,已尽吾界,檐溜所滴,实张先所有。吾利其地,巧讼于官,竟强夺之。所夺不过三尺,而幽冥之谴,不谓乃尔,吾今已伏辜矣,约使家人还之。然张先之子,见已徙居陕府,吾儿亦流落寓居建昌。况幽冥路隔,加以道路遥远,非君无以通达,此意切告,为吾一出,拉吾儿令急割还,庶几一段事了。不然拘此,无由出离。福还言之,由是传播。呜呼!二人报应,昭彰如是,岂阴司故以警于世耶?当知好侵好夺,无有不招恶报。

赞曰:争田逊畔,一念权舆。争则不足,逊则有馀。意见少差,隘旷顿殊。蜗角所竞,蚊睫之居。达人大观,八荒为衢。

虏掠至富。

传曰:所谓虏掠,非因兵火,安得有之。但凡处官而侵渔百姓,剽窃公帑,即虏掠也。不闻扑满之说乎?按《西京杂记》,在《汉书》名之曰鉼,颜师古释鉼也,其鉼以陶为之,有窍,可内而不可出,人以贮钱。逮其满,扑而取之,故云扑满。多藏厚亡,岂不然乎?当其聚时,惟恐不满。洎至钱满,扑碎乃已。鉼破钱尽,两皆成空。昔刘承勋为德昌宫使。李氏承吴王基绪,保有江左,久笼山泽之利,国帑甚富。德昌宫乃其外府也,金帛多贮其中,簿籍殽乱,不可钩考。承勋专掌库事,乃盗用无算,穷奢极侈,富冠一时,家畜声

妓,多至百数。尝指妓中一青衣曰:此女奴教其优剧,止学师巫持刀敕水一艺,所费已二千馀缗。即此而观,富可知也。及金陵平,太祖薄其为人,止令为一镇将,竟至贫困,饿死街中。然则虏掠至富,终能享乎?况身后之报,有三恶险道为可畏者。按《成都记》,昔文潞公出判长安,一日到奔牛堰,堰牛作人语,称潞公名曰:我与文彦博二十年同官,今日有何面目,复出见之?堰卒以告,公命牵至。牛一见公,即伏地垂头,泪下如雨,鞭亦不起。公大叹曰:此公平生好偷官钱,今日果获此报。因命宅库支与二十贯钱,俾增其料。当知虏掠至富,徒自坠也。

赞曰:不辩礼义,万钟盗粟。白昼攫金,御人于国。棫而藏诸,惟恐不足。施及孙子,田庐是鬻。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巧诈求迁。

传曰:幼而学之,壮而行之,贵行己也。况登仕版,又与处乡不同。忠直公廉,乃吾本事。今也求迁,而先济以巧诈,则心术已自不是。置之廊庙,能忠直乎?出而临民,能公廉乎?奸邪倾夺,阘茸驵侩,正是此辈。是以太上特著于篇,而前辈大老亦多抑而不用。若夫恬退之士,则道充乎内,用见乎外。其铢视轩冕,尘视金玉,虽欲处以要职,不由其道,亦不进也。李垂明道中知绛州,解官归阙。合门只候李康伯谒曰:舜工文学议论,称于天下。诸公皆欲以制诰处,公惟宰相以未曾相识,故未获耳,盍一见之。垂曰:我若谒丁崖州,则乾兴初已为翰林学士矣。今已老大,每见大臣不法,辄面折之,安能随群逐队,趁炎附热,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侯叔献初为一尉,县多盗贼。一日,有强盗十六人经其邑,叔献尽擒获,

亲押至府。时季绚尹开封,慰谕之曰:公之才能,吾所深知,可一见本府推官,当与同状论荐。叔献曰:本以公事至府,事毕归邑。若投谒求荐,非某志也。竟不一见。谭端明世绩为秘书正字,时蔡京得政,其子攸提举修书,馆中谄事者,皆越次陞擢。独世绩编书竟日泊如也,六年不迁一官。狄密学在河中时,内臣旁午有矜权宠者,欲引援之。斐答以他语,已而谓所亲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至侍从,晚节安能夤缘近幸以希进哉!即谢绝之。呜呼!若数君者,恬退如此,而擢用乃如此,岂待巧诈而后然耶!

赞曰:惟器与名,天命天秩。惟德与才,名器不失。为臣之道,公廉忠实。刘晔忧死,败于智术。丁谓巧心,终于贬黜。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一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赏罚不平。

传曰：按《大藏》，天地初判，便有男女。以资生故，各贪积聚。以积聚故，遂相侵盗。以不盗故，相与推一。智者立之为王，使主赏罚，号曰平等。然则赏罚为用，非今日矣。昔王叟最有胆气，每以赏罚不平、老于行伍为恨。或闻妖怪诞妄之事，即扼腕切齿，思欲除之。久闻翊圣真君灵异，因求出籍，日奉香火，早晚两时，必再拜殿下，抗声告曰：不平之事，实所不甘，今已老矣，身死之后，愿得伏事左右，以备驱策。真君许之。死后数年，有设醮于殿上者，忽闻空中有声曰：何不召吾道士？张守真曰：真君之下，从来止供养四位，不知君是何神，愿显名字。俄又言曰：吾乃昔日王叟也。已蒙真君收录，使掌铁轮，位在四将军下。后有醮祭，无相忘也。呜呼！王叟发愿如是，而真君收录果如是，孰谓赏罚不平，上真不得而主知乎？大抵赏也者，所以劝功。罚也者，所以惩恶。若舍赏罚，何以劝惩？此太上所以著之于篇，而真君所以收录王叟也。请为更举一二，庶后之主兵柄者，皆知取法。刘旰之役，军士争挈人头，以求赏给。乖崖曰：当奔突交战之时，岂暇获其首级？此必死后剪来，知后是谁。段伦曰：学士此言，果神明也。当时随伦为先锋，入贼用命者皆中伤被体。主帅已令，赴营将理。公曰：可悉舁来。既至，先录其功，带首级者次之。于是军情大惬，以为赏罚至当，相顾欢跃。甘陵之役，惟定兵邀赏，怨愤几至噪于城下。时韩魏公为帅，裁以兵律，察其横于军中不可教者，捽首斩于军门。士有死于阵者，厚赙其家，恤其

孤,使继衣廪。恩威既信,士气百倍。然则赏罚,可不平乎?

赞曰:赏罚在天,福善祸淫。赏罚在人,信如石金。彼则自取,我何容心。惩劝失当,乱亡相寻。明效大验,著在古今。

逸乐过节。

传曰:志公和尚与梁武皇帝论及乐事,请帝出死囚数人,以验其说。既而命囚各持满水,周行庭下。戒曰:杯水不溢,当贷汝死。继命作乐,以动其心。良久视之,无一溢者。帝乃叹曰:汝闻乐乎?曰:不闻。师曰:彼正畏死,惟恐水溢,安得闻乐?陛下若亦如此,常怀畏惧,则逸乐之心,自然不生。慧远禅师语大尹张秘曰:逆境易打,顺境难打。逆我意者,只消一个忍字,不片时间,便过了。若遇顺境,则诸事顺适我意,无你回避处。譬如磁石,与针相逢,不觉不知,定是合做一处。无情之物,尚犹如此,况我有情,全身在情里作活计者耶?二师之言,可谓至矣。大抵人处顺境,心无恐惧,其于逸乐,不能无失。昔蒋希鲁知成都,妓籍中有陈凤仪者,姿技绝人,希鲁爱之。每宴席,未尝离侧,以此招谤,朝廷知之。及潞公为代,颇惩其失,虽妓女满前,未尝一顾。一日,因宴客襟纽偶脱,自上弗获。凤仪从旁上之,公转乡微笑。凤仪曰:相公亦有觑人时耶?自此意愜,即多与语,有飞语闻。朝廷因令御史何郯,密察其事。郯至汉州,见妓女有杨其姓者,舞态颇妙,偶曰所谓杨台柳也。以此一语,人因传之,遂达圣听。然则逸乐之地,可不谨乎?二公尚尔,况馀人乎?是以杜正献衍食于家,惟一面一饭,或羹其俭,则曰:某本一措大,名位寿福,冠冕服用,皆国家所有。一旦去身,复一措大,何以自奉。范文正公仲淹,尝自言曰:吾每夜就寝,必计一日食饮

奉养之费,及书所为之事。若相称,则鼾睡熟寐,无复愧耻。苟或不然,则终夜不能安枕。吕申公公著,每自言曰:好衣不近节士体,粱谷似怕腹中书。富郑公弼亦曰:守口如缾,防意如城。谨畏如此,有逸乐乎,况过节乎?当知前辈行持,本自如此,非独二师言为然也。

赞曰:居无求安,仁亦用力。大禹乘撬,陶侃运甓。楚祸日戒,易厉夕惕。我独何人,弛然寝食。昔贤有训,寸阴尺璧。

苛虐其下。

传曰:处官而酷责吏民,主家而过挞婢仆,皆苛虐也。不闻王君贶之父,以平生仕宦,棒不妄施,有子八人,皆登仕版,而君贶又为天下第一乎?又不闻袁廓之母,以平生过挞婢仆,死后乃堕地狱,备受众苦乎?此皆善恶果报,显显为可戒者。又有一等过挞孕妾之人,未言孕妾腹中之子,先已受害,绝人后嗣,罪岂轻乎?惜其莫悟,我今无子,彼乃有之,即因果也。我必欲有,果能有乎?必欲使无,彼果无乎?况嗣续事大,予夺由天,造化自有妙处。昔费孝先以卦影著名,时奉礼郎杨绍言因诣其肆,求决一卦。视影,乃二妇人共生一子。绍言大惊,告以实曰:某艰于得子,因置一妾,今妾有孕,而老妇亦孕,岂此是耶?孝先曰:姑验之。及妾临产,午夜乏人,妻自抱持子生,而妻腹亦失。岂妾当生子,其妻不能无语,故亦孕之,姑以塞其意乎?造物玄妙,其巧如此。佛言:处于富贵,为人之上,好行鞭扑,恣行捶打,死堕地狱,数千万岁,受诸苦毒。地狱罪毕,生水牛中,贯穿鼻孔,挽船牵车,大杖打扑,偿其宿业。又曰:身生恶疮,以鞭挞众生故。然则吏卒婢仆,可苛虐乎?况孕妾乎?佛语如是,而太上之语亦如是,其可不戒?

赞曰:公侯士庶,第级相承。舆台牧圉,奔走服乘。分虽有异,情则可矜。夷蛮闽隶,列于礼经。彼亦人子,仁哉渊明。

恐吓于他。

传曰:观音菩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以无畏施于众生,得证圆通,斯为第一。是故阎浮众生,皆号之为施无畏者。然则恐吓于他者,当如何哉?是以君子不为,每遇人有怖畏,无不力行安慰。惜其不知好惊怖人,一死之后,便当生为麋鹿。夫麋鹿为物,昼则避畏诸兽,动辄惊走。睡则挂角树枝,弓曲而睡。睡即手足惊散,既惊复睡,既睡复惊,自昏达旦,竟无一睡之安,盖其报也。其有居人之上,而恐吓于他,乃至保头吏卒及诸恶少,肆行恐吓,以图利者,岂晓此哉?不闻李舜卿以佃户张三欠租,必欲令还,遂至自经。孙季明以女使来喜,与小奴作过,必欲研究,寻亦投水而死。未言身后果报,时下已自不安。虽其自杀,实我杀之。试取《太上业报因缘经》一观,当知此言不妄。

赞曰:古者善政,莫如人安。鸿雁还定,蛇蛟结蟠。悍吏叫号,股栗胆寒。善良气塞,骇惧百端。孰任其责,字民之官。

怨天尤人。

传曰:阎浮世界,素号阙陷。人处其中,安得每事称意。其不称意者,乃其分也。大抵积累薄而享用亦薄故也。然则天可怨乎?人可尤乎?非徒无益,适所以自及于祸。昔胡昂落魄不事事,每以累举不第,洒酒骂天。太平兴国初,羁游河朔中途,忽有一幅黑纸,从空而下,落于马前。昂取视之,皆黄字天篆,乃上帝谴昂之词。昂素精篆

籀,读毕怒曰:何浪语也!擘擿掷之,跃马而去。俄顷,片云忽起,雨亦随至,霹雳一声,则人马俱仆,昂遂震死。仆夫收拾行装,急奔前店,则风清日丽,孑无纤翳。著作佐郎焦俊明,早岁登第,久而不迁,每以辄轲怨天,寻又上章致祷。是夕,即有一幅素书,坠于炉前。细视,乃天篆一十六字。俊明不能辨,闻何仙姑有道,持往问之。姑曰:此天篆,不必问。俊明苦告,乃曰:盖云受金五两,折算十年。枉杀一人,死后处分。果有诸乎?俊明语塞不能对。当知人须自省,不可辄怨尤也。

赞曰:楚求诸侯,投龟而诟。绍峪官渡,田丰不宥。亮败祈山,痛自引咎。三数其罪,子夏敬受。试观诸人,孰贤孰否。

诃风骂雨。

传曰:孔子曰:迅雷风烈必变。又曰: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盖畏天也。岂若小民,夏暑雨,惟曰怨;冬祁寒,亦惟曰怨乎?惜人不知,风者,天地之使。天有八风,应乎八节,阴阳以之变化,万物以之生育,是故王者顺八风,行八政,当八卦。立春日,条风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日,明庶风至,正封疆,修田畴。立夏日,清明风至,出币帛,礼诸侯。夏至日,景风至,辩大将,封有功。立秋日,凉风至,报一切,祀四乡。秋分日,阊阖风至,解悬垂,不张琴瑟。立冬日,不周风至,修城郭,守边城。冬至日,广莫风至,诛有罪,断大刑。雨者,河伯之使,其神素衣玄冠,乘朱鬣白马。其众皆有两队,一名左落千,一名右落千。每队各有五万军马,簇于云端。下其雨种,雨队在前,风车在后,雨之多少,各有其数。雨种有二,一如世之马牙硝,名曰乾雨;一则以二小项瓶儿中贮,人间少水,即常时所降雨也。太上曰:吾自造化天地以来,或号元始,或号虚皇,在雨中

即为雨师,在风中即为风伯。然则风雨之过,可诃骂乎?昔太公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一夕,梦一美妇人,当道哭曰:妾乃东海太上神女,嫁为西海之妇,灌坛正当归宁之路,其令有德,不敢以疾风暴雨过,何日可得归耶?文王明日,即召太公。太公出境不数里,则风雨已大至矣。世之诃风骂雨者,有德如太公乎?

赞曰:尧舜之世,十雨五风。洪范咎证,曰狂曰蒙。人事不修,变异乃逢。敬天之怒,寅果严恭。惟曰怨咨,小民之恫。

斗合争讼。

传曰:曾子曰:犯而不校。老子曰:上士不争。佛氏曰:我得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又曰:六度万行,忍为第一。昔张公艺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家而问本末。公艺书忍字以对,高宗为之感泣,赐以缣帛而去。则知凡事有不平者,忍二可也。不忍必至于争,争之不止,必形于之讼之有司,则遭禁锢囚系者有之,笞棰敲榜者有之,伤肌肤残手足者有之。其耻辱痛楚,莫得以告。父母与之忧戚,妻子与之涕泣,兄弟与之惊惶,亲旧与之叹息。倾悭囊以求势援,具酒食以赂吏胥,幸而旬日事胜,亦庶几矣。不幸积年累月,翻来覆去,自邑而至郡,自郡而至监司,自监司而至台部。其所竞者甚小,而所害者甚大。所争者不数缗,而所费者已百倍。殆末免竭家财以用之,鬻田园以继之,于亲则失养,于妻则失爱,于子则失教,日不暇奔走于讼庭之间,受制于官吏之手,虽有高堂大厦,安得而居乎?煖衣饱食,又安得而自享乎?呜呼!争讼日甚,怨仇愈深,如火燎原,不可扑灭。使其初之能忍其患,必不至于此极也。虽然,讼有出于不得已者,固人之所未免。况唆斗争竞,教人以讼,

而规求其财,以图口腹之欲,吾未见不殃及其身,又遗患于子孙矣。更请以一二释纷解斗者言之,庶几欲解不得解者皆得。《遭值经》云:布施有二,财施者,人道中有;法施者,大悲中有。然则法施功德,岂为小哉!今于两地忿争,能以一语布施,使之两得安乐,亦法施也。昔李无竞调官东京,至朱仙镇,见二丐者争打于道曰:我终年乞丐,得钱数百,被你借用,顽不肯还。无竞见其殴击颇猛,因以己钱代偿。一乃舍去,一曰:君能为吾解斗,真善人也。吾住在隆和曲,他日访我,必当有报。无竞行既数里,复自念曰:彼丐者也,而欲谢我,岂异人乎?既至东都,乘暇访之,果得其人,延无竞至其庐。饮以酒,无竞辞,复进以桃,无竞重拂其意,略取二枚怀之。中途取看,乃紫金也。崔炜于开元寺,见一乞食老妪足蹶,覆人酒甕,被当垆者殴击良苦。炜趋解曰:酒直几钱?当墟者曰:直一贯。炜即脱衣,为之代偿。老妪不谢而去,异日复遇诸途,乃曰:昨蒙为吾解难,不敢忘也。吾善治赘疣,今有越井岗艾少许,聊以为谢。若遇赘疣,即可以此治之,不过一灼,无不愈者。其后,遇一僧人,赘垂于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家,其家大富,主人有赘,一灼亦愈。由是知名,延之者众,一旦遂成富室,炜不敢忘,日夜在念。一日,复遇一人告曰:老妪者,乃鲍姑也。鲍静女,葛洪妻也。行此灸于南海者,积有日矣。然则见人争讼,当斗合耶?即当解释耶?

赞曰:理到之言,解纷排难。谗邪昵昵,亦足为间。疑忿友集,悔咎滋蔓。公子二争,卒为国患。吁嗟口给,贾福以贩。

妄逐朋党。

传曰:太上以二十四门简要摄念之法,授普济真人曰:好杀损

伤,以慈悲摄。偷盗劫夺,以分义摄。邪淫放荡,以贞洁摄。悭贪悋惜,以布施摄。嗔怒斗争,以欢喜摄。愚痴颠倒,以方便摄。绮语浮华,以简正摄。妄言虚诳,以信顺摄。恶口咒诅,以诵念摄。两舌骂詈,以赞叹摄。饮酒食肉,以斋戒摄。诽谤訾毁,以讲说摄。踞傲轻慢,以礼拜摄。刚强豪健,以柔弱摄。不信罪福宿命,以因缘摄。执系有无,以中道摄。是非彼我,以平等摄。贪浊污秽,以清净摄。坚固不移,以轮转摄。造作不休,以无为摄。局守不变,以圆通摄。躁竞不安,以静定摄。忧悲不乐,以逍遥摄。烦恼不释,以解脱摄。大抵世人恶习,卒未易除,是故太上开示此法,使知摄制也。今乃妄逐朋党,不免绮语浮华,妄言虚诳,两舌骂詈,是非彼我,按如此法,参以此篇,当知此曹,皆当得罪于太上者也。不闻《朋党论》乎?《论》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欧阳之言,可谓至矣。昔契丹与夏人大战于黄河外,时范文正公被命镇抚河东,请以兵从。杜正献公以契丹未必来,兵不可妄出。文正大怒,至以语侵正献,正献不以为恨。既而,契丹果不来。若二公者,皆世俗指为朋党者也。至论国事,矛盾乃尔,党可逐乎?司马君实与范景仁相得欢甚,皆自以为莫及。尝曰:吾与子生同志,死同传,用舍大节,皆不谋而同,所论三大事,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后,如左右手。又曰:吾与景仁兄弟也,不同者姓也。及论钟律,则反复相非,终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虽同,非苟同也,党可逐乎?大抵入而处家,出而处乡,事无巨细,皆当付之公论,其可但以朋党辄妄逐乎?

赞曰:言有是非,折之以理。人有异同,视其臧否。独立似介,或非端士。道同志合,必也君子。辩别正邪,朋党决矣。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二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用妻妾语。

传曰：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中下之人，率以如此。若夫贤妇，岂其然乎？沈泽之年二十五，即废学谋利。其妻石氏最贤，力谏不听，乃苦告翁姑曰：新妇姑姊皆嫁为士人妻，今沈郎不肯读书，令媳妇归宁，羞见亲戚。今日备束脯，乞为择师，勉令就学，不敢望其亨达，但成一好秀才，不辱门下，亦贤夫矣。翁姑从之，后五年，泽之果登第，官至正郎。贤矣哉！石氏言念如此，而收效果如此。其不贤者，曷不以此为法，而乃悍妒陷夫于恶乎？不闻水丘之事乎？度支员外郎王渎再娶高氏，前妻子经大不孝，奉养殊阙。渎死数年，经有二子，皆已成立，相继暴卒。经亦丧明，始悔前非，克己反善，每自言曰：此皆水丘妇，及其兄弟教我，使我至此。每旦及夕，必策杖诣母定省，高氏力止，终不辍。经卒，水丘妇亦病癞卒。若经者，真所谓用妻妾语、违父母训者也。幸已知悔，尚至如此；若不知悔，更当如何？

赞曰：赵衰守原，寺人荐进。问而得贤，犹不可训。阳之从阴，理则非顺。美甚徐公，言以私徇。谋及妇人，雍氏尤信。

违父母训。

传曰：按藏教，父母及子，有相感业。神乃入胎，依地水火风，众缘和合，渐得增长。一七日，如藕根；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

鞋韈;四七日,如温石;五七日,有风触胎,名摄持,两臂两胫及头,五种相现;六七日,有风名旋转,两手两胸四相现;八七日,手足十指,二十四相现;九七日,眼耳鼻口,及下二穴大小便处,九种相现;十七日,有风名普门,吹令坚实,及生五脏;十一七日,上下气通;十二七日,大小肠生;十三七日,渐知饥渴,饮食滋味,皆从脐入;十四七日,身前身后,及左右二边,各生一百五十条脉;十五七日,又生二十种脉,一身之中,共有八百吸气之脉,至是皆具;十六七日,有风名甘露,皆为安置二眼,通诸出入息气;十七七日,有风名毛拂,能令眼耳鼻口、咽喉胸臆,一切合入之处,皆得通滑;十八七日,有风名无垢,能令六根清净;十九七日,眼耳鼻舌四根成就,得三种报,曰身,曰命,曰意;二十七日,有风名坚固,二脚二十指节,乃至一身二百大骨,及诸小骨,一切皆生;二十一七日,有风名生起,能令生肉;二十二七日,有风名浮流,能令生血;二十三七日,生皮;二十四七日,皮肤光悦;二十五七日,血肉滋润;二十六七日,发毛爪甲,皆与脉通;二十七七日,发毛爪甲,悉皆成就,母所饮食,行住坐卧,儿皆辛苦;二十八七日,生屋园池河等八想;二十九七日,各随自业,或黧或白;三十七日,黧白相现;三十一七日,至三十四七日,渐得增长;三十五七日,支体具足;三十六七日,不乐住腹;三十七七日,生不净、臭秽、黑暗三想;三十八七日,有风名篮花,能令长舒两臂,转身向下,次有一风,名趋下,能令头下足上,以向生门。然则父母生育,功侔造化,其为恩也,岂为小哉!洎至生矣,又须湔濯以时,乳哺无缺,疾病救疗,临履扶持,然后得成为人。既成人矣,又须男教以学,女则教以女工。迤逦长成,婚嫁时至,择婚办嫁,耗精损神,事尚未周,晚景已逼。况人命无常,流光易失,今日虽存,

明日难保,正令曾闵报德之日,已自不多,万一蹉过,生死永隔,不复永报之日。苟有训诲,其可辄有所违。昔刘建德所生母病,其妻送至尼寺,遣二婢供侍汤药。母不乐往,妻甚悍,刘不能制。母死,乃大骂曰:我必诉汝于阴。不数日,妻卒。数日,刘卒。妻方大殓,忽震霆一声,腹皆拆裂,臭闻数里,虽至亲亦皆走避,无一在者。然则用妻妾语,违父母训,是可然乎?元漏七七今用《法苑珠林》,其日手足掌生。

赞曰:厉人生子,恐肖其貌。欲其夙成,古有胎教。舍曰詈言,无匪忠告。袖简当持,义方宜蹈。为人子者,胡不恺恺。

得新忘故。

传曰:谢少原之妇,刈薪而失簪簪,哭其哀。或问其故,则曰:不忘旧也。此事遂收入《文选》。魏王与龙阳君共船钓鱼,得十馀枚,尽弃之。君乃泣曰:王始得鱼甚喜,后得益多,遂至弃前所得。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内,美人甚多。闻臣得幸,毕褰裳而趋。臣亦同所得鱼,将弃去矣,乌得无涕?王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此亦收入《文选》。大抵人贵不忘其初,得新忘故,即忘初也。造怨掇祸,端起乎此,孰谓无害乎?昔张文节在政府,国封时节入见庄献。庄献见其二婢陋甚,因命国封,令为别置少者,国封如戒。文节一见,乃指二老婢谓曰:此皆久在左右,若遂出之,则无所归矣。如今姝者,皆未笄,嫁与少年,前程未可量。若使守一老翁,何益于事?即日面奏嫁之。范文正以吏部员外郎出守,时有三婢从。及官太历二府,乃至于薨,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尝辄易。贤矣哉!此固厚德,然不足以尽二公盛美。即此而观,则其他皆可

知也。

赞曰:故旧不遗,民德归厚。帷盖不弃,犹念其久。糟糠之妻,贫贱之友。故剑弗求,短檠何有。世事或然,天理则否。

口是心非。

传曰:《论语》一书,学而时习一语,独冠其首。大抵学贵乎习,不习不足为学。念起于中,即念而习,事至于前,即事而习,即时习也。所谓学也,不惟读书,但凡入孝出悌,泛爱谨信,乃至亲仁,皆为学也。惜人不此是习,而乃以口是心非为习。不闻《楞严》所谓淫习、贪习、慢习、瞋习、诈习、诳习、怨习、见习、枉习、讼习,如是十习,死后皆当受地狱六畜之报。昔庾道季以久病,醮告保命真君曰:庾道季身处阳官贵势,不能顺天用法,愦愦慢信,心口不同。自少及长,善功无一,积恶不改,罪目已定,死在旦夕。方欲修德,以求济免,不已晚乎?数日果卒。呜呼!当其口是心非时,安知已得罪于天乎?

赞曰:颜子之过,于心不贰。言出于口,乃与心异。方其矢词,宁不内愧。鹿马附奸,凤爵献媚。又其甚者,足香之类。

贪冒于财,欺罔于上。

传曰:忠也,廉也,人臣大节。今乃贪冒其财,而又敢欺罔其上,所为如是,臣节安在?多见旋踵破败,而子孙狼狈者,必矣。昔曹翰奉使江南,中主日以食物珍果饷翰,翰必连器血合圆悉留之。既而纯银果合都尽,间用棱合,即不受。中主不得已,令近臣督工匠锻金造器,用犹不足。一日,宴于便殿,出两副水晶盘盏以为饮

器。翰屡目之,因以赐,翰犹曰:此珍异之物,归当以献天子。父母若见,必欲取之。奈何中主,又加赐二副。前后所获,无虑数十万。及南征所掠金宝,亦钜万。且上言曰:臣于颍州造一佛寺,乡见庐山东林寺,寺有五百铁罗汉,愿载以归。上许之,于是调发官船十馀艘,载其所获,各以罗汉置其上。时人目为押纲罗汉。太平兴国初,为威远军节度,强取民间丝帛菽粟,为汝阴令孙崇望所奏。狱具免死,流登州,家籍于官。死后数年,子孙有乞丐于海上者。梁迥以合门使使江南,亦冒于货,诛求无度。及后主饷以时果食物,若贮以金银杂宝之器,迥则喜而受之。苟或贮以他器,则怒而不受。前后所获,尤倍于翰。上闻大怒,寻亦得罪。与其如此,而旋踵破败,孰若忠廉有守,永保富贵乎?

赞曰:利则危国,义不忘君。苟志于义,廉洁忠勤。处心以利,奸欺自文。装橐归报,鞭靴表闻。贪廉忠伪,义利之分。

造作恶语,谗毁平人。

传曰:人本渊清玉洁,我若造为恶语,以谗毁之,万一不获昭雪,罪其轻乎?或至反受宜也。石介以党议起,罢监归徂徕山,得病而卒。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或云直温尝从介学,于是夏英公曰:仁宗曰:介实不死,北走胡矣。寻有旨,将介妻子尽行编管。又出中使,令与京东部刺史,取发介棺,以验虚实。时吕居简为转运,谓中使曰:今发冢而棺空,则介果北走矣,虽孥戮未足为酷。万一尸在,未尝叛去,即是朝廷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耶?于是与中使计议,但责凶肆人,及会葬,门生亲识,军令状以应诏。既而奏上,仁宗亦已悟英公之谮。寻有旨,放介妻子还乡,人皆多居简之

有识。未几,英公死,仁宗将往浇奠,吴奎曰:夏竦多诈,果已死耶?仁宗怃然。既奠,复踌躇者久之,于是命大阉,去竦面幂,以验是否。一时士夫,皆谓剖棺之报。呜呼!夏竦欲破介棺,而身死亦去面幂。破棺去幂,相去一间,孰谓一语之恶为报乎?

赞曰:常情不美,喜闻是非。一语之丑,邮传四驰。或出谐谑,以资笑嬉。乐谤盈筐,曾母下机。流矢中人,驷不及追。

毁人称直。

传曰:立身行己,要当行其在我者,必使正直,无诸邪曲,斯为直矣。苟或身未能直,但以毁人为直,则近乎讦,乌得谓之直哉?昔邹浩以极谏得罪,世犹疑为卖直。张绎先生曰:君子之于人也,当于有过中,求其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其有过。世皆以为知言。夫为人如邹浩,可谓无愧。以谏得罪,不失为忠,世犹疑为卖直。以此观之,当知毁人称直者,不惟得罪于太上,先当得罪于清议也。窃尝论之,毁之一字,最为恶毒。甚至妄有污蔑,使人无以自辩,往往有不测之祸,起乎其间,咎当谁执?其为罪也,岂为轻乎?李叔卿为郡功曹,最号廉谨,同僚嫉之。有孙容者,宣言于众曰:叔卿妻其妹,在吾视之,狗彘也,夫何足道?由其一语,事遂传播,叔卿坐此,抑鬱不得志,遽至自杀。其妹亦悲愤,诣府门一哭,遂自经。不数日,忽雷雨暴作,震霆一声,则孙容已毙于雷斧之下,置尸于叔卿之门。及葬,雷又发冢,竟至腐烂,骨肉狼籍。世之好毁者,岂虑此乎?

赞曰:古者交绝,不出恶声。谏必焚草,惧其沽名。直虽正道,讦岂人情。羊证安忍,麟经畹成。耻言人过,汉俗致平。

骂神称正。

传曰: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又曰:敬鬼神而远之。不语者,不欲轻议也。敬即畏也。圣人尚尔,况馀人乎?神也者,聪明正直者也。尔自称正,神不正乎?为人而正,自当如此,何预于神,乃敢慢骂。不闻阮瞻之事乎?阮瞻作《无鬼论》,忽有一客踵门求见,相与谈论,名理才辨,瞻不能折。良久,论及鬼神,瞻复坚执,不以为有。客忽作色,骂曰:鬼神之事,上古圣贤,皆以为有。子独抗言,执以为无,吾即鬼也。忽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嘿然心沮,岁馀遂卒。然则骂神称正,是可为乎?又不闻舍利弗之事乎?昔舍利弗在耆阇崛山,时有一鬼,名优波伽吒,语伽吒鬼曰:此人今日新剃须发,吾当往打其头。既而舍利弗果患头痛。目连告曰:此优波伽吒鬼打汝头也。此鬼打耆阇崛山,能令碎如糠桉,况打人而不苦痛乎?汝真大德大力人也。不然,则应手粉碎矣。呜呼!此果位人也,但以新剃须发,尚为所侮,况身未必正者乎?正令身正,何预于神,乃敢骂之,戒哉!

赞曰:成汤数桀,首曰慢神。天地社稷,日月星辰。国有常祀,礼典是循。祭非其鬼,淫祠勿亲。敬而远之,孔训可遵。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三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弃顺效逆。

传曰：石碏曰：贱妨贵，少凌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六顺也。弃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大抵逆顺之说，要无出于此也。昔长安大姓范伟，积产巨万，乃冒武公县令范佑为祖父。持祚为县令时，黄敕家不徭役者，五十馀年。更西事，下户调发，皆至困弊，伟独自若。及刘敞尹长安，遂发其事，抵罪家籍于官。周总以累举不第，遂往谯郡，拜都吏周吉为父，日处诸子之列。三代名讳，一切用焉。明年偶得一解，其父以诗责之，总得诗大沮，惭恨遂卒。为人如此，岂非所谓弃顺效逆者邪？惜其不闻南极寿星真君之言。太极真人徐来勒尝遇南极寿星真君，请问寿夭吉凶之事。星君曰：天道福善而祸淫，神明赏顺而罚逆，君能刻意为善，恭己顺天，静将道宜，动与福会，如此则我命在我，不为司杀所制，鬼神所执，不求寿而自寿，不务生而自生。苟或隳纲纪，违天地，肆愚悖，侮神明，反仁慈，亏忠孝，明则刑网理之，幽则鬼神诛之。及将死而言善，过盈而求悔，亦不可得。按如星君之言，弃顺效逆，是可为乎？

赞曰：公无不顺，私无不逆。公本理义，私出胸臆。抑情徇理，所向端直。一念有差，万事倒植。惠吉逆凶，维帝之则。

背亲向疏。

传曰:孔子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大抵亲疏之分,不可不明。悖礼悖德,不可不戒。昔申积中本宣义郎起之庶子,祖母乃翰林学士杨元素之姑。时元素有子,婴疾不事事。积中始生,元素以中表故,取以为子。既而,元素连举二子,而积中亦知所出,嘿不敢言,益尽孝谨,谗间不入,元素爱之。凡两遇奏荐,皆力辞不肯受,推以官其二弟,誓志以科目自奋。元丰五年,果登进士。第后数载,元素卒于馀杭,积中扶护以归。既葬终丧,复为弟妹选名族,办婚嫁。事毕,即尽以家财付二弟,拂袖而出。且作《归宗议》一篇数千言,以示亲属。大抵言所生所养,恩皆一也。所养既粗报,所生亦不可后。既归,拜其父母,且访寻所生母杜氏。久而得之于闾阎中,杜氏垢面跣足,殆不聊生。子母抱持大哭,感动行路。粤二十年,父母死。既终丧,复以先畴尽归诸兄,徒手而出,僦屋以居。或劝令略受一二,积中坚不许,曰:杨家赀产,十倍于此,吾犹弃如弊屣。今于诸兄生计,其忍割取以自资乎?士论莫不伟之。时许光疑为转运,论荐于朝,降诏褒美,赐以一官,除永兴等路提举学事,未几乃卒。许公复同宣和殿学士薛嗣昌、中书舍人宇文黄中,列言于朝,再降诏,官其一子。噫嘻,世间如积中者,有几人耶?真所谓善处者也。

赞曰:人之至亲,莫如父母。昆弟同气,如足如手。演而伸之,族至于九。等衰虽殊,情义当厚。舍而之他,悖德奚取。

指天地以证鄙怀。

传曰:天有三十二覆,地有三十二载,天覆地载,各理一炁。人居其中,顺吉逆凶,其应如响。小心寅畏,尚虞获罪,况敢辄以鄙

怀,指以为证,不亦渎乎?昔王沂公之父,虽不学问,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纸,必掇拾涤,以香水收之。尝发愿曰:愿我子孙,以文学显。一夕,梦宣圣拊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欤!怅汝已老,无可成就,当遣曾参,来生汝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也。因以曾字名之,竟以状元及第,官至中书侍郎、门下平章事。李景逊母郑氏,酷教诸子。一日墙坏,得一甕钱。郑氏焚香祝曰:岂天地愍我子母孤寡,特以赐乎?然妾所愿,惟愿诸子学业有成,仕而受俸,此钱非所愿也。复自揜之,其后景逊果登第,官至太子少保。呜呼!王君一言如此,郑氏一言如此,而天地应之果如此,孰谓指天地以证鄙怀,而天地不谴责乎?

赞曰:鲁庄誓母,殊失孝慈。不仕誓墓,人诮羲之。戴履两间,十目难欺。心迹洞然,自可无疑。皇天后土,讵听淫辞。

引神明而鉴猥事。

传曰:一身有一身之神,一宅有一宅之神。脑神精根名泥丸,眼神明上名英玄,耳神空闲名幽田,鼻神玉垄名灵坚,齿神锷锋名罗千,舌神通命名正伦,发神苍英名太元,重楼十二名太一,肺神皓华名虚神,肝神龙烟名舍明,胆神龙耀名威明,心神丹元名守灵,脾神常在名魂停,肾神玄冥名育婴,掌神存想名景宁。乃至玉童君、玉女君、道父君、道母君、师父君、师母君、饮海君、合命君、三十六狮子君、丹田君、上和中和下和老君、三元真君,皆身之神也。门户之鬼名丞伯,开闭之鬼名士伯,供大门鬼吏名真公,小门鬼吏名小真,宅舍之鬼名奚子都,房门鬼吏名万伦,灶君守吏名炎景,厕上守吏名奴之,道上之鬼名乌子丁,道上守吏名尸供,此一宅之神也。

当知在在处处，主之者，莫不各有其神。猥亵之事，其可辄引为鉴？昔王少逸久系幽狱，陶弘景曰：此人以怼憾告灵，故掇斯祸于此。益知神明，诚不可辄引之也。

赞曰：传谓要盟，神所弗听。秦人咒楚，其德不竞。祝史矫举，随惧修政。郑不禳火，孔宁祷病。聪明正直，焉用口佞。

施与后悔。

传曰：明道中，太平州旱蝗相继，民大乏食。忽山泽间，生一种鸟昧草，民采以食，赖以不饥。至道中，环庆路饥，五谷绝种。忽蓬生蔽野，结实如粟，可以充肠。熙宁初，淮浙路饥。忽菌生被野，甜软颇美，可以作羹。元丰间，青淄大饥。忽山石间，生一种石面，杂以少面，即可作饼。圣历间，梓州大饥。真武真君化为一叟，逐日入城，货卖蒸熟蒭荭，所济者众。建隆末，河北路饥。又复化为一商，运到十五万斛粟麦入城。物到而商不复见，官取拯济，旁及数郡。大抵荒歉者，灾也数也，复生如是物者，天地本心也。真君亦如是者，亦天地之心也。今也禀天地之和，具天地之象，而略无天地之心，将何以称为人哉？惜其不知上士处世，大慈平等，兼济为德，一灭一生，即登胜果。不闻周惠化诸君之事乎？周惠化好施穷困，辛苦不倦。一日，智观真人化为乞人，乞食街中，试验其事。周果乐施，即日度之，今为西华真人。刘宽好济穷困，未尝辄废，竟为太上收录，今为童初府帅上侯，主始学道者，折象家世丰财。每以多藏厚亡为戒，不惜千金，随施辄尽，上帝嘉之，赐令度世。刘白云亦家富，初不知有修行之事，但以乐于施与，不惜钱帛，竟遇乐真君授以道要，遂得仙去。贤矣哉！此皆以乐施而立登胜果者也。曷

尝有一施与后悔者,得造其列乎?当知施与一事,立功最速。纵不一一证果,亦必各获其报。不闻阳君诸公之事乎?阳伯雍好施义浆。一日,遇一异人授以一升玉种,子孙皆大富贵。裴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惠施。一日,有一老人踵门乞浆,兄弟待之尽敬。老人曰:观君兄弟,皆长者也,积德如此,岂无其福?安史之乱,为老人所引,入一洞中,由是得脱兵难。其后,兄弟皆至大官,举家寿皆过百。奚百三本一贫者。一日,见一道者,诣一铺家,乞一文钱,铺家睚眦不与。百三嫉之,力自探腰间一文授与。是夕,即梦道者与之云赘。及觉,颐赘果落。汤枢密既死数日,梦其孙曰:吾在生虽刚褊,然无大过。今岁歉,若能为吾发廪拯济,远胜为作佛事,于吾亦有所赖。其孙即日以五百石米,付县令孙君贶赈济。是夕,复梦枢密含笑曰:吾即生天矣。此皆以乐施,而各获其报者也。施与后悔者,可望此乎?佛言:施食一事,当得五种福报:一者命施,所得福报,世世长寿,财富无量。谓人乏食,七日必死,我能施之,使之复活,故曰命施。二者色施,所得福报,世世端正,见者欢喜。谓人乏食,色必憔悴,我能施之,使复充悦,故曰色施。三者力施,所得福报,世世多力,永无灭耗。谓人乏食,必至羸弱,我能施之,使复强健,故名力施。四者安施,所得福报,世世安稳,不逢灾患。谓人乏食,必愁身危,我能施之,使复安乐,故名安施。五者辩施,所得福报,世世通达,言为人采。谓人乏食,困不能语,我能施之,使复能语,故名辩施。大矣哉,此但施食一事,所获福报,尚犹有五,况施一切合施之处,一切皆施者乎?

赞曰:行道求福,移粟望民。施必祈报,霸者假仁。要誉于外,矫情匪真。一或失据,怨天尤人。五谷不熟,稊稗足珍。

假借不还。

传曰:假借不还,求之世间,多有如此。夫岂知生虽不还,死后复当还乎?吏人有陈益者,从吴宗嗣借二百千钱,崖不肯还。宗嗣责曰:我若前生负尔钱者,今以此还。若不尔负,而尔负我者,尔当作驴以还于我。逾年,独坐厅事,恍见陈益负钱来还,不知其死,急呼诘之,则已潜入厩舍,迹之不见。俄顷,马生一驹,因询陈益在否,则其日果已卒矣。张陈二有一女,名佛儿,年十五,忽暴卒。半日后还曰:初被二鬼捉去,过叉岭,复见二鬼以一黑被裹将二人,纳之陈家,次将一花被裹奴,且曰:汝负他家一千五百钱,今当还之。忽有一绿衣前曰:此人亦悟般若,姑恕之。失足遽堕池中,惊悸乃寤。其父明日因往叉岭询访,果有陈家,夜生三狗,一斑二黑。斑者,偶堕池死。急归取钱,以还其家,陈不肯受。于是相与将钱,施于黄岩寺,为作佛事,以赎过咎。然则假借,可不还乎?与其如此,孰若生而还乎?

赞曰:晋食秦粟,三施不报。兵连祸结,失国是悼。衔鹿醻恩,谁谓虎暴。一饭不忘,贤者之操。无负于心,神人所劳。

分外营求。

传曰:人处世间,或贵或富,或贱或贫,莫不各有定分。阴注阳受,皆宿业也。分外营求,是可得乎?昔刘颁颇能文,自谓魏科,必当高掇。时翊圣真君降言于终南山,颁因持香请问。真君曰:子文虽优,然赋命淡薄,君安分退守,可保馀年。万一过求,必损汝寿。颁不之信,竟至无成而卒。然则一爵一第,信有定分。虽一解,亦

不可求而得也。吴公诚官至大夫,年逾七十,将下致仕。忽梦神曰:子尚有七百千俸金,在官未请。公诘旦视券,果如其数,因戒子弟无得请,子弟如戒;不复形言。未几乃死,子弟叹曰:岂梦寐不足信耶?是夕,复梦神曰:挂冠后,所请半俸,非七百千乎?子弟骇然,悔已无及。然则一寿一禄,信有定分。虽是合得,亦不可尽而有也。夏侯嘉正未第时,有刘童子者,善声骨,尝谓公曰:公惟得声贵,其他皆弱。已俸外有百金横入,不病则死。其后官至正言直史馆,充益王生辰,使得数百千金弊,方辇归私第贮之,以为润屋,忽一缗自地起立,久而方仆。公惊,遽感疾卒。然则一钱一镪,信有定分。虽横入,亦不可得而有也。又不闻阴司有掠剩使之说乎?裴璞死后,为陇右三川掠剩使,梦其友韦元方曰:凡世人一饮一啄,乃至财宝,皆有所籍。其获有限,若过其数,吾皆得而掠之。章昱死后,以罪配为扬州掠剩鬼,梦僧人珉楚曰:世间若我等辈,千千万万,不可胜纪。凡市易获息,各有定数。若逾其数,吾皆得而掠之。然则世间不如意者,岂即此辈有以掠之耶?

赞曰:性之所欲,有命存焉。富有不求,无间执鞭。居易以俟,行险疾颠。思不出位,身名则全。百尔君子,无由甫田。

力上施设。

传曰:不恤其力,而驱迫过酷,即太上所谓力上施设也。夫岂知贪成为罪,便当死堕恶趣乎?贪成者,谓贪役人力,以成其事。按如李虚舟所书,便可见也。嘉佑中,沈遇知杭州。所经诸堰,皆集堰牛,以备牵挽。时方大暑,监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闻以行第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沈几之子过

此,知杭州,吾辈又一番劳苦。一曰:沈几早有子知杭州耶?因呜噎悲叹。众官审其言气,似非俗流,使人迹之,乃堰上数牛。有堕泪者,乃大叹曰:安知此牛,非沈几之亲旧乎?虚舟闻而大书,以为力上施设者戒,然多有不知戒者。昔卢秉为盐事提举,创开一河,专用运盐。时秋雨连,农事未毕,秉乃日役数千丁夫,于泥雨中驱迫穿凿,民大不堪。东坡因为作诗,中有人如猪与鸭,投泥相溅惊之句,便可以见其驱迫过酷也。呜呼!使见虚舟所记,得无惧乎?

赞曰:千仞之缗,挟以贲育。苟有颠坠,出之崖谷。胡为妄施,纵意苛酷。济人之资,反为民毒。所赖圣君,敷锡五福。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四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淫欲过度。

传曰：按《道藏》，人者，物之灵也，寿本四万三千二百馀日，其神三万六千元阳真炁，本重三百八十四铢，内应乎乾☰，人不知保，而使之散，是以中道夭阏。乾者，六阳具而未知动作施泄也。知此修行，即神仙也。自年十五，至二十五，施泄不止，则气亏四十八铢，存者其应乎姤☰，嗜欲之甚，加十岁焉。则又亏四十八铢，存者其应乎遁☰。又不知养，更加十岁，又亏四十八铢，存者其应乎否☰。至此，乃天地之中气。又不知养，更加五岁，其亏七十二铢，存者其应乎观☴。又不知养，更加五岁，其亏九十六铢，存者其应乎剥☶。又不知养，八八六十四卦，其气终矣，元气尽矣，其应乎坤☷。坤者，纯阴也。惟安谷而生，故名苟寿。人至于此，去死不远。况肾堂者，玄关也。心肾合为一脉，其白如线，其连如环，中广一寸二分，包一身之精粹，是为九天真一虚和之妙气，至精活命之深根。五脏六腑，百关百脉，金津玉液，日月光华，悉皆在焉。常能存固，则二部之海，应刻一之候，其潮自生，至于生门。大抵壬为一命之本，肾乃金室下元，故名寿海。尾闾不禁，则沧溟竭矣。不闻岐伯之言乎？黄帝问岐伯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至半百，而动作已衰，将世异耶？人失之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

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知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而《黄庭》亦曰:长生正慎房中急。急者,即众生业重处也。惜其不知女色于人,按如佛说,是众苦本,障碍本,杀害本,忧愁本,是以达者远之。任惠恭晚年益康强。或问其养生之术,公曰:读《文选》有悟耳。曰:敢问悟处。曰: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是也。蒲传正知杭州,乡老有李觉者来谒,年已百岁,而色泽光润,有同婴儿。公曰:愿闻摄养之术。曰:某术至简且易,亦无他,但绝欲早耳。然则淫欲可过度乎?窒欲之说,可不践乎?邪淫之说别载,见他室美,起心私之,并行多隐辟僻假?

赞曰:为善害己,则不可诲。使其有益,终身宜佩。戒之在色,养生为最。能畏圣言,没齿无悔。纵欲伤生,以死谁怼。

心毒貌慈。

传曰:心毒貌慈,如李义甫辈是也。李义甫貌极恭柔,每与人言,必嬉怡微笑。然阴贼褊急,根之于心。少有忤意,辄中伤之。人皆号为笑中刀,亦号为人猫,言其似柔而实害物。厥后,竟至窜死于雋。然则毒用其心可乎?大抵世人毒心,多有如此。夫岂知一死之后,便当堕入恶趣。昔卢瑱有女使名小金者,忽为一女鬼所扰,屡易巫祝,终不能治,复为祷之佛前。一夕,梦一老人乘一狮子,状如菩萨,谓瑱曰:扰小金者,本东邻吴家媳妇,姓朱名十二,为平生毒心,死后堕入蛇趣。见社天竺寺大楮树下,下通地穴,岁久成精,故能变化。汝欲免难,可急于一善人家潜避,则彼自不敢来。瑱如戒,果不复至。然则人之于心,当毒用乎?当善用乎?一则死

堕蛇趣,一则鬼不敢近,二者之间,尔宜自择。

赞曰:鸷鸟将击,必匿其形。人之为阱,盖覆若平。软语怡色,仇敌不惊。鸟喙鸩毒,尚或可惩。所谓人猫,不虚得名。

秽食喂人。

传曰:秽食喂人,吾儒亦自言之。《曲礼》曰:毋反鱼肉是也,谓己历口也。若以因果言之,不惟捐福,定当掇祸。不闻拭眼禅师、瞿永寿之事乎?昔拭眼禅师弃位出家,以目有双瞳,为弟所疑,乃佯为目疾,常以帕子揩拭,人因以拭眼称之。然所至辄有光气,益自不安。一日,因寺家煮粥,乃脱亵衣抖擞于釜上。是日,其光即落。然则秽食喂人,不捐福乎?瞿永寿以贩米为业。绍兴乙卯中,路忽闻米价翔踊,乃于稻田取水润米,不知其田已下粪矣。既而片云忽起,震霆大作,永寿心自知非,度必不免。因探腰间一缗授与同行,祝令归遗其母。作是语已,天复开霁,遂得脱免。然则秽食喂人,不掇祸乎?按如佛说,又不止于如是。一死之后,定当堕为猪豚,为蜣螂,为饿鬼,可不戒乎?

赞曰:不义之良,仲子必哇。盗餐力吐,不污齿牙。蹴尔而与,乞人所嗟。养或不敬,三牲何加。以畜待人,奚其薄耶?

左道惑众。

传曰:左道者,妖术也。以妖为术,乌得不败。侯莫陈利月以左道得幸,至郑州防御使,奢纵不法,多戕杀人。赵普使人廉得其事,削籍刺配商州。继又力请除之,得旨遣使剖心,以示其众。寻复中悔,遣使贷之。无何,使者驰骑遇泞,而踣及掀出。易马而行,

既至,则已剖腹磔尸于驿树矣。李昙其子,学妖术事败,父子俱系御史台狱。狱具,昙贬为南恩州别驾,诸子皆配岭外,仍即日监防出城。既而,从者辞去,昙遂自杀。杨千自言得墨子法,能役使鬼神,召致食物,虽物在拳握,可以术取。又能练丹干汞,与人蒲搏,无能胜者。乃至破扃钥,变形貌,无不能之。一时贵要,悉皆推重,赐官赐服,颇自矜负。未几事败,竟至伏诛。明崇俨精于妖术,凡物在千里外,片时皆能立致。一日,独寝室中,无何为鬼所刺。既死,刀子犹在心上,人皆谓为役鬼过苦,鬼杀之也。然则左道惑众,是可为也?

赞曰:奇哀之民,周有禁防。子不语怪,恐其乱常。仁义礼乐,百王纪纲。日用饮食,不过农桑。文成五利,见诛武皇。

短尺狭度。

传曰:《舜典》曰:同律度量衡。《大传》曰:圣人南面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人道事凡有九,而立权度量居其先。《王制》曰: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月令》曰:仲秋之日,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孟子》曰:度然后知长短。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度谓丈尺高卑广狭,量谓豆区斗斛筐管之所容受。大抵人心不平,设此以持其平也。今乃不准其平,而短狭其用,即是冒太上之禁,失自心之平,非但欺人,徒自欺也。不闻心神之说乎?江南处士朱贞白曰:世言不欺神明,吾谓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神,即不欺神明也。或问迂叟曰:事神乎?曰:事吾心神,不黍稷,不牺牲,惟不欺之为用耳。呜呼!能晓此者,有几人耶?惟其不晓,所以短尺狭度,靡所不为。

赞曰:枉尺直寻,君子所耻。物不中度,不鬻于市。毫发无私,铢较黍累。敢饰盗心,剪弃公理。尺度何损,损己多矣。

轻秤小升。

传曰:天有斗秤之宫,人有半秤之用。在二十八宿,则张星主之。在此篇,则太上定为罪目。大抵锱铢升合者,细民日用之急。一文一锱,得之甚难。故一锱一铢,一升一合,皆不可得而轻,亦不可得而小也。按《五雷云篆》,陈后主时,市中震杀一人,背有字曰:[illegible]。得道者李居正识之,乃斗秤轻重四字。又按《法华经》,当说经时,有十罗刹女,并其子及眷属,佛前发重誓,护此经曰:如杀父母罪,亦如压油殃,斗秤欺谁人,调达破僧罪。犯此法师者,应获如是殃。然则轻秤小升,其为罪也,岂为轻乎?是以程嗣昌不置轻重斗秤,而立为真武真君察录,书人善簿。黎永正造作空中挨系之秤,拆底隆量之斗,立为上帝谴责,命所在神灵,阳警而阴理其罪。英显武烈屡警不悟,竟至双瞽其目,妻窜儿死,乞丐街中。此皆载于方册,其可不畏?

赞曰:衡生于钧,称物平施。升转斗量,出纳所寄。乃欲求赢,掩人听视。纵尔私欲,托诸公器。升秤不欺,欺心可畏。

以伪杂真。

传曰:以伪杂真,如庐山下卢常,以鱼膏杂置油中;建隆观前黄禹,以牛脂为烛是也。积日既久,皆为震霆所击。大抵欺误于人,获罪最重。非独二事为然,但凡食饮之须,药品之用,乃至金帛市易,稍有欺误,皆所不可。不闻二仙之事乎?昔吕洞宾初学道时,

遇一异人授以养道之法。洞宾曰:愿闻其说。曰:煮铜为银。洞宾曰:有变乎?曰:有变,尚在五百年后。洞宾曰:误了五百年后,人不愿学也。以此一语,遂得名藏天府,竟遇钟离,遂得度世。李臻性温约,未尝有失于人。一日,遇一道人,自称姓张名齐物,授以黄白之术。臻曰:某赋命浅薄,不愿学也。齐物乃大惊曰:君之所见,非吾所及。于是抽簪,引以为剑,划地地开,投身其中,地复随合,乃神仙也,其后臻亦得道。然则以伪杂真者,乌得不坠?卢常、黄禹一死之后,当如何哉?

赞曰:雠伪假真,物害犹细。人之乱常,家国攸系。行如市贾,奸贪险秽。自诡盛流,党同附势。一为所欺,误食鸟喙。

采取奸利。

传曰:太上言:以伪杂真。又言:采取奸利者,谓所采取,又非但以伪杂真也。昔杨丙所居,濒大河。岁积刍荛,幸河决,倍取其利。时赵昌言知天雄军,兼知其事。因秋渣,丙复诱奸民穴堤。堤吏告急,昌言命吏径从丙家,毕取所积刍荛,以充堤用。仍将丙送狱根勘,狱具抵罪。自此,其害遂绝,边河居民,无敢为奸利者。孙南金出继为一富家子,恃其有力,交结官吏,助讼乱政,靡所不为。因一二大狱,官吏所得无几,己独厚有所窃,求田问宅,益自矜负。至乃销钱造器,竭泽捕渔,以酒换麻,造船置碓,侵渔水利,占夺民田。但凡人所不敢为者,彼无不为;人所不敢取者,彼无不取。如是数年,忽得恶疾,饮食不进,枯脊如豺。及死,人皆传其已作驴云。然则采取奸利,是可为乎?

赞曰:利以奸言,取以采说。推其用心,千委万折。置毒斯救,

厝火乃撤。术以险售,害由念烈。螫暗嚯幽,射干壁蝎。

压良为贱。

传曰:压良为贱,此特拨无因果者之所敢为。夫岂知今为婢仆,皆前生造罪积恶、过满一千八百之人,其有实非此曹,我乃置于此曹之列,即所谓压良为贱者也。有识之士,其肯然乎?昔马涓其父,以中年无子,因置一妾,极姝丽。每理发,见公必引避,如有沮丧之状。公怪问之,则曰:某父本守某官,不幸死,去家甚远,无力可归。故至鬻某,今犹未经卒哭。约发者,实素帛,暂以绛彩蒙其上,不欲公见,初无他也。公为恻然,即日访寻其母还之,且厚有资助。是夕,即梦一羽衣曰:天锡尔子,庆流涓涓。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涓字名之,即巨济也。及长赴试,羽衣复入梦曰:汝欲及第,须十三魁。既而,魁太学,魁乡荐,乃至唱名为天下第一,屈指果十三魁。罗城使程彦宾,进攻遂宁。城下之日,左右以三处女献,皆蔚然有姿色。时公方醉,谓女子曰:汝犹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锁,置于一室。及旦,访其父母还之。皆泣谢曰:愿太尉早建旄节。彦宾曰:旄节非敢望,但得死时无病,便是好也。其后,官至观察,年九十七,无疾而卒。诸子皆有官。孰谓作如是事,无如是报乎?以此观之,当知压良为贱者,定当得罪。

赞曰:娄敬挽辂,卫青仆奴。贱不可忽,良可压乎。重耳挥盥,见怒秦姝。女不可贱,而况丈夫。为民父母,其将何如。

谩蔑愚人。

传曰:凡涉谩蔑,皆所不可。若及愚人,尤不可也。昔毛烈以

不义起家,人有善田,必百订窥觊,必得乃已。有陈祈者,三弟皆幼,乃尽举田产,低价质于烈家。俟三弟长成,毕行分割,然后备钱,密行抽赎。烈乃挟之收钱,不即与颁,久遂谩蓦。祈屡诉不得直,遂诣岳祠投牒。未几烈死,明日祈死。既而祈还,言烈在岳司,哀告之曰:吾平生作此,凡十三契,契亦见在某处某匮中。公归,切烦语吾家人,令急检各还其家,庶可减罪。不然,罪益重矣。张该有一宅,颇宏壮。以阙用,典千缗在张俊家。俊心爱之,乃厚遗牙侩,作断绝契。契成,换其首张,用作绝契。后数年,该以乏用,诣俊就绝。俊出契示之,乃绝契也。该语塞,洒泪而出,仰天咒曰:愿尔子孙异日亦复似我,欲语不能。厥后,俊之子孙,果皆失音而死。然则设蓦于人,是可为乎?虽非愚人,亦自不可。

赞曰:见瞽必貌,人虚有人。暗室谨独,出门如宾。处心不欺,视物则均。氓之蚩蚩,至愚而神。孰愚黔首,自愚者秦。

贪婪无厌。

传曰: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又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墨子曰:非无安居也,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无足心也。庄子曰:鹏与鴳鹊,大小固不相侔;椿与朝菌,修短殆不相若。要之各安其安,各适其适。此皆圣贤格言,临财可以为法。嗟乎,世人衣不过被体,衣千金之裘者犹以为不足,不知鹑衣缊袍者固自若;食不过充肠,罗万钱之食者犹以为不足,不知箪食瓢饮者固自乐;室不过蔽风雨,峻宇雕墙者犹以为不足,蓬户甕牖者固自安;器不过适用,玉杯象筋者犹以为不

足,不知污尊杯饮者固自适。惟其如此,是以常无足心。夫岂悟世间万事,转头即空,我之此身,终亦变灭。所不灭者,一精明耳。与其于变灭处,区区徒自劳苦,孰若于不变灭处,略作工夫耶?昔波斯匿王问释迦文佛曰:我今迫于颓龄,终当变灭。佛言:曾见恒河水否?王曰:某三岁时,盖尝见之。佛曰:汝今六十,复曾见否?王曰:昨又见之。佛曰:与汝三岁时所见,其水云何?王曰:宛然无异。佛曰:汝面虽皱,而汝见精性未曾皱。皱者为变,不皱者非变。变者受灭,彼不变者元无生灭。王即当下有悟,始知身后舍生趋生,初无断灭。第三祖商那和修问优波毬多曰:汝年几耶?毬多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毬多曰:师今发白,为发白耶?心白耶?祖曰:我但发白,非心白也。毬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亦复如是。大抵生死之身,有无循环,环无起处,亦无尽处。况此心流注,中间无间,见沤起灭,特妄想耳。人从初识,至动相灭时,义亦如是。若使世人皆能于此有悟,则一点精明,长是了然,一出头来,何患无福。所谓财物,何所歉阙?

赞曰:人之处世,其与几何。朝露垂颖,秋叶辞柯。其生有涯,奚必求多。鹿台之址,骊宫之阿。穷富极贵,化为陂陁陂音坡。

咒诅求直。

传曰:所谓咒诅,不待形于奏牍,但凡忿争之际,妄有呼召,即咒诅也。按《咒誓章》,若有咒诅,则九地之下,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山泽之内,五土之上,受人咒诅不正邪鬼,刑祷咒誓考炁之鬼,伏连传尸之鬼,五丘五墓之鬼,妖精作祟祸害之鬼,下官故炁土精之鬼,破杀虚耗五瘟疫炁之鬼,邪魅妖怪之鬼,凶殃破射之鬼,五方

五土复注刑克逆舛之鬼，伏匿留停不退恶逆之鬼，拘绞之鬼，刑杀之鬼，疫毒之鬼，乃至一切凶恶之鬼，皆得乘间伺隙，行其祸害。若非上章求解，得天师门下断鬼大将军、破庙大将军、断除咒誓大将军，为之下降，分别解散，未易断除。然则咒诅求直，是可为乎？昔张中家，初以父子忿争，动辄指天骂日。及其子与其姪争分，亦复祀鬼投神，互相诅害。不数年间，死丧殆尽，所存惟不预者一房，然亦衰破，不及前矣。又有杨长者，出入一寡妇家，颇似亲密，人或议之。寡妇素悍，不胜其忿，乃告天祀鬼，以诅其人。不一年，寡妇与杨长两不相去一日而死。意其当时，实无其事，而必欲自明耶？抑实有之，姑以塞谤耶？不然，安有两不相去一日而死者。事之有无，皆所不知，然亦可以为戒。

赞曰：周官五听，辞色莫隐。岂以口舌，盖其肝肾。敌国交盟，王泽斯泯。多言数穷，不如一忍。苟听于神，何以示信。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五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嗜酒悖乱。

传曰：雪峰、严头、钦山三大禅师，自湘中入江南，至吴山下。钦山濯足洞前，见一菜叶顺流而下，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吾辈可沿流寻之。雪峰曰：汝智眼太浊，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至弃菜叶，住山奚为？郑升之宣和间，被摄至冥司。冥官数曰：汝平生好饮，饮必不尽馀沥，甚至淋漓几案，积已数石。因命吏押至一处，有一大甕，腐水满中，必令呷尽。升之惊悸遂寤。然则人有少福，其可不惜？况酒者最能乱性，苟或酷嗜，日在醉乡，乌得无失？昔吴有为枢密使，陈执中罢相，举以自代。因侍宴醉睡，忽拊床呼其从者，明日黜为西京留台。刁约有俊才，刘沆为集贤相，欲引令修起居注，竟以荒饮无度，帝竟不悦，命竟不下。赵昌言为枢密，日与陈象、董俨酣饮，人因为之语曰：陈三更，董半夜。上怒，两皆罢职，昌言贬为崇信军司马。郭赞为参政，以人对酒气熏烝御座，左迁南京。苏易简为学士，因大饮衄血，感疾而卒。王全为殿中丞，以大醉脐裂而卒。此皆前辇覆辙，孰谓嗜酒为无害乎？况悖乱乎？孔子曰：惟酒无量不及乱。与篇中之言，亦皆一也。

赞曰：周戒群饮，汉禁糜谷。酒以成礼，乌可纵欲。纣为池亡，卓因甕辱。醉乡之徒，遁世逃俗。欲修其身，鸱夷可覆。

骨肉忿争。

传曰:佛曰:我得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又曰:六度万行,忍为第一。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又曰:夫惟不争,故无尤。又曰: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又曰: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又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论语》曰:君子无所争。又曰:君子矜而不争。《礼记》曰: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然则人于骨肉,可忿争乎?骨肉者,血属也。得为骨肉者,莫不皆是夙缘,岂偶然哉!昔顾况为著作佐郎,晚得一子,名非熊。无何暴卒,况追悼哀切,常哭吟曰:老人失爱子,日暮哭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非熊在冥司闻之,亦大感怆,力恳冥官求归。官亦怜而许之,既而果得复来。为孙年三岁,尚记得在冥时事。及长,登进士第,官至大理寺丞。洪涛,其父宣为诸王府教授。涛以太庙齐郎,补太学生,好学淳固,登熙宁二年进士第,为石州司户参军。忽梦一冥使,授以一纸公文曰:石州司户参军洪涛卒。涛大惧,冥使曰:不必忧,不半年,却当复来为洪氏子。及期果卒。时妻徐氏,已妊至半年,果诞一男,状貌与涛酷类。然则得为骨肉,非宿缘乎?其忿争者,不能忍顺故也。异日受生,因缘会遇,便当得二种不美之报:一者爱别离苦,今之鳏寡孤独者是也;二者怨憎会苦,今之乖争离背者是也。世人但知二者为苦,而不知实由前世不能忍顺骨肉忿争,故获斯报。

赞曰:天一生水,违行曰讼。势近情亲,其争易纵。风自火出,讵能无哄。家人嗃嗃,贵在严重。反身威如,齐家妙用。

男不忠良。

传曰:得为男子,道释二教,皆以为难,皆以为贵。然则造物所以生之者为如何?望之者为如何?今也既得为男,而乃苟且汩没,

不能以忠良自效,非独辜负己灵,实亦辜负造物。不闻前辈为男子者乎?昔杜正献衍,其父早卒,公遗腹生,其母改适河阳钱氏。祖父卒,二兄遇之无状,至以剑斫其脑,其姑救解乃免。因诣河阳,归其母,继父不能容。径往孟洛,以佣书自资。富室相里氏,一见奇之,遂妻以女。明年举进士,殿试第四,补扬州推官,历知县、通判、提转、都转运,除待制,除直学,判三司,判审官,知天雄,知永兴,知并州,宣抚河东,拜枢密,寻以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知兖州。自少好学,及贵,喜推奖后进,为人廉洁,事上以不欺为忠,推于人以行己为信。是以动静纤悉,谨而有法,放其大节,真伟然也。范文正仲淹生二岁而孤,其母改适朱氏。及长,知其家世,感泣而去。于南都学舍,自扫一室,昼夜讲诵,饮食起居,人所不堪。公益刻苦,六年之中,遂能尽通六经之旨。谏议姜遵一见奇之,遂妻以女。年二十,举进士,判河中为司谏,知睦州,徙苏州,知开封,知饶州,徙润州、越州,知永兴,知延州,知耀州,徙庆州、环州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改邠州,进枢密,拜参政,除陕西四路安抚,迁户部侍郎,知青州。初入仕,即上宰相万言书。及进用,所行之事,皆无出于此书。虽弄翰戏语,亦不外此。是以人皆推敬,名振一时。若二公者,其为男子,真无愧也。

赞曰:乾道成男,六阳与俱。刚德浸长,万事所趋。一失其位,字曰非夫。奸险侧媚,乃阴之徒。为鲁男子,其庶几乎。

女不柔顺。

传曰:《礼经》曰: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而始。又曰:妇人者,幼从父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大抵女贵柔顺,苟不柔顺,不免或至悍妒,不孝不义,端起乎此。《仙源》曰:吾与侍讲六十

年为夫妇，荥阳吕公未尝有一日面赤。使不柔顺，能如是乎？又有莫筌者，非但柔顺，又能有立，真节妇也。昔周谓以布衣谒太祖，遂见信用，委寄繁剧，奔走岭塞，不得归者二十六年。其家素贫，妇翁欲夺其妻，莫筌坚不许，但守贫安分，以伺其夫之归。奉舅姑益谨，日事蚕绩，躬任机杼，勤苦自营，闺门有法。虽乡里淑妇靖女，亦未尝有识其面。闻其风者，帏箔竦然。及二子长，筑室于外蓄书，命师笃之以学。晚年产业渐厚，舅姑渐老，于是衬茔选美丘，且大为寿坎，松槚茂密，尽得其制。有上腴田数百顷，皆筌手所自置。又为其夫经营别墅，水竹交映，亭阁相望，诚他妇之罕能。于二十六年中，一婚二嫁，皆得望族。其夫在官，亦修高节。及归，俱已皓首。筌复劝夫休官，相与老于林泉。时皆号之莫节妇云。

赞曰：女之美称，曰淑曰令。柔贵有立，顺必以正。无违夫子，必戒必敬。蔡琰非烈，班姬知命。不忌不淫，妇德之盛。

不知其室。

传曰：《易》曰：家人利女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然则男女正位，义同天地，岂为轻乎？近年潮倅余嗣，被摄至司命。宫道问使者曰：何法可以弥灾？使者曰：但于除夕，取桃符板，碎为一篮，密念天皇、地皇、人皇、三纲、五常十字，瘗之通衢，如此可弭一年之灾。呜呼！三纲者，父子、兄弟、夫妇也。一诵其伦，为力如此，况践之者乎？是以君子谨重其事。刘庭式既定婚，入太学。越五年，果登第。及归，则定婚女子已双瞽矣，家又不振。庭式涓日成礼，女家不可，曰：女子已为废人，何可奉箕箒？庭式曰：丧明于定婚之后，于义有所不可。竟娶之，生二子。及倅高密，盲女得疾死，庭式哀哭良切。时东坡为

太守,慰谕曰:余闻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子娶盲女,爱从何生?庭式曰:某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有目与无目也。若缘色生爱,缘爱生哀,色衰爱绝,于义何有?今之扬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以使为妻乎?东坡抚其背曰:真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见,古亦未闻。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继登第。郑通叔初与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学,遂登第。既归,则夏氏女已哑。其伯似欲别择,通叔坚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无所归,况以无恙而成婚,因疾而遽弃,岂人情哉!竟娶之。其后,通叔官至朝奉大夫。哑女所生一子,亦有官。呜呼!二公但于定婚之后,守义已自如此,真所谓能践圣人之言者也,肯不和乎?其不和者,不过为些夷虏,或别有所爱,何足以此而告之哉!

赞曰:刑于寡妻,文王之治。相待如宾,郤缺可师。试人以财,观德于醉。内心所形,闺室尤邃。身修家齐,于斯易易。

不敬其夫。

传曰:《昏义》曰:男教不修阳事,不得适见于天,日为之蚀。妇顺不修阴事,不得适见于天,月为之蚀。然则夫妇失道,适见日月,义岂轻乎?昔杜珪为武平令,忽双目俱盲。其妻乃侍郎吴育之女,日夜望极祷告。每拜,必尽七七四十九数,竟能感真武化身下降,为之疗治,而彻视如初。杜企为人怯弱,其妻张氏素轻视之,晚益多病,不能支持,张不一顾。无何,张先企卒。既殡棺破,乃化为蟒,径奔林间。然则妻之于夫,可不敬乎?呜呼!因果之说,姑置勿论。请以一二贤妇言之,庶皆则效。昔宇文邦彦,其妻黎氏,刻苦立家,喜观书,略通大体,手自编录,以相其夫。且督励诸子从学,甚至其子粹中兄弟,果及第,历词掖,登翰林,至右辖,乡里称

尊。其家至今有黎氏手编国朝以来制诰纶言集尚在。欧阳文忠公,其母韩国夫人,幼归欧阳,即能尽其妇道,克相其夫。夫死,公始四岁。夫人守节自誓,亲教以学。家贫乏纸,至以芦荻划地学书。公竟以学富,历馆阁,修起居,知制诰,为学士,拜枢密,除参政,官至太子太师。若二人者,真所谓无愧于为妇者也。其不敬者,若非悍妇,必荡妇也,何足道哉?

赞曰:三从之义,所重在夫。身仰望者,天可逃乎。举按上食,回文织图。乃捐箕箒,视若庸奴。买臣见弃,终载后车。

每好矜夸。

传曰:老子于《曲则全章》曰: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于跂者。《不立章》又曰: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易》曰:谦谦君子有终吉。《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然则矜夸于人,可不去乎?谢子与伊川别一年,忽得相见。伊川曰:相别一年,做得甚工夫?谢子曰:只去得一个矜字。曰:何故?曰:子细点检,得来病痛,尽在这里。若按伏得这个罪过,方有进向处。伊川点头。大抵前辈,其于矜夸,无不切戒,非独公也。昔顾雍封侯三日,而家人不知。谢安对客围棋,捷书至而客殊不觉。曹武惠充江南,入见合门,所进榜子,止称奉敕江南,干当公事。回向文简时拜仆射,上亦自为殊命,密令李昌言往观公意。昌言盛称眷倚殊越,公但唯唯。杨砺建隆初殿试,唱名为天下第一。真宗不记,问公几年。及第,砺亦唯唯。真宗由是爱其不以科名自伐。文潞公至和中,首议立英宗为嗣。及神宗问之,公但言韩琦之功,上由是重其善不自伐。大抵皆是蓄德深厚,固非

局量褊浅者之所能及也。

赞曰：人有秕德，起于自矜。骄念既实，中虚不灵。有过孰告，有忿莫惩。颜无伐善，禹不争能。匪圣匪贤，斗筲易盈。

常行妒忌。

传曰：嗟乎！世人终日造罪，而不自以为罪。且如妒忌一事，妇人尤甚。岂知一死之后，便当堕入三趣乎？一者地狱，二者鬼趣，三者畜趣。昔崔起妻萧氏，性嗔妒，不信善恶。其父教之诵经，不能从。未几暴卒，梦其侍婢素玉曰：我在生，闻人说地狱，心实不信，今果见之。俄顷，已见萧氏卧在铁床，猛火自起，惊悸遂寤。非地狱乎？刘伯玉妻段氏，性妒忌。伯玉尝于其前，诵《洛神赋》曰：娶妇如此，心可无憾。妻曰：君意似美水神而轻我，我死后何患不为水神。是夜即自沉，复梦伯玉曰：君美水神，我今为水神矣。伯玉自此，不敢渡水。妇人有过此者，必自坏其粧，然后敢济。不然，则波涛暴发。人因名其地为妒妇津云。非鬼趣乎？梁武皇后郗氏，既死数月，乃化为蟒，作人语曰：妾以在生嫉妒，常怀惨毒，忿恚一发，如火炽然，损射于物。今受蟒身，身既长大，无物可食，兼无窟穴可以藏身。每一鳞下，各有无数蛆虫，昼夜啖啮，苦痛切至。奈何？梁武于是为修忏法，以赎其罪。非畜趣乎？然则人而常怀妒忌者，是可为乎？

赞曰：妒则倾人，忌难为下。孰使之然，心猿意马。胡不反思，求在我者。择善可师，胜己如射。女子小人，不知命也。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六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无行于妻子。

传曰：《礼经》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月不举乐，思嗣亲也。释之者曰：重世变也。然则女之父母，所以望其婿者为如何？夫之父母，所以望其妇者为如何？今也既娶而辄至，对以无行，使之身处深闺，欲去不能，欲住不可，抑郁怨愤，情何以堪。此即轻薄小子，所以无前程处也。造物其肯容乎？昔杨大同随其兄之官。在官舍，遇一妇人，抱一女孩，遂与之合，自此即枯瘠如豺。一夕，复遇其妇人，告以实曰：我乃尔三生前妻也，此女即尔女也。尔为商于池州，顾恋不归，我贫困无以自给，遂投井死。上帝约法，以尔逐利忘家，至令妻子身死非命，虽别有善业，当得一第，然终不享后。果如其言。史堂微时已娶，及登第，傲然自负，大有当时不得富贵家女为妻之悔。遂薄其妻，不与同寝。其妻郁郁不得志，因感疾，凡数岁，堂不一顾。妻益饮恨，临终隔壁呼堂谓曰：我今死矣，尔忍不一视我耶！堂终不顾。及死，心自不安，乃从邪说，谋为厌胜，以土器盖其面，兼以索加木束缚而殓。是夕，此女梦其父曰：女托非人，生怀愁恨，死受厌胜。然彼亦以女故，寿禄皆削尽矣。明年果卒。然则无行于妻子，是可为乎？惜其不知一文一艺，空中小蚋；一技一能，日下孤灯。无德以将，适自为累，何足道哉！

赞曰：下我者妻，事我者子。下则易亵，事则易使。所以常情，或多慢视。道之不行，其端在是。施于闺门，必恭敬止。

失礼于舅姑。

传曰：出嫁为妇，所当尊事者，无非舅姑。然世之悍妇，多有失礼，夫岂知不孝之罪，天所必诛乎？昔支祖宜妻喻氏，一夕梦神告曰：汝前生为牟容妻，以久病殚碟。汝姑日为进食，汝怒其频，辄至吐而叱之。临终，又指天骂曰：姑七十而不死，我三十九而乃亡，何不平乎？以此一语，司命闻奏。帝怒，命雷神击汝。既至，而汝气已绝。明日雷神当行前命，幸汝此生却能敬事舅姑，或可脱免。喻氏惶恐，哭泣告天。适英显行空，力为论奏，果蒙原贷。绍兴间，顾德称妻张氏，一夕，亦梦神告以宿生之事，且曰：汝明日当毙于雷斧。张寤，果闻雷声，自分必死，于是易服，出于门外桑树下，立默自念曰：死固不免，奈姑老惊恐何？俄闻空中有声曰：此念极是，上帝已知，特赦汝矣。自此更宜勉于为善，广以告人，庶皆知戒。既而，天果开霁。然则妇于舅姑，可无礼乎？惜其不知孝于舅姑，便当度世。昔感玄符世称孝妇，舅姑性严，玄符奉事弥谨。每谓妯娌曰：我得人身，生于中国，尚为女子，亦所阙也。今父母皆死，惟舅姑为尊。虽被打骂，亦所不问。一日，忽有神人降于其室，授以灵药，遂得上升。韦蒙妻许氏，亦善事舅姑。有一女，极聪慧，暴卒。既而复还，言至阴司，司命以小真呼之曰：汝九世祖，有功于国，有惠于人，近已擢为地下主者，行将授地仙之品。汝曾祖、汝祖、汝父三世，皆已生天。汝母心志于道，孝事舅姑，当陟仙品。汝亦合居丹陵之阙，且归斋沐，太一使者行将至矣。明日，许氏及小真，果皆上升。然则失礼者，乌得无祸？

赞曰：女之从人，更姓改族。继彼世祀，谓之天属。上奉尊章，

义均似绩。胥惠胥诲，我抚我鞠。慢其逮事，不孝之戮。

轻慢先灵。

传曰：眉州鲜于氏，因合小儿药，砾一蝙蝠为末。未及和剂，明旦视之，则有数枚蝙蝠围聚其上，目皆未开。盖识母气，故致然也。一家为之洒泪，自此合药，不复敢用。郴州山丁射一母猿，并生得其子，以献李规。规剥母猿皮，晒之日中，猿子一见，即夺取抱持，号叫不食而死。呜呼！畜生尚尔，况于人乎？所谓轻慢，但凡斋祭不谨，葬不即办，拜扫不勤，皆轻慢也。高邦佐簿眉山，忽丁父忧，于二七夜，被摄至冥司，见其父责曰：汝斋祭不诚，僧与庖者，皆不严洁。惟今夕所请僧宗顺有定力，加持诵念，密契阴司。兼所诵《大明神咒经》及所奏《九天生神章》，皆于我功德有馀，傍及诸囚。然则斋祭可不谨乎？王景芬有一子，极聪慧，无何暴卒。临终，忽自言曰：且留取某，待某长大，必能葬翁婆。景芬大骇，始谋葬其父母。然则葬可缓乎？孔埙丁母忧，既葬，历官至秘书丞，始归焚黄。其母忽现其前，责曰：汝弃吾去，盗发吾家，至折吾臂。岁时祭享，寄二女家。为子当如是耶？阴司本欲罪汝，以警于世。为汝处官修谨，姑且置之。自此切须勤视坟冢，岁设一祭，以宁山神，亦以安我。然则拜扫可不勤乎？况轻慢又甚于三者乎？

赞曰：天子七庙，士祭其先。礼有等别，敬则同然。阼阶朝服，惧傩之喧。刻木而事，如奉所天。毋曰既往，洋乎在前。

违逆上命。

传曰：所谓上者，君父也。稍失勤敬，即违逆也。不闻《九幽拔

罪经》、《教化地狱经》之说乎？《九幽经》云：昔普掠狱中，有诸罪人，驱上刀山。中有一人，践锋履刃，了无所苦，北帝异之。天尊曰：此人生前，曾受九真妙戒救苦真符，吾故以神力覆护。一者敬让，孝养父母；二者克勤，忠于君主；三者不杀，慈救众生；四者不淫，正身处物；五者不盗，推义损己；六者不嗔，凶怒凌人；七者不诈，谄贼害善；八者不骄，傲忽至真；九者不二，奉戒专一。此道家之说也。《地狱经》云：地狱诸受罪人，衔悲白佛言：作何善行，得离斯苦？佛言：当勤孝养，供养父母，敬事师长，归奉三尊，勤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慈悲喜舍，怨亲平等，无有二相，不欺孤老，不轻下贱，护人如己，不起恶念。如是修行，即为已报佛恩，永离三涂，无复聚苦。是故名为《罪业报应教化地狱经》，此释氏之说也。然则上命，可违逆乎？

赞曰：事君致身，义无苟且。言必稽首，召非俟驾。命承解扬，节握司马。真卿死诏，小白拜下。逆命之刑，幽显不赦。

作为无益。

传曰：世间万事，转头即空。惟有好事，所获福报，世世生生，随身受用，无有穷已。是以无益之事，识者有所不为。不闻前辈之所为乎？昔苏文忠知杭州，浚二河，修六井，筑长堤，种麦其上，以备堤用。民受其利，至以公姓名其堤为苏公堤云。邵晔知广州，城濒海，每蕃舶到岸，多为扬风所中。公至，为开内濠，以泊舟楫。由是扬风不能为害，无遇疾者，民至为公醵钱作佛事，以祝公年。及卒，有堕泪者。喻仲宽知顺昌，闽人生子，才过三数临产，即先具盆水，溺之盆中，谓之洗儿，建剑尤甚。公至，作《戒杀子文》，召父老坐庑下，亲酌酒，出

文以劝。不半年间,所活者已千数,民至以喻字名子。张忠定再镇成都,虑民艰食,或复为盗,于诸邑田税内,岁折米六万斛。至春,则籍城中细民,计口给券,依元价粜之。由是一城之民虽遇荒歉,不至甚饥。陈尧佐为广南西路漕。岭南风俗,病不服药,惟祷于鬼,病多死者。公悉出家藏集验,刻石于桂州驿舍。土人赖之,至呼为佛。王觌知成都,城无闲田,中下之户,死者多从火葬。公至,委官根刷在城未有葬者,得万馀丧,以官地瘗之。凡此,皆所谓有益者也。

赞曰:人与天地,并立为三。财成辅相,化育可参。立功立言,百圣不惭。草木俱腐,岂分所甘。罔之生也,梦寐沈酣。

怀挟外心。

传曰:妇德、妇言、妇功、妇容,虽皆妇人美事,然妇人大节特在乎确不可夺。大节一隳,四皆无用。然则怀挟外心,是可为乎?盖有外心,则不免心挑目许,乘间投隙,疾赴急趋,久而情好愈密,其视夫壻,旁若无人,礼义廉耻,必不复问,往往有不测之祸,起乎其间。是以君子贵乎谨独,上帝亦多以此取人。黄靖国嘉佑间为仪州判官。忽一夕,被摄至阴司。阴君曰:卿官仪州,有一美事,卿知之乎?因命吏取百叶簿示之,乃医工聂从志,于某年月日,有华亭主簿杨某妻李氏,淫奔从志。从志辞以乱种,必不可。李不能强,大惭而退。奉上帝敕,聂从志特与延寿一纪,子孙奕世登科,李氏送狱治罪。窃读甫毕,已见数鬼引出一妇人,先以刀剖其腹,继以沸汤沃其肠,名曰湔涤。乃李氏也。既而得还,以语从志。从志骇曰:此固有之,然妻子亦未尝与言,不谓已书阴籍。人于暗室,是可欺乎?其后从志子孙,果皆登第。又有何澄者,亦以医术著名。政

和间，孙已之以久病不愈，其妻于氏召澄看脉。一再见，乃引澄入于密室，耳语澄曰：妾以良人久病，典卖殆尽，愿以此身酬药之直。澄正色曰：娘子奚为出此语？但安心勿忧，当为疗治。若欲以此相污，必是不可。不惟使某永为小人，娘子亦不得为贤妇。纵免人责，天谴其可逃乎？于氏大沮而退。澄一日假寐，恍见一神引至公署。判官曰：汝医药有功，且不于艰急中乱人妇女。奉上帝敕，赐汝一资官职，五万贯钱。未几，东宫得疾，诏访草泽。澄于是得效其力，一剂遂安，赐官赐钱，宛如其数，自此大富，医道益振，京师号为之何药院云。呜呼！二妇慕之如此，而二公拒之如此，诚亦人所罕能。是以立为上帝所取，为二妇者，何以处于天地间乎？

赞曰：纯臣正女，其心无二。诸葛一门，仕吴蜀魏。各守名节，不相诱致。弗嫁刑耳，污手断臂。言言妇烈，传亚忠义。

自咒咒他。

传曰：咒诅一事，篇中言之者四。大抵人贵乎生，死贵乎度。今也处生而有咒有诅，不免速归于死；既死而有执有对，不免禁固滞留，无由出离，往往有不待死，而立如所咒之言者。昔堰典妻尝与人私，又尝窃邻家一巾。邻家诟骂，典乃自咒咒他曰：若我妻果与人私，及窃汝手巾者，当为震霆所击。否则，汝亦如之。是夕，即雷霆大震，果皆毙于雷斧之下。典胁下有字曰：痴人保妻贞，将身以为质。妻胁下亦有字曰：行奸为盗，当使皆知。郭引凤绍兴己卯被摄入冥，见一妇人，鬼卒以铁丸，大小如蒸饼，填塞其口。继以百炼铜汁，擘其口灌之。既绝复苏，既苏复灌，如是数四，苦不可言。引凤曰：此何罪耶？鬼卒曰：此人生前好行咒骂，故获斯罪。然则自咒咒他，是可为乎？

赞曰：咒诅垂戒，谆复数四。爽惟圣言，当有微意。口舌之过，人所轻视。至援神明，或指天地。易犯难赎，深可戒忌。

偏憎偏爱。

传曰：偏憎偏爱，世固有之，而后妻尤甚。惜其莫悟我为人妻，夫不幸死，遽至弃去。不复更恤其家诸稚呱呱，亦不复问为妻为母，当如是耶？妇人大节，至此已丧，其可更于后夫子女，又敢虐遇，尚何以称为人哉？李常曰：卓乎，天下之习不能蔽者，程正叔一人而已。龟山曰：观其《论妇人再适》，至云：宁饿死，不可再适。若不是见得道理分晓，如何敢下这般言语。大抵妇人大节，惟此而已。大节一丧，复何足道？请以一二因果，少以警世。徐铉曰：建安有张兴者，妻死再娶。前妻之子为后妻所虐，兴不能制。一日，忽见前妻入门，责后妻曰：人谁不死，谁无子母之情，尔奚为虐我所生？我已诉于阴府，与我十日限，使自告汝。汝若不改，定当杀汝夫妇。后妻大惧，自此不复敢虐。张开娶孔氏，生五子，无何遽卒，再娶李氏。李氏悍妒，虐遇五子。五子哭于孔氏冢前，孔氏忽自冢出，哭抚其子。既而，取其子帛巾，题诗其上，以赠张曰：不忿成故人，泣涕每盈巾。死生今已隔，相见永无因。合里残妆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浪作冢中尘。有意怜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五子得诗，以呈其父。父以欣于连帅，连帅缴奏于朝，李氏特配岭南。然则为后妻者，当知是乎？偏憎偏爱，是可用乎？

赞曰：憎必知善，爱当知恶。所见一偏，是非颠错。卢杞奸邪，德宗不觉。党锢所惩，元礼孟博。欲得其平，好恶无作。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七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越井。

传曰：汉天师既成道矣，又复劝人造桥凿井，谓之立功。大抵井之为用，利济广博，越而过之，即为触秽，乌得无罪？不闻吴湛、李鄠之事乎？昔吴湛为县吏，所居临荆溪。溪有一泉，极为清彻，众人赖之。湛为筑篱遮护，不令秽入。忽于泉侧，得一白螺，置之甕中。每自外归，则厨中饮食已办，心大异之。一日潜窥，乃一女子自螺而出，手自操刀。湛急趋之，女子大窘，不容归壳，实告湛曰：吾乃泉神，上帝以君敬护泉源，且知君鳏居，命吾为君操馔。君食吾馔，当得道矣。言讫不见。李鄠为河山令，县有河山岩，岩半有一脉清泉，次第流注，逐处各有一崖斛承之，如镌出状。鄠一日携家出游，无何，侍婢雪儿辄就斛浣巾，立为震霆所击，即而视之，则其斛已碎。别安一斛，于下流矣。然则井泉当遮护乎？可触秽乎？比见世人，多不晓此，故悉陈之。

赞曰：伯益作井，清洁为德。养而不穷，寒来可食。奈何弗敬，视同瓦砾。耿恭端拜，枯甃涌溢。有神司之，功利无极。

越灶。

传曰：按《祭法》，王为群姓立七祀，灶居群祀之中。按《月令》，四时共有十二祀，灶居夏之三祀。太上曰：世间惟太一火神，检察世人善恶长短，世人不知，其触犯者众。玄元道君曰：奉吾道者，醮祭家灶，及

祀拜先亡外,不得淫祀他鬼。天师门下科令者祀灶,当用社日,春向门左,秋向门右。黄帝曰:凡欲求乞男女,生产平安,婚娶和合,寿命延永,学问聪明,仕宦迁进,人皆爱敬,贵人欢喜,宅不虚耗,家得平安,舟车无虞,田蚕称意,市易和合,讼诉得直,盗贼不侵,口舌永息,疾病痊安,伏连断绝,咒誓解散,瘟疫永除,乃至禳厌破射,祛逐虎狼,皆当祭祀灶神。昔阴子方为人至孝,又有仁恩。适腊日晨炊,忽见灶神现于其前。子方再拜,每值腊日,即祠祀之。自此大富,比于邦君。至其孙阴识,有女为后,遂得封侯。是故阴氏子孙,世世祀灶。然则灶可越乎?

赞曰:灶司火政,烹饪自出。有相之道,祀典所秩。功在养人,厘尔家室。蚤莫从事,可不祗栗。或取媚焉,又溺方术。

跳食。

传曰:食者,入口之物,稍有不洁,已自不可,况跳过乎?昔盛文肃度以病入冥,所见极昏黑,怳然如行旷野。道逢故相沈义伦曰:喜君得还,切烦语吾家人,某死后,颇以汗脚韈为苦。及还,呼沈之子谕之。沈子但悲泣不已,竟莫晓所谓汗脚韈者为何等事。及服除,彻灵座,乃见一绹弊韈,挂在灵榻横桄之上,方悟汗脚韈者此也。然则食可跳乎?

赞曰:艰鲜之奏,天下为烈。利常用近,一日不阙。利常则玩,用近则亵。人苟无知,或致轻蔑。以食为天,敬心毋越。

跳人。

传曰:贫富贵贱,固若不同。得具人形,则皆一也,其可辄跳?昔刘温叟以病,命其子弟合药。药中有使天灵骨者,温叟一见,即愀然不乐,亟命致奠瘗于郊外。翟林尝送正叔先生西迁,道宿僧

舍。坐处偶背圣像,先生曰:转倚勿背。林曰:岂以其徒敬之,亦当敬耶?先生曰:但凡具人形貌,皆不当慢。龟山闻而大赏其语,喜曰:见似人者,尚不敢忽,则于人也,从可见矣。苟于似人者,辄生慢易,则于其流,必至忽人。彼跳人者,能晓此乎?

赞曰:德禀天地,秀钟五行。人皆尧舜,此性之良。由拱荷篠,禹式耦耕。仲尼大圣,犹畏后生。骑项踞厕,失德之萌。

损子堕胎。

传曰:按《真武灵应纂记》,舒州金部员外郎王尧,家有一女,患鬼胎,二年不下。父母忧虑求医,莫能审察。其女觉而大怒,乃于门中自缢。空中闻人大叱曰:不得枉了性命,是汝宿债。乃请法师于家设醮,恳祷家事。真武遂俄红光,附王氏言:前生尝为药婆,货卖毒药,与人打取胎孕,内有贵命枉杀,寻复从堕,卒难出离。上帝震怒,罚令永劫为恒沙毒蛇,今只馀此一生人身。昨日园中,若不遇吾,已为蛇矣。又按《郭普州记》,信可有女,名引凤,初被二鬼追摄,遍历一十八狱。每门各有一厅,最后一门,大书地狱二字。有一王者,坐一特殿。殿下列数百妇人,各有小儿抱捉,号呼索命。有孕两三月而自毒其胎者,有因挂麝香而偶至堕者,有因争闹而触损者,有为精魅所扰而遂坏者,有因怒儿啼哭打掷至死者,有因视儿不谨死非其命者,有因阙乳而死者。王者一一诘问,莫不桎梏在身,枯瘠可悯。引凤既而得还,具白其父。信可因大书于天宁寺壁,以为世戒。然则损子堕胎,是可为乎?惜其不知人身至贵,得人身者,诚亦为难。窃尝涉猎外典,但凡人死,若非大善直生天堂,大恶直入地狱,半善半恶,未有去处,不免又受中有。既受中有,又

须阴司注拟，有可去处，然后得生。不闻邵康节同胎女子，一堕胎后，凡二十年，始得受生。又尝两现母前，非中有乎？不为难乎？按如佛说，神既入胎，四种始立。坚凝为地种，润湿为水种，暖热为火种，动转为风种。处母生藏之下，熟藏之上，五系自缚，如在革囊，如在罗网，起不净想、瑕秽想、牢狱想，昼夜惘惶，急欲趋出。毋食多食少，太腻无腻，大热大冷，色欲过度，当风差久，游行驰走，有所度越，儿皆不安，亦复受诸苦恼。及生堕地，或以衣受，或以衾受，苦亦如之。如是处胎始终，三十有八七日，于胞胎中，自然生十一种风，关通整合，使之筋脉肌骨，机开孔窍，皆得流通，然后得成为人。若以道家之说言之，玉清之炁生人上一，是为泥丸。上清之炁生人中一，是为绛宫。太清之炁生人下一，是为丹田。玄元始合为九炁，生人九户。二十四炁，生人二十四体。三百六十神，生人三百六十骨节。八十一分神，生人八十一关节。东方八天七宿，属阳明，生人三魂。西方八天七宿，属阴精，生人七魄。南方八天七宿，属丹元，生人天炁。北方八天七宿，属北极，生人玄津。无量妙一结为紫户天中王炁，上为脑精。每一月，即有一天之炁下液。如始一月，郁单无量天真胞命元一黄演之炁下浹。乃至第九月，无想无结无爱天岳府命元自然玄照之炁下浹是也。九炁既浹，又有甲子水神为之调畅血脉，润泽三焦；甲戌土神为之调理肌肉，使不偏枯；甲申金神为之坚固爪齿，养育真牙；甲午火神为之和悦五脏，混合百神；甲辰风神为之保固胎息，呼吸阴阳；甲寅木神为之濯炼筋骨，通贯百骸。但凡一身之中，五脏六腑，筋骨髓脑，皮肤血脉，精脏水脏，二万八千形影，一万二千精光，三万六千出入，八万四千毛窍，莫不各有其神。若以北斗论之，则一元所受，百岁在生。运之

盛衰,身之度数,无非斗也。当生之时,九天司马在庭。九天为之称庆,太一为之执符,帝君为之品命,主箓为之勒籍,司命为之定算,五帝为之监生,圣母为之卫房,天真地祇,三界备守。经所谓得还人道,擢形太阳,惊天骇地,贵亦难言,岂不然乎?于尔何负,而乃敢杀之,罪其轻乎?所以尔者,不过以家业不厚,而厌薄其多;野合淫奔,而急欲灭口。今有平生无子,或有而又复不育,或有而身不及见,或临老而子已先死,皆其报也。

赞曰:厥初生民,爰字爰育。四极攸奠,三纲以续。孰残其生,使毙于腹。虎不食子,仁性犹复。呜呼人哉,忍彼荼毒。

行多隐僻。

传曰:隐僻者,非止一事。大抵淫乱人家,最能损行,渎伦乱种,获罪最重。昔李登,年十八,魁乡荐,继又连发三荐,自谓状元及第,不足为难,每自愤郁。时叶靖法师有道行,通幽达冥,无不验者。因熏沐,诣师请问。师曰:俟为询之。他日为人上章,适天门未开,见诸判官,皆森列门外。师试以登事叩之,一曰:某即主科举者也。李登初生,上帝赐以玉印。年十八,魁乡荐,十九作状元,五十三作右相。缘魁荐时,窥一邻女,事虽未谐,因怒其父,捃以他事,系之于狱,坐此展退十年,降为第二甲第二十八人。及再发荐,横役其兄屋基,甚至兴讼,坐此展退十年,降为第三甲第三十八人。及三发荐,在长安邸中,淫一美妇,惧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又展退十年,降为第四甲第四十八人。及四发荐,又挑邻家室女,屡与之合,坐此帝怒,责其不悛,立命有司削其禄籍。今皆尽矣,死在旦夕,何望登第?师还,无所隐,悉以告之。登大沮,寻以病卒。呜

呼！岂但一死而已哉？异日受主，便当得绝嗣之报。政和间，吴公路被摄至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断数囚。囚皆美男子、美妇人，荷枷立庭下。询之，皆奸事也。公路罔然，未知处决。俄见一吏，抱巨册至。公路揭开，乃阴律也。其辞曰：奸人妻者，得绝嗣报。奸人室女者，得子孙淫泆报。即秉笔依律处判。既而得逞，因与同舍生金景行言之，遂闻于世。今前街后市，夸掉风流，无相公等福可折不仁之辈，并已见报，屈指可数。然则隐僻之行，是可为乎？

赞曰：古有隐慝，震庙必书。人行阴恶，鬼神所诛。暗室屋漏，通道大都。迹或容掩，心不可诬。幸人知过，维德之符。

晦腊歌舞。

传曰：晦者，月晦也，乃司命灶君奏言世人功过之日。腊者，五腊也，乃五方五老五炁天君赞会生人善恶之日。其日，五炁天君朝会玄都，统御人间地府五岳三万六千阴阳之神，校定生人善恶、罪福、荣禄、寿算、吉凶、生死等事，一一籍于录中。正月初一，名天腊。集于九炁青天安宝华林青龙阙中，校定神炁时限长短，及祷求胤嗣、申达玄祖等事。五月初五，名地腊。集于三炁丹天梵宝昌阳丹台朱阙，校定官禄福相、血肉盛衰等事。七月初七，名道德腊。集于七炁素天七宝金门素灵皓阙，校定骨体枯盛、学业、文籍、名宦等事。十月初一日，名岁腊。集于五炁玄天洞阴朔单郁绝玄滋黑灵阙中，校定禄料耗散、官禄衰微、寿算将尽、疾病轻重、变化饮食等事。十二月腊日，名侯王腊。集于玄都洞元玉宸玉宝戊己金阙元始天帝上元八景殿中，校定生死处所、受禄分野、游魂怪梦，乃至众恶、灾祥、否泰、迍厄时日，及驿马衰旺等事。呜呼！凡遇此日，

万一有过,一书黑簿,罪可赎乎?况酆都北帝太阴天君,亦于此日,引出生人久远先祖、父母、眷属,乃至幽狱鬼魂,取问住在阴司年代远近,及问积罪结讞,所致端由,坟墓见在何处,子孙名为何人。既得子孙兄弟亲姻九族名姓,即赞集校定,以为生人罪状。如积劫未有追赎,定当延累生人。此日,先灵眷属,皆得释放,各归本家,受领享祀。为子孙者,自当凭仗道法,祭祀追赎。信能如是,按经所说,幽冥之间,一一得福。然则晦腊之日,当追赎乎?可歌舞乎?

赞曰:晦月之穷,腊岁之莫。岁月如流,光阴难驻。计吾所作,善恶何务。功过莫掩,内省知惧。酣歌于室,宁不败度。

朔旦号怒。

传曰:按《道藏》,初一日为朔,十五日为望,十八日为颇,月尽日为晦。凡遇是日,皆当谨二炁交会。又曰:月之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其夕,三魂弃尸,散游于外。月之朔望,及月晦日,七魄亦复流荡,散游于外。上清真人曰:晦朔之日,当清斋入室,沐浴尘垢,正席而坐。所以尔者,检制魂魄,而消灭尸鬼也,不睡尤佳。《玉烛宝典》曰:月之朔旦,士女皆当湔裳斟酒于水湄,以为度厄。然则可号怒乎?大抵朔旦者,月首也。旦者,又一日之首也。如人一步之初,一月所为,端起乎此,其可不谨?况瞋为功德劫贼,最能烧人善根。但瞋火起时,善念何在?不闻唐若山以笃尚正真、性无忿恚,遂能亲遇太上乎?华严首坐行业素高,但以临终一怒,遂至为蟒乎?

赞曰:月旦曰吉,兆其嘉祥。告朔之礼,奉以饩羊。意在谨始,敬共以将。怒为悖德,焚和自伤。宜定泰宇,以发天光。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八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对北涕唾及溺。

传曰：杨子云著论，以为春秋之际，昼夜平等，谓日出于卯之正东，入于酉之正西故也。桓谭乃著为新论以难之曰：子云之论，乃人间之卯酉，非天上卯酉。天上卯酉，当北斗极。极者，天枢也。枢者，天轴也。天之有极，亦犹盖有保斗，天虽转，而北极不动，亦犹盖虽转，而保斗不移。自人观之，北固北而非天正中。然春秋之际，日之出入，常在南斗。当知天如盖转，北道常远，而南道常近。春秋昼夜，曷尝等乎？子云语塞不能折。于此益知斗为天中，无足疑也。是故元始上帝称北极为中极，宝上真人称北斗七星为中天七星，而吾儒亦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孰谓为不然乎？昔者天皇北极北斗七星化生，自七宝莲中，结为光明，飞于中极，去地九千九万馀里，化为九大宝宫，乃紫微垣大虚宫勾陈之位，掌握符图，纪纲元化，为众星之主领。贪狼配天为天元，主身。巨门配地为地元，主命。禄存配火为日元，主福。文曲配木为月元，主禄。廉真配土为江元，主官职。武曲配水为河元，主寿。破军配金为海元，主妻儿。每星各有三十六宫，每宫各有三十六曹，三界十方，百灵众真，皆所隶属。然则中天北极，不为尊乎？宅尊之所，可触秽乎？若以《长生经》言之，则所谓北者，又不待须是正北。但凡春东、夏南、秋西、冬北，月建所指，皆为犯北斗柄也。减损寿命，最为急速，戒哉！

赞曰：克己之目，非礼勿动。不顾而唾，无义有勇。溺及簪中，擢发是恐。立不易方，君子所重。矧彼居北，众星之共。

对灶吟咏及哭。

传曰：按《黄帝灶经》，灶门不得歌咏哭泣、咒骂叫嗷，与篇中所言，亦皆一也。世人但知灶为一聚砖土，安知有大威力，不可冒犯，乃如是耶？昔嵩山有一庙，极灵异。殿上惟有一灶，绝不可近，近则有祸。由是远近祈祀，殆无虚日。一日，有一禅师至庙，直入殿中，以柱杖击灶三下曰：汝本泥土合成，圣从何来？灵从何起？乃敢恁么烹宰众生？言讫，又打三下，灶乃应手破堕。须臾，有一青衣，峨冠踊出，向师拜曰：某实此庙灶神，久爰京报，今蒙禅师为说无生法忍，已得脱离此处，将生天矣，敢不敬谢。师曰：此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强言。神复再拜而没。人因号师为破灶堕云。其后有僧，复以此话问曰：某久在左右，不蒙方便，启发此灶，得何宗旨，遽得生天？师曰：我只向道，汝本泥土合成，更无别个道理。僧方佇思，师曰：会么？曰：不会。师曰：本有之性，什么不会？僧作礼。师曰：堕也，堕也。破也，破也。其僧亦大悟。呜呼！此灶但以一闻禅师之言，遂能得悟无生法忍。然则吟咏及哭者，岂不掇干渎之祸乎？

赞曰：食不语言，宴非叹所。哀乐以类，各有攸处。吟咏及哭，乌可妄举。匪惟渎神，恶失其叙。敬尔执事，谨其默语。

又以灶火烧香。

传曰：按天师门下科令，灶下灰火，谓之伏龙屎，是故不可烧香。窃尝披阅教典，香火避忌，又不只此一事。如油渍纸撚，不可

蒸纸钱,谓之枉积蜡钱。东岳垒积如山,天地阴阳诸司,皆所不受。又如供养真武,夏月不可用李子,冬月不可用石榴。延降上真,不可烧乳头香、檀香,谓之浴香。月季谓之不时华,金桐谓之鬼华。凡此皆当避忌。与其不避而自取冒犯,孰若敬遵其教乎?

赞曰:火在周典,出纳有时。夫燧取日,洁诚可知。敬心所寓,以祭以祈。拾彼馀烬,或非其宜。一物不苟,神之听之。

秽柴作食。

传曰:柴虽不爨,炁实上蒸,此秽柴所以不可作食也。不闻劳薪炼炭之事乎?昔荀勖尝在帝座,适膳夫进饭。勖曰:此必劳薪所炊。帝不之信,立召膳夫问之,则果以一故车脚供爨。杨收虽常饭,必以炭炊。一日,李璋宴其二子,亦以炭炊。二子终不下箸,惟略饵果实而已。其门下僧圣刚谏曰:他物纵不可食,炭炊之饭亦何嫌乎?二子曰:凡以炭炊,当先烧炭令熟,然后入爨,故名炼炭。不然则尚有烟炁,此吾所以不食也。呜呼!车脚供爨,而荀勖识为劳薪;炭失于炼,而二子尚嫌烟臭。况秽柴造食而奉祀乎?

赞曰:稷曰明粢,祭有先饭。蔬食齐如,变色盛馔。敬天之禄,无敢或慢。火齐必得,饬彼薪粲。宾祀贵洁,人神奚间。

夜起裸露。

传曰:按《道藏》,日月各广八百四十里,日行乎乾,月行乎坤,日得月魄而清,月得日魂而明。清明者,其气也。精华者,其质也。阴阳者,其道也。乌兔者,其象也。卯酉者,其路也。昼夜者,其度也。交会者,其用也。大抵昼属阳,夜属阴,夜即百灵交会之时,不

欲裸露者,恐冒犯也。不闻黄三狗、袁清之事?昔朱守成凡三夕被盗,皆不能入。贼首黄三狗发怒,必欲一逞其志。既而又至,才入第二重门,则见火光赫然,有数辈甲士喝声叫捉。三狗惶惧,争路走出,不觉误伤其党。狱成,所见甲士,乃守成家所事真武帧轴上数员从神耳。单州妓女杨素真,单独一身,厚有所积。武弁袁清因百计诱引,相与结为夫妇,尽载所有,同归京师。舟次孟阳,即夜醉素真,沉之重渊。无何,适值真武行空,救之复活。然则深更僻处,孰谓无神明乎?夜起可裸露乎?

赞曰:处必掩身,视不下带。凡在形色,动如敬戒。安肆则偷,夙夜匪懈。岂曰幽阒,而可纵败。于以考祥,无劳蓍蔡。

八节行刑。

传曰:上清真人曰:八节之日,皆当谋诸善事,不可恚怒忿争,此皆天人大忌,获罪非小,况敢行刑。大抵其日,乃元始天尊分遣天尊、天君、天帝,神仙兵马,无鞅数众,教化人间,开度群品。北斗南辰、四司五帝,亦复下降,条录罪福。且如日行赤道,月行黄道,乃其常也。至于立春,则日行青道,出黄道东。三素元君上诣天皇大帝,游宴元景,行道受仙,度仙上圣天尊同始青天君下降。立夏则日行赤道,出黄道南,太极上真三元真人上诣紫微宫,游宴玄景,行道受仙,好生度命天尊同始丹天君下降。立秋则月行白道,出黄道西,太素上真白帝君上诣玉天玄皇高真,游宴元景,行道受仙,太灵虚皇天尊同始素天君下降。立冬则月行黑道,出黄道北,上清真人帝君皇祖上诣高上九天玉帝,游宴洞景,行道受仙,无量太华天尊同始玄天君下降。春分则日复行青道,出黄道东,太微天帝君上

诣高上玉皇,游宴始景,行道受仙,玉宝皇上天尊同青灵始老帝君下降。秋分则月行白道,出黄道西,南极上真赤帝君上诣上阆风台九灵夫人,游宴明景,行道受仙,太妙至极天尊同皓灵皇老帝君下降。夏至则日行赤道,出黄道南,扶桑公大帝上诣太微宫,游宴受景,行道受仙,玄真万福天尊同丹灵真老帝君下降。冬至则月行黑道,出黄道北,太霄玉妃太虚上真上诣太皇宫太微天帝,游宴清景,行道受仙,玄上玉晨天尊同五灵玄老帝君下降。但凡含炁之流,每至是日,各有变化,翾飞蠕动,草木飞沉,随缘感应,改故易新,轻者或更重,重者或更轻,善恶回换,炁象之运,自然而然。上学之士,每于此日,自当存想祈谢,因变行化,习吉除凶,进善黜恶,陞明弃暗,入正治邪,炼伪成真,励思登圣,开度群品,生成万汇,仰副太上众真如是之意。彼行刑者,何物小子,乃敢尔耶?

赞曰:元气流行,各有分度。斗转星移,鼎新革故。赏罚代天,顺其象数。节序阎端,生意攸寓。奉时承休,宜戢威怒。

唾流星。

传曰:神降自斗而天师生,虚危分秀而真武生,女节感星而白帝生,流星入口而叶君生。然则星之所以分灵孕秀者,为如何哉?流星者,亦星之一也。《楞严经》曰:或见二日,或见两月,乃至晕适佩玦,彗孛飞流,负耳虹霓,皆为恶相。《尔雅》曰:奔星为约,约即流星也。彗星为搀,抢即孛星也。世人但知奔流为妖,而不知奔流非妖,妖实自召,要当恐惧,修省急修。所以禳解之德,其可辄唾?不闻景公三语之善,荧惑为之退舍乎?

赞曰:流星天使,飞翔大空。占彼顺逆,灾祥所钟。陨石宋儆,

坠营亮终。有动于上,敢不敬恭。厌胜之说,出于齐束。

指虹霓。

传曰:《演孔图》曰:霓者,斗之乱。精斗失度则投霓应。《河图稽曜钩》曰:镇星散而为虹霓。《春秋运斗枢》曰:星散为虹。当知虹霓者,信为斗星馀气著于形色者也。昔者孔子修《春秋》,制《孝经》。既成斋沐,向北斗自陈所以著书之意。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为黄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孰谓虹霓非斗星馀炁乎?苟或指之,乌得无罪?

赞曰:蝃蝀在东,诗人莫指。白虹贯日,轲度易水。骚喻小人,飘风同旨。上象或变,灾异所起。见者耸然,其可慢视。

辄指三光。

传曰:太上曰:若见日曜月曜,北斗南斗,则郑重扣头,请乞佑护。上言呼称,至圣至尊,真宰真君,矜哀凡冗,赦宥过咎,即再拜,不得轻慢,反招殃累。然则三光可指乎?三光者,日月星也。日月已疏于下,请以北斗南斗、五老五星、二十八宿言之。大抵世人作福者少,造恶者多,是以累岁迍邅,连年困笃,鲜有安者。若蒙东方九夷胡老君、岁星重华君、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君主摄者,可解寅卯辰甲乙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东方九九八十一万步中,五灾九厄,土害之炁,可以辟斥。正月、二月、三月,可保无他。若蒙南方八蛮越老君、火德荧惑君、太阳南斗君、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君主摄者,可解巳午未丙丁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南方八八六十四万步中,五灾九厄,金害之炁,可以辟斥。四月、五月、六月,

可保无他。若蒙西方六戎氐老君、金德太白君、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君主摄者，可解申酉戌庚申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西方六六三十六万步中，五灾九厄，木害之炁，可以辟斥。七月、八月、九月，可保无他。若蒙北方五狄羌老君、水德辰星君、太阴北斗君、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君主摄者，可解亥子丑壬癸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北方五五二十五万步中，五灾九厄，火害之炁，可以辟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可保无他。若蒙中央三秦伦老君、土君、镇星君、魁剋魑魅魍魉魑魉勾陈七宿君主摄者，可解辰戌丑未戊己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中央土害之炁，可以辟斥，地祇积祟，可以解除，四季之内，可保无他。然则三光，可辄指乎？

赞曰：帝尧南面，中星是窥。舜齐七政，璿玉衡玑。兢业观仰，以审百为。照临在上，幽隐弗遗。彼妄指者，凡民无知。

久视日月。

传曰：太阳日君为阳宫总司，列二十八宿为属吏。太阴月君为阴宫总司，总五岳二十四炁，治山为地司，三河四海九江十二溪为水府。每一年有二十四炁，每一节炁即太阳日君首至，当节合巡宿中。此日太阴月君亦至。其日，则二十四炁治山。二十四炁君，各攒集世人善恶、灾福、寿禄、生死等事，上于所属之岳。本岳司命，又复誊奏于当节阴阳二君所巡宿中。立春节，按虚宿涌泉治阴官左监神炁君奏事。雨水节，按危宿北平治阴官右监神炁君奏事。惊蛰节，按室壁二宿稠梗治阴官左监察炁君奏事。春分节，按奎宿主簿治阴官右功炁君奏事。清明节，按娄宿蒙秦治阴官左领功炁君奏事。谷雨节，按胃宿平盖治阴官右领功炁君奏事。立夏节，按

昴宿云台治阴官左监功炁君奏事。小满节，按毕宿滮口治阴官右监功炁君奏事。芒种节，按觜参二宿公慕治阴官右都炁君奏事。夏至节，按井宿玉局治阴官左察炁君奏事。小暑节，按鬼宿平冈治阴官左功炁君奏事。大暑节，按柳宿北邙治阴官右察炁君奏事。立秋节，按星宿葛璜治阴官右领炁君奏事。处暑节，按张宿后城治阴官左都炁君奏事。白露节，按翼宿本竹治阴官右监察炁君奏事。秋分节，按轸宿秦中治阴官左领神炁君奏事。寒露节，按角亢二宿阳平治阴官左平炁君奏事。霜降节，按氐宿鹤鸣治阴官左长炁君奏事。立冬节，按房宿漓沅治阴官右长炁君奏事。小雪节，按心尾二宿庚除治阴官右都领炁君奏事。大雪节，按箕宿隶上治阴官左都监炁君奏事。冬至节，按斗宿真多治阴官右领神炁君奏事。小寒节，按牛宿昌利治阴官左都监炁君奏事。大寒节，按女宿鹿堂治阴官右平炁君奏事。然则日月，可久视乎？

赞曰：古者人君，朝日夕月。出纳宾钱，职掌炁越。竹宫望拜，汉祀犹设。典礼浸废，寅恭或阙。瞪视奚为，爝火自灭。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九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春月燎猎。

传曰：程嗣昌平生戒杀，未尝辄事烹庖。因在密州，见数辈猎徒打捕鸟雀，或碎首穴胸于鹰鹞爪觜之下，或拗脚折翅于罝罘网罟之中。是夕，即露香告天曰：辄欲将家藏一切所食众生并同七世父母因缘戒杀图子，覆板印行，庶几此邦，或知改过。既而印行，拦头有彭景者，亦请一本，其妻华氏一见，即大怒，夺取撦破，弃之秽处。明日，买得一鱼，操刀欲鲙，鱼忽跳跃，触破其眼，血流满地。须臾皆化为虫，缘绕其身。方喧传间，监镇向孰怳见真武真君曰：吾察知此地，有一上善，乃兴化军客人程嗣昌，印施戒杀图子。不谓妇人华氏，乃敢撦破，罪恶深重，自不容逃。其馀不改之人，亦当获罪。俟吾二十七日再降，更看如何。然则燎猎，是可为乎？惜人不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导之以义，亦无不晓。昔韦南康镇蜀时，有一鹦鹉甚慧。驯养者晓以佛理曰：若欲念佛，当由有念，以至无念。即仰首奋翼，若听若承。及使念佛，则默然不答。或诘其不念，则唱言阿弥陁佛一声，意若有悟。以有念为缘生，以无念为真际也。一日，不震不仆，敛翼委足，揜然而绝。焚之，有舍利十。公为立塔瘞之，号曰鹦鹉塔。孰谓无佛性乎？卫敬瑜妻李氏，年二十而寡。父母欲嫁，誓志不许。所居有双燕，一日，忽孤飞。李氏感之，谓曰：能如我乎？因以缕志其足。明年复来，孤飞如故。李作诗曰：昔年无偶去，今春犹独归。故人情既重，不忍复双飞。又明年复

来,则李氏已死。或告之已死及葬处,即径往墓侧,悲鸣不食而死。人因瘗之,号曰鹭冢。孰谓不尚义乎?太上戒人燎猎,而以春月为言者,盖春月乃万物发生之际,若纵燎猎,猎之伤杀,尚犹有数,一火之过,是有数乎?《月令》一书,亦自言之,其可不戒?

赞曰:周典夏苗,择取不孕。则知春蒐,弊禽尤靳。意在训兵,非杀之徇。鸟兽孳尾,生理方顺。焚林而猎,仁者奚忍。

对北恶骂。

传曰:薄拘罗尊者未证果时,尝骂人吃饭迟为牛销草,至为罗汉,尚不免有牛饲之报。善住天子作维那时,尝骂客僧为眼瞎汉,及作天子受天福尽,亦不免有眼瞎之报。孰谓恶骂为无害乎?况对北乎?北者,至尊所居,有北辰焉。辰有五星,第一星即天皇大帝,第五星即北极大帝。斗有九星,第七星破军,号曰天之上帝,玄阳天关播光太明太上玉皇道君,其为尊也,馀皆可知。按《本生经》,元始上帝曰:若有信心男女,于上春日,一心斋戒,肃尔神明,设九光醮,迎请紫光圣母,并七元君,虔恭奏献,纵有十恶重罪、冤家苦报,如九日轮照于冰山,应时消释,福寿增延,无量天真俱来拥卫,见世圆满,子孙昌盛,所有福德,如彼甘泉,随汲随发,受用无量,命终之后,超生大梵真天。然则对北可恶骂乎?不闻刘俊本命醮祭而果蒙宥罪,虔娄为父祷祈而果获延年乎?又不闻李答奉事而有子卫公,为唐功臣;武侯有女效彭女奉事,而亦获上升乎?此皆载于教典,其事甚众,姑摘一二以示世云。

赞曰:人之北面,尊归我后。天之北极,曰辰与斗。俯仰之际,宜无所苟。一朝对栉,管宁追咎。居如不容,矧敢滕口。

无故杀龟打蛇。

传曰:应世真人曰:一切翱飞蠢动,皆不可杀。若夫龟蛇二物,尤不可杀。若辄杀之,或至杀有灵者,其阴精定当害人。是以识者,常切救护。昔刘彦向,其父为湖州刺史僚属,从银坑回,有以一大龟为献者曰:得此龟者,寿当千岁。其父即日,复自送于坑所。父殁,彦回为房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数尺,一家惊恐,未有所之。俄有大龟,似欲引路,从龟而行,历十馀地,皆得浅处,遂脱水难。是夕,复梦大龟曰:昔在银坑,尝蒙先使君救脱之惠,今故奉报。孙真人在世时,尝因山行道,见村民击一青蛇,公力救之。月馀,再过其地,遥见一少年驰骑而至,迎公以归。既至,乃一王居,有一绛服者出谢曰:昨日小儿痴骏,几乎遇害,幸先生救之。此间血属甚多,无不感激,故遣长儿迎致,略撼谢悃。既而引入深宫,复有一妃,携一青衣小儿,出拜致谢,再三延留。凡三日,珍馐美膳,缣绡珠玉,无不有之。先生皆却不受,惟受上帝所颁龙宫三十仙方以归。今千金方,盖有得于三十方者也。然则杀龟打蛇,是可为乎?

赞曰:龟预四灵,蛇先百蛰。豫且之网,不免于执。白帝之精,当道而泣。岂期无知,患或偶及。苟遇识者,宜拯其急。

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馀责,乃殃及子孙。

传曰:如是等罪,上文各已随事演注,兹不复论。请以七趣受生因果言之,庶几各知。七趣轮回,不得真净,皆一虚妄,杀盗淫习,尚随顺尔。经云:一切世间,先死相续,生从顺习,死从变流。

临命终时,未舍暖触,一生善恶,俱时顿现。死逆生顺,二习相交,纯想即飞,必生天上。若飞心中,兼福兼慧,及与净愿,自然心开。见十方佛一切净土,随愿往生,情少想多,轻举非远,即为飞仙。大力鬼王,飞行夜叉,地行罗刹,游于四天,所去无碍。其中若有善愿善心,护持我法,或护禁戒,随持戒人,或护神咒,随持咒者,或护禅定,保绥法忍。是等亲往如来坐下,情想均等,不飞不坠。生于人间,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横生,重为毛群,轻为羽族,七情三想,沉下水轮。生于火际,受气猛火,身为饿鬼,常被焚烧。水能害己,无食无饮,经百千劫,九情一想。下洞火轮,身入风火,二交过地,轻生有间,重生无间。二种地狱,纯情即沉,入阿鼻狱。若使心中,有谤大乘,毁佛禁戒,诳妄说法,虚贪信施,滥膺恭敬,五逆十恶,更生十方阿鼻地狱。循造恶业,虽则自招,众同分中兼有,元地如是。地狱、饿鬼、畜生,人及神仙,天洎修罗,精研七趣,皆是昏沉,诸有为相,妄想受生,妄想随业,于妙圆明,无作本心,皆如空华,元无所有,但一虚妄,更无根绪。此等众生,不识本心,受此轮回,经无量劫,不得真净,皆由随顺杀盗淫故。何名七趣?一者天趣。经云:诸世间人,不求常住,未能舍诸妻妾恩爱,于邪淫中,心不流逸,澄莹生明,命终之后,邻于日月,如是一类,名四天王天。于己妻房,淫爱微薄,于净居时,不得全味,命终之后,超日月明,居人间顶,如是一类,名忉利天。逢欲暂交,去无思忆,于人间世,动少静多,命终之后,于虚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类,名须燄摩天。一切时静,有应触来,未能违戾,命终之后,上升精微,不接下界,诸人天境,如是一类,名兜率陁天。我无欲心,应汝行事,于横陈时,味如嚼蜡,命

终之后,生越化地,如是一类,名乐变化天。无世间心,同世行事,于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终之后,遍能出超,化无化境,如是二类,名他化自在天。如是六天,形虽出动,心迹尚交,自此已还,名为欲界。乃至色界一十八天,无色界四天,是诸天人,按如佛说,皆是不了妙觉明心,积妄发生,妄有三界中间,妄随七趣沉溺,补特伽罗,各从其类。二者仙趣。经云:复有不依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念,存想固形,游于山林,人不见处,有十仙种:坚固服饵而不休息,食道圆成,名地行仙;坚固草木而不休息,药道圆成,名飞行仙;坚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坚固动止而不休息,气精圆成,名空行仙;坚固津液而不休息,润德圆成,名天行仙;坚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圆成,名通行仙;坚固咒禁而不休息,术法圆成,名道行仙;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忆圆成,名照行仙;坚固交道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名精行仙;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悟圆成,名绝行仙。是等皆于人中炼心,不修正觉,别得生理,寿千万岁。休止深山,或大海岛,绝于人境,斯亦轮回,妄想流转,不修三昧,报尽还来,散入诸趣。三者阿修罗趣。经云:是三界中,复有四种阿修罗类。若于鬼道,以护法力,成通入空,此阿修罗从卵而生,鬼趣所摄。若于天中,降德贬坠,其所卜居,邻于日月,此阿修罗从胎而出,人趣所摄。有修罗王执持世界,力洞无畏,能与梵王及天帝释四天争权,此阿修罗因变化有,天趣所摄。别有一分下劣修罗,生大海心,沉水穴口,旦游虚空,暮归水宿,此阿修罗因湿气有,畜生趣摄。四者人趣。经云:为人豪贵,或为国王,或为长者,从礼事三宝中来;为人端正,颜色洁白,姿容第一,从忍辱中来;为人精进,无有懈怠,乐为福德,从精进中来;为人安详,言行审谛,从禅定中来;为人才明,了

达深法，讲说妙义，开悟愚蒙，闻其言者信为珍宝，从智慧中来；音声清彻，从歌咏三宝中来；为人洁净，无有疾病，从慈心中来；为人多怖，音声嘶破，从地狱中来；为人暗钝，懈怠多食，语不明了，又复怯弱，乐友痴人，偏喜黑暗，从畜生中来；为人不净，从猪中来；为人凶恶，从蝮蛇中来；无庶几心，从狗中来；狠戾自用，从羊中来；好美饮食，恣杀物命，无有慈心，从豺狼狸鹰中来；不能安详，及不忍事，从猕猴中来。又云：为人修长，恭敬人故；为人短小，轻慢人故；为人丑陋，好嗔恚故；生无所知，不学问故；为人颛愚，不教人故；短命多病，好杀生故；无有资生，常苦贫困，好偷盗故；无有子息，乱人妻故；子女淫乱，乱人室女故；鳏寡孤独，虐遇子女故；为人饥饿，好独食故；为人奴婢，负债不偿，不礼三尊故；为人丑恶，遮佛灯故；生水牛中，为官酷虐，刻剥小民故；生麋鹿中，惊怖人故；生诸龙中，好调喜故；身生恶疮，疗治不效，鞭挞人故；人见欢喜，对人欢喜故；人见不喜，对人不喜故；长官囚系，扭械在身，笼闭众生故；为人吻缺，好钓鱼故；生裸形国，轻衣唐突佛精舍故；生马蹄国，著屐践佛地故；生穿胸国，布施作福生悔心故。又云：彼枭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顽类。咎征参于愚类，狐伦参于庸类，毒伦参于狼类，蛔伦参于微类，食伦参于柔类，服伦参于劳类，应伦条于文类，休征参于明类，循伦参于达类。是等皆以宿债毕酬，复形人道，皆无始来，业计颠倒，相生相杀，不遇如来，不闻正法，于尘劳中，法尔轮转，此辈名为可怜悯者。五者地狱。经云：此等众生，自业所惑，造十习因，受六交报。云何十因？一者淫习，二者贪习，三者慢习，四者嗔习，五者诈习，六者诳习，七者怨习，八者见习，九者枉习，十者讼习。云何六报？一切众生，六识造业，所招恶报，从六根出。一者见报，

招引业果。此见业交,临命终时,先见猛火,满十方界,亡者神识,飞坠乘烟,入无间狱。二者闻报,招引业果。此闻业交,临命终时,先见波涛,没溺天地,亡者神识,降注乘流,入无间狱。三者觉报,招引恶果。此觉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毒炁,充塞远近,亡者神识,从地踊出,入无间狱。四者味报,招引恶果。此味业交,则临终时,先见铁网,猛燄炽烈,周覆世界,亡者神识,下透挂网,倒悬其头,入无间狱。五者触报,招引恶果。此触业交,则临终时,先见大山,四面来合,无复出路,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手执枪矟,驱入城门,向无间狱。六者思报,招引恶果。此思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恶风,吹坏国土,亡者神识,被吹上空,旋落乘风,堕无间狱。于此六报一一报中,又各发明二种恶相,此即名为地狱十因六果,大抵皆是众生迷妄所造。若诸众生,恶业圆造,入阿鼻狱,受无量苦,经无量劫,六根各造,乃彼所作,兼境兼根,则入八无间狱。身口意三,作杀盗淫,则入十八地狱。三业不兼中间,或为一杀一盗,则入三十六地狱。见见一根,单犯一业,则入一百八地狱。由是聚生别作别造,于世界中,入同分地,妄想发生,非本来有。六者饿鬼。经云:是诸众生,非破律仪,犯菩萨戒,毁佛涅槃,诸馀杂业,历劫烧然,后还罪毕,受诸鬼形。若于本因,贪物为罪,是人罪毕,遇物成形,名为怪鬼。贪色为罪,遇风成形,名为魃鬼。贪惑为罪,遇畜成形,名为魅鬼。贪恨为罪,遇虫成形,名虫毒鬼。贪忆为罪,遇衰成形,名为疠鬼。贪傲为罪,遇炁成形,名为饿鬼。贪罔为罪,遇幽成形,名为魇鬼。贪明为罪,遇精为形,名为魍魉鬼。贪成为罪,遇明为形,名役使鬼。贪党为罪,遇人成形,名传送鬼。是人皆以纯情坠落,业火烧干,上出为鬼。饿鬼

一趣,尤为至苦。以诸贪故,虽有所思,终无所得。以诸嫉故,见人饱满,己常饥乏。以毒害故,身自出火,还自焚烧。以骄慢故,福力至微,一切小鬼,己皆不胜。昔佛在维耶离国,晨出有八万四千饿鬼哀告曰:我等先身,虽尝见佛,不知有佛。虽尝闻法,不知有法。虽尝见僧,不知有僧。我不作福,转教他人,亦不作福。见人作福,言常笑之。见人作罪,意常欢喜。以种行至恶,堕此趣中,已七万岁。每见小水,寻复不见。若见大水,即为鬼神罗刹遮护。虽值大雨,身亦如处热沙。幸望哀救。佛因教令持水奉佛及僧,遂得免苦。阿难在迦毗罗城,见一饿鬼,自称面然,告阿难言:汝后三日,决定命终,堕我等趣。阿难告曰:当作何计,可以免此?面然曰:无非施我等食,令得饱足,因得出离,则汝亦得脱免。阿难投佛,佛言:汝欲施食,当先施一净器,置食其中,诵我陁罗尼咒七遍。出于户外,弹指七下,施诸鬼神。彼得出离,则汝亦得脱免,兼得延年。即说咒曰:那摩萨缚怛他羯多缚路枳帝唵三跋罗三跋罗吽。阿难信受奉行,果得脱免。七者畜趣。经云:鬼业既尽,则情与想二俱成空,方于世间,与元负人,怨对相值,身为畜主,酬其宿债。物怪之鬼,物销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枭类。风魃之鬼,风销报尽,多为咎征一切异类。畜魅之鬼,畜死报尽,多为孤类。虫蛊之鬼,蛊灭报尽,多为毒类。衰疠之鬼,衰穷报尽,多为蛔类。受炁之鬼,气销报尽,多为食类。绵幽之鬼,幽销报尽,多为服类。和精之鬼,和销报尽,多为应类。明灵之鬼,明灭报尽,多为休征一切诸类。依人之鬼,人亡报尽,多为循类。是等皆以业火干枯,酬其宿债。傍为畜生,亦皆自虚妄业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则是妄缘本无所有。又云:从是畜生,酬偿先债。若彼酬者,分越所酬,此等众生,还复为

人,反征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则于人中,不舍人身,酬还彼力。若无福者,还为畜生。偿彼馀直,当知用钱物,或没其力,偿足自停。如于中间,杀彼身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经微尘劫,相食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不闻兜调以贡高好骂,而死受狗身;李六郎以放债倍利,而亦身死为狗乎?

赞曰:不善所积,降殃有馀。积既由渐,馀亦难除。乐餍汰虐,族党毕诛。秦稔苛酷,子婴素车。施报对立,效验匪虚。

太上感应篇卷之三十

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又诸横取人财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渐至死丧。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直。

传曰：魏明太后常幸绢藏，命王公嫔主从行者百馀人，各自负绢，称力取之。时尚书令李崇、牵武王融，负绢过重，各足蹶颠仆。崇伤腰，融损足，惟侍中崔光止取两疋。太后怪其取少，对曰：臣两手惟堪两疋。由是众皆大沮，惭愧无地。嗟乎！世人临财，多是如此，惟其如此，是以横逆之财，亦所不问。夫岂悟太上有如是之戒，冒之便当掇如是之祸乎？昔韦公干为琼州牧。琼多鸟文、呿陁，皆奇木也。公干驱匠，沿海采伐，至有不中程而以斤自刃者，又竭夷獠膏血，鞭挞过酷。及受代具二大舟，一实鸟文器杂以银，一实呿陁器杂以金，浮海而归。行未百里，二舟俱没。非水灾而折之者乎？吕师造为池州刺史，剽窃公帑，侵渔百姓，厚载而归。舟泊竹篠，忽有一道士，状如狂醉，跃入舟中，直穿而过。随所穿处，火即随发，一舟之物，尽成煨烬。惟舟与人，了无所伤。非火烧而折之者乎？丁晋公贬朱崖，至龙门南彭婆店，忽遇巨盗，尽失所有。所宝玉枕，今在颍阳富家，盗所质也。非盗贼而折之者乎？马襄为西川漕。刘旿之乱，襄忙惶间，亲持五十两大银十铤，以竿送下井中。乱定，取不可得。继募水工，穷水而取，水辄随发，竟失所在，不复可得。非遗亡而折之者乎？金昱世患白癞，传至昱身，已三世矣。时何奎有道术，能知祸福。昱往问之，奎曰：汝家必有他人功德，或

供养之具,亡者无依,凭之作祟尔。昱归问母,母曰:今佛前纱窗乃围城中所得。急撤起,醮祭遣之,病果获愈。非疾病而折之者乎?刘沼被命点检蜀宫时,内库珠宝无算,颇招物议。及解职,乃自请押纲,以塞前谤。无何,初至新都,忽遇罗今璠,遂为所杀,尽劫而去。非口舌而折之者乎?然则折当之说,孰谓为不然乎?

赞曰:贪者一得,万有馀丧。财悖而出,狼籍莫状。廉者不取,乃无尽藏。福禄传家,举世所上。请择于斯,天理无妄。

又枉杀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杀也。

传曰:所谓枉杀取功,于时者言之,不过有三。一者断狱,二者用药,三者破胎。断狱不明,忽至失错,非枉杀乎?用药误谬,遽至不起,非枉杀乎?破胎损子,贼及无辜,非枉杀乎?杀人之罪,天所不赦。不有人祸,必有阴诛。虽曰杀人适足自杀,太上所谓易刀兵而相杀,此皆是也。昔者,赵时为无为军教授。夜梦一囚诉冤曰:某不幸为祖翱枉杀,死魂无归,奈何?时曰:祖公明习法律,又处己廉谨,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虽非祖意,然寔因其一疑,遂致移狱,竟以死论,冤有所自,非翱而谁?某已诉之于天,翱不久矣。月馀果卒。此但一疑,遂成枉杀。然则断狱,可不审乎?妇人杨阿剩自幼贫病,晚益狼狈。临终乃自言曰:我前身本一男子,行医但按《本草》,失于详审。一日,有一妇人自称病蛊,不复辨其是孕,遽以芫花酒下之。是夕,妇人及腹中二子俱毙,即是我一举而杀三人也。阴司罪我,受苦满足,罚受女身,今已三反世世,常为贱隶,长困饥渴,多病少安。可语世人,当用药时,要当以我为戒。然则用药可不谨乎?妇人有颖娘子者,厌多子,自毒其胎者,屡莫乾道。

戊子又孕,亦复毒之以药,血遂洞下,伏枕者六年。临终之日,明见十数小儿,前后挽撮,语声琅然。一家老稚,莫不皆闻。良久遂卒。然则破胎损子,可不戒乎?

赞曰:挺刃杀人,初非有异。止不尝药,犹名为弑。伯仁之死,茂洪所致。持法不平,操刀无二。犴狱卤莽,罪亦称是。

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

传曰:财非己有,起心取之,即不义也。又有至不仁者,取及死人,尤不义者也。昔王玄象为下邳太守,民垣有一古冢,日初升,即见一女子立于其上,迫而视之,则遂隐玄。象闻之,立命发掘剖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貌如生,谓玄象曰:妾乃东海王女也,不日当生。冢中之物,任君悉取。惟妾此身,切不可害。玄象见女子臂有玉钏,又复斩而取之。女子哭曰:此番又是死矣。奈何其玄象,寻亦以此伏诛。为玄象者,真不仁矣。惜其不知太阴炼形,古来本有。昔赵成子死于山谷之下,后五年,山行者见其五脏复生,以手披之,于五脏间,各得一枚小石。知必异人,因并吞之。又五年,有一老翁,皤然白发,来至尸所。其山行者所吞五石,划时从口吐出,飞入成子身中,成子遂能起行。山行者立至殒命,继遂服灭,盗石故也。然则冢可发乎?物可劫乎?

赞曰:董卓盗汉,郿坞是筑。曾不旋踵,太灶然腹。崇在江陵,剽劫行戮。白首东市,何有金谷。漏脯鸩酒,未足为毒。

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

传曰:田子与隰子登台,田子怅然南望,未尝言伐木也,而隰子已知其意,明日尽伐向南之木。曹公下鸡肋之令,未尝言退师也,而杨修已知其退师。大抵意有所向,即是已露,人尚可得而察,况鬼神乎?昔王文正公旦初释褐,知临江狱,有一囚罪当死,公求计出之,久而未得。一夕不寐,至五鼓时,忽然有得,急趋出,则吏卒半皆已起,惊呼相向。公怪而问之,则曰:直更者,方击五鼓,忽闻空中有声曰起,公将出矣。方起整衣,则公果出。公默然心契,因引囚出问,竟为平反。胡宿通判宣州,有一囚,狱成当死。公疑之,引出审问,囚惮楚榜不敢言。公一日正衣冠,焚香堂上,静而思之,俄而假寐。忽梦一神告曰:杀人者,吴姓也。公急引囚,屏左右细问,囚始实告:某旦起之田,见一人已卧街中,被姓吴者目。死者之妇,令执某到县。久闻姓吴者与此妇奸,不得其实,何敢言也。公命推究,杀人者,果吴姓也。然则太上所谓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不然乎?

赞曰:阳萌于子,犹在地中。芸生泉动,仁气已通。阴萌于午,尚积虚空。靡草遽死,杀气已钟。阴阳所兆,善恶则同。

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传曰:老子曰:善之与恶,相去何若。窃详三复斯言,大抵善恶二途,初不相远,特在日用一念起处,有是有不是。尔倘能知此道理,常切点检,则自然全体是善,福德无有不增,灾祸无有不转。况太上明有科令,许令以福削刑,以德削罚乎?又不闻抱朴子之言乎?子曰:立功为上,谢过次之。以护人疾病为上功,以忠孝和顺

仁信为本行。能如此者,则道合阴阳。虽未拜太上,亦为仙矣。然则人之有过,可不改乎?昔阿那律于往昔世本一劫贼,夜至佛寺,见佛灯欲灭,拔箭挑之,灯忽大明,威光耀目。那律悚然,即时舍去。自此诸恶渐灭,福德日增,竟能得道,彻视第一。朱狍亦一劫贼,以事败深入终南、少室等山,日夜忏悔。真人冯君怜之,授以道要。修之不怠,凡二十八年。转入东阮修之,又一百四十七年,竟能轻举。杨仲和本许州推司。天圣中,被差至蔡州鞫狱。以枉断公事,为北极缴奏,将受重罚。仲和悔惧,立舍吏役,誓修百善,以赎前过。每遇往来僧道、贫乏道人、鳏寡孤独、死丧疾急,无不拯恤。如是数年,家道一空,甚至无以自给。止有一子,亦复卖与他人。朝夕惟奉真武真君,香火未尝少怠,竟以勇于改过,为真君怜悯,化为道人,授以十二真君灵签,俾之养道。继蒙东岳收录,补为麻溪注禄主簿,朝廷追封悟本真人。吴睦亦一县吏,以枉刻人民,为民所诉。睦惶惧避罪,远入深山。忽遇真人孙君,为之诵经讲道,谈论祸福。睦即心开,尽出平生所为不善之罪,搏颊忏悔,竟蒙真君授以道要,亦得上升。然则太上所谓转祸为福,岂不然乎?

赞曰:悔而作誓,圣经录奏。变夷用夏,衮笔书麟。念狂作圣,观过知仁。六阴尽剥,一炁为春。吾观其复,君子若人。

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

传曰:伯夷目不视恶色,韩昌黎一视而同仁,视善也。燕肃公一言而天下奏谳不死,吕文靖一言而天下不税农器,语善也。高柴仁及草木,黄万佑泽及飞禽,行善也。必欲三者皆善,在我日用而

已，夫复何难？陈举曰：为善者，必享福报。积阴德者，子孙必昌。不殄天物，不肆淫盗，不毁正教，善事也。救死扶伤，急人患难，无纵隐贼，阴德也。不作善事，不积阴德，则恶趣无所不入。昔李光玄精勤求道，积有年矣。一日，于少室山遇一异人，明告之曰：尔今求道，惟当提拔世人耶？惟当只了自己耶？若只自为一身，神仙不取。然则为善固佳，又须提拔世人。提拔当如何？开示悟入是也。《妙法莲华经》七卷之言，其要亦尽在开示悟入四字也。

赞曰：太上立言，至正大公。金科玉条，训迪愚蒙。厥有深旨，见诸篇终。舍尔旧恶，开其新功。一念遄返，万善毕通。仁哉妙造，生生无穷。

御注太上感应篇

御注太上感应篇序

朕惟维皇降衷，恒性皆善。好是懿德，民秉所同。作慝以底于顽，非本赋也。王者法天出治，公刑赏于露雷。革薄从忠，共期休美。而暗室屋漏之下，彰瘅罔加。时则冥鉴攸存，物无遁照。岂非明有礼乐，幽有鬼神，帝王与天，相须以阐化欤？六经垂世之文，福善祸淫，其言昭晰。凡兹下土，莫不家诵而户晓矣。世有《太上感应篇》者，其来甚久，相传乃葛玄所受，宋李昌龄、郑清之，分为注赞。真德秀，大儒也，奉其格训，序而行之。朕得是书，时存披览，嘉其勤勤恳恳，开导颛蒙，不为幽邈之辞，有禅训试之旨。诚弗谬于圣贤，而可为经传之羽翼者。反覆原注，微觉繁芜，遂加删正，示以简要。要使臣民，晓然于遵道遵路，驯致嘉祥，善气迎而和风应，庶共臻于平治云尔。

顺治拾贰年贰月吉日序

御注太上感应篇

太上曰:福祸无门,惟人自召。

一念未起,方寸湛然。一念才起,趣向不同。善恶既殊,祸福即判矣。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书》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向。《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谓必者,断乎其不可易也。《易》书之旨,与此宁有二乎?然报应之事,或有迟速,而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形影之理,终不诬也。如种五谷,刈获有年;如植荆棘,久则蔓延。勿以其事,责诸目前。

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

人凡有过,轻则夺禄,重则夺算。天地鬼神,森列昭布。故诗书中,每每称帝,称天,称神,皆如躬承目接也。

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

人之赋寿,如木有根,随其生植,修短所存。为善,如沃膏润;为不善,如加斧斤。所以算减则为有过之人,贫耗忧患,何所不有?

人皆恶之。

为人而至使人皆恶，必自取也。西子不洁，掩鼻过之，于人乎何尤？

刑祸随之。

刑祸随者，害气重殃，恒在于身，所至辄与刑祸会也。

吉庆避之。

吉庆避者，惟不能克意为善，其福德浅薄，自不能与吉庆会也。

恶星灾之。

恶自人为，星因灾之，非星之恶，而人心自恶耳。然则人之有灾，要当自省。如行善而荧惑退舍，可但归恶于星欤？

算尽则死。

凡人作诸不善，今日以某事，减若干算，明日以某事，减若干算。减夺不已，会有尽时。减尽乃至于死，可畏可畏。

又有三台北半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

三台共有六星，上台、中台、下台。人有三魂，上应三台。北斗则统御气运，斟酌死生。大抵人之一身，肖类天地，善恶发举，星神录之，皆一气之应也。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

三尸常在人身，伺察善恶。庚申之日，悉录以闻。言人罪过，

乃其职也。凡人一身之中,尚有神察,所以君子贵慎其独。

月晦之日,灶神亦然。

祀典所载,灶居其一。人苟有过,得悉言之。故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

十二年为一纪,百日为一算。若人行善立功,便可延年。若其造罪,立见减夺。

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

过之大小,人人须避,欲求长生之人,尤当谨避。自古无神仙可学,不死可致之说。惟力行善事,以迓天休。如黄帝、尧、舜、文王,享年各百有馀岁,作善降祥也。

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道,犹大路也。坦平正直,即是道也;荆棘崄巇,即非道也。是道则进,务立无过也;非道则退,求避诸过也。

不履邪径。

径者,不正之路也。履践不正,自一念始,跬步弗谨,谿谷险巇,倾覆无日矣。

不欺暗室。

暗室者,人所不知不见也,于此不欺,真不欺矣。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勿谓善小而弗为,勿谓恶小而为之,不欺之谓也。

积德累功。

德者,心得也。功者,及物也。积累而行,不至中废,则圣贤可学而及。

慈心于物。

万物同体,均受于天。乐生畏死,无灵蠢巨细一也。放麑为慈,杀胎为暴,君子知所戒矣。

忠孝友悌。

为臣尽忠,为子尽孝,兄当为弟,弟当敬兄,乃天理之常,人伦之大。人能力行不怠,则功积而过自消。

正己化人。

孔子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惟其正也,人皆敬之。人而知敬,即其心已化,故曰化人。

矜孤恤寡。

无妇曰孤,无夫曰寡。矜,哀怜。恤,周济也。矜恤之心,人皆有之,但不可旋发旋止。

敬老怀幼。

老者,阅世之久,庞眉皓首,独保康强,可不敬乎?幼者,年方童稚,未有识知,固当怜而抚之。

昆虫草木,犹不可伤。

启蛰不杀,方长不折,此昆虫草木不可伤也。观微细者,尚不可伤,况大于此者乎?

宜悯人之凶。

凶者,乃凶人为不善之凶,非凶丧之凶也。人之性真,与圣一体。任情戾性,即为凶人。仁人君子,怜其迷昧,导之以善,否则永为凶人,不复反于善矣。无忿于顽,《书》之所以丁宁也。

乐人之善。

人无不善,出于天性。所以仁人君子,见人之善,若已有之,欣慕爱乐,不啻口出。

济人之急。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仪者,由己仪之。推此而言,则济急之事,不可悉陈,但能各随其急而拯之,斯善矣。

救人之危。

危者,死生一发之际也。救之者,如孺子入井,举手援之,则转危为安,善莫大焉。

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

世人见人得失，不能如己得失，由其心之未平也。有技彦圣，视若己有，淫朋比德，如在厥躬，此思齐自省之功。

不彰人短。

马伏波戒子孙曰：闻人有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杨龟山又为之语曰：口固不可得言，耳亦不可得闻。则又为深切。盖人自有短，何与于我，付之不闻，掩恶之道也。

不炫己长。

人之为人，有所能，必有所不能。以其能者骄人，则我所不能，人即得而骄之矣。孔子曰：如所不知何，不炫之说也。

遏恶扬善。

《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凡人安能每事尽善，其不善者，即名为恶。我能遏之，使不至自弃，复得勉而从善。人苟有可取，即名为善。我能扬之，使人皆得闻知，相率而为善。天之休命如此，我亦如此，岂非顺天休命乎？

推多取少。

人品以临财而见。《礼》曰：临财毋苟得。审之于义，自处以廉。广而言之，让善于人，亦此理矣。

受辱不怨。

颜子犯而不较，柳下惠焉能浼我，娄师德唾面自干，皆心和气平，笑观物变者。如是，方有福德。

受宠若惊。

福兮祸所伏，当受宠时，不无盛满，便有无限祸事，伏乎其间。一旦宠失，祸必勃至，岂不可惊乎？

施恩不求报。

君子有心于施恩，无心于求报。苟有心求报，即是为利，非为人也。

与人不追悔。

人之临财，多至吝啬，与而复悔，其过甚于不与。惟与而不悔，始为乐施。《礼》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在己。

所谓善人。

善人者，即能允蹈篇中之言者也。

人皆敬之。

人皆敬者，必其真可敬也。司马君实，走卒皆知，斯为真敬。

天道佑之。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不言而能应，我果有以格之，必获所佑。

福禄随之。

善人君子,其吉祥恺悌,足以招致福禄,不求自至,有若相随。

众邪远之。

正之所至,邪自不容。《诗》云:雨雪瀌瀌,见晛曰消。苟清明在躬,斯物无遁炤矣。

神灵卫之。

神灵者,聪明正直,在处有之。所敬者道德,所与者忠孝,所契者正直,所取者阴德。我果有之,则百灵临鉴,呵禁不祥矣。

所作必成。

有志之士,力行众善,欲有所作,未有不成,所谓求仁而得仁也。

神仙可冀。

自古求神仙者,服食修炼,毕世讲求而不得,徒为人所讪笑。但行诸善,则身康心悦,保合太和,天仙地仙,不外人身而得,故曰可冀。

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炼形住世曰地仙,超居洞天曰天仙。二仙者,人不可见,惟积善不懈,则不外当身,以次诠证,所谓以人合天,非修炼之可参杂也。

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理也，义也。在人最当体认。苟或非背，不免追随泊没，无所不至。

以恶为能，忍作残害。

能者，不自以为非也。忍者，全无恻隐也。恶犹可悔，自以为能，则为恶之心日生。残害或出于偶误，恬然忍作，则残害之事日以滋。无穷无极，不盈不休，哀哉！

阴贼良善。

良善者，民之望也。阴谋暗害，舞设智数，所谓人发杀机，而施之良善，终亦自僇其身耳。

暗侮君亲。

凡为臣子，而空事虚文，情实不至，即暗侮也。况于奸谀欺惘乎？忍心叛道，莫此为甚。

慢其先生。

父生师教，二者并言。古者师殁，心丧三年，若是其重也，而可慢乎？然不惟师不可慢，凡长者皆称先生，则事长必敬，又可类推。

叛其所事。

僚属之于长吏，卒伍之于部辖，仆妾之子主翁，皆所事也。叛

者，不待叛逆，凡缓急非所倚，利害不相恤，即为叛也。

诳诸无识。

人或无识，我当随事逐类，晓以义理，发其昏蒙，岂可以虚伪诳惑？

谤诸同学。

同学，同业之友也。妄加毁谤，生于嫉心，如苏秦张仪，庞涓孙膑，其始同师，而后相贼，千古之所不取。

虚诬诈伪。

虚者不实，诬者无据，诈者诡计，伪者矫饰。分言之，则有四，合之，皆不诚也。

攻讦宗亲。

身既列乎族属，上则同乎祖先，其可不相亲乎？攻讦者，彼此必争，丝毫必较，或相忿嫉，或相倾夺，皆是也。

刚强不仁。

孔子所取之刚与强，主于理者也。若以愎为刚，以悍为强，则气质之偏矣。怙之不悛，斯为不仁之凶德。

狠戾自用。

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况可狠傲暴戾，长此安穷乎？

是非不当。

是是非非,无所偏倚之谓当。非是是非,有所阿曌,则不当矣。三代直道,其是非,如辨黑白,不可颠倒任情。如以忠为妄,以奸为贤之类,乃罪之大者。

向背乖宜。

当向而背,当背而向,所谓乖宜也。贤人君子,嘉言懿行,则宜向;贪人败类,谗说秽德,则宜背。反是而行,乖莫甚焉。

虐下取功。

烛遇暗,则成破暗之功;舟得水,则成载物之功。功当自立,无待乎取也。有意取功,则必有虐下之事。如妄兴罗织,多进羡馀,一时欲罔上以冒功,而下之被虐已甚,贤君固察之审矣。

谄上希旨。

事君贵忠,一言之谄,即为不忠。逢迎谮恶,媚谀沽恩,天所必谴也。

受恩不感。

人之施恩,固不期其感也,而受者则宜知之。司马温公曰:受人恩而不忍忘者,其为子必孝,为臣必忠。翳桑饿夫之报赵盾,漆身豫让之报智伯,可谓知所感矣。

念怨不休。

君子不念旧恶，以直报怨，怨可自释。苟念怨不休，则其心芥蒂科缠，万恶之因在此。

轻蔑天民。

凡此苍生，皆上帝之赤子，故曰天民。轻蔑天民，此乃刻核之辈，旋踵及祸。

扰乱国政。

为治贵行所无事，妄意改变，则视听易淆，于是政令不一，讹言繁兴。此皆小人不达大体，偏持意见所致，祸国殃民，身归于尽而已。

赏及非义。

赏待有功，所以示劝。不宜及而及之，谁肯立功？故恩穷则僭也。

刑及无辜。

刑以示惩，即有罪者，犹详审而慎用之。小过则赦，矧无辜而可滥及乎？不有人祸，必有天刑。

杀人取财。

为财杀人者，非徒劫盗挤险，盖有无形之刃焉。心术是也，夷而能险，伏而能张，财归于己，而被杀者或有知有不知，旁人亦或及

知不及知，而鬼神已熟瞰之矣。观此而食吏吞噬，其知所儆欤！

倾人取位。

工本代天，位取称德，以鄙夫而冀高位，此《易》之所以戒负乘，《诗》之所以刺鹈梁也。况深机密算，倾他人而攘之乎？天道好还，必无幸矣。

诛降戮服。

人已降服，而必诛戮之，忍心害理，必有恶报。要之其心或欲表其功，或欲彰其威，罪业则同。至于杀良冒功，以掩奔亡之罪，天诛必加等矣。

贬正排贤。

正人贤者在位，则百事举而天下治，朝廷有人，中外知畏。若排抑之，是去其人以逞其欲，此亡国败家之小人也。罪报相随，深为可畏。

凌孤逼寡。

前以矜孤恤寡，定为善人；此以凌孤逼寡，定为罪目。

弃法受赂。

弃法必因受赂，一切曲直，皆不问矣。不知一法一律，鬼神皆得主之。弃法受赂，自有阴谴。天知地知，子知我知，杨震之所致畏也。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

凡事秉之以公，断之以理，惬人心，即合天道。若意见偏持，喜怒用事，曲直之间，颠倒错乱，小人幸而君子危，祸国凶家，不可言也，冥鉴自当不爽。

入轻为重。

《书》曰：罪疑为轻。曾子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此皆圣贤恤刑之大意，况可入轻使为重乎？是以君子谨之。

见杀加怒。

凡人不幸罹于刑宪，既不能爱护，而反愤疾是逞，命曰加怒，此其残忍刻薄，害气甚矣。

知过不改。

过贵乎改。改者，或念起于中，稍有不端，即念而改，不使复萌；或事行于外，偶有谬误，即事而改，不使复遂。盖初时不觉，乃无心之失，犹可言也。既而觉之，顾有心遂过，其罪乃滋深矣，戒之戒之。

知善不为。

《易》称馀庆，必归积善，盖善贵乎积，知之不可不为，为之不可不力。譬如种物，初虽至微，灌溉培植，不见其长，有时而大。苟见善而沉顿不前，过业方增，善根乃消，深可痛矣。

自罪引他。

不善之人，自造罪恶，及至事发，则妄指他人，遮掩己非。然终不可掩，枉诬善人，反增己罪。

壅塞方术。

所谓方术，凡挟术以求售者，皆是也。一语阴遏，使不得售，即壅塞也。方术可以济人，壅之宁免于罪？况贤人君子，国之桢干，推壅塞方术之心而言之，媢嫉彦圣，罪尤深重。

讪谤圣贤。

孔孟诸子，圣贤也。其去虽远，而教则垂。毁其书，议其教，是讪谤之也。

侵凌道德。

道德者，道高德重，超迈等伦，语言为法，动静可则，是可侵欺凌侮之乎？宪老乞言，即尊崇道德，反此不详。

射飞逐走。

凤凰来集，麒麟游郊，国家仁政所感，斯致之矣。飞禽走兽，与人共育，但田猎之礼，有不可废，特寓慈祥于其中，可耳。

发蛰惊栖。

蛰虫，犹人之隐处，倘被发掘，必至伤残。栖息，亦犹人之已

寝,忽然有警,举家惊扰,不得安生。发之惊之,谓仁心何?圣人所以忧一物之失理也。

填穴覆巢。

虫蚁穴居,皆视为安乐房舍,若填塞之,绝其出路,岂不覆族尽死穴中乎?必有倾家殒命之报。鸟之为巢亦然,其中乳哺产生,各自藏护。今覆其巢,是夺其依止之所,产生莫遂,必有嗣续衰绝之报。

伤胎破卵。

人护其娠,物性亦然。卵虽壳覆,生性已惧,故皆不可伤,不可破。

愿人有失。

遽伯玉耻独为君子,人苟用心如此,则见人之失,必为挽救。挽救不得,必为悲悯,况可希幸其失乎?

毁人成功。

五臣十乱,惟一乃心力,始成盛治。今见人有功,起心妒之,设计毁之,心术坏矣。

危人自安。

置人于危,求己之安,人果危而已得安乎?多见得罪于天,祸将自及。

减人自益。

损上益下,民悦无疆,六爻皆吉,谦尊而光。乃可减人自益乎?匪益之,或击之耳。

以恶易好。

以低假之物,易人好物,以欺谩人也。纵人不知,鬼神已瞩之矣。

以私废公。

私者,一己之私。公者,天理之公。灭公济私,败乱国事,君子不敢为也。

窃人之能。

或知人立功垂成,攘为己功;或窥人欲为某事,窃为己事,皆是也。

蔽人之善。

凡人有长,皆为善也。使不得彰,即蔽之也。蔽贤之罪,是谓不详。

形人之丑。

丑者,言人行之丑者。形者,巧为描摸以形容之也。以我片言,陷人大恶,君子戒之。

讦人之私。

讦者,不但形容,直讦之也。假公论以济私意,且以沽名,识者鄙之,天道忌焉。

耗人财货。

耗人财货,使之门户凋零,子孙狼狈,其为罪岂小哉!

离人骨肉。

骨肉者,血属也。此乃人之天伦,何可离间?以疏间亲,六逆之一也。

侵人所爱。

君子不夺人之所好。见人所爱,必侵夺之,此拂人之性,灾及其身矣。

助人为非。

人有不善之事,为之图其成,人有不善之心,为之迎其焰,此为助人。助人之罪,浮于身亲为非,可戒。

逞志作威。

无有作威,《书》所以戒臣工也。矜己则丧德,虐物则伤仁,鬼责人非,其何能免?

辱人求胜。

愚者以胜人鸣得意，不思人之好胜，谁不如我？胜之不详，况辱而必报，终当为人所胜，人事天道，所必至者。

败人苗稼。

后汉承宫，为人种荒田，种毕，以禾还田主，曰：吾不忍田荒耳。况人已耕种，我则败之，恶孰甚焉。

破人婚姻。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婚姻之道大矣，其可破乎？或破之未合之前，或破之已合之后，厥罪惟均。

苟富而骄。

富亦偶然，骄者适足败德自损耳。骄则必侈，所谓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自至，可不畏哉！

苟免无耻。

耻者，万善之宗。人苟无耻，则败德丧名之事，何所不为。一切恶业，咸从此造，当猛省也。

认恩推过。

人恩己认，己过推人，人纵可欺，天不可欺。且仁人君子，有恩于人，常不自言，欲为善于阴也；过本在人，常不自明，欲与人分过也。厚德若此，享用无穷，认且推者反是。

嫁祸卖恶。

嫁祸于人，祸还自及；卖恶于人，恶竟自归。天诛阴谴，岂遂己乎！

沽买虚誉。

陈抟戒种放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之所深忌。天地间无完名，子名将起，必有物败之。然则人之于名，有其实者，尚贵韬藏，况沽买乎？

包贮险心。

小人伏险，固非人智虑所能防。然阴谋乃上帝所忌，获谴必酷。又何必藏山川于胸腑也。

挫人所长。

君子乐道人之善，成人之美。人有所长，沮抑之，使不得表见，此种恶业，必获奇报。

护己所短。

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掩之，文过饰美，此一大短。有此一短，众短日集，怙非迷复，终凶可期。

乘威迫协。

下情每难上达，民力不可重困，加之以威，饮痛谁诉？凡居上

位而不恤州县，作州县而不恤小民，皆迫协也。民怨神怒，率由于此。

纵暴杀伤。

凡横暴杀人，及平常嗜杀众生，皆是也。刑以止辟，兵以御变，若纵情恣杀，罪戾莫忏矣。

无故剪裁。

蚕妇机女，万缕千丝，方成布帛。身居富贵，无故剪裁，不念有鹑衣百结者乎？

非礼烹宰。

古者七十而后食肉，士无故不杀犬豕。倘恣意烹宰，以事口腹，拂上帝之心，违先王之教，沦堕可必矣。

散弃五谷。

圣人务农重谷，春夏祈谷于天，何其重也。世人厌掷五谷，是为逆天，饥饿死亡，所从来矣。

劳扰众生。

古者一岁之中，役民不过三日，网罟斧斤，必以其时，安民以及物也。若无故兴大役，首大难，非道驱使，下至昆虫草木，俱无生趣，不仁孰甚。

破人之家，取其财宝。

苛政比于猛虎，御人国门。又其细者，破家取财，君子欲居位者慎之。

决水放火，以害居民。

水漂火焚，世间祸害，莫此为酷。今乃决放以害民，罪其轻乎？然凡长民之官，遇水失防，救焚不力，亦决放之类也。

紊乱规模，以败人功。

人之立功，功虽归己，然国计民生，实皆赖之。可紊其规模，而幸其败乎？萧规曹随，汉家以理，败彼之功，以败国事，罪莫逭矣。

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制器尚象，盖取诸《易》。或任私智以损之，如轻重权衡，增损尺丈，以穷其用，岂非凶德乎？

见他荣贵，愿他流贬。

民有四，而荣贵者出其上；福有五，而荣贵者亦出其上。惟其夙植德本，故能如是。彼不思种荣贵之根，而愿人以流贬之惨，设心如此，还贬其身。

是他富有，愿他破败。

人之富有，乃其自培福基。倘富而不贤，自有败日。在我何可起妒心，而愿其破败也。

见他色美，起心私之。

色曰他色，明明非我有矣。私曰起心，不待见诸事迹，念头既萌，即属罪业。

负他财货，愿他身死。

子胥报德而捐金，季札许剑而挂冢，存亡虽殊，心不可昧。若负财而反愿其死，无论死亦不可负，此其心先取殃祸矣。

干求不遂，便生咒恨。

不知愧耻，惟务干求，自非廉士。若以不遂，便生咒恨，此小人之尤。

见他失便，便说他过。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不损贤誉。人偶失便，何可说其过乎？幸灾乐祸，是何肺肠。

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见瞽而作，心矜之也。且体相不具，亦其业根所致，我若笑之，自种业矣。

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

祁奚举雠，后世以为美谈。见才不荐，反阻抑之，罪不待言。

埋蛊厌人。

唐时有术僧,能咒人令死,傅奕诵乾元亨利贞,术僧立仆,可见邪不胜正也。巫蛊兴而汉几中绝,蛊厌之事,罪恶滔天。

用药杀树。

孔门子羔,以方长不折,特称其行。矧以药杀之,其人生机灭绝,焉能免罪?

恚怒师傅。

师傅之尊,与亲并重。昔人进言于君,必曰受之于师,亦有师未仕,而己不敢受官者。荀子曰:弟子通利则思师,此之谓也。岂宜恚怒乎?

抵触父兄。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人间最难得者兄弟。若肆意抵触,不孝不弟矣。

强取强求。

贫富穷通,天之所定。强取强求,终必不得。得亦不牢,徒增罪过。

好侵好夺。

耕者让畔,道不拾遗,上古之风可慕。乃好侵夺,其与盗贼同科,哀哉!

虏掠至富。

所谓虏掠,不必兵火,然后有之。凡处官而侵渔百姓,剽窃公帑,皆是也。顾虏掠至富,终能享乎?

巧诈求迁。

登仕版者,忠直公廉,乃其本事。今也求迁而先济以巧诈,则心术已自不端,置之廊庙,能忠直乎?出而临民,能公廉乎?奸邪倾夺,阴祸所加也。

赏罚不平。

赏劝有功,罚惩奸慝。以私心行之,故自不平,天不与也。

逸乐过节。

大抵人处顺境,心无恐惧,其于逸乐,不能无失。以致伤躯败德,损福亵天,胥必由之。

苛虐其下。

处官而酷责吏民,主家而挞挞婢仆,皆苛虐也。与儳圂牧,分虽有异,情则可矜。陶渊明曰:彼亦人子也,斯言可思。

恐赫于他。

仁人君子,每遇人有怖畏,无不力行安慰。若以危言重事,肆其恐赫,或致非常,则我实杀之。又如子民之官,威逼善良,使人股

栗,罪皆重大,恶报匪轻。

怨天尤人。

德薄过多,则享用浅啬,正宜克意自修。奈何怨天尤人,适自祸耳。

诃风骂雨。

孔子曰: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冠而坐,盖畏天也。小民雨多则怨涝,晴多则怨旱,风烈则怨暴,岂知阴阳各有定数。或官苛猛,或民造业,皆致风雨不时,而乃诃骂,徒增逆天之罪耳。

斗合争讼。

凡人争讼,当以善言劝解,使两得安乐,岂可萋言半合,以成之乎?公子五争,卒为国患。吁嗟,口给之害也。

妄逐朋党。

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国家但当退伪朋,用真朋。小人妄指正人为党,一切逐之,立见天祸。

用妻妾语,违父母训。

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中下之人,率多如此。故妇人之言,不可用也。父母训诲,无非至爱,其可违乎?

得新忘故。

故旧不遗，民德归厚。敝帷敝盖，犹不可弃，况糟糠贫贱乎？弃旧怜新，凉薄小人也。

口是心非。

如此之人，多属阴毒，纵使无他肠，而阿眉取容，心术不端，根气已坏。

贪冒于财，欺罔于上。

忠也，廉也，人臣大节。今乃嗜贪冒而肆欺罔，臣节安在？虽一时富厚，旋踵破败矣。

造作恶语，谗毁平人。

人本无过，乃造为恶语，以中伤之。乐羊子之谤书，曾子之三至，中人如流矢矣。

毁人称直。

古者绝交不出恶声，进谏必焚其草，惧沽名也。今身未能直，而乃以毁人，自称曰直，人蒙污而己取誉，罪极重矣。

骂神称正。

天地社稷，日月星辰，国有常礼。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神者，聪明正直者也。慢骂之而反自称正，适丛其身矣。

弃顺效逆。

石碏曰:贱妨贵,少凌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六顺也。弃顺效逆,所以速祸。

背亲向疏。

孔子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谓之悖礼。亲疏之分,不可不明。悖德悖礼,不可不戒。

指天地以证鄙怀。

郑庄誓母,殊失孝慈。人在天地之中,小心寅畏,尚虞获罪,乃敢以鄙怀指证,不亦渎乎?

引神明而鉴猥事。

一身之中,尚有三尸,可见在在处处,莫不各有其神。身为猥亵之事,乃呼唤鬼神,妄引鉴对,吾知神明当洞烛而吐弃之。

施与后悔。

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至失声于破釜,则真体露矣。性本吝鄙,博施与之名,旋复生悔,何如不施与之为愈哉!

假借不还。

一饭之德不忘,无负于心也。假借于人,乃成抵负,是何心乎?

分外营求。

人处世间,一饮一啄,各有定分。分外营求,其可得乎?故君子乐天而安命。

力上施设。

不恤人力,而驱役过酷,所谓力上施设也。岂知竭人血汗,必遭谴乎?

淫欲过度。

贪溺情爱,耗竭真精,则逸乐放肆之时多,清明恭敬之时少,为善必懈,伤生必速。

心毒貌慈。

鸷鸟将击,必匿其形。人之心存毒恶,而故为软语怡色者,亦若是矣,君子恶之。

秽食喂人。

《曲礼》曰:无反鱼肉,谓己历口也。戒之如此,况以秽食喂人乎?是何异以畜相待,定当掇祸。

左道惑众。

左道者,妖术也。汉之文成五利,终必诛夷。有习此者,自甘死亡。

短尺狭度，轻秤小升。

国重量衡，以其称物平施也。若于出纳之际，以意高下，毫发之欺，即有重大之谴。

以伪杂真。

欺误于人，获谴最重。不必大事，凡食饮之须，药品之用，金帛市易，稍有欺误，皆所不可。

采取奸利。

采取奸利者，立心最阴。巧有所营，厚有所窃，既能满志，益自矜负。乃至凡人所不能为者，彼无不为。如是者，业报可知。

压良为贱。

同是人也，为人婢仆，深可悯怜。况乃强压良家子女，而为之乎？其受惨报，不待言矣。

谩蓦愚人。

谩蓦者，欺忽之也。氓之蚩蚩，至愚而神，我谩蓦之，逆天害理矣。

贪婪无厌。

量形而衣，度腹而食，若过其度量，总成弃余。营营逐逐，不知休止，势必犯天地之忌，何其愚也。

咒诅求直。

咒诅以明己之无过，不待形于奏牍也。凡忿争之际，妄有呼号皆是。岂有正人君子而为此者，可鄙可戒。

嗜酒悖乱。

《论语》曰：惟酒无量不及乱。《诗》曰：彼昏不知，壹醉日富。人不能及圣人，可不戒彼昏乎？酗悖败德，造业多端，可畏哉！

骨肉忿争。

门内雍雍穆穆，自能和气致祥。骨肉忿争，必戮之民也。

男不忠良。

乾道成男，以其六阳与俱也。故男子必具阳明刚健之气。若奸险侧媚，乃阴类矣，哀哉！

女不柔顺。

《礼经》曰：男帅女，女从男。从者，柔顺之谓。一不柔顺，悍妒生焉，垂戾于是甚矣。由此而祸及家门，岂不可畏？

不和其室。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妻者齐也。牝晨虽可诫，而男无齐家之道，使门内不和，则不祥矣。

不敬其夫。

三从之义，所重在夫。故夫为妇天，不敬则欺所天，非悍妇，必荡妇也。

每好矜夸。

《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然则人岂可矜夸以取祸败？

常行妒忌。

蛾眉起妒，亦女子之恒情。至有狂噬毒螫，败人之名，绝人之胤，而不顾者，天心所弃，非此而谁？若男子而生妒功忌能之心，尤必及祸。

无行于妻子。

为人意有所溺，则视妻子若路人，败德悖理，于此为甚。

失礼于舅姑。

舅姑与父母同，尊事孝养，乃成妇道。世有悍妇失礼，而旁人指摘，反归怨于舅姑者，不孝之罪，天所必诛。

轻慢先灵。

所谓轻慢，凡斋祭不谨，葬不即办，拜扫不勤，皆是也。况轻慢又有甚于三者乎？多行不义，殄灭先祀，则轻慢之尤。

违逆上命。

事君之道，言必稽首。召不俟驾，上命而可违逆乎？幽显之所不赦。

作为无益。

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乃悠悠忽忽，甘与草木同腐，不惟无益，且滋祸矣。又如徒用心思，制作淫巧无益之物，以荡上心者，罪更无量。

怀挟外心。

为臣而有外心，其不赦不待言。即凡五伦之间，一切交与，貌相期许，心实倾陷，皆为不端。论罪虽殊，诛心则一。

自咒咒他。

诅咒一事，篇中言之者四。以口舌之间，人所轻视。或援神明，或指天地，出之孔易耳。孰如神鉴不爽，易犯难赎，慎勿忽之。

偏憎偏爱。

爱憎因乎善恶，平心顺理，天人俱惬。否则任情灭理，在一家，则一家之祸衅，在天下，则天下之祸胎，不可不戒。

越井越灶。

井之为用，利济广博，灶司火政，皆功在养人者。人无水火，不能生活，可越而亵之乎？

跳食跳人。

人以食为天,跳而过之,自渎其天矣。孔子式负版者,版乃民数所在,故圣人重之。数犹起敬,况面侮其人乎?

损子堕胎。

人身至贵,得人身者,诚亦为难。由孕而生,天神地祇,皆得关知,非小事也。且含胎之灵,于尔何负,而乃敢杀之,罪岂轻乎?世人类多野合淫奔,而急欲灭口,或以家业不厚,而厌多不举。今有人平生无子,或有而又复不育,或有而身不及见,或临老而子已先死,皆其报也。

行多隐僻。

隐僻非止一事,但凡不可与人言,不可使天知者,皆是。孰知暗室屋漏,即大道通都,迹或可掩,心已尽见哉!

晦腊歌舞。

晦者,月晦也。腊者,五腊日也。正月初一为天腊,五月五日为地腊,七月七日为道德腊,十月初一为民岁腊,十二月腊日为王侯腊。凡此诸日,皆有神主之,惟宜虔肃。若歌舞,则慢亵矣。

朔旦号怒。

月旦曰吉,兆其嘉祥。道善言,行善事,所以谨始也。若生嗔怒,善念何在?

对北涕唾及溺。

北者，至尊之方，人之对北，犹对君亲之位。涕唾及溺，亵慢莫甚。

对灶吟咏及哭。

喜怒哀乐，各得其正，则性情调矣。灶非吟咏之地，哭泣之乡。苟或犯之，既乖性情，又亵神明也。

又以灶火烧香。

灶中馀烬，不见洁诚，故不可以烧香。

秽柴作食。

秽柴不净，厌浊之气，触犯灶神，故不可用也。况柴虽下焚，气实上蒸，是可以食人乎？或以祀神，尤为不可。

夜起裸露。

君子无不敬也。岂敢以幽暗之处无鬼神，而可失礼乎？

八节行刑。

赏罚代天，顺其象数。八节当斗转星移之会，节序开端，生意所寓，于此行刑，是违天矣。

唾流星，指虹霓，辄指三光，久视日月。

流星为妖，必主灾祥，君子宜恐惧修省，可唾咄之乎？虹霓乃

斗星馀气。三光，日月星也。日月为天之眼目，指视之，皆狎慢不敬矣。

春月燎猎。

春月乃万物发生之际，纵燎以猎，杀伤既多，焚烧必尽矣。《月令》禁之，其言可味。

对北恶骂。

北面有我后之尊，北极乃斗辰之位，涕唾不可，况恶骂乎？

无故杀龟打蛇。

龟预四灵，蛇先百蛰。无故杀之打之，推此心也，无所不忍矣，故戒之。

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馀责，乃殃其子孙。

如是等罪，上文各已随事注疏，兹不复赘。

又诸横取人财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渐至死丧。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直。

嗟乎！世人临财贪得，是以横逆之财，亦所不问，岂知有如是之戒乎？

又枉杀人者，是易兵而相杀也。

杀人适以自杀，是所谓易兵而相杀也。

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鸠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

篇中于临财一事，反覆再四，至此取譬如数言，其指示世人，可谓痛切矣。

夫心起于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

为善为恶，慎于起而成于积。起一念而神已随，积念念而神与俱矣。使吉神常俱，一何幸也？倘凶神常俱，亦可畏哉！

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悔而作誓，圣经录秦。念在作圣，观过知仁。六阴尽剥，一气为春。吾观其复，君子若人。

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

伯夷目不视恶色，视善也。汉东平王苍，对明帝曰：为善最乐，语善也。宋赵抃每日所为，夜必焚香告天，行善也。必欲三者俱善，在我日用而已，夫复何难？

太上感应篇笺注

太上感应篇序

汉真人魏伯阳著《参同契》，荀爽、虞翻、干宝诸儒采以注《易》。后之言《易》者，未能或之先也。盖魏晋以前，道家之学未尝不原本圣人。惟是圣人赞化育以天地万物为坎离，道家炼精魄以一身为坎离，为较异耳。然《玉钤经》言求仙者必以忠孝、友悌、仁信为本，故《道藏》有《太上感应篇》一卷，即抱朴子所述汉世道戒，皆君子持己立身之学。其中如三台北斗、司命灶神之属，证诸经传，无不契合。劝善之书，称为最古。自此以下，无讥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栋日夜尝药，又祷于神，发愿注《感应篇》以祈母疾。天诱其衷，母疾有间，因念此书感应之速，欲公诸同好而未果。余友杨君石渔见之叹曰：此书得此注，不惟可以劝善，且使后世道家知魏晋以前求仙之本，初未尝有悖于圣人。反而求之忠孝、友悌、仁信之间，而致力焉。是亦圣人之徒也。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欤？既锓诸版，而问序于余。余嘉杨君之好善，因述注书之由起而为之序。

己巳冬日东吴惠栋

重刊道藏辑要太上感应篇

东吴惠栋定宇笺注

太上者，最上之称。《春秋正义》。《曲礼》曰：太上贵德。《春秋传》曰：太上以德抚民。又云：太上有立德。经传言太上者，皆谓五帝以前上圣之人。《真诰·甄命授》曰：太上者，道之子孙，审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为上清真人，为老君之师。陶宏景注云：此即谓太上高圣玉晨大道君也。为太极左真人、中央黄老君之师。又云：昔太上以德教老子，是以老子《道经》云太上下知有之。顾欢《堂诰》《堂诰》四卷即《老子义疏》。以为太古上德之人是也。是书乃修真者述太上之旨而为之，当在《玉钤经》、《易内戒》、《赤松子经》、《河图记命符》诸书中。皆晋以前书，抱朴子所述。而此篇言道戒，尤关日用。尚德者用慈无悔，乃君子之光。《易》背义者以此思忧，《礼》实小人之福。《易》是以昔人表而出之，名之曰感应。夫倡而不和，动而不随，中必有不全者矣。故必慎所以感之者，新序有感必有应，自然之道也。

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春秋传》闵子骞之言。无门言同一门出入也。

虞仲翔注《易》，以坤为鬼祸，乾为神福。乾神坤鬼，神为福，鬼为祸。是知祸属阴，福属阳，阳为善，阴为恶。故祸福以类相从。字皆从示，示神事也。《说文》天者神，《谷梁》然则祸福皆天也，而不知转移之者人也。福兮祸伏，《老子》祸与福邻，《荀子》吉凶同域，忧喜聚

门。《鹖冠子》降之者天,召之者人。祸重于地,福轻于羽。羽叶户有福不及,祸来速我。韩非子自作难活,天作犹可。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此言感应之理也。影者,形动所生。

虎啸而谷风起,龙兴而景云属。击庭钟于外,而黄钟应于内。物类之相感,精神之相应,若响之应声,影之象形。刘向《新序》吉凶之于善恶,亦犹是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圣人之言,感应祸福速哉!《汉书》

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

《抱朴子》案《易内戒》及《赤松子经》及《河图犯命符》皆云: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算减则人贫耗疾病,屡逢忧患。算尽则人死。又《对俗篇》云:上天司命之神,察人过恶。其行恶事大者,司命夺纪,小过夺算。合二文观之,司过即司命之属也。是以《礼记·祭法》曰: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郑康成注云: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七祀皆主察小过,故总谓之司过。其或谓之司命者,七祀首司命故也。

人皆恶之。恶去声。

下流乃君子弗居,多言为诗人所畏。玷汝南之月旦,许邵事先注难除。六朝赦令并云洗除先注。盖当日乡论清议,必有犯注之目也。殊

洛邑之井疆,《书》终身不齿。《礼》岂非三代之直道,尚在于斯民,四凶之不才,载谣于人口乎?范蔚宗赞。

刑祸随之。官刑鬼祸。

罹外刑者,金木訊之。罹内刑者,阴阳食之。《庄子》宥人之行事,夫各有所当矣。兵在其颈,《国语》焉避害也。《左传》天夺之魄,孰逃威也。《左传》。

吉庆避之。

易道以乾为善为祥,为福为禄,坤为丧为恶,为杀为乱。仲翔注《易》圣人赞《易》扶阳抑阴,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积恶之徒,与阴同类,故吉庆避之。阳称吉称庆也。仲翔注《易》云阳吉阴凶,又云阳称庆也。

恶星灾之

岁在豕韦,苌洪识蔡侯之祸。星出婺女,裨灶知晋国之凶。《春秋类对赋》盖德隆则晷星,星隆则晷德。《汉书》惟天时与人事相参,斯六贼与五残并会。六贼、五残皆星名。德之不修,禳之何益?终逮于丧亡而已。

算尽则死

抱朴子曰:凡人之受命得寿,自有本数。所禀本多,则纪算难尽而迟死。若所禀本少,而所犯者多,则纪算速尽而早毙。是则占平公之疾,无过十年;验伯有之亡,不能五稔。《国语》、《左传》算之尽

也,何日之有?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

武陵太守星传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禄。《周礼》疏案《天官书》文昌宫第四星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是司命即三台,三台即文昌也。祭法王立七祀,一曰司命。皇侃《礼疏》侃,六朝人以为文昌第四星,非也。司命有二,《楚辞》有大司命、少司命。七祀之司命,乃少司命也,在虚北。见《星经》《封禅书》荆巫祠司命,《汉律》祠祀司命,皆谓少司命也。别详下注其大司命,乃文昌第四星,即星传之上台矣。张君房《云笈七签》曰:北斗九星第五丹元星,天之北斗君主命箓籍,上总九天诸箓,中统鬼神簿目,下领学真兆民命籍,诸天诸地,无不总统,陶宏景《真诰》曰:鬼官北斗君,乃是北斗之考官。此鬼一官,又隶九星之精,上属北晨玉君耳。又云鬼官别有北斗君以司生杀。盖上天北斗有所司察,故鬼官亦置此职。是北斗神君亦有二也。窃谓颜超所遇斗君,亦鬼官所置者,非必天上星辰也。事载《搜神记》汉赵台谢友人书曰:收之于斗极,还之于司命。则三台北斗之说,其来久矣。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

《太上三尸中经》曰: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虫,为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造天帝,以记人之造罪。分毫录奏,欲绝人生籍,减人禄命,令人速死。上尸名彭倨,在头中;中尸名彭质,在人腹中;下尸名彭矫,在人足中。《玉枢经》注云:上尸名青姑,中尸名白姑,下尸名血姑。抱朴子案《易内戒》等书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

虽无形而实魂灵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飨人祭酬。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

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

《真诰·协昌期》曰:凡庚申之日,是尸鬼竞乱,精神躁秽之日也。不可与夫妻同席,及言语面会。当清斋不寝,警备其日,遣诸可欲。《太上律科》曰:庚申日,北帝开诸罪门,通诸鬼神诉讼,群魔并集,以司天下兆人及诸异类善恶之业。随其功过多少,赏劳谪过,毫分不遗。

月晦之日,灶神亦然。

《淮南子万毕术》曰:万毕人姓名,见《龟策列传》。盖八公之辈,有术一卷。汉涿郡高诱所注,见《淮南外篇》,今亡。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御览》陆龟蒙《祀灶解》曰:灶鬼以时录人功过,上白于天。当祀之以祈福祥。《封禅书》李少君以祠灶见上。如淳曰:祠灶可以致福孙子,严祭灶,请比邻。阴子方腊日辰炊,而灶神形见,因以黄羊祀之。段成式《酉阳杂俎》曰:灶神名隗,又姓张名单,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察一作祭,洽一作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小者夺算。故为天帝督使下为地精。己丑日,日出卯时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属神有天帝娇孙、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长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灶神名壤子也。《杂五行书》曰:灶神名禅,禅单字相近。盖禅读为单。庄子曰:灶有髻。司马彪曰:髻,灶神也。李轨音吉,杜公瞻引《五经异义》曰:灶姓苏,名吉

利，妇姓王，名博颊。字子郭，衣黄衣。司马彪曰：著赤衣，状如美女。夜披发，从灶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恶。

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

抱朴子曰：但有恶心而无恶迹者夺算，若恶事而损于人者夺纪。纪算之说，其来远矣。《初学记》引《河图》曰：河图洛书共四十五篇，非今所谓河洛也。黄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地赐算三万六千，赐纪二十。圣人得三万六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万六千。一纪主一岁，圣人加七百二十。又云孝顺二亲，得算二千天，司禄所表事，赐算中功。抱朴子曰：纪者，三百日也。段成式亦云算者，三日也。孙思邈亦云李昌龄传云：纪之为说，一云十二年，此俗说一云三百日。算之为说，一云百日，段成式云一云一日。栋谓人上寿百二十，依河图之说，算主百年，纪主二十年，合于上寿，则算为一日近之。

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

抱朴子曰：诸应夺算者，有数百事，不可具论。《玉铃经》曰：欲求仙者，当以忠孝友悌仁信为本。若行不修，而但求元道无益也。又云立功为上，除过次之。

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薰莸不同器，邪正不并容。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荀子》不揆于是非，则有多歧之患。不审于进退，则有羸角之凶。《易》是以君子务以道为折衷也。

不履邪径。

野庐氏禁野之横行径逾者，为防奸也。《周礼》君子之所，由有义路，有礼门。唯其行之卓卓，故能履之坦坦。若大道甚夷，而人偏好径，《老子》射邪趋疾，郑康成语横奔失路，《楚词》一蹉足时，终身莫赎矣。

不欺暗室。

室有屋漏，天有旦明。审尔动静，及尔出王。明叶芒，王如字。事无幽而不显，行无隐而不彰。是以颜回不改容于夜浴，蘧瑗不变节于宵行。叶杭。刘昼《新论》夫唯莹灵台之方寸，自能止虚室之吉祥也。《庄子》

积德累功。

无愤愤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绵绵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大戴礼》盖德不积不崇，功不累不广。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矣。《荀子》

慈心于物。慈心即不忍之心，物兼人物言。

毛之在躬，拔之则痛。《周书》指之在臂，龁之则啼。《庄子》身且如此，物亦宜然。爱本之为慈，推之为恩，施诸民则为仁，及于物则为爱，皆心为之也。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汉书》仁者之寿考，美意之延年，《荀子》非其验欤？

忠孝友悌。

臣之事君,无逃于天地。子之爱亲,不可解于心。《庄子》兄弟者,其初一人之身也。苏洵语臣忠子孝,兄友弟悌,所谓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虽然,吾窃谓君子之道四,教孝为先天下之大戒二,《庄子》安亲为始孝。《经纬》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春秋传》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未有孝而不忠者也。《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未有孝而不弟者也。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荀爽对策而当时人才特盛,忠孝成俗,非崇本之效欤?

正己化人。

表曲则影邪,源清则流洁。其身不正,而能化及天下者,未之有也。《素书》曰: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是故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也。

矜孤恤寡。

藐孤之意,曾不知悲。恤纬之心,每怀无告。是以君子絜矩,务在恤孤。先王之启监,至于属妇。惟施恩于不报,其利溥哉。知发政之必先,为惠大矣。

敬老怀幼。

贵老谓其近于父也,慈幼谓其近于子也。《礼》举斯心而加诸彼,乃谓推恩。己不欲而勿施人,方能行恕。盖老安少怀之志,天子非有馀,匹夫非不足,惟力行何如耳。

昆虫草木,犹不可伤。昆众也。古文作蚰,从二虫,虫之总名也。

帝舜使伯禹掌草木鸟兽,名其官曰朕虞。本郑氏《尚书注》盖以万物为一体也。草木有生而无知,昆虫有知而无义,本《荀子》而皆秉天地之大德而生。是故虫舍蚁蝝,山不槎蘖,《鲁语》圣王以之立政。启蛰不杀,方长不折,《礼》君子以之律身。

宜悯人之凶。

惟狂未闻克念,《书》遂入禽门。《法言》怙恶莫有悛容,二字见《左传》流为凶族。二字见《左传》第思饥年之多暴,非天殊于降才。夜气之牿亡,是岂人之本性。《孟子》是故作凶事为凶人,《左传》常人之所畏也,贤人之所恶也,圣人之所悲也。

乐人之善。

君子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大戴礼》庞士元拔十失五,犹足为叹。孔文举去短称长,尚堪同调。俱见《本传》唯秉彝之良不异,斯懿德之好无私。鹤之在阴,自相鸣和。《易》兰之同臭,《易》岂有差池。《左传》宏长道业,其在斯乎?

济人之急,救人之危。

枯鱼在肆,仰升斗之无由。《庄子》穷鸟入怀,望弹丸而知畏。赵一事物犹如此,人何以堪。虽君子之固穷,《论语》相赒为义。唯善人之在患,弗救不详。《晋语》昔人所云饥食而寒衣,《墨子》生死而肉骨,《左传》非仁心为质者,《汉书》曷能如此哉!

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

有虞之君,使天下贡善。其治天下,见人有善,若己有善,见人有过,如己有过。此有虞氏盛德也。皆见《尸子》夫舜之立心如此,所以和五典而无违教,宾四门而无凶人。亦思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而已。

不彰人短。

盖失数美,《左传》人之恒情。是故接物之道,不贵其能察,贵其能容。君子贤而能容罢,音皮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荀子》惟有容,而后知德之大也。惟能容而后知量之远也。

不炫己长。炫,《说文》作衒,行而买也。

人各有能物各有伎深则藏浅则露舒张留物刘达语行而且买说文市人皆掉臂而不顾史记乃知一得之不足称偏长之不足恃也吾闻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史记矧伎能非全才尤当宏此远谟也。

遏恶扬善。《易》大有之词。遏犹匿也。

火天之象,无所不照。大有之义,无所不包。君子法卦象以察物,而分善别恶,人无遁情。师卦义以容人,而遏匿褒扬,人皆喻志。《公羊》此顺天休命之道也。说本王弼。

推多取少。推,吐雷反。《曲礼》曰:分毋求多。《云笈七签·老君崇百药》曰:推多取少是一药。

让,德之主也。争,乱之端也。鲁国男儿尚知梨小,孔融安邱博士岂识羊肥?甄字当由欲者不多,是以取之忘少。本《世说》知此者,

可以息争,可以兴让。

受辱不怨。《老君崇百药》曰:受辱不怨是一药。

以白造缁曰辱。《郑氏仪礼注》身不洁白而随以污辱,《吕览》宜其怨矣。虽然,有义辱者,有势辱者。犯分乱理,辱由中出,谓之义辱。詈侮捽搏,辱自外至,谓之势辱。《荀子》义辱为辱,势辱不足辱,何怨之有?夫惟不怨,是以寡怨。

受宠若惊。

高位实疾偾,《汉书》作颠厚味实腊毒。厚味,喻重禄。以上见《周语》子家怀思于鲁,人亦谋之。公子惧选于秦,天所赞也。《左传》盖贤者宠至而益戒,不足者为宠骄。《晋语》虽危而无咎者,其三之乾乾乎?以恐而致福者,其初之虩虩乎?《易》

施恩不求报。《曲礼》曰: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谓太上之世,施而不思报。其次谓三王之世,施则民老君崇。《百药》曰:施不望报是一药。

此大上之行也。天地有覆载之恩,父母有鞠育之恩,然物不答施于天地,子不谢生于父母者,《三国志》以天地之量大,父母之情深也。太上具天地父母之心,夺之不以为损,予之不以为益,爱之不自以为仁,利之不自以为利,所谓下知有之者也。其次夺之知损,予之知益,爱之为仁,利之为义,所谓亲之誉之者也。《七经小传》

与人不追悔。

《易》曰:有孚惠心,勿问元吉。盖为益之大,莫大于信。为惠

之大,莫大于心。王弼注益而有孚惠,而以心何悔之有?唯不追悔,是以无悔,吉又何之矣。之训往。

所谓善人。

禹称善人,《左传》为无恶也。《论语》朱注行恶见乐,为恶未熟,至其恶熟,自见受苦。行善见苦,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见受乐。《成实论》然则季氏之恶已熟,《汉书·五行志》其中必苦。《国语》东平之善最乐,《后汉书》亦在乎熟也。《孟子》

人皆敬之。

人无有不善。善人者,民之望也。君子见而改容,小人闻而革面。敬人者,人恒敬之,盛德之所致也。

天道佑之。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郎觊引《易》云,亦见《太公金匮》及《说苑》《金人铭》。善人天地之纪也,《左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系辞》

福禄随之。

福者,天所锡也。禄者,人所受也。好德锡福,《书》令德受禄,《诗》天之道也。

众邪远之。远,于万切。

义厌伊叶切不惠,德胜不祥。《汉书》鬼不神于有道,《老子》妖不作于守常。《左传》乃知庶疫刚殤,刚卯中文,见《两汉书》不在逐魁古魅

字之毅歧，音亥已而在制行之直方也。毅歧，大刚卯也。辟邪之印，以玉为之，见《说文》。

神灵卫之。

神者，聪明正直而一者也。唯仁是福，唯德是依。皆见《左传》昔者三苗之乱，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天，神降而辅之。司禄益食，而民不饥，司金益富，而国家实，司命益年，而民不夭，见《随巢子》是其事也。

所作必成。

同心为善，善必成。同心为恶，恶必成。何休《公羊注》名将成而物败之者，伪也。有所欲而天必从者，诚也。至德之贵，何往不遂。至德之荣，何往不成。徐干《中论》

神仙可冀。

抱朴子曰：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苦疑当作凶，谓之凶也。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疾妒胜己，不嫉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以上《抱朴子》文王陟而在上，《诗》殁为神明。《贾宜传》黄帝合而不死，《史记》去而上仙。《庄子》岂虚语哉！

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天数十二,《左传》言一千三百,非其次三当为二字之误也。抱朴子曰:闻之先师云:仙人或升天,或住地,要于俱长生。《玉钤经》钤疑作铃曰: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当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以上皆《抱朴子》《真诰·甄命授》曰:积功满千,虽有过,故得仙。功满三百,而过不足相补者,子仙。功满二百者,孙仙。子无过,又无功德,籍先人功德,便得仙。所谓先人余庆,其无志多过者,可得富贵,仙不可冀也。

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背音佩

自此至杀龟打蛇,皆承上大小数百事而言。此统言之,下乃析言之。种树蓄养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磨砻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枚乘语然则何以辨之?曰: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自来?同上。

以恶为能,忍作残害。

以苛为察,以切为明,以刻为忠,以计多为功,以聚敛为良,此中行氏之所以先亡也。《新序淮南子》韩商之道,其用民也残,其养民也狭。施之于乱世,可以徼利,事平则受其祸矣。冯班昔人譬之廓革者,廓之大则大矣,裂之道也。《淮南子》

阴贼良善。

伯宗晋之善人,而三却害之。郄宛楚之良也,而无极谗之。阴

贼之祸烈矣。然长鱼伪讼而却氏尸朝，进胙兴谤而费氏族灭。俱见《左传》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诗外传》信哉！

暗侮君亲。

万石俯尝君食，固西汉之家风。子通跪读父书，实东吴之遗教。顾悌唯敬诚之兼尽，斯忠孝之无亏。故戒以勿欺，本纯臣之事。见其不是，陈忠肃语乃逆节之阶。名义大防，安得不于此谨之？

慢其先生。

先生者，先醒也。譬犹俱醉，而独先发也。故世有先醒者，有后醒者，有不醒者。《新书》少年喜谤前辈，新进每狎老成，此何异醉而新寐，殊无足与言者乎！《盐铁论》

叛其所事。

牛马维娄，维系马，娄系牛委己者也，委饲己者而柔焉。柔，服也。《公羊传》而况人乎？纳弃妻而论前壻之恶，买仆虏而毁故主之暴。《抱朴子》斧钺刀锯之民，《周语》犹知鄙夷而不屑之。宁有轻狡反覆，负恩徼利，如汉之吕奉先、晋之刘牢之者？

诳诸无识。

矜不能而教不及，长者之行也。若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名实不亏而能御众狙之喜怒，岂所以笼群愚者哉！《庄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聋我也，子其盲我也。《列子》善乎《楞严经》之语曰：眩惑无识，死后当堕无间矣。

谤诸同学。

君子之与人也，面诵其短，而退称其长。《后汉书》盖责善为朋友之道，故不厌箴规。如内不相训，而外相谤，非亲睦也。《家语》况明友之薄而己不得厚，扬友之辱而己不得荣，此一举而两失也。《战国策》《记》曰：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交绝犹然，况投分之友乎？

虚诬诈伪。

《诗》云：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夫使机械日生，而奸伪并起，上下相遁，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险肤之族，则高后崇降弗祥。《盘庚》有祷张为幻之民，则嗣王罔或克寿。无佚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庞，商朴女重，《淮南子》上下皆有嘉德，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矣。《日知录》虚而为盈，或承之羞。诬善之人，其辞必游。魏惩变诈，垂为定律。魏分汉律为诈伪律，见《晋书·刑法志》无载尔伪，心劳日拙。

攻讦宗亲。

宗有远近，同此渊源。亲有亲疏，无非瓜葛。二字出《后汉志》及《独断》所当致其敬爱，处以忠诚。若因一事之乖，片言之忤，遂翻然易志，倏尔甘心。甚者加之攻击，发彼阴私，以此施诸宗，是自蹙其本也，《左传》施诸亲是自翦其翼也。《左传》捷则非功，败为有丧。《南史》反义悖德，莫大于是。

刚强不仁。

齿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战国策》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左传》强毅果敢，而甚不仁，知伯之所以灭其宗也。《晋语》昔人谓不仁之质胜，则强猛为祸梯。《人物志》信哉！李昌龄传曰：孔子以刚为近仁，太上以刚为不仁，言岂相戾哉？圣人所取之刚，刚于理者也。太上所戒之刚，刚于气者也。天锡此注，即周子刚有善恶之说。

很戾自用

迷者不问路，溺者不问遂，径隧亡人好独。《荀子》是以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墨子》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舍乱妄无为矣。《荀子》羸角之羊，穷于进退。焚巢之鸟，终见号咷。虽狠戾，何益耶？

是非不当，向背乖宜。

怀迷罔之疾者，行非以为是，视白以为黑，天地四方，无不倒错。《列子》若犹是人也，亦道其常而已。好人所恶，而恶人所好，则拂性适以取灾。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则处家适以致乱。是非向背之间，可不审哉！

虐下取功，谄上希旨。

君子之所当抚恤者下也，所当匡正者上也。以不教杀人谓之虐，以不善先人谓之谄。《荀子》浚民膏以课最，岂是良臣？揆主意以扶非，《抱朴子》定非俊物。一事增制，永为故事之循。一语耸恩，养成在上之恶。蠹国病民，谁之咎欤？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先轸未报秦施，致罹狄难。子常惟思旧怨，遂覆荆尸。《左传》盖艾人必丰，是为有礼。艾，报也。《周语》旧恶不念，惟在古贤。《论语》是故大德灭小怨，《左传》宽身之仁也。《礼》小怨置大德，《周语》刑戮之民也。《礼》

轻蔑天民。天民出王制。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传》故职曰天职，爵曰天爵，民曰天民。秋官司民，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重之至矣。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书》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传》

扰乱国政。

利不什，不易业。功不百，不变更。是以古之人君，谋事必就祖，发政占古语，重作事也。韩安国语乃或求治太急，用人太骤，东坡语以聪明乱其旧章，愆忘易其成宪，譬烹鲜而挠之，治丝而棼之，害家凶国，所伤实多。陆象先尝谓天下本自无事，但庸人扰之为烦耳。《唐书本传》

赏及非义，刑及无辜。

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不僭不滥，成汤之所以获天福也。《左传》赏无功谓之乱，《晏子》罚无罪谓之酷。《素书》乱则举枉错直而民不服，枉错直上酷则颇

类放纷,《左传》而民无所措手足。

杀人取财,方言曰:杀人而取其财,曰惏。力南反。**倾人取位**。

杀人取财,心计之臣也。倾人取位,倾危之士也。心计之臣,酷以济其贪。倾危之士,奸以行其险。此传所云以谗慝贪惏事君,而多杀不辜,怨仇已多,其能免乎?

诛降戮服。

圣人不得已而用兵,所以除草窃,靖边疆也。当其助虐侵凌,罪当诛戮。苟泥首归诚,宜推心置腹,令反恻子自安。《后汉书》弄潢池之兵,谅非民志。烈昆冈之火,亦岂君心。真西山语古人云:诛降者殃及三世。又云:祸莫大于杀已降。《史记》为将者思之。

贬正排贤。

人臣莫难于无妒而进贤,《战国策》是故进贤达能谓之大夫。大夫之为言大扶人者也。《白虎通》蔽公者谓之昧,隐良者谓之妒。妒昧之人,国家有之,则为蔽孽。《荀子》仁人见之,屏诸四夷。庄氏之酒酸,抑有由也。《韩非子》宋之沽酒者,有庄氏,其酒常美。或使往沽,其狗龁人,使者不敢往,于是庄氏之酒酸。夫人臣而龁有道之士,此亦猛狗也。东闾之行乞,岂徒然哉?《说苑》曰:东闾子常富贵,而后乞人问之曰:公何为如是?曰:吾自知吾尝相六七年,未尝荐一人也。

凌孤逼寡。

青灯嫠妇,有子未孩。蓬室孀妻,遗男始龆。《列子》无中人之

恒产,即天下之穷民。帝王且欲施仁行路,岂能无恻?夫因利而弱人之孤,虐人之嫠,崔子玉《清河王诔》云:惠于嫠孀。丁度《集韵》:嫠鳏也。是之谓贱文。夫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馀。王莽

弃法受赂。

《古文尚书·吕刑》曰:五过之疵,维货维求。马融曰:求请赇也。汉法盗律有受赇枉法之科,汉律《盗篇》,萧何所撰。罪至死。又赃吏子孙不得察举。唐睿宗太极元年制官典,主司枉法,赃一匹已上,并先决一百。而改元,及南效,赦文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官典犯赃,不在此限。宋初南郊大赦十恶,故劫杀及官吏受赃者,不原。是知乱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盘庚》贪以败官,夏书训之必杀。《夏书》曰昏墨贼杀,贪以败官为墨。见《左传》三代以来,罔不由此道者。《日知录》彼黩货厉民之徒,即不顾天理,独不畏国法耶?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

直者,刑所不加。曲者,法所不宥。有如王子争囚而州犁上下,伯舆坐狱而范宣左右。《类对赋》遂使直如矢者,周内以深文。曲如钩者,亏除于漏网。即绝请寄而凭臆断,五听已颇。倘受狱货而府辜功,庶尤必报。

入轻为重。

廷尉者,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乎?《汉书》是以古之人邮罚丽事,《吕刑》决狱折中,《韩诗外传》所以即天伦也。《主制》如生议而予之死,比《汉书》下刑而傅以上

刑,《书》辑小过成大辟,加诋欺,违明诏。《薛宣传》圣王不以怒加刑,天罚不极,其在是乎?

见杀加怒。

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古之圣王,或下车而泣之,或彻乐以悲之,诚不忍之至也。乃成狱报囚,辄加严暴,《家语》祥刑之意安在乎?孔子曰: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可不慎乎?《家语》

知过不改,知善不为。

《易·系辞》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荷校灭耳,凶。

自罪引他。他,汤何切。

却克与韩厥分谤,高允为崔浩引罪。古人直谅,不以生死易其辞。夫犯祸对曹,乃其自取。不思痛心刻骨,反欲虚引他人,以图自免。究之良奥之家,句本郑氏《礼注》虽遭毒手,二字见《晋书》贯盈之罪,终伏欧刀,句见《后汉书》亦何益之有耶?

壅塞方术。

墨子游齐,道逢日者。中行在晋,梦值巫皋。会方士于旗亭,褚先生问楚人于东市。司马季主皆能探抽冥赜,参验人区。范蔚宗语若乃斥以卑污,比之贱简,《日者列传》至使知星宿者无望覆衣,谚曰:知

星宿，衣不覆。索廷簿者几为夺糈。音所亦通人之蔽，句本君山而盛德之累也。宋忠、贾谊，前事可鉴者矣。

讪谤圣贤。宋本作贤圣，《抱朴子》作圣贤。

仲任小子，偏成问孔之篇。《论衡》九卷孙兄老师，独有贱儒之论。见《非十二子篇》亦思非圣无法，经有科条。非圣无法，见《孝经》。汉律亦有是条。何休注《公羊》曰：无尊上，非圣人，不孝者斩首枭之。訾謷蔽明，传垂大戒。訾毁贤，謷誉恶，见《管子》。且朝士之毁，何伤日月。群儿之谤，空笑蚍蜉。昌黎诗只见其不知量也。古文多只。

侵凌道德。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曰道德者，得也。道生万物，有得获有，故名德。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下士闻道大笑之，此侵凌之所由至也。《抱朴子》作伤残道士，义亦相近。戮鼓琴之于吉，孙策谬诛。捕屈膝之左慈，曹瞒无识。盖异术之士，亦有不可诬者也。

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

宋齐邱《化书》曰：禽兽虫蚁之于人也，何异？有巢穴之居，有夫妇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鸟反哺为仁，隼悯胎为义，蜂有君为礼，羊跪乳为智，雉不再接为信。若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夺其亲爱，非义也。以斯为享，非礼也。教民残暴，非智也。使万物怀疑，非信也。夫羶臭之欲不止，杀害之机不已。羽毛虽无言，必状我为贪狼之与对。豕鳞介虽无知，必名我为长鲸之与巨虺也。

何为自安,焉得不耻。吁!直疑自古无君子。

愿人有失。

愿人有得,未必得也。愿人有失,未必失也。而臧否分矣。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操火将益之,功皆未至。虽然,吾嘉彼奉水者之意,而恶夫操火者之心也。《墨子》愿人有失,亦犹是耳。

毁人成功。《老君说百病》曰:败人成功是一病。

陈汤斩郅支,班超定西域,厥功茂矣。而匡衡一言,卒从吏议。李邑盛毁,遂去其妻。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此哉!然史称伟绩,高此两人。人笑李、匡,至今齿冷。毁人者安在耶?

危人自安。

势有难全者,则濒人于危而弗顾。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乎此也。岂知天道好还,危人适以自危。《越绝书》曰:危人自安,君子弗为。《抱朴子》曰:背仁义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

减人自益。

孔子言不祥有五,损人而益己,一不祥也。《新序》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墨子》损人而益己,乃盗贼之心也。吾闻釜鼓满者,人概之,人满者,天概之。《管子》可不惧哉!

以恶易好。

好读为和好之好。数世之与国,一朝而背之。盟心之密友,转眼而仇之。非惑于利,即构于谗。独不思同好而弃恶,《左传》福之基也。与恶而弃好,《左传》祸之胎也。迨乎兵已交而莫解,怨已积而难排,后虽悔之,不可及已。《左传》。

以私废公。《老君说百病》曰:以私乱公是一病。

仓颉之作书也,自营者,营,一作环谓之厶,厶,古私字背私者,谓之公。公厶之相背也,仓颉已知之矣。《韩非子》是故君子不以一己之私情,妨天下之公理。忘私者直也,《汉书》公尔忘私灭私者德也,《尚书》以公灭私害公者逆也,《诗》毛传,君子不以私害公废公者慝也,托公济私者贼也。

窃人之能,蔽人之善。

人有能而吾窃之,可耻孰甚焉。人有善而吾蔽之,不祥莫大焉。且而不闻攘善者无续范宁《谷梁注》,续谓续嗣扬善者有后乎?班固赞以伯宗之贤而遇谗三却,攘羣者之言也。《谷梁》以张汤之酷而珥貂七叶,扬儿宽之奏也。《汉书》

形人之丑,讦人之私。李传以丑为丑行。

因戏而形容人之丑行,戏而虐矣。因争而攻发人之阴私,争而乱矣。状之逼真,令人失笑,能无折终身之福乎?揭之无遗,令人掩耳,能无启杀身之祸乎?

耗人货财。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史记》有耗之者也。手编叶子,金叶子格戏,始于周后产尽于今朝。太白诗: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巧笑市门,资穷于夜合。齐和公事惟匪人之是比,《易》岂之子之无良。治彼罢民,应坐周官之嘉石。方之硕鼠,宜传汉室之爰书。

离人骨肉。

骨肉相爱,谗贼间之,而父子兄弟相倾也。《淮南子》子翠谋桓鲁隐危,竖牛奔仲叔孙卒。费忌纳女楚建走,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克造蛊太子杀,息夫作奸东平诛。皆自小覆大,繇踈陷亲,可不惧哉,可不惧哉!《汉书》

侵人所爱。

货不好,不能为祸。《周语》古人以不贪为宝。《左传》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非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复念也。东坡虞叔之敛,桓魋之诛。《左传》玩之者,岂非丧志。求之者,适启戎心。

助人为非。

佐雠者尝,佐斗者伤。《周语》故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成人之恶,是佐斗也,无乃伤乎?且小人为不善,未必披猖。惟有助之者,则同恶相济,如市贾焉,《左传》几于无忌惮矣。汉律名有功有意,助人为非,功意俱恶。《汉书》抽肠衅鼓,《颜氏家训》非不幸也。

逞志作威。

其爵弥高，其志益下。《淮南子》志安可逞？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易》若依势作威，《书》志乃逞矣。语曰：君子得时如水，小人得时如火。《说苑》傲不可长，《礼》其能久耶？

辱人求胜。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况辱人以求之乎？屈王孙于胯下，困张禄于厕中，非愚则妄。《易》不云乎，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吾见多陵人者，皆不在矣。石经《左传》。

败人苗稼。

水有曲壅，曲防壅泉王法所惩。田卒污莱，诗人所叹。盖良苗肥稼，上可荐宗庙，下以厚民生，重之至也。若种稻而夺诸水，《战国策》牵牛以蹊人田，《左传》此何异草宅而禽飨也。《周书》犯禁受罚，固其宜耳。

破人婚姻。

媒氏掌万民之判，水人合二姓之欢。虽两喜，何惜两誉。两喜，见《庄子》。《战国策》曰：周地贱媒为其两誉也。誉，音馀。然非耦，必多丧耦。皆见《左传》所当慎之始也。若夫初聘而强委禽，《左传》已归而嗟分镜，《本事诗》非辱于强暴，即夺于乱离。更有丝萝将结，一语而致。参商伉俪方谐，片辞而兴。雀角皆害伦亏义，不可之甚者也。

苟富而骄。

《孝经》曰：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战国策》天夺之鉴，《左传》鬼瞰其室矣。《汉书》史鰌言富而不骄者，鲜矣。骄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左传》富斯骄，骄斯乱，乱斯亡。《礼记》

苟免无耻。

成仁取义，烈士之壮心。寡廉鲜耻，人臣之大戒。三代以来，其风甚卓。后世不知此义，而文章之士，多护李陵，智计之家，或称谯叟。此说一行，则国无守臣，人无植节，反颜事仇，行若狗彘，而不知愧也。何怪乎五代之长乐老，序平生以为荣，灭廉耻而不顾者乎？《日知录》

认恩推过。

恩非己出而妄仞之，仞，古文认。见《汉书》过实在我而强推之。任德不任怨，己掠其名，谁执其咎？郑詹窃恐居德者，居德出易德之凉也，避怨者，怨之府也。凉德怨府，皆见《左传》

嫁祸卖恶。

共仲杀子般，而归狱于仆人。《公羊传》孟德行小斛，而借死于主者。《曹瞒传》古来机械变诈之事，甚深而难测。然孟氏之贼，曹氏之奸，天下莫不闻者。抗辀食糟之祸，庆父抗辀经而死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可不畏哉！

沽买虚誉。

羊质虎皮，睹草则悦，见豺则战。《法言》鱼质龙文，遭水即喜，遇獭即悲。《抱朴子》名实之辨也。先辈谓好名与好利，其相去不远。盖沽名，亦以为利也。然虚名一败，万事瓦裂，其害有甚于谋利者。故荀子谓盗名不如盗货。

包贮险心。

书难壬人，畏孔壬。壬者，象人怀妊之形，《说文》包藏凶恶之人也。壬人之行，潜奸隐智，厚貌深情。其藏之也，如含沙伏弩，虽明者不能然也。然犹罔也，义见《淮南》其发之也，则人肉贯胸，虽强者无不弊也。其术之工，虽杀数十百人，而主名不立，甚矣其险也。

挫人所长，护己所短。

良相之爱才也，一艺必庸，小善卒录。君子之制行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夫夸己之长乃挫人，长扬人之短始护己。短谓幽兰不可佩，服艾盈要，苏粪壤以充帏，众芳芜秽。《离骚》贤士无名，徒工谣诼，不善是揜，如见肺肝卒，亦何益之有哉！

乘威迫协。

威者，权也，势也。权势之所在，为福固易，为祸亦烈。逐君侧之恶人，志父岂能无罪。赵鞅事，见《公羊》。《左传》鞅曰：志父无罪。徒雒都之黎庶，太师莫怨然脐。董卓至于武安请魏其之田，破石夺五百之妇，《两汉书》皆跋扈鸱张，不义之甚者也。

纵暴杀伤。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荀子》古之道也。乃有人头罗刹，殿上苍鹰，任雕而恶少为爪牙。《五代史》召名祸猾吏与从事，《史记》芟夷若草，唐诗杀人如草不闻声论报如屠。《汉书》岂知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也。严姬语师古曰：言多杀人者，己亦当死。虞定安之家门，不增一口。虞诩王温舒之族灭，岂逾三冬。汉法，逾冬则赦戒之戒之！《孟子》

无故翦裁。

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今则不然，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其为衣服，不为身体，皆为观好，单财劳力，单与殚同毕归之于无用。皆见《墨子》，此贾谊所谓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之无寒，不可得矣。

非礼烹宰。

燕以四膳，养用三牲，礼之所在，烹宰所不废也。至于平居当遵约俭重卿鱼飧，赵盾终能免祸。《公羊》大夫玉食，必害而家。《书》况乎多烈庶羞，兼罗珍怪。二字出《公羊》舍灵龟而观朵颐，《易》弱之肉而强之食。《韩文》郑子公之指，唯堪染鼎。《左传》赵稚长之腹，止用监厨。《后汉书》揆之古人，无故不杀之礼，不已悖乎？

左道中有屠牛为业者，其人不食犬豕，惟日宰太牢，血模糊，悬肉格三字出《周礼注》莫敢谁何者，此无他，禁之之法宽也。案《淮南子·说山篇》曰：杀罢牛可以赎良马之死，莫之为也。杀牛必亡之数，以必亡，赎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高诱注云：牛者所以植谷，养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杀牛。民犯禁杀之者，诛。故曰：必亡之数。然则汉法，杀牛与杀人同科也。故其时人不敢犯。今法轻于汉，而

欲使植谷之牛不入屠伯之手,乌可得哉?李叔则《爱牛说》曰:肉牛者十之三,革牛者十之三,角牛者十之四,天下于是无全牛矣。此论可谓痛切。

散弃五谷。

席间之饭,仲堪嗽而无馀。《晋书》盘中之餐,公垂咏而弥重。李绅诗:试看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盖食乃民天,货恶弃地。其有太仓之粟,屡见因陈。亩首之粮,或多遗滞。岂知俭岁之饥康,四谷不升曰康,五谷不升曰饥。生于丰年之狼戾乎?念及此,几欲量腹而食数米而炊矣。

劳扰众生。

君子之为治也,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苍,老幼不愁于庭。府庭邮驿无夜行之吏,乡闾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鸟不夜鸣。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皆见陆贾《新书》呜呼仁哉!《汉书》若小人之在上也,如寝关暴纩,不得须臾宁。《淮南子》岂知水浊则无掉尾之鱼,政苛则无逸乐之人。故令烦则民诈,政扰则民不定。叶平不治其本而务其末,譬如拯溺锤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皆见《邓析子》

破人之家,取其财宝。

《真诰》言郗回父,郗方回父,鉴也无辜戮人百口,取其财宝,殃考深重。怨主恒讼天曹,早已申对,回法应灭门。但其修德既重,一身免脱,子孙岂得全耶?回当保其天年,但仙道之事,去之远矣。

夫以郗道徽之贤，一事不方幅，《南史》犹蒙冢讼，为冢中人所讼，出《真诰》况其下焉者乎？

决水放火，以害民居。《老君说百病》曰：水火败伤是一病。

水能反壤，《汉书》火可燎原。失则为灾，蹈之者死。是以汉魏入毁亡之律，《晋书·刑法志》帝王严决放之条。若夫开积水于万仞，烈猛火于积薪，《抱朴子》非奸吏盗以营私，即仇家藉之泄仇。漂民居之室，其伤必多。焚旅人之巢，为祸甚烈。夫夫也，虽投畀河伯，南史谢超宗语焚居平庄，《左传》非过也。

紊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君子不坏旧防，《礼》大人必矜细行。《书》东青齐之亩，难言物上之宜毁。重邶之瓶，未免闭门之诟。《左传》是知法不易常，怨不在大，唯有礼者可以免。

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

名位相轧也，货财相倾也。兽恶其网，民怨其上，《国语》自然之理。虽然，远而在位，岂非稽古之荣。桓荣贤而多财，《汉书》乃是善人之赏。《论语》《左传》若旷贵不久，《汉书》出自天公。奸富致殃，《史记》《左传》何干卿事。《南唐书》设虚愿而幸人灾，虚愿出《周书》及《战国策》非愚则惑也。

见他美色，起心私之。

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左传》见色而说，谓之曰逆。《韩诗外传》

庆封易内，负之斧钺。巫臣窃妻，罪至族赤。私于庚宗，叔孙不食。皆见《左传》淫玩鲁宫，邾颜伏锧。《公羊传》申池之祸，贼由阎职。子貉之妹，终丧羊舌。《左传》呜呼！今人宜鉴所辙。天有六气，降生六疾，《左传》乱自女戎。《晋语》女为阳物，晦时生蛊。日入作慝，夭年丧志。非鬼非食，人生宝难。皆见《左传》受之以节，《易》《左传》清心窒欲，附远厚别。《礼》逸则忘善，愆则有辟。《鲁语》送目冶容，《左传》《易》授情国色。晋献事，见及《公羊》惟厉之阶，《诗》惟家之索。书索，音色鬼有先夫，《左传》季诚弱息。《汉书》不以义交《尚书·太傅》是为惑溺。公卿宣淫，兄弟争室，烝报姘通。上淫曰烝，旁淫曰通。淫亲族之妻曰报，与妻婢交曰姘。见《左传》及《汉律》罪大恶积，《易》生不若死，《公羊》死有馀责。《汉书》呜呼上天，《战国策》天威咫尺。福仁祸淫，《左传》不爽杪忽。远则子孙，近在目睫。淫而无罚，《左传》未闻其说。

负他货财，愿他身死。

平时匮乏，仰升斗之水则活。是贷我以财者，乃缓我以死者也。惠孰大焉？恶人而欲其死，是惑也。负人而欲其死，是贼也。贼人者，天必反贼之。

干求不遂，便生咒恨。

先辈言自家犹不能自快自家，如何他人却能尽快吾意。交富人而与之称贷，交贵人而丐其竿牍，恒人之所贱也，安能望其必遂？欲不足而忿售，谓之小人，不亦宜乎？

见他失便,便说他过。

人偶失便,或值于时,或啬于数,未必皆其自取也。若不揆其素行,而辙指其生平以为是固应尔也。岂不悖哉?且人即有过,得志则括囊,失时则横议,亦有识者所深鄙也。

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

戚施不可使仰,籧篨不可使俯,《晋语》天刑之也。《庄子》天刑之为不幸,人笑之为不仁。且踊棓而窥。踊上棓,犹今之楼阁萧同几于作质。《公羊》登楼而笑,爰妾遂丧其元。《史记》岂计之得哉!

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

人有才能,即未尝识面,犹当题拂而扬诩之。况自验而心知者耶谷?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罪也。名誉即闻,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然则知柳下之贤,乏祢衡之荐,谁之罪欤?

埋蛊厌人。《老君说百病》曰:蛊道厌人是一病。

蛊者,损坏之名,淫溺惑乱之所生也。《左传》古训为事。《易》有蛊卦,谓坏极而有事也。于文皿蛊为蛊。《左传》先儒谓虫食器皿,巫行邪术损坏于人,故亦谓之蛊。《礼记正义》其法以桐木人以鍼刺之,埋之地,以厌人,人辄死,《汉书注》即周书所谓左道也。《周书》曰:以左道事君者,诛。郑康成注《王制》曰:左道若巫蛊及俗禁。汉时巫蛊之祸最烈,故《贼律》有云:《汉律·贼篇》敢蛊人即教令者弃市。延及后世,蛊人之罪,并编十恶。旬本《风俗通》赦令所不宥,法至重矣。而其术不衰,乃知少皞之乱家为巫史,《楚词》宋襄之霸鬼有淫昏,

《左传》召之而至，又何尤焉？《小尔疋》曰：尤，怪也。圣王在上，分民神职，司民司神之职绝地天通，《尚书·楚语》此嘉祥所以日降，蛊气所以不作也。

用药杀树。

风咏甘棠，雅歌行苇。楚楚可怜之树，《晋书》濯濯易尽之枝，皆当广以慈心，全其生意。况丛亡七日，未必非神。《战国策》栎大百围，偏能见梦也。《庄子》用药者，无斧斤而夭，厥志不仁，不斩伐而枯，其毒太苦。

恚怒师傅。《云笈七签》老君曰：怒恚师傅，大不祥。

师无当于五服，然左右就养，有父道焉，服勤至死，有君道焉。故栾共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也。汉重经师，其上章也。必称闻诸师，曰以明所受。《战国策》曰：谈语而不称师，是倍也。《荀子》曰：言而不称师，谓之倍。教而不称师，谓之畔。于其死也，则必自表。师丧，弃官行服。见《两汉书》故经义莫明于汉，人材亦莫盛于汉。自经师亡，经师亡于东晋，而古学亦亡。唐宋元以后，至不能识古文。而仲山之古训不存，《诗》古训是式，亦作诂训，见《说文》。夫子之雅言亦绝。雅，正也。康成注《论语》曰：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家君谓学者不识字，不能通经也。于是有施悖求佛而疾其师者矣，有燕朋燕辟而逆其师者矣。唐石经礼记，义见郑氏注。荀卿言倍师之人，明君不纳税诸朝，士大夫不与之言。盖师道不立，则经义不明。经义不明，人材所以日下也。

抵触父兄。

武王胜殷,得二虏而问焉,曰:而国有妖乎?一虏曰:昼见星而两血,此吾国之妖也。一虏曰:此非其大者。吾国之妖,其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此妖之大者。《新序》夫骄子傲弟,其教不先,其率不谨。《史记》轻简父母,贾谊《新书》凌忽长者,《颜氏家训》小则兆门祚之衰,大则贻风俗之患。虽欲不谓之妖,而不得也。

强取强求,好侵好夺。

市金可探,取之伤廉。白珩非宝,求之有道。侵欲崇侈,饕餮乃尔。夺攘矫虔,蚩尤殲旃。穷途思返,违道不远。静言自悼,从我所好。

虏掠致富。

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攻剽椎理,掘冢铸弊,意钱搏揜,而曲叔以之起,桓发用以饶《货殖传》皆奸富也。虽然,善人富谓之赏,淫人富谓之殃。《左传》是故家有不宜之财则伤。《战国策》掘藏之家,其后必亡。《淮南子》天殆富淫人,《左传》此说诚荒唐也。韩昌黎诗,桃源之说,诚荒唐。

巧诈求迁。

马安巧宦而四至九卿,《汉书·汉官仪》翟酺诈懿而先据要路。孙懿也,见范书赞幸进之端开,纯臣之节堕矣。何以谨慎为欺,谩居右职。何以礼仪为便,巧为尊官。贾谊贡禹今人之所喜者,昔人之所叹也且也。舐痔而结驷,赵壹语,本《庄子》何辱如之。遭睡而探珠,

《庄子》其危甚矣。

赏罚不平。

古者爵赏不逾德，刑罚不过罪。是以为善者劝，而不善者沮，《荀子》惟其平也。如赏所爱，而罚所恶，范睢语则不平。不平则怨，怨则争，争则劝惩不立，而爵赏刑罚穷矣。《礼》

逸乐过节。

益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故君子无逸作所，《书》良士好乐无荒。《诗》乃逸乃谚，周公所以咏叹也。式号式呼，吁大雅所以流连也。《汉书》且吾闻之狂者无忧，《淮南子》溺人必笑。《左传》逸乐未终，而死亡继之，亦何以异于是乎？

苛虐其下。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传》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使下也。鞭朴施于家庭，固为终吝。僮仆取其迟钝，无可深求。苛虐者重为任，苛而罚不胜，虐远其涂，苛而诛不至。虐夫力不足则伪，智不足则欺。皆见《庄子》鸟穷则啄，兽穷则啮，人穷则诈。《韩诗外传》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不危者也。《家语》

恐赫于他。

失群之雁，故疮未息，虚弓可以下之。《战国策》在患之人，在患出《晋语》惊魂未定，浮言可以动之。《书》盖百端恐怖，强者股弁，二字出《汉书》弱者引决，岂不痛哉！按以周刑，应在造言之律。《周礼

·乡八刑》稽之汉法，当依恐猲之条。汉盗律有恐猲，见王子侯表及《晋书·刑法志》。

怨天尤人。

人之受于天也，有三命焉。受命以保度，受命谓年寿遭命以摘暴，遭命谓行善而遇凶随命以督行。随命谓随其善恶而报之，见《孝经援神契》及何休《针膏盲》。君子之于人也，有三自反焉。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自反而忠矣。三命皆天也，三自反皆不求诸人也。故荀子曰：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

诃风骂雨。《老君说百病》曰：骂詈风雨是一病。

天有风雨霜露，无非教也。《礼》飄古文风师雨师，帝王之所礼。《周礼》好风好雨，日月之所从。郑氏谓曰：从星不可见，明日亦从星。帝天且弗违之，而况于人乎？咨祁寒而怨暑雨，乃黔首之无知。讼风伯而诘雨师，实文人之游戏。曹子建诘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诘风伯雨师。韩昌黎讼风伯本此。有识者蹈之，是获罪于天也。

斗合争讼。持兵曰斗，众斗曰合。私争曰争，鸣于官曰讼。

斗而不胜，集众以要之伤必重。争而不已，速讼以成之室必残。案汉律斗有保辜。辜外以伤人论，辜内以杀人论，本何休《公羊注》《史游急就章》功意所必辨也。手伤人为功，使人行伤人为意，见《汉书》周官讼有明禁。既入之以刺矢，又申之以钩金，曲直所必分也。功意辨而曲直分。彼好斗建讼之徒，亦何所措其手足乎？

妄逐朋党。

东汉之末,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陈留申屠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君至为拥篲先驱,卒有阬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于疑论。《周易》泰之九二曰:朋亡,得尚于中行。涣之六四曰:涣其群,元吉。孔子作《小象》,皆以光大言之。光大者,周而不比,公尔忘私之谓也。夫洪范九畴,必严比德。周官八戒,用戒邦朋。则朋党之禁,其来久矣。迹哲士之徽言,考先圣之逸典,乃知有党必有仇,《左传》丧朋终获庆。《易》非知几达节之人,大雅不群之彦,其孰能与于此哉?

用妻妾语,违父母训。

发子不笞,束发受书之子冠子不言。《韩诗外传》慈训不易闻也。袖中之简,三岁可以出之。赵简子之长子曰伯鲁,幼子曰无恤。尝书训诫之词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词,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词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古诗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千里之书,终身可以诵之。马文渊千里还书,诫其兄子。见《后汉书》及王充《论衡》。何爱敬之深笃而勿逆勿怠也。《礼》虽然,妻子具而孝始衰矣,句本《管子》《荀子》谗言兴而阶之厉矣。夫必先用其妇言,今文《泰誓》乃敢侮厥父母。《无佚》于是一转瞬而姑妇勃谿音奚者有之,《庄子》不移时而父子异部者有之。《三国志》此其无行义之尤,《汉书》所谓维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

维与我民彝大泯乱者矣。《康诰》

得新忘故。

贵易交,富易妻,此人情之不美,《荀子》非有道之宜言也。衣莫若新,人莫若故。《晏子》贵如光武,犹思濑下之贤。富若孝宣,尚索微时之敛。若乃公孙怀诈,莫遇故人。《西京杂记》司马褊心,重憎老物。《晋书》其与少原之妇,悲悼亡簪,《韩诗外传》晋国之臣,兴嗟弃席者《淮南子》不可同年而语明矣。

口是心非。《云笈七签》曰:道教五戒,三者不得口是心非。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如器物,虽不言,而有行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赖其言可用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荀子》

贪冒于财,欺罔其上。

季文子相三君,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君子以为忠。诸葛武侯自表云: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夫廉不过人臣之一节,而左氏称之为忠,孔明自谓无负。诚以人臣之欺君误国,必自贪于货赂始也。临下乃与盗跖为伍,陈情则以曾史自居。偷儿获廉名,诚计之得矣。岂知高后降之弗祥,《盘庚》民人生其怨诅。其究也,乃与国而同败耶?《日知录》管子曰:家富而国贫,为人臣者之大罪也。

造作恶语，谗毁平人。

鸟之美羽勾啄者，鸟畏之。鱼之哆口垂腴者，鱼畏之。人之利口胆辞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韩诗外传》笔端之文，成是贝锦。《诗》舌端之语，猾以齿牙。《晋语》诬毁生人，名节堕地无馀。如彼纠弹，同之禁锢。《晋书》武士锋端，方之蔑矣。范书赞

毁人称直，骂神称正。

直者不毁，正者唯神。吹毛索疵，流闻不谊，不可为直。《汉书》投龟诟天，中无敬心，不可为正。《左传》展禽有言，犯人道者不祥，犯鬼道者有殃。《鲁语》毁人诬神，其不祥莫大焉，天将殃之也。

弃顺效逆，背亲向疏。

二者之义，备于石碏之谏庄公，孔子之教曾子也。碏之言曰：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子之言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也。

指天地以证鄙怀，引神明而鉴猥事。

古者天道不通，民神异业，《楚语》所以防戏豫而绝矫诬也。曰明曰旦，奉而不违。曰觋音篾曰巫，敬而不渎。盖天地至尊，神明至正。尊不亲小事，《谷梁》正不干邪僻。郑庄公之誓，黄泉能无后悔。《左传》中里徼之盟，齐社莫挽前愆。《墨子》夫至天神不蠲其为，蠲音

圭，洁也斯乃民庶莫尽其气，受命之气也，见《楚语》九黎三苗，非前辙乎？

施与后悔。《老君说百病》曰：施人望报是一病，与人追悔是一病。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是施固为报地也。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逸周书》是与乃为取计也。往而不来，赠而不荅，未有不悔其过施而滥与者。语曰：其就义若热，则其去义若渴。《庄子》此之谓也。

假借不还。《老君说百病》曰：借不念还是一病。

泉府之法，凡与赊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泉府职汉元以来，有假借不廉之条，著于杂律。汉律杂篇见《晋书·刑法志》孝文三年，河阳侯陈信坐不偿人债，过六月免。功臣表王府亦言永平时，明帝诸侯负债，辄有削黜之罚。《潜夫论》盖汉尚廉耻，故举士曰孝廉，举吏曰廉平，所以重廉也。重廉则必罚不廉。且假而不返，不特伤廉，近于无耻。廉耻不立，风俗日偷，启争速讼，争财曰讼犹其细也。

分外营求。

子臣弟友，分内之事也。富贵利达，分外之事也。君子毕力于人伦，故思不出位，而行无越思。《左传》小人罔识义命，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织而喜采裳。《淮南子》亏其分内之事，而营其分外之求。岂知所性不存，而所求无益乎？

力上施设。此为守钱虏一辈言之。

持心计,权子钱。治产积居,俯拾仰取。趋时若猛兽之发,得利如鸟鹊之争。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史记》然而识者嫌其铜臭,崔烈天下谓之膏盲,三衍实士君子所羞称也。

淫欲过度。

国风之好色也,盈其欲,不愆其止。《荀子》盖阳性纯而能施,阴体顺而能化。以礼济乐,以谷伏蛊,故能丰子孙之祥,致老寿之福。荀爽对策,以谷伏蛊,见《晋语》若夫不节不时,《左传》失仪失度,燕好每形于动静,《汉书》晦明常失于节宣,《左传》非尤物之移人,即冶容之丧志。且也兹心不爽,《左传》寿命不究于高年。杜钦语其生不蕃,《左传》肌肤莫传于来体。蔚宗赞,谓无子嗣。思之能无动念,言之可为寒心。此三戒之所先,十愆之必儆也。

心毒貌慈。

面狠不害,心狠败国。《晋语》酷虐用刑,垂涕终无所活。曹瞒置人死地,柔懦不异平时。盛章尹京何中之恶而外之婉乎?乃知枭鸱不鸣,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张文潜语有王者起,屏诸远方,《礼》投诸四裔,《左传》可也。

秽食喂人。

盉多渍酒之蝇,匹夫为之弗饮。《淮南子》饭有涉筐之鼠,君子所以不尝。《论衡》昔人以食不洁为肠洿,《论衡》诚憎之也。况以之喂人乎?喂之言饲也,《玉篇》如以莝豆饲马牛,贱之甚矣。此人之阴过,天之大恶也。《论衡》

左道惑众。

卢子幹注《礼》曰:左道谓邪道。地道尊右,右为贵。故《汉书》云右贤左愚,右贵左贱。故正道为右,不正道为左。《礼记正义》僻左之道,以之事君则诛,《逸周书》以之乱政则杀。《王制》若夫疑众在四诛之条,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王制之所不听。当罪则决,不听其辞乱民居八刑之次,周官之所必纠。司徒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乱民之刑,郑注谓左道此皆不待天诛,而自罹国法者也。

短尺狭度,轻秤小升。以讹杂真,采取奸利。

周官之法,同其度量,度丈尺量斗斛壹其淳制,淳与纯同,音准。淳谓幅广,制谓匹长察其诈伪,饰行儥与卖同慝者而诛罚之,质人胥师职法至重也。贾而欲盈,《左传》物无中度,《礼》人而近市,《左传》势必假真,《法言》夫欲售伪者,必假真以此获利,则为奸利,以此致富,则为奸富,此商贾所不齿,《庄子》乞人所不屑也。

压良为贱。

因贫而作赘子,见《贾谊传》。如淳曰: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者,名为赘子情已堪怜。从坐而入县官,见后郑《周礼注》。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法诚难逭。若家本良奥二字出《礼记注》系属衣冠。《两汉书》或乘机而攫取,或依势而协从,视若人奴,《史记》役同俄隶,汉岂不闻略人之法,在《汉律·盗篇》定自汉朝,见《后汉纪》和卖之条,彰于魏世。《后汉书·盗律》和卖人为奴婢者,死自昔称严,于今为烈。虽旅之琐琐,斯其取灾。斯厮役恐震之苏苏,仆将自丧也。旅九三,王弼谓次

焚仆丧而身危。

谩蔂愚人。谩欺也，音莫官反。蔂音莫白反。《说文》云：上马也。《龙龛手鉴》云逾也。

谩者诡而蒙之。蔂者陵而上之。愚人胸无识，故可谩，生无才，故可蔂。虽然，以有识谩无识，以有才蔂无才，是伎力皆害器矣，刘书语不仁孰甚焉。

贪婪无厌。婪亦贪也。

返厩仓者不为之多饭，临江河者不为之多饮，期满腹而已。《淮南子》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老子》谿壑可盈，而心不可餍。《晋语》此何异周鼎之铸，饕餮食人未咽，而害及其身也。《器览》

咒诅求直。咒者咒来祸也。诅者诅往愆也。咒则口告，诅则用牲。古者司盟掌其事。

苏成遇暴辛之谗，则出三物以自诅。《诗》屈原遭子兰之谤，则告五帝以折中。《楚词》枉结思申，烦冤求理，惟其直也。若乃言多僭嫚，《左传》事近矫诬，《国语》诅可告彼可盟。《周礼》呵之楚壁，天问中理之辞未半，墨卒陨其身。《左传》三苗之信罔中，无世在下。《吕刑》盖未直而求直，适足握水宫之笔，鸣三宫之皷耳。北帝主六天官，二天官立一官，六天凡立为三官。三官如今刑名之职，主诸考谪而消魔。经云：岱宗又有左火官、右水官及女官，亦名三官，并主考罚，今三茅君通掌之。并见《真诰》也。

嗜酒悖乱。

古之人制酒醴，几萍氏立监史，将以德维令仪，辞不腆，称须臾，规初筵，在刚断，过三爵，不及乱。今之人乃酒荒，仪不令，德不将。濡其首，侧我弁。既怂怂，复僾僾。扉有楅，门有莠。齐庆封，郑伯有。就壑谷，奔雍梁。迁内实，歼未方。告尔士，无崇饮。百日醉，三日醒。酒既入，舌必出。舌既出，言必失。失尔言，弃尔身。由欢伯，由贤人。尧千钟，路百榼。惟齐圣，能温克。酒八舌出语见《管子》。欢伯见《易林》。贤人见《晋书》。

骨肉忿争。

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不和家室大凶。《说苑》虫有蚘者，一身两口，争相齕，遂相食，因自杀。今之薄于骨肉者，皆蚘类也。《韩非子》

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夸，常行妒忌。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

男正乎外，女正乎内。夫和妻柔，姑慈妇听。此天地之大义，制礼之善物也。《易》《左传》有如脱辐之舆不能正室，几望平之月戒在征凶。《易》或矜此妇人，而宫中绝脰。或夫人不娄，疾也而国外稽留。《公羊传》刑于之化无闻，并倨之风屡见。遗礼义，弃人伦。其不同禽兽者无几耳。《汉书》

轻慢先灵。

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致爱则存，致悫则著。著存不忘乎

心，夫安得不敬乎？是以祭则受福，《礼》孝能锡类。《诗》若夫荐而矫诬，立而跛倚。类公索之亡牲，《家语》近殷民之攘窃。《书》岂惟鬼神不飨，兼之孤疾夭昏，《左传》皆僭慢之所致也。

违逆上命。

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表记》虽然，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荀子》称诏书而不用，《汉律》《汉书》空留挂壁之文。崔实政论格上令而弗行，遂有屯膏之事。拂哉方命之鲧，至于用刑。《左传》蠢慈逆命之苗，乃绝厥世。《书》

作为无益。

《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作者，创造之词。无益多矣，不可偏举。为事有所害，故为无益。《书正义》作淫巧以荡上心，岂惟丧德。拂百姓以从己欲，《书》不独伤财。盖作无益，未有不害有益也。

怀挟外心。

策名筮仕，精白所以承休。巾栉事人靡他用，以自矢臣无畔质。《晋语》妇内夫家，《汉书》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左传》行奸礼于邻主，却至下臣何敢即安。《国语》《左传》学积聚于卫人，《韩非子》子妇岂容私货。《礼》礼有放臣，诗称弃妇，良有以也。

自咒咒他。

指九天以为正，怅望灵修。出三物以明心，咨嗟维暴。骚人颠

颔而何伤，小雅怨诽而不乱也。若遇人不淑，涕泗滂沱。靦闵既多，寤言摽辟。冀作身之有悔，《公羊》愿及汝而偕亡，《书》只加怼耳。《史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其谓是乎？

偏憎偏爱。李傅主后妻。

其母恶者其子释，释音鐸，与恶韵其母好者其子抱。《韩非子》丈夫之爱憎，生自妇人也。岂无芒茀之妻，情亲假子，珠崖之义，哀感傍人，《列女传》亦各其志耳。《汉书》然而佩申生之玦，已见集枯。《晋语》牵孺子之牛，齐景何妨折齿。《左传》是则偏之为害，而家之所以不齐也。

越井越灶。《云笈七签·杂戒忌》曰：勿跂井，今古大忌。又曰妇人勿跂灶，坐大忌。

吹萧之女，载于白泽之图。白泽图曰：井神曰吹萧女子。白泽图，黄帝时书。段成式据《太真科经》云：井鬼名琼。老妇之盆，出于淹中之记。古礼出于淹中故耿恭再拜而井水飞扬，《后汉书》阴氏晨炊而灶神形见，同上神明之也。《礼》越之者，有短垣而自逾之。《国语》如陈侯之忘大德，郑国井堙。《左传》岂智伯之甚不仁，晋阳沉灶。《晋语》赤眉无道，宜折箠以笞之。赤眉溺社稷，污井灶童子何知，当执戈而逐之也。士匄日塞井夷灶，文子执戈逐之曰：童子何知也。

跳食跳人。

惟食八政之首，惟人万物之灵。《书》故春秋必记，有年君子，不诬十室，郑氏《礼注》重之故也。若夫暴殄为心，狎侮自用。既蹴尔于

一箪,复屈人于两胯。呼首山之庚癸,《左传》安知稼穑之维艰。见兄弟之颠连,《西铭》岂识一夫之予胜。若小人也,足与治乎?《汉书》

损子堕胎。

人道下生,通于易气。易气从下生,故画卦自下而上。胎育亦然。诞弥值宿,应于天文。抱朴子曰:命之修短,实由所值。受气结胎,各有星宿。在母不忧,《晋语》肇始揆于皇览。《离骚》先生如荼,俗作达惧弗子于庚辰。父不爱子,谓之不子义,见《汉学》天地父母之心,其理同,其情一也。孩虫有禁,孟春犹重其文。《月令》刳剔用刑,《书》君子讳伤其类。《家语》矧自残其骨肉乎?《后汉书》岂生有咎徵,而必弃诸隄下。或合而非礼,以致委诸梦中。《左传》不然,何用心逆人道也。《汉书》

多行隐僻。今本作行多。

为不善于显明之中者,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于幽暗之中者,鬼得而诛之。《庄子》故不由明坦之途者,谓之宵人。郑象注宵人之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庄子》隐僻乃其性也。以隐僻为性则不义,以隐僻为行则无礼。多行不义必自弊,多行无礼必自及也。《左传》

晦腊歌舞,朔旦号怒。

杜预《左传注》曰:晦月终阴之尽,故以为忌。《云笈七签》曰:腊日宜修斋祭,礼先祖。《金书仙志戒》曰:勿以月朔日怒恚。《禁忌篇》曰:旦起勿嗔恚。旦下床,勿叱呼,勿恶言。皆见《云笈七签》夫喜怒以类者鲜矣,易者实多。《左传》晦腊为终朔,旦为始吉。人由之视覆,君子于是履端。王志长岂溢喜溢怒之时乎?狂者非不歌

也,《淮南子》醉者非不怒也,《鲁语》然而死亡疾病随之矣。哀乐失时者,殃咎安得而不至耶?《左传》

对北唾涕及溺,奴吊反**对灶吟咏及哭。**

《云笈七签·禁忌篇》曰:凡人不可北向唾,北向尿。又《青律戒》曰:不得北向便溺,触忤玉晨。老君曰:向灶骂詈,三不祥。《禁忌篇》曰:勿举足向火,对灶骂,勿咨嗟呼奈何声,此名请祸,特忌之。

又以灶火烧香,秽柴作食。

以夫遂取火于日,《周礼》萧焫用升。《礼》墨一茎六穗于庖,《对禅书》吉蠲音圭为炽。《诗》故火禁掌于司烜,《周礼》薪蒸守诸虞人,《左传》古人之所慎也。臭阳达于墙屋,《礼》岂容秽得腥闻。《书》玉食荐于君王,尚恶劳薪作焚。《晋书》大则鬼神弗飨,小则宾客不欢,皆不敬之所致也。

夜起裸露。

《云笈七签·说戒篇》曰:天尊十戒,第八戒不得裸露三光,当终身奉持。老君曰:夜起裸形一不祥。古人处必掩身,《礼》卧必拱手。《南史》故武王带之铭曰:火灭修容,慎戒必恭,恭则寿。《大戴礼》露而触三光则不恭,裸而冒风露则不寿,可于向晦宴息而忽之乎?

八节行刑。《云笈七签》曰:八节曰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

立冬、冬至。

《真诰·协昌期》曰:八节之日,当斋戒,谋诸善事,以营于道之方也。慎不可以其日忿争喜怒,及行威刑,皆天人大忌,为重罪也。《云笈七签》曰:凡八节之日,是上天八会大庆之日也。《金书仙志诫》曰:勿以八节日行威刑,盖顺时之法,《后汉书》五者所遵。贼莽春夏斫人,亡新由是忽焉。《王莽传》建安宽缓诏绝,后汉立春下宽大诏书,罪非殊死,一切勿案。建安二十二年二月立春,宽缓诏书不行。见《献帝起居注》。汉室由是衰焉。若刑不须时,是谓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必有天殃者也。

唾流星,指虹蜺。蜺音啮。

天事恒象,《国语》《左传》失度为飞流,张宴曰:飞星,流星也。孟康曰:飞绝迹而去也。流光迹相连。二气为虹蜺。《淮南子》曰:天一气则成虹。敬天之渝,无敢驰驱。《诗》况敢唾而指之乎?追诵《蝃蝀》之章,以为太息。

辄指三光,入视日月。

《云笈七签·养生延命录》曰:凡小儿不用令指月,两耳后生疮,名月食疮。又曰:勿怒目久视日月,使目睛失明。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日合于天统,月合于地统,斗合于人统,五星合之于五行。《三统历》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孝经纬》类于上帝宜于社,《礼》禋于六宗,《书》精意以享,《周语》敬之至也。不敬三光,是不敬天地也。《河图·帝视萌》曰:帝视萌,河图篇名侮天地者,凶可不惧乎?

春月燎猎。

《尔雅》宵田为燎。郭氏谓夜猎载炉照也。蔡邕《月令章句》曰:猎者,捷取之名也。昆虫未蛰,王制有火田之禁。《礼》弋不射宿,圣人垂爱物之心。蒐不以时,曰伤天和。田不以礼,曰暴天物。《礼》燎猎毕弋,管子所谓无道之君也。《四称篇》宁于物也,而可忽诸。

对北恶骂。

《云笈七签·禁忌篇》曰:凡人勿北向唾骂,犯魁罡神。《金书仙志戒》曰:勿向北唾骂,犯破毁王。破谓岁下辰也,王谓王炁之所在也。

无故杀龟打音顶,击也**蛇。**

《云笈七签·禁忌篇》曰:大凡一切翾飞蠢动,不可故杀伤损。至于龟蛇,异于他族。杀有灵者,或阴精害人,深当慎之。之二虫者,居于宰路渊名龟所居,见《庄子》出自泉宫。《左传》南龟却而东龟前,《周礼》内蛇斗而外蛇死,《左传》皆能通元王而见梦,《龟策列传》负涸泽而为神。《韩非子》倘属异十朋,《易尔疋》横遭刳剥。《庄子》《史记》类非岐首,辄见椎埋。《列女传》岂仁人君子之用心乎?孔瑜之功,章于铸印。《会稽后贤传》隋侯之德,报在衔珠。《搜神记》窃谓作不善者反是。

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

《春秋纬·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灭党,长八尺,小鼻望羊,多髭

癯瘦,通于命运期度。《后汉书·张衡传注》《风俗通》曰:今民间祀司命,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担箧中,居则作小屋。汝南馀郡亦多有,皆祀以腊,率以春秋之月。《曲礼》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郑氏曰:死之言澌也。事卒为终,消尽为澌。言算与形骸俱尽也。

死有馀责,乃殃及子孙。

《易·文言》曰: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虞仲翔据纳甲卦气之说,而申之曰:坤积不善,以乾通坤,极姤生巽,为馀殃。阳极姤生,履霜坚水。猖庆而活,先人馀烈。贞良而亡,先人馀殃。《说苑》天之道也。

抱朴子据道戒曰:若乃憎善好杀,口是心非。背向异辞,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赂,纵曲枉直。废公为私,刑加无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宝,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贤者,诛戮降伏。谤讪圣贤,伤残道士。弹射飞鸟,刳胎破卵。春夏燎猎,詈骂神灵。教人为恶,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坏人佳事,夺人所爱。离人骨肉,辱人求胜。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决放水火,以术害人。迫协厄弱,以恶易好。强取强求,掳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倾斜。凌孤暴寡,拾遗取施。欺伪诳诈,好说人私。持人短长,牵天援地。诅诅求直,假借不还。换贷不偿,求欲无已憎。拒忠信,不顺上命。不敬所师,笑人作善。败人苗稼,损人器物,以穷人困。当作用以不清洁,饮饲他人。轻秤小升,狭幅短度。以伪杂真,采取奸利。诱人取物,越井跨灶,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辄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但有恶心而无恶迹者夺算。若恶事而损于人者夺纪。若算纪未尽

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孙也。

又诸横取人财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渐至死丧。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直。

抱朴子据道戒曰：诸横夺人财物者，或计其妻子家口当填之，以致死丧，但不即至耳。其恶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终遭水火劫盗，及遗失器物，或遇县官疾病，自营医药，烹牲祭祀，所用之费，要当令足以尽其取之者也。

又枉杀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杀也。

孟子所谓一间，公羊所谓推刃也。

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

抱朴子据道戒曰：道家言枉杀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杀。其取非义之财，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饥，鸩酒解渴，非不暂饱，而死亦及之。又《良规篇》曰：无异乎渴者之资口于云日之酒，饥者之取饱于郁肉漏脯也。云日，即运日鸩鸟也。

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

老君曰：无谓幽冥，天知人情。无谓闇昧，神见人形。心言小语，鬼闻人声。犯禁满千，地收人形。《养性延命录》曾子曰：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人而不好善，祸虽未至，福其远矣。徐干《中论》关尹子曰：心蔽吉凶者，灵鬼摄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摄之。

心蔽幽忧者，沉鬼摄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摄之。心蔽盟诅者，异鬼摄之。心蔽药饵者，物鬼摄之。彼以其精，此以其精，两精相搏，则神应之。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绳，或死井。盖神体物而不遗，心随感而辄动，吉凶善恶之间，可不慎哉！

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转祸为福，《战国策》文。

抱朴子据道戒曰：及其有曾行诸恶事，后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则当思救济应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财物，则当思施与贫乏人以解之。《太平广记》九十六卷引《酉阳杂俎》曰：释道钦住陉山。有问道者，率尔而对，皆造宗极。刘忠州晏常乞心偈，令执炉而听，再三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钦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岁老人行不得。至今以为名理。夫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福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韩非子》《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此之谓也。

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

吉人惟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曰不足。《书》视听言皆动是也。善无近福，《抱朴子》故以三年为断。恶不言三年者，凶人不终，祸之至也，何日之有？皆见《左传》未复言此，勉人及时迁善改过也。

太上感应篇集注

太上感应篇集注序

儒者之学，以求诚也，而诚贯乎学之终始。传曰：不诚无物。况学之大乎？六籍皆劝善禁恶，导吉避凶之书。学者服习其文，至于老死，鲜有明于心而行于身者，则亦不诚之故而已矣。夫天之与人，一诚之所为也。故举念而天监焉，出言而天听焉，行事而天视焉。祸福之报，各以类应，亦惟其诚而已。孔子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董子曰：善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夫善恶积之而至于极，则诚矣。诚安有不感，感安有不应。孟子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动即感应之谓也。古今言感应者，未有深切著明于此者也。余观太上篇中，既列善恶之目，而于终篇，则要之以语视行三者。夫一日之间，三者皆备，可谓诚矣。而又积之至于三年，则诚之至矣。祸福之应，岂自外来乎？夫无妄之福，无妄之祸，君子无所容心焉。若夫致自己者，正当取之，以考其善与不善，诚与不诚。如是，则祸福皆修身之助矣。世之讳言之者，窃以为过矣。一日在内直，见查澹远宫詹手一编，专视而貌萧，若神明与俱者。就而视之，则《感应篇集注》不书撰人名氏。其笺释则先发明义理，而后证以事实，或更引他说以畅之。其文约而不漏，详而不杂，切近而显明。用之警世动俗，可以勉进于正，而惩创其邪僻。与六籍所载，劝善禁恶，导吉

避凶之指,无异焉。而澹远好之如此,其诚由是道也。暗室屋漏,出王游衍,皆若昊天鬼神之降监。其有裨于吾儒立诚之学者,岂浅尠哉!既嘉是书之可以警世动俗也,遂与澹远共捐赀以付剞劂。澹远属余标其大指,书于简端云。

龙集康熙四十又五年六月朔日丁亥泽州陈廷敬书

太上感应篇集注

太上者,道门至尊之称也。由此动彼谓之感,由彼答此谓之应。言善恶感动天地,必有报应也。

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此二句合下二句为一节,乃一篇之纲领也。盖言天地无私,因物付物,是以祸之福之,常因人之善恶,本无一定之门。今人求福则萌侥幸之念,而不知福缘善生。遇祸则起怨尤之私,而不知祸因恶致。善恶实由人自作,则祸福岂不由人自召乎?太上恐人不肯反求诸己,故首揭自召二字以示人也。大抵一念起处,即分善恶。善恶既分,祸福即殊。昔卫仲达初为馆职,被摄至冥。冥官命吏呈善恶二录,恶录盈庭,善录才如箸小。索秤称之,小轴乃能压恶录。官曰:君可出矣。卫曰:某年未四十,过恶何得如是之多乎?官曰:一念不正,此即书之,不待犯也。卫曰:轴中所书何事?官曰:朝廷尝兴大工,修三山石桥。君上疏止之,此疏稿也。卫曰:某虽言,朝廷未从,何益?官曰:君此念已在万民,向使听从,则善力更大矣。奈恶念太多,力已减半,不可复望大拜。后果止吏部尚书。噫!仲达止是空念,尚损合作宰相之福。况本自福薄,又多实犯者乎?李昌龄曰:祸福由自召,亦由自转。转念得则宿业可破,善根可培矣,是在人之反求也。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善恶感也,祸福应也。此感彼应,毫发不爽,如人有形则有影也。佛说众生造业,其报有三:一现报,今生造业,今生受。二生报,今身造业,后身受。三后报,今生造业,更一生受。此通三世论也。儒家亦言之曰:子孙保之。曰: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亦通三世论也。今但据目前某人善而得祸,某人恶而得福,岂通论乎?曰:然则形影之喻,其说何也?曰:此言其必然也。非定言其速也。即影之肖形,亦有远近。影远则大,影近则小。报之远近,宁独不然。速则报轻,迟则报重。或恶业多,则先受恶报。或善业多,则先受善报。或善心退转,则又因福而得祸。或恶念改悔,则又因祸而得福。虽是种种不一,总之一定不移。故曰如影随形。

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

自此至算尽则死为一节,言人之一生,日夜时刻,上下四旁,皆有鬼神鉴察也。盖神居幽暗,人居显明。神尝见人,人不见神。譬如人居幽暗,能见显明。人居显明,则不能见幽暗也。因人之不见神,而遂谓之无神,可乎?《中诫经》云:皇天虽高,其应在下。后土虽卑,其应在上。人处其中,凡有言动,天地皆知。故天有三官五帝,地有五岳诸司,日夜巡行,察人过犯。其中又有举意司,专主关达人之事始。事始者,人之起念处也。凡此皆谓之司过之神。不言司功,言司过者,非不记功,以人之所为,过多功少,故止言司过也。聪明正直谓之神。聪明则无遗漏,正直则无委曲。是以轻重之间,各得其当。犯轻者夺算亦轻,犯重者夺算亦重。算谓寿数也,五福以寿为先,故罚过以夺算为首。

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

财禄有长有消，历境有安有危，无非鬼神主之。既已夺其算矣，禄料宁得独丰，故贫耗。福气安得独厚，故忧患。青帝之训曰：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按亏损二字，即贫耗忧患之根也。

人皆恶之。

既为减算之人，则必为人厌恶。《玉枢经》曰：斩神除魄，使之癫倒，人所厌恶，人所嫌害。今但恨人之欺我，岂知乃天夺吾鉴令不逢世乎？

刑祸随之。

谚云：人非欺心，不遭官刑。人无隐过，不遭横祸。彼罚算之人，能免此乎？随之，有跟定不离之义。

吉庆避之。

惠迪乃吉，积善斯庆。一经减算，便是有罪之人，吉化为凶，庆转为祸，若或避之也。

恶星灾之。

吉庆既避，则必有恶星为灾。盖恶自人为，星因灾之，非星恶也。世人不明此义，而徒仗师巫，禳解顺星，何其不察之甚乎！

算尽则死。

自依人所犯轻重至此句，皆太上苦口垂诫之词。言减算不已，毕竟至此，真可哀也。夫浮生短世，人寿几何？今日以某事减算若干，明日以某事减算若干，减之又减，以至于无，则死期至矣。一死之后，更有三恶险道，或为畜生，或为饿鬼，或堕地狱，又非是一死便能了帐也。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人纪算

此一节言人之一身，行住坐卧，皆有鬼神鉴察也。三台有六星，上台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录。上帝署为天曹，主人生死寿夭。人有三魂，上应三台。北斗乃紫极都曹精应玉清，尤位之至尊者也。《业报因缘经》有云：七星之炁，常结为一星，在人头上去顶三十寸。其人为善则光大而明，其人为恶则光小而暗。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

此一节言人之一心，几微萌动，皆有鬼神鉴察也。三尸亦名三彭，上尸名彭踞，中尸名彭踬，下尸名彭蹻。每于庚申日，乘人寐时，上至天曹，言人罪过。所谓心口意语，鬼闻人声者，三尸其最也。庚申属金，乃天曹断决之日。故修真之家，遇此日则守夜不寐。然非清心寡欲，检身克己，即何能令三尸讳之。程子霄诗云：不守庚申更不疑，此心常与道相依。帝天已自知行止，任尔三彭说是非。此言诚见道者矣。

月晦之日，灶神亦然。

此一节皆言人之一家，动静居处，皆有鬼神鉴察也。月晦之

日,月尽之日也。灶为司命之神,司人一家之命,于人朝夕善恶,无微不察。每至月终,辄上诣天曹奏之,最能旋转祸福。

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

此一节总结上文,言鬼神鉴察如是,是以大小之过,皆不能掩。而夺纪夺算,确乎其不诬也。十二年为一纪,百日为一算。经云:人之受生,所得之算,皆纪在诸天。太上勅诸神巡行考校,三日一言,十日一奏,百日一结。若修善立功,便可延年。万一造罪,立见减削。唐娄师德为左骁卫郎将,后迁纳言。一日晨起入朝,忽见星官谓曰:汝曾误杀二命,罪当夺纪,星光将尽矣。言讫不见。是日随即神昏,不能入朝。因谓侍者曰:我一生谨慎,只因误杀二命,今遂早死一纪。未几卒。此大过夺纪之证也。宋符仲信白手起家,年三十五,因病入冥,遇故旧数人,呼曰:恩公何为至此?相与拜求一吏。吏曰:此人本合饥寒,以好施故能起家。寿本五十九,以不烧香,睡起迟,今将削尽数。人谓此二事皆小过,史曰:不烧香即是无敬奉天地心,睡起迟即是有多淫之意。岂为小过?数人相顾叹曰:厚德如符公,尚以此夺算,况其他乎?符惊寤,因自述其说以告人,此小过夺算之证也。

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

此节承上文而言,过大夺纪,过小夺算,是过无大小,皆害我者也。见害不避,名为真痴。太上悯之,故特指人以避之之路。数百事,如篇中自非义而动,以至杀龟打蛇,皆其事也。又因夺纪夺算之言,而专及求长生者,以见造命延年之诀,莫切于此。其实天下

无人不在过中，无人不当避过。若欲求长生者，尤当修真炼性，使身心净若明珠，即纤翳微尘，亦不可有耳。先须二字，又启下文千善百善之义。盖未立善，先须避过。既避过，更须立善也。

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此一节是纲，下二段是目。不履邪径以下，是道之目也。非义而动以下，非道之目也。道犹大路也。坦平正直，即是道也。崎岖邪僻，即非道也。进退两途，决之于己，有趋吉避凶之义。赵清献公尝曰：吾昼之所为，夜必焚香告之于。天不敢告者，不敢为也。苏黄门书阴君之言曰：昼之所为，夜必记之于纸。不可记者，不可为也。二公所言，即是此义。

不履邪径。

小路为径。邪者，不正也。动履不正，皆从心起。心正则步履不期正而正矣。赵抃帅蜀时，有妓戴杏花，公偶戏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应声曰：枝头梅子岂无媒。至晚，公使一老兵呼妓，迟迟不至。公忽厉声呼曰：赵抃不得无礼！急令人召回老兵，老兵乃自幕后出曰：某实未往。某事相公最久，相公邪径分毫不染，知今日之事，不过一时，此念便息耳。此将履邪径，一念能改者。陈良谟游学广德，本庠张掌教谓公曰：归安武大尹，今秋必入簾。吾引尔往拜，其门场中必当留意。公唯而出，私念穷通有命，进不出正，识者所鄙，遂托辞不往。而是岁恰中武公房内。假使当时一拜，则彼此俱无以自明矣。此未履邪径，一念能持者也。夫邪径二字，所包极广。路头略差，便是大错。一朝失足，遗恨千古。可不慎乎！

不欺暗室。

暗室者，人所不见不闻之处也。经云：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孰谓暗室遂可欺？乎宋黄靖国为仪州判官，一夕被摄至冥，冥官曰：卿在仪州，有一美事，曾知之乎？命吏取薄示之，乃医士聂从志某年月日在华亭杨宅行医，杨妻李氏淫奔从志，从志力拒得免。上帝赐聂从志延寿一纪，子孙三世登科。靖国既还，说与从志。从志骇曰：此事妻子亦未尝与言，不意已书阴籍。此不于暗室欺人色者也。蒲州杨溥父，为人忠信不欺。业商淮扬。一日有陕客事急回家，密以千金寄公处。三年不返，公将金埋花盆中，植时卉于上，遣人关中访之。本商已死，止生一子。公呼至以金与之，其子疑不敢领。公曰：此汝父所寄，尔何必辞？其子叩谢携去。后生溥为太师，孙俊民户部尚书，曾孙元祥翰林检讨。此不以暗室欺人财者也。善乎王梅溪诗曰：室明室暗两奚疑，方寸长存不可欺。莫问天高鬼神恶，要须先畏自家知。人能于独知处时时检点，又何欺之与有？

积德累功。

存诸心曰德，见诸事曰功。由少至多曰积，由卑至高曰累。德不积不崇，功不累不大。汉先主诫其子曰：勿以善小而不为。此正积累之说也。今人不肯行善，动云做好事那得钱使。岂知积德累功，自有不必用钱者乎？镇江太守葛繁尝语人曰：予始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数四。今四十余年，未尝少废。问：何为利人事？公指座间踏子曰：且如此物，置不正则蹙人足，吾为正之。若人渴

与之杯水，皆利人事也。无论贫富，皆可行。惟悠久，乃有益。此则贫贱家所当效法者也。然有力之家，亦不得以此借口。宜兴吴颐山无子，有李生献种子方曰：方今岁荒，殆天假公以会也。乃列数事：一贫民钱粮两数，以下代纳。二轻犯追脏，赎罪者代完。三各城门设粥厂。四族属姻党，贫者不时馈遗。五村落穷民，亲自给粟。六置药疗疫。七掩骼。八造桥。九置义庄。十助学田。吴公欣然行之，后连举三子。此又富贵家所当效法者。也大约力到处行好事，力未到处常行好心。勿务名，勿辞难，勿始勤终怠，则所云一千三百善，日行一事，只须四年，三百善，日行一事，只须一年，人亦何惮而不为乎？

慈心于物。

慈者，万善之本。诚欲积德累功，不独爱人，兼当爱物。第物类至殊，易多忽略。故太上于此先言之。《大藏经》曰：人不杀生，得长寿报。又云人家小儿顽戏，凡蝇蝶鸟雀之类，切宜禁戒，非惟伤生，且炽其杀心，长大不知仁恕。又云人于行住坐卧间，见一切众生，投身死地，当方便救护，使得生全。又经云：灯烛焰上别有微细众生，吞食其光，人气一吹，随吹即死。故诸佛戒人，勿以口气吹灭灯烛。又云水中有微细虫，人不能见，须以囊滤水，方可饮。诸圣于微细物命，切切护念如此。况飞走之大者乎？昔陶隐君已获道要，不得上昇，托桓闿访之。三日桓君来告曰：君所修《本草》以虹虫水蛭为药。功虽及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留耳。隐君复以草木可代物命者，另著《本草》三卷行世，遂得仙去。噫！君以救人之故，而伤害物命，尚且不免有过。今人害物命而恣餮口腹，视此又

何如耶?

忠孝。

履兹土者人孰无君,具此身者人皆有亲。无君无亲,是与禽兽等矣。故立善多端,莫先忠孝。即成仙证佛,亦何尝不根基于此。东乡司命曰:人虽有应仙格,当登仙品,然必多历年所始得渐进。惟大忠大孝,今日谢世,明日便补仙阶。释家则曰:皇王水土不敢忘也。又谓人不先供养父母而有施者,是名恶人。孰谓二氏之学为不谈忠孝者耶?然所谓忠孝者,惟在随分自尽,不必犯难死节,然后为忠。不必割股割肝,然后为孝。居官有居官之忠,士庶亦有士庶之忠。富贵有富贵之孝,贫贱亦有贫贱之孝。此中义类,不可胜举。即古来贤喆,芳规亦难概述。姑引一二,以见大凡。李善,南阳李元家奴也。元家染疫尽死,止遗一孙,名续、未满周岁。诸奴咸欲谋杀,分其财产。善乃潜负续入山中,亲自哺养,推燥居湿,备尝辛勤。续虽孩稚,奉之不异长君。每出入间,必跪告乃行。至十馀岁,出山告县令钟离意。意捕诸奴悉杀之,后朝廷闻之,拜善及续俱为太子舍人,复迁善为日南太守。道经南阳,至元冢一里外,即脱朝服,衣故衣,持锄去草,拜墓哭甚哀。自执焚以祀曰:主君夫人,善在此。数日乃去。以厮养之卒,尚知尽忠如此。彼居官食禄,俨然称缙绅先生者,又可自恕乎?杨一,武进圩桥人也。行乞养父母,所得食,虽极饿,不敢尝,必先以奉亲。有酒则跪进,跳跃起舞,唱山歌以悦之。如是者十年,乡人感其孝,与之金,雇为傭。不受曰:吾亲乌可一日离也。父母相继死,乞得棺,脱己衣殓之。虽严寒赤身弗恤,葬于野,即露宿棺旁,日夜哀号,岁时拜献,

未尝缺失。以乞丐之义，尚知孝亲如此。彼旧家子弟，力量少能自给者，又可自恕乎？

友悌

兄爱弟曰友，弟敬兄曰悌。兄弟之生，情同手足。即有继有庶，其原止是一人。薄待兄弟，便是薄待父母矣。礼曰：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真知父母者，固未有薄待兄弟者也。吴兴富翁莫氏，老年私一婢有娠，惧其妪妒，遂遣嫁一卖羹者。已而生男，甫十岁，翁遂死。里中群小指为奇货，因语其婢曰：汝子孰不知莫氏子，其家产应有分，胡不归取之？不听，则讼之耳。因作一孝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至灵前拜毕，亟出我辈俟。汝至屋旁，即告官。其子如其教，入其家，哭且拜。家内骇然，妪骂欲逐之。莫长子亟前曰：不可。遂抱持问曰：汝非卖羹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汝母，吾乃长兄，汝当拜。遍指家人曰：此为汝长嫂，此为次兄次嫂，当拜。又指云：此为汝长姪，此为次姪，汝当受拜。拜毕曰：汝当在此执丧勿去。即命栉沐，去故衣，易新衣，使与诸兄弟同寝处。又呼其生母至，许以月廪岁衣。群小俟久不出计，遂大阻。夫此子一敦友爱内，全先人之体，外息群小之祸，不可为分别异母者劝乎？然世亦有同胞共乳，而兄弟往往参商者，揆厥所由，匪止一端。而争较财物，尤其最著。不知财物易求，兄弟难得。朋友相洽，尚通有无，何况兄弟？昔赵彦霄兄彦云好游，生业废半。彦霄谏不听，遂求析箸。五年而兄荡费已尽。除夕，彦霄置酒语兄曰：弟初无分焚意，以兄不节，敬为兄守先业之半，亦足以供朝夕。请归仍主家政，即取分券焚之。付以筦钥，更出所蓄，偿诸负者。次年，彦霄与长

子俱乡荐登第。今人重财物,轻手足,其食报亦可知已。法昭禅师偈曰:同气连枝各自荣,些些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与儿孙作样看。此语最堪感悟。

正己化人。

表正影直,己正人化。不能化人,究是己未正耳。自不履斜径至此,皆属正己。自此至与人不追悔,皆属化人。化人亦正己中事也。陈白沙尝舟行遇盗,尽劫财物。白沙居舟尾呼曰:我有行李在此,可取去。盗问:为谁?答曰:我陈献章。盗讶曰:小人无知,惊动君子。舟中之人,即公友也,忍取其财乎?悉还而去。海陵王心斋从阳明先生讲学,以良知为宗。一日盗至其家,公亦与之讲良知。群盗哗曰:如吾辈者,良知安在?公曰:汝试去衣,良知便露。群盗因去衣,惟一裤相顾不去。公曰:此即良知所在也。汝不去此,是有耻心。此心本有,谓之良知。因为之反覆晓喻,群盗感悟而去。夫人之难化,莫如盗。而两公俱能格其非心,岂非正己人自化耶?苟不知王已专务化人,虽至亲岂能相信?

矜孤恤寡。

孤儿寡妇,世之穷而无告者,我能矜之恤之,是以补天地生成之不逮矣。阆州陈喻言已度世为真武部下判官,一日随真武下降,忽闻哭声,俯听乃其妻也。因恳真君求通音信,允令写书,差直符送下。书中示其妻以始末,且嘱曰:抚育诸孤,保守门户。噫嘻!已得度世者系念尚尔,况未得度世者耶?是矜孤恤寡,不但植厚德

于人间,兼可慰幽魂于地下,此处关系阴骘,更是不小。

敬老。

老者阅世久,更事多。衮衮少年,无限沦丧,庞眉皓首,独保康强,可不敬乎?语云敬老得老,四字实有至理。昔杨亿以弱冠中殿元,与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时二公皆老,杨轻侮之。翰曰:君莫侮我老,老亦终留与君。昂摇手曰:莫与,莫与。恐后人侮之。亿果方壮而卒。抑闻老吾老,因以及人之老。垂白在堂,不知尊礼,而泛云敬老,只成悖德。无怪乎逆子顽孙,踵踵相继也。原谷有祖年老父,母厌其苛察,命谷作一舆,送祖至别室。谷泣谏不听,随收舆归。父曰:尔焉用此?曰:留此以待父老耳。父感悟,即迎祖归养,卒成孝子。此事虽奇,可以为鉴。

怀幼。

幼者,位卑力弱,苟挟长凭陵,则彼无利口辨是非,又无强力较胜负,可悯孰甚。故吾之幼宜加意抚惜,人之幼亦宜抚惜之也。昔杨翥官宫僚,出入止乘一驴。邻翁老而得子,恐家驴惊之,遂卖驴徒行。怀幼如杨公者,尚何分人我耶?由此推广,字养之仁,益无穷尽。叶梦得云:予在许昌,岁大水,流殍无数。奏发常平赈济,活十馀万人。惟遗弃小儿,无法救之。偶问左右无子者,何不收养。曰:愿子者固有,颇患岁丰人长,而父母来认耳。因为设法,凡因灾伤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子。当其弃置时,恩义已绝,收之为恩更多。遂作空券数千,印给内外凡得儿者,自言所从来,明于券,略为籍记,使以时上数收多者赏。且分常平馀粟,量给贫者为赀。事

定,稽券凡三千八百人。此亦临民者所当知也。又云兵兴以来,有伏匿林莽者,多因儿啼闻声,遂得其处,不免被害。于是避贼者,率弃婴儿不顾。有教为绵毬置儿口中,略使满口,而不闭气。少蓄甘草,未系时量水渍,使咀其味,儿口中有此,自不作声,绵软又不伤口。因镂板以揭道上。己酉冬,贼自江西犯饶信,居民空城去,而婴儿得全活者甚多。此又遇变者所当知也。

遗弃婴儿,不独灾伤时有之,即太平丰年亦然。盖贫家不能举子,多置路傍。或厌儿女繁者,甘心弃置。甚有私胎分娩者,溺死盆中,其为惨毒更甚。迩有扬州居民蔡琏建立育婴社,募众协举,为利甚溥。其法以四人共养一婴,每人月出银一钱五分。遇路遗子女收至社所,有贫妇领乳者月给工食银六钱。每逢月望验儿,给银考其肥瘠,以定赏罚。三年为满,待人哺养。此法不独恤幼,又兼赈贫。免一时溺婴之惨,兴四方好善之心。世间功德,莫此为盛。凡城邑村镇,皆可仿此行之。为官司者,循此劝导各方,利济更易宏也。时陈曼仙致政,家居为之刊定社规,极精极详,名之曰育婴编。

昆虫草木,犹不可伤。

前言慈心于物,意已尽矣。此二语启下文爱人之意。盖言昆虫,物之至微者也。草木,物之无情者也。存心爱物者,犹且不忍伤之,况于人乎?

宜悯人之凶。

宜字直贯下十六句,乃承上二语而言也。凶者,凶恶之凶。何

龙图曰:凡人恶之初作,只缘一念之差,未必不可劝禁。恶之既炽,犹有一念之明,未必不可救解。但世每拒绝如仇,而渠亦趋死如鹜。彼固不肖,我亦非贤。故邵子曰:闻人之恶,如负芒刺。爱人犹己者,自如此矣。周文襄公忱阅一死狱,欲活之无由,反覆不安,形于愁叹。使吏抱成案读之,至数万言,背手立听,至一处忽点首曰:幸有此,可生。乃出其罪。此真能悯人之凶者。

乐人之善。

人发善愿,天闻若雷,诸佛护念,上真主持。奈何世人妄行嫉妒。假使妒不行,彼之善自若也。即使妒行,而彼之善愈高矣。徒坏心术,于己何利?苟能乐善,不独诱掖奖劝。善自我成者为吾善也。即彼之善已成,吾能播扬之,推引之,使有善者固而坚信,无善者亦闻而兴起,此便是无量功德矣。谁谓善之在人,于我无与哉!昔范文正公卜居钱氏园林,阴阳家谓此地当踵生公卿。公曰:吾家独贵,孰若使吴中之士咸教育于此。遂奏以其地为学宫。此真能乐人之善者。

济人之急。

人之急不止一端。疾病则医药急,死丧则殡葬急,饥乏则衣食急。如此之类,不可悉数,但当各随其急济之。宋邓元发知郓州,时淮南京东大饥。元发虑流殍日聚,必且蒸为疫厉,先相度城外空地,召谕宦家富室使出力为席舍。一夕之内,成二千五百馀间。井灶器用,无一不具。民至如家,遇疾即治,全活五万人。后为龙图阁学士,年八十五,无疾而终。张彦明善医,贫者不受钱,或反周

之。富者以钱求药,不问多寡,必多与药。人有请者,必速往,不计远近。尝雪夜赴人延请,家人止之,曰:彼病人辗转床榻,可缓须臾乎?一夕城中火起,周回烧尽,其居独存。后子孙俱贵显。济人疾病之急者鉴此。刘岑守维扬,有故人子以父未葬为请,诘以所费几何,子历历具陈。岑曰:且留相伴。密使干吏赍金往办之。两月吏回,使与说曰:丧已举矣。子可速归。岑语人曰:此子气太爽,得钱必不以亲为重。不若留此,而毕其事。先友之志酬矣。浮梁宁崇礼,常造棺衬施人,享寿至八十。没后托梦与家人曰:我生平多做屋定与人,济人之急,坐此积累阴功,庆流子孙。可说与十四郎,明年必发解。自此接续登科者不绝。十四郎名谦光,次年果发解,自此无虚榜。济人死丧之急者鉴此。范忠宣知庆州,岁大饥,公请发仓赈济,郡官皆曰:须奏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则死。奏岂能及乎?诸君但勿忧,有罪吾当自坐。即日发仓赈之。扬州兴化韩乐吾家素贫,适岁饥,典质俱尽。一日正馀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绝粮,欲分半以赠。妻曰:如明日何?乐吾曰:吾等是明日死,彼却是今日死。遂分赠之济人。饥乏之急者鉴此。

救人之危。

元帝垂训曰:凡人在颠沛患难之中,善用一言解救,上资祖考,下阴儿孙。又曰推人与扶人都是一般手,陷人与赞人都是一般口。宁使扶人手,莫开陷人口。若能依此言,前程永固久。又《云笈七签》曰:危难中救人一命,延年一纪。救是善人,又当倍之。衢州范元之,贫士也。一日盛暑,浴于江岸傍,拾遗金一袋,归语其子曰:世人以财为命,往往殉财。以死匿之,不忍。明日乃携金待于岸,

果见一妇悲号前来，诘其故，言夫久系狱，旦夕将死。昨鬻产谋出夫罪，急遽亡此，夫其休矣。元之验实而还之。次年父子俱登第。此以还遗救人之危者也。徽商王志仁三十无子，相者谓其十月必有大难。王素神其言，因急往苏州敛赀，归旅寓中，晚步见一妇投水。王急取二十金，呼渔舟救之。问其故，妇曰：夫傭工度日，畜一豕，将抵租。昨卖之，不意皆假金也。夫归箠楚且无聊生耳。王倍价周之，妇归告其夫，夫不信，偕妇至王寓质焉。王已阖门寝，妇叩门呼曰：投水妇来谢。王厉声曰：汝少妇，我孤客，昏夜岂直相见？妇曰：吾夫亦在此。王乃披衣起，才启门，墙忽倾倒，卧榻已压碎矣。夫妇惊叹而去。王归，复遇相者，骇曰：子满面阴德，不独免难，抑且获福。后生三子，两登科第。此以己财救人之危者也。卢陵周必大监临府和剂局，局内失火，火犯当死。公问吏曰：假若火起自官，当得何罪？吏曰：削藉为民。必大遂自诬伏，坐失官，吏免死，后必大复中词科，官至宰相，封益国公。此以己位救人之危者也。吴献臣与罗玘同在太学，玘仆染疫死，玘亦染疫。献臣为煮粥，负之登厕，昼夜十数次。玘病痊，同登进士。此以己身救人之危者也。感应种种，累牍难习。又有最奇者，高邮张百户往淮安，返舟湖堤，望一小舟浮沉波上，有人居舟背呼救。张怜而急出白金十两，呼渔舟救之。至则其子也。正德年七月，海盗沿海，居民皆漂没少定。见一女子，手扶一笥，浮沉而来。将抵岸，一人利其笥，遂沉此女。及发笥，见一庚帖，乃其所聘妻也。夫救人而适救其子，杀人而适杀其妻，天道之报施，亦巧矣哉！

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

世人忌得幸失，只缘此心不平。抑思人所得，岂分诸我，而有忌心。人所失何益于我，而有快心。总之自生烦恼，徒增罪孽耳。建德王本立尝云：某为诸生时，于岁考后，适有分守某行县，诸生谒见间，言及考事，惟问案首姓名，帮补进学人数，而止馀不问焉。越数日，分巡某继至，亦言及考事。惟问黜退停降人数，而止馀不问焉。诸生私讶曰：二公发问相反如此。吾曹志之，观二公去后，禄位何如。未几分守公官至户部侍郎，子继登第。分巡公升陕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乱，腰斩之。吁！岂一问间，遂能致祸福哉？言者心之声而行之表也。存心仁厚，则一言一行依乎厚焉。存心刻薄，则一言一行依乎薄焉。君子以厚德载物。彼残忍刻薄之人，岂享福之器哉！然则见人之得，如有所失，见人之失，如有所得者，皆残忍刻薄之人也。

不彰人短

人处尘劳，不能无短。苟或彰之，则彼之名从此败，而素守亦从此隳矣。是以韩魏公为相，每见文字有攻人隐恶者，必手自封记，不使人见。文待诏徵明不喜闻人过，有谈及者，必巧以他语更之。先辈用心之厚，今古同辙如此。又如罗状元父循会试寓京，失去阙褐，同舍生不自安，访得之绐。循访其人，比至举褐示循，循急趋出语生曰：我失褐初无损，彼得恶名，尚可为士乎？生始谢服。又如王状元华居官时，人以他人事诬之，或劝之辩白，曰：此吾同年友，事若白之，是我诘友也。竟不辩。后新建官京师，闻士论犹为此事纷纷。新建欲具疏奏辩，公驰书止之曰：汝以此事为父耻。倘攻发吾友，反为吾一大耻。遂止。噫！此二公者，一则宁失己物，

不形人丑,一则宁损己名,不扬人过,岂不更超出寻常万万乎!

不炫己长。

人有所长,定有所短,胡可炫露?且一念自矜,即此已是短处矣。是以欧阳修长于文章,对客多谈政事,不及文章。蔡襄长于政事,对客每谈文章,不及政事。二公皆善居其长者也。每见年少英露之士,眼前并无一切,到底只是平常。甚有困顿湮郁而死者,岂非福量浅薄自无受享之地乎?昔李泌七岁能文,尝赋一长歌见志,闻者莫不叹赏。张九龄戒之曰: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歌诗只可赏咏风景,岂得自扬乎?泌感悟泣谢,从此不复自炫,遂为一代名相。

遏恶扬善。

恶者易横,势如燎原,则阻遏之,使其改行。善者易微,机如伏火,则表扬之,以成其美。黄仲昭为吏文选,汲汲以人才为虑。尝曰:国家需才,如农之积粟。今士大夫矫激沽名,以闭门谢客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每客至,辄延见询,访有所得,必书于册。虽小官亦不敢忽。此遏一人即以遏万人,扬一人即以扬万人之法也。刘梦震曰:人尝谓激浊扬清,是非太明,亦足召祸。此不尽然。宜遏则遏,宜扬则扬,此为顺天之命,安可一意姑息?昔王驾为御史,逐捕群盗,多所纵舍,自谓子孙必食厚报。后果贵盛无比。至于王莽乃意族灭,此何以故?盖捕盗而纵盗,必有不当纵而纵者。不当纵而纵,则如放虎驱蛇,害人不少。人既受害,岂得无报?梦震此言的是至论。

推多取少。

人生穷富,天已注定。今日取多,岂遂为多。今日取少,岂遂为少。究竟能喫亏者,未尝不是讨便宜处也。昔薛包与诸弟分财异居,田卢取荒顿者曰:吾少时所理也。奴婢取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尔不能用也。器物取其朽败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后诸弟屡破其产,包复赈之。张士选幼寄养于叔,叔有七子,一日叔谓选曰:吾与汝析箸产分为二。选曰:不忍诸兄弟止共一分,可分为八。彼此固让,卒如选言。选年十七,预荐入京。一术士谓之曰:此少年乃有满面阴德,必登高第。及偈榜,果然。然推多取少,不独兄弟,世人皆然。不独财产,凡事皆宜然也。

受辱不怨。

凡人辱我,定非无因。但思我有可辱,何怨于彼;我无可辱,彼自妄耳,我又何怨。昔吕文穆公初为相,有朝士于簾内指而讥之,同列欲诘其姓名,公曰:若一知姓名,便恐不能忘,不如不知。富文忠公少时有骂之者,公若罔闻,或告之,公曰:恐骂他人。曰:明呼公名。公曰:恐同姓名者。其人闻之大惭。二公所谓量大福亦大者也。长洲尤翁开典铺,岁终有人白手来取质物,司典者不允,遂大声骂詈,翁徐谕之曰:我知汝意不过为过新年计耳。此小事何以争为?命检原质,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御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与汝为拜年用。他物非所急,自可留也。其人嘿然而去。是夜,竟死于他家,涉讼经年。盖此人因负债多,已服毒,知尤翁可诈,故来此。既不获,则移于他家耳。翁因语人曰:凡非理相

干,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则祸立至矣。古人云:忍字敌灾星。人若不能忍,未有能受辱者。故佛法以忍辱为第一。

受宠若惊。

宠,荣宠也,一切名位利禄皆是。世间祸福相倚,事难预料。人于受宠时,或有盛满之念,即此便有祸机。卢多逊初拜参政,其父愀然曰:吾家世儒素,一旦富贵至此,未知所终矣。多逊不念父言,竟以事败。种放初为上召,声名大振,其母言曰:吾劝汝勿求名,今果为人知,不得安处矣。放不思母言,竟以名败。然则受人之宠,遂可恃乎?故儒者以爱我为美疢,佛氏以恭敬供养为软贼,三教圣人其言如出一口。

施恩不求报。

梁武帝问达摩祖师曰:朕一生施舍,有功德否?师曰:无功德。盖有心求报,即非功德也。经云求:报故施名不净,施若求报,施名为施者,商贾之人亦可为施。是故万万不宜求报也。北魏李士谦好施,值岁荒,出粟千石贷乡人。明年又荒,人无以偿,公即对众焚券。明年大熟,人争偿之,不受。明年又大荒,公复施粥赈济,全活万馀。或曰:子阴德大矣。公曰:阴德犹耳鸣,人无知者。今子已知,何为阴德?后谦寿百岁,子孙皆显官。宜兴邵灵甫积谷数千,后岁大饥,或劝之出粜,公曰:是图利也。或劝之赈粥,公曰:是好名也。乃尽发所积,雇傭除道,自县至湖四十里,复浚蠡河横塘水道八十馀里,又通罨画溪入震泽,邑人争受役,皆赖全活,而水陆又均得利。后灵甫寿九十馀,子孙相继登第。如此二公真施恩不求

报者。究竟我不求报，报亦未尝不得。语云：恩虽乱施，有不期而自会。怨不可结，恐窄路之遭逢。洵确论也。

与人不追悔

恶事追悔，之则将来恶事渐止。善事追悔之，则将来善念不生。以物与人，而更追悔，非惟堕厥初心，且塞将来善念也。范文正公子纯仁，尝往江东收租麦五百斛，舟载以归，道遇石曼卿，自言三丧未葬，当世无可谋者。尧夫悉以麦舟付之，单骑抵家见父，文正公曰：江东曾见故人否？尧夫曰：石曼卿为三丧未葬，久滞丹阳。文正曰：何不以麦舟付之？尧夫曰：付之矣。文公闻而大喜。此不惟不悔，且以为快，圣贤德器过人，岂不远乎？明正德间，江西舒翁远馆湖广，岁底归里，路逢一妇哭甚哀，问之答曰：夫欠官银十三两有零，卖吾以偿，吾去则儿失哺必死，故悲耳。翁为恻然，曰：吾同舟皆江西塾师，各出一两，足完汝事矣。返告皆不应，翁遂尽捐束修与之。未至家百里粮尽，众凑银买米，翁无，有人争非之中。有怜而食之者，翁亦不敢饱。及至家，呼妻曰：吾饥二日矣，速炊饭。妇曰：无米。翁曰：借之邻家？妻曰：借已多，专候汝归偿之。翁告之捐金之故，妻曰：如此，则吾有家常饭可同饱也。遂往山中采苦菜，和根煮烂，同食一饱。既寝，忽闻窗外有神呼曰：今宵苦菜，明年产状元。此甘受饥馁而不悔者，后生子芬，果状元及第。

所谓善人。

自此至神仙可冀为一节，言积善受福，历历不爽如此也。此言能行，上文所言善事，即为善人。

人皆敬之。

人心本善,见真实善人,未有不敬者。古昔芳踪难以尽述,姑以近代一二言之。王恕为吏部尚书,罢归,天下缙绅过三原者,必屏呵从走谒。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居家时值朝廷调士兵讨流寇,所在掳掠,至华容见公,悉罗拜曰:大人乡里,安敢犯?陈献章新会人,岭南有游国学者,北士必问:曾游白沙先生门否?因以之为轻重。文徵明居吴,四方人贡者造之不得见,必望其居,遥拜而去。呜呼!王刘二公功业在世,宜人皆敬之。白沙衡山不过一书生耳,而为人敬慕若此,岂非善心感发自然而然者欤?

天道佑之

古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盖善人行善与天心合,故天佑之也。昔刘器之疏劾章惇,贬窜岭外。谚云: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便怕。凡此八州,公历其七,人谓必死,公未尝一日病。时有一贵郎揣知惇,意求杀公为效。惇即擢为本路运判。其人飞骑将至,去公所仅二十里,至夜半,忽闻运判暴死矣。此之谓天道佑之。

福禄随之。

随之,谓不求而自得也。善气所感,福气顺应,自然之理。即如医官甄百里,本一庸人,然能用心治人病,不厌烦苦。一日上不豫,或荐之,一服果愈,于是宠冠宫禁,数月之间,积金至二万馀。是福禄非不求,而自得者乎?

众邪远之。

邪正不两立，譬日照冰山，日固自如，冰当自解，所谓远也。昔景清为人正直，赴举过淳化邸，有女为妖所缠。清入，妖遂不至。清去，妖复来。女诘之曰：避景秀才。女以告父，父追景语之，为书景清在此四字，粘于户，妖遂绝。心正可以治邪，信然。

神灵卫之。

神灵随处皆有，所敬者道德，所兴者忠厚，所契者正直，所取者阴德。果系善人，神灵无不卫也。昔管宁自辽东归，渡海遇暴风，惟自反以一日科头三晨晏起为罪己，而他船皆没，惟宁州自若。时夜晦暝，舟人莫知所泊，远望有火光趋之，得岛，岛无居人，又无火烛，人皆以为神光烛之也。嘉靖壬戌年兴化被寇，止忠孝世德三家保全。先是，世德之家失去珠环，婢恐惧，逃匿城隍庙。夜闻元女至城隍，问曰：兴化城将破，奈何？答曰：天数也，那可救吾？来专欲保全三家耳。一忠、一孝、一世德。俄唤婢出，谕曰：环系猪误吞，此其小者。汝家有世德，速告主人，宜远避。婢归，杀猪果得环，遂全家避贼。后贼入城，亦戒勿入忠孝两家。

所作必成。

人事既合天心，则天意岂违人愿。善人凡所作为，无有不成者，天与之也，梅公仪知滑州，夜报河决，势甚危险。公督兵夫，随处堤塞，正窘急间，见白须老人载一舟稍秆往来助力。天明老人忽不见，水势遂平，竟有成功。歙县余永宁祖贩木为业。一日邑中议

建后桥,估费四千金。余立意独任,而赀本适止四千,又已市木在山,因往彼急卖,归而举事。及至彼本价胜涌,获利数倍。桥工既成,其本如故。所作必成,大都如此。

神仙可冀。

钟离曰:仙之求人,甚于人之求仙。纯阳亦云:天涯到处人求我,走遍天涯不见人。孰以神仙之道为渺茫不可冀者乎?求之闻见最著者,如子房之忠,吴猛之孝,兰期之友爱兄弟,王惟贤之不失妇节,刘翊之损己分人,赵素台之济穷恤死,许真君之行符施水,严君平之以善导人,周伯持之收瘗遗骸,李五郎之不欺斗斛,陈安世之不杀物命,李奚子之拯济饥禽,唐若山之性无忿怒,景相之酷好放生,皆自积功累行以至登仙。若使人人积功累行,岂不人人可望登仙乎?

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此一节总结上文,深明作善为修真之本也。功行满足,超居洞天,名曰天仙。炼形住世,长生不死,名曰地仙。立,积也。一千三百,亦刻期成功之意。孙真人曰:养成自性,虽绝药饵,可保延年。若德行不充,虽玉液金丹,亦自无益。斯可为修仙一大印证。

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

自此至杀龟打蛇,皆承前文其过大小有数百事而来,此二句先统言之以下,然后条分缕晰,示人儆戒。夫一念有差,谬已千里,非义背理,岂在大乎?

以恶为能。

恶如用刁用势之类以为能者，自负为手段也。眼前做得行，则扬扬得计，究竟自作自受，未曾讨得些子便宜，安见为能？陈良谟曰：正德己卯，余北上至漷县正家渡，同泊数舟皆吾辈也。俄闻舟人与土人殴捽，至乃余家僮。余薄责家僮，谕遣土人去。坐中同年某者新喻人忽怒骂曰：咄！尔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船行劫！反诬我舟人殴尔耶？缚而挞之，其人叩头哀乞，乃叱去。在坐者皆啧啧称其才能，某亦扬扬自为得意，语余曰：兄何迂哉！今之为官者，才能智略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着矣。余抚然不答。其人后为绍兴推官，惟凭胸臆肆虐百姓，竟以考察谪为沔阳县丞。疽发背，洞胸而死。无子，今其家且狼籍不忍闻矣。吁！人心天理，讵可置乎哉！

忍作残害。

残害指杀生害命而言。人之所以不作残害者，恃有此不忍之一念也。一有忍心，则无所不为矣。闽将吴某新铸一剑甚利，祷于黎山庙曰：某愿以此剑手戮千人。其夕梦神谓曰：人不可发恶愿。吾佑汝使汝不死于他人手。后果以此剑自刎。夫闽将止是空愿，而不免以身受报。所以然者，恶其忍也。至如微躯物命，亦当时存不忍心，不宜残害。王愈忿鹊噪生断其舌，后竟死于舌疮。张霖忿蛙鸣沃以热灰，后忽死于汤烂。周昂恶燕雏呢喃饲以蒺藜，后生三子皆哑。果报昭昭，真可谓如影随形。

阴贼良善。

阴贼谓之阴谋贼害也。阴谋为害，比之暗箭伤人，其心最惨，不可施之庸流，况可施之良善？良善之人，在朝廷则为国之桢，在乡党则为民之望。苟阴贼之，必为天地所不容矣。故庄子曰：为不善于显者，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于幽者，鬼得而诛之。近时衙门吏胥砌欵单，买窝访，下邪火，送匿揭，种种阴谋，为害不少。而徒恃妄佛斋僧，销除罪业。岂知庇奸党恶，佛必不为。贼人未已，终当自贼。天道好还，理自不爽也。

暗侮君亲。

君亲恩同天地，此身皆君亲所有，所恃以报恩者，惟此心也，可暗侮乎？暗侮君者，非是违背乎君，凡隐忍规避，先私后公，此心不可与君知，即暗侮君也。暗侮亲者，非是忤逆其亲，凡虚文粉饰，奉养不诚，此心不可以对亲，即暗侮亲也。万石君石奋每遇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尹和靖将赴经筵，必沐浴端拱，以明日所讲书置案上，朝衣再拜。此非不暗侮君者乎？顾悌得父书，拜跪读之，每句应诺。或闻父疾，则临书垂泣，语便哽咽。郭琼事孀母三十年，不茹荤酒，朝夕虔祷，暗祈母寿，母得寿一百四岁。此非不暗侮亲者乎？推之刘璆夜闻兄呼，下床著衣，立然后应，且不暗侮其兄矣。米芾将书柬于友，至顿首字必叩首者三，是又不暗侮其友矣。大抵暗侮二字，无有是处。既可暗侮，即可显悖。太上不言显悖而言暗侮，亦严矣哉！

慢其先生。

人生于三,事之如一。是先生之尊,与君亲等也。不可暗侮君亲,又可慢先生乎?正统间,祭酒李时勉忤王振被囚,国学前,太学生石大用具疏请代谒银台。银台惧之,以法,石曰:死生以义,何惧之有?疏入,蒙诏并释。此直救之危难,敢慢之居平耶?宋彭汝砺少师倪天隐,及官保信,即迎天隐于斋阁,犹执弟子礼甚恭。天隐死,母犹未葬,明年,妻亦死。公为葬其三丧,嫁其女于同年进士宋涣。此直敬之没后,忍慢之生前耶?陈成卿曰:古人十年以长则兄事之,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凡长于我者,即谓之先生,俱不可慢。

叛其所事。

僚属之于官长,卒伍之于主帅,仆妾之于家主,皆所事也。叛不必背逆,凡缓急不相倚,利害不相恤,皆是。赵延嗣事制诰舍人江陵几,江死,止遗三女,家甚贫。延嗣竭力养之十馀年,未尝识女面。及三女长,乃至京访舍人旧交翰林宋白、侍郎杨徵之,大哭道其所以。二人惊谢曰:汝之所为,吾侪不及也。于是合迎三女至京,择名士嫁之。延嗣不以存亡易心,诚可为义仆矣。举此一条,庶几出于仆之上者,知所愧慕焉。

诳诸无识。

诳者,言语虚诈之谓。无识之人,正当随事晓谕,岂可欺诳?以无为有,以非为是,使之迷误。《楞严经》云:眩惑无识,疑误众生,死后当堕入无间地狱。彼世之诳亡者,习久成惯,岂复畏罪。如僧人则挟谈空而诳,方士则挟丹药而诳,师巫则挟鬼神而诳,医卜则各挟其术而诳,不知作妄时已久为鬼神伺察矣。昔白岑遇异

人授发背方,疗疾甚验。有驿吏欲传其方,普行救济,与数十金。岑以假方授之,以之治疾不效。后岑为虎所食,遗一小囊于道上,吏过而得之,内乃发背真方也。此可为医士诳人者戒,亦可为一切诳人者戒。

谤诸同学

同学之友,情同兄弟。面当责善,心存回护。若妄加谤毁,是小人也。昔郭尚书贽初作赋有名,同学李勉忌之,飞布谤语。后贽竟登第,及再知贡举,勉方以明经充选。诏下之日,勉甚愧悔。然则谤之而终不能掩其辰,谤亦何损于人乎?三山苏大璋治《易》有名,戊午乡试,梦中第十一名。偶与同经友言之,友诉于郡,谓其与考官有约,及填榜,十一名果习易者。郡守携状遍示考官,因抽一备卷更之,既折号,则自备卷而中式者大璋也。由中式而改为备卷者,诉状之人也。然则谤人而适以自阻其进,谤亦何益于已乎?

虚诬诈伪。

漫无根据曰虚,妄有污蔑曰诬。诡计蒙人曰诈,矫情欺世曰伪。合而言之,皆不诚也。此辈纵能欺人一时,久必败露。丁谓平生无真实语,自谓人莫能测,乃世共目之为五鬼,岂非枉用机心乎?药山曰:欲识饿鬼道,即今之多虚少实,令人不信者。是阳世阴府俱恶虚伪如此。

攻讦宗亲。

宗亲谓本族,一脉相延,自当亲厚。少有猜嫌,即肆攻讦,薄德

甚矣。且宗亲不肖，辱及祖先，我攻讦之，即是攻讦我祖也。岂非大逆？昔范文正公有言，吾宗族甚众，于吾虽有亲疏，然自吾祖视之，均是子孙。且自祖宗来积德百馀年，始发于吾。若独享富贵，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见先人于地下，今日何颜入家庙乎？故其恩例俸赐，必均及族中。又于姑苏买良田数百亩为义庄，于族之贫乏者，每人日给米一升，岁给绢一疋。乃至嫁娶丧葬，皆有赒给。其子纯仁克继父志，俸禄尽广义庄。今人既不能推恩睦族如公父子，又何至肆其攻讦，自伤根木之地乎？

刚强不仁。

此为使气者言也。好刚使气，则遇人接物，纯是杀机。乌能仁哉？故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又曰：坚强者，死之徒。世之刚强自恃者，未必害人，早已自害。即高明之士，亦或不免，殊可戒也。

狠戾自用。

此为恃才任性者言也。凡人行事，用人则智，自用则愚。自用不可，况于狠戾？每见高才力学之士，生平仅有见解，究竟身名俱败，贻祸更惨者，何故？总由一向执拗，自以为是，不肯服人。即有好友，谁来相亲，虽有善言，谁来相告，以故终身失误，一至于此。然则狠戾自用，不必为恶，恶莫大矣。

是非不当。

此言处事者，天下事是则是，非则非，自有公论。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不当也。在一人则关系一人之臧否，在一乡则关系一乡

之利害,在天下则关系天下之安危。率意妄为,何得无罪?

向背乖宜。

此言处人者,人有正有邪,向正背邪谓之得宜,向邪背正谓之乖宜。在仕途中,尤为熟审也。昔尹穑少有名誉,及为官,偶附汤思退,力诋张魏公,遂除谏议。后贬窜岭南,追悔前事,谓周益公曰:我三十年名誉,一时不审,遂至破坏扫地。亦思所得于彼者几何,而甘为此耶?至今悔之不可及矣。益公每举此为士大夫之戒。

虐下取功。

功成报国,固属公心。为赏图功,亦是恒愿。但自为,亦须为人。如虐下而取之,或罢人力,或剥人财,或伤人性命,纵令功成,岂能享受?王安石欲开淮河,并修河堤二百里。范子渊迎其意,自荐往,糜费百万,溺死者千百,竟无成功。后论罪,流徒峡州。夫子渊意欲取功,乃反取罪,功其可必取乎?嘉靖时,御史王珣巡按三吴,旧例获盗至三百人者,陞四品俸。珣部中所获至数千人,按之多非实。公尽释去,曰:我不敢杀人以取功也。任满,公陞左都御史。后四子皆登进士。夫王公不虐下取功,竟蒙陞擢。功亦何待虐下取乎?殷棠川曰:凡官长居民之上,皆当为民捍患恤灾。今乃有水旱频仍,不为请命,反急催科,不能拯援,反行敲扑,其意亦曰吾以全功名也。嗟嗟,功可取也,下不可虐也。此诚救时之论哉!

谄上希旨。

谄,谄媚也。希有先意迎合之意,上人意旨不善,当谏止之,岂

可先意迎合？汉史弼为平原相，时诏下，举钩党，诸郡皆望风承旨，株连无数。惟弼独无一人，使者切责曰：青洲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得独无？弼曰：先王分疆画界，风俗不齐。他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顺上旨，诬陷良善，则平原之民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为也。使臣怒奏弼欺隐，值党禁中解，弼竟免罪。此不谄上希旨者。景泰中，王翰为御史，上疏劝易储与南城禁锢事甚切。及英宗复位，翰乃屡言二事之非。上悦之，许以大用。一日上御便殿，忽风飘一本，宛转上前，阅之则翰劝易储与禁锢疏也。急宣翰来，发前疏示之。翰稽颡出血请死，上遽斥出诛之。此谄上希旨者。谄上希旨，不独臣之于君，如属官迎合上司，绅士迎合官府书吏，衙役迎合本官，好仆豪奴迎合家主，皆是为人下者，阿意曲承，为非作恶，罪固不待言矣。为人上者，好谀喜佞，使人有隙而投，以至毒流无穷，冤结不休，宁能独免于阴谴乎？

受恩不感。

一饭之恩，古人必报。报即无力，心必怀感。若不怀感，是禽兽不如矣。三国时李信纯家养一犬，甚爱之。一日信纯饮酒城南，醉卧荒草中。太守出猎，见野草深茂，命纵火焚之。犬口拽信纯衣，摇之不醒。旁有一溪，犬乃入水湿身，近信纯数步内，将草尽为浸湿，火遇湿而止。犬数入水，病甚遂死信纯旁。信纯觉而知之，痛哭负归，具棺衾以葬。太守闻而义之，名其冢曰义犬。人而忘恩负德，视此不当愧死耶！抑恩更有大焉者。太极葛仙公著大忏法，教人报答慈恩。一天地，二父母，三国王，四师长。世人愦愦一生，君亲未报，而徒沾沾于私恩小德，是又弃本逐末，与于负恩之甚者

也,亦可悯已。

念怨不休。

受人之害,彼时不能无怨,过后便当消释。若念之不忘,则冤冤相报,岂有已时?昔王沂公暮年子嗣不蕃,谓人曰:予行已无愧,而获此报,何耶?但一事有恨。予初守郓州,为监司所轻,后秉政,阴迁本官,略无宁岁,不意竟死于道路,想必为报也。噫!沂公尚不免以此受报,况他人乎?

轻蔑天民。

凡此苍生皆上帝之赤子,故曰天民。轻蔑小民,即是轻蔑上帝,其阴受天谴,不待言矣。陶文僖公大临尝谓人曰:吾侪一列仕籍,即令念念济人利物,一生罪业不能赎万一,况可漫不加意乎?忆吾往岁出差赴越,往还数千里,或出陆路,所用负载役夫,不知若干人,或由水路,所用牵挽夫,不知若干人。兹念小民皆人子也。或当炎蒸,淋汗如雨,或值严冬,冲冒霜雪。由此而踣顿道路,委填沟壑者,何可数也。此等罪业,皆由我作。如释氏果报之说不诬,能无惕然乎?噫!凡临民者,乌可不三复斯言?

扰乱国政。

国政者,天下之公事也。以一己之私意更变之,是为扰乱。盖祖宗成法,有司久已奉行,民亦安以为便。有一番更改,定有一番扰害。近则为病一时,远则遗患数世。如宋时熙宁新法,其明徵大验者已。是以李文靖公为相,惟务安静不扰。同年马亮责之曰:外

人以公为无口匏。公笑曰:沆于政事,实无补万一。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聊以报国耳。今国家法制,纤若凝脂。苟循所陈一一行之,则所伤实多。彼炫名喜事之人,幸一时之进,肯念扰乱斯民耶?时人以公为得相体。

赏及非义。

赏待有功,所以示劝。非义者不宜及而及之也。长恶容奸,最干天怒。故凡司爵赏之柄者,俱当慎之。胡嘉谏曰:赏当则忠良劝,罚当则奸究惩。今世黜陟举劾等事,不闻悉心廉访,止凭传闻揭帖,谗口诐舌,播弄其间。直道难容,奸巧易售。此赏所以多非义,而洁己守正,不善夤缘之士,每每多屈抑也。呜呼!赏既僭则罚必滥,其何以治天下哉!

刑及无辜。

刑者,不得已而用之。即果有罪,亦当详审,况可滥及无辜乎?唐武后僭位,虑天下谋己,屡兴大狱。周兴、来后臣等附之,诬引天下豪杰,一切以反论。朝野震恐,独徐有功据法力争,前后所活数千百家,周兴等屡劾有功,故出反囚,罪当斩。以此三坐大辟,将刑,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尝曰:岂我独死,诸人永不死耶?后周兴等相继族诛,有功由殿中侍御历官至都督,子孙皆显官。夫周来诸恶,阿意酷刑,岂不自谓得计。乃不转眼间,竟至身夷族灭。而犯颜极谏之孤臣,独全身昌后于杀人如麻之世。天道好生而恶杀,岂不昭昭可信哉!然枉法用刑,又非必有意好杀。或者审之不明,因循定罪。或者形迹可疑,凭律误断。如此之类,虽非故杀,而

冤债有主,即与故杀无殊矣。赵时为无为军教授,梦一囚告曰:某不幸为祖翔枉杀,魂诉于天,祖不久矣。时曰:祖公明习法律,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虽非祖意,实因其一疑,遂致移狱。冤有所自,非祖而何?月馀,祖果卒。则用刑之际,可不慎乎?

杀人取财。

财有分定,不可强求。人若强求,必将得祸。况杀人以求之乎?洞庭山蒋举人,克剥营利,致富十万,虽至亲不拔一毛。一日盗劫其家,鞭挞炮烙备施,罄其所有,席卷去。盗喜过望,杀牲载酒,赛愿于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断崖绝,无人居。盗登祭,皆酣饮大醉。不虞庙祝共舟人截缆而去,盗归无计,严冬冻馁,共毙庙中。此杀人取财之报也。然世之杀人取财者,不必尽是劫盗。如贪吏取财,毙人刑狱之中。豪家取财,迫人死丧之际。庸医取财,乘人危急之时,其为杀人一也。揆之往迹,皆堕恶报。

倾人取位。

元始上帝曰:一官一职,各有义命。义命当有,不足为难。义命若无,只做一日也不可得。岂可倾陷讹人而自取之?弥德超见枢密曹彬勋望隆重,因诬以不轨。于是彬罢,德超拜枢密。不数日,赵普力为办雪复名彬,德超远窜。卢多逊见宰相赵普位望特重,因设计倾之。于是普罢,多逊拜相。既而事状明白,赵普复相,多逊远窜朱崖。观此二子,凡倾人者当自倾也,实非倾人。

诛降戮服

御敌斩级,名曰应兵,不得已也。若既降服而又杀之,祸莫大矣。汉李广屡著边功,不得封侯,语王朔曰:岂吾相不当封侯耶?朔曰:将军自念,尝有所恨否?广曰:吾为陇西守时,羌尝反吾,诱降者八百馀人杀之,至今独恨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将军所以不侯也。后广出征,失道自刎。殷士儋曰:杀降既不可,乃今之为将者,视杀降尤甚。寇至杀人盈野,寇退即断被杀者之首,隐冒上功。又或扑掩行旅,洗劫村坊,充其级数。此等惨毒,受报不待言矣。司覈验者,不肯尽发其状,其罪亦与同科。

贬正排贤。

正人贤士,中外所倚。乃或贬逐之,或排挤之,则妨贤病国,为恶已大,受报必惨。陈后主时,幸臣司马申好排陷人。一日昼卧尚书省,忽有恶鸟集身,啄其口吻,血流被席死。周世宗时,陶谷亦好陷害人。死后葬昭觉寺,忽雷雨大作,劈开墓门,震摄其尸,不知所在。贬正排贤之报,不当如是耶!

凌孤逼寡。

孤儿寡妇,人间之最不幸者。有等恶人,幸其无依,乘机骗害。或侵占田产,或驱夺财物,或诡派差役,使孤寡流离无所,挨家控拆,神鬼伺察,必有代为伸冤者矣。吉水滩周杰占其孤姪地基,造楼二间。姪不敢争,惟焚香诉天。宏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忽大风雷移其楼于他处,空还旧地,不差尺寸。杰跪基上,不能言者七日,始曰:吾已知欺孤之罪矣。不二年,竟恶疾死。此凌孤者。方城鞏固以机械治生,其邻周氏家富,一旦男子相继疫死,止馀一老媪,并十

岁孙。固置酒延媪,谓曰:汝年已老,挟此美产,殊非善计。盍以产售我,我为尔息俟。汝孙长,产仍归汝。媪喜从计,固因尽室徙居之。未一年,寇犯唐州,鞏氏家口尽杀,其处无一得免。寇退,周媪复归旧业。此逼寡者。

弃法受贿。

居官弃法,必因受赂。贿赂一入,则曲直轻重皆不问矣。岂知一法一律,鬼神所主。弃法受赂,功名寿算,便当减夺乎?荆州府推官魏钊,以公事往夷陵,道经某镇。镇有乡绅徐少卿,梦神告曰:明晚魏推官过镇,此人前程远大,后当为吏部,宜预结之。次日果至,因欵留焉。数日,少卿复梦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赂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上帝已削其官爵,寿亦不永矣。少卿访之,果然。未几,魏丁忧归,逾年卒,家业凋零。夫居官弃法受贿,得报固应如此。为乡绅者,每每受人脏私,代为嘱托,致使官府枉法狥情。司报应者,岂遂无法处此辈耶?台州举人左跸赴礼部,试卷甚佳,房考拟为第一。忽梦神告曰:比台州左跸文也。顷居乡受贿若干,为人请托,致有枉法而死者。今已减折禄算,幸无取也。遂黜之。及榜发,查对原卷,果左跸也。未几,跸客死燕山。朱玑曰:弃法受贿,岂惟官长。凡书吏衙役,亦多有之。盖官长耳目有限,事事操之。公门中人,其间狐假虎威,舞文乱法,奸弊岂止一端。造恶造业,未有不遭天谴者。不然,此等怨毒之财,能安享乎?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

韩魏公曰:两讼在官,曲直未定,生死予夺,系吾一言,其可轻

忽？今不免曲直颠倒，非因受贿，即是狗情，否则率意卤莽耳。有一于此，岂宜居民上乎？钱若水为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诉于州，委之录参。录参旧与富民隙，遂申劾富民父子共杀。富民已诬服，独若水迟疑。录参语侵之，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岂不容某熟察？又越旬，不决。知州亦有言，若水终不夺。一日潜诣知州告曰：某以家财访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遂释富民父子。富民诣若水谢，若水闭门不纳，富民绕垣而哭。知州欲以此奏之朝廷，若水辞曰：某初心止图拔冤，非图爵赏。且朝廷闻之，如录参何？知州叹服。太宗闻其事，擢知制诰，进枢密使。后无病而卒。陈旧为开封府曹时，章献太后临朝。太后族人杖杀一卒，公当验尸，太后遣中使十数辈谕旨，吏惶惧，欲以病死闻，旧独正色曰：彼实冤死，待我而伸，奈何惧罪，验不以实乎？汝等勿忧，吾当任咎。奏入，虽大忤旨，旧亦不及罪。自是著名，不数年，历台省，官至三司。以上二事，一是不以直为曲，一是不以曲为直，由此大者，推及小者，凡事皆当平断。盖百姓多愚，或被一事之枉，衔怨终身，甚有惭愤抑郁而死者。是故谳决之际，不可以不察也。

入轻为重。

《书》曰：罪疑惟轻。又曰：宁失出，毋失入。若犯罪本轻而反重入，之所谓哀矜之意安在乎？杨旬为夔州推司，处心正直，积累阴功。有子名椿，年二十四，中天下都魁。夔州使君闻之，请旬来，令旬解职。旬曰：念旬为吏四十年，家无馀赀。惟积阴德，留下三个悭囊，乞台旨取来开看。第一个有三十九文当三钱，第二个有四千馀文折二钱，第三个有万个小钱。使君问故，旬曰：每诀狱内，但

遇入轻为重者,或从死罪改为流罪,即投一当三钱。或从流罪改为杖罪,即投一折二钱。或从杖罪改放,便投一小钱。今日旬男夺天下都魁,皆平日行善所致也。敢舍公门而自放逸哉?噫!公门好修行,此语谁不知之,而积德行善者,有几如?旬所存真可为此辈劝。也陈轩未第时,梦至一官府,门悬金榜,题曰:左丞陈轩,右丞黄履。后履官至右丞,而轩止龙图学士。晚年语诸子曰:吾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梦,当思昔守杭州,有达官执一老兵,送府欲杖之。此兵罪不应杖,遂令赎。达官折柬相责,乃呼入行杖,不意竟死杖下。至今二十年,恒以自尤。违法狥情,宜不登显位。汝等戒之。夫初念不忍,既以达官见责,而移是不忍之心,不胜其畏达官之心也。达官何足畏,不过为自己欲登显位计耳。孰知反以此削其显位。彼承顺上司,入轻为重者,不当鉴此乎?万历初,王万祚为巡江御史,极清廉而性颇严刻,捶楚之下,有以小过而被重杖者,有以轻罪而致殒命者。未几得病,衙中尝有冤鬼前后呼叫。僚佐往候之,无不闻者。数日而死。夫清以持身,必不当刻以绝人。然持己清者,往往多刻,入轻为重,事所必有已。每见吾乡士大夫,居官甚清介有声,及身死,而其子孙蹇落不振,毋亦犯有此病欤?故居官任性者,亦当鉴此。

见杀加怒。

人之有罪,固其自取。然死者不能复生,目击心伤,怜悯不暇,加怒何为?昔子羔为卫士师刖人足。后值卫乱,子羔出走,刖者守门,屡引之逃匿。羔谓刖者曰:吾向者亲刖汝足,今吾在难,正子报怨之时,而反如此,何也?刖者曰:刖足固我之罪。向者见君,论刑

时有愀然不乐之色,此吾所以感君也。然则见杀加怒死者,其能无憾乎?

知过不改。

过与恶不同,恶有心,过无心。凡一念之差,一事之误,皆谓之过。然初时不觉,无心之失也。既而觉之,不能即改,则是无心变为有心矣。故袁了凡曰:人未行善,先须改过。佛家教人忏悔,亦是劝人改过也。嘉靖中,葛守礼为陕西布政,当大计日,有小吏填老疾当罢,公请留之。吏部曰:计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此边吏去省远,徒取文书登簿。今见其人,方知误填,过在布政司。何可使小吏受枉?尚书惊服曰:谁肯于吏部堂上自陈过误,即此可谓贤能第一矣。后官至刑部尚书。江阴张畏严甲午乡试不中,大骂试官,旁有道者笑曰:还是相公文不佳。张叱曰:野道乌知之?道者曰:文贵心和气平。相公心气如此,文安得佳?张不觉屈服,自此折节自持。丁酉梦见试录一册,中多缺行,问之旁人,答曰:科第三年一考,拔中所缺,皆原该中式,或新有薄行而去之者。指后一行云:汝三年来改过自修,当补此。是科果中一百五名。

知善不为。

长春真人曰:人在世间,方便第一,力到便行,蹉过可惜。今之不为善者,亦未尝尽是不为。或者有好名心,持于大而忽于小。又或者有求报心,勉于始而怠于终。岂知存此心者,皆为太上之罪人乎?南丰刘彻屡举不第,祈梦于神,梦神语:曰汝生平见善不为,且有亏德,何望登第?彻诉平生并无亏德,神曰:汝弟负官钱不能助,

令死杖下，非亏德乎？彻又以弟不肖为解，神曰：行道之人，见且不忍，何况兄弟。汝不知朱轼代纳青苗事耶？行获为善之报矣。彻觉访于轼，轼曰：今年某远馆归，见途中械系者云，欠青苗钱二千五百，限满无偿。某因以束修与之，不意已蒙神契。后轼生三子，皆显官。噫！世人终身不为一善，而自谓善人。又或斋僧造寺，不惜千金，而同气颠连，不一引手者，比比是也。盍以刘彻事类观之？

自罪引他。

引，扳引也。与推过嫁祸者不同。不善之人自作罪恶，及至事发，则扳引他人，不知孽惟自作，终当自受。若妄相扳引，是业中造业矣。纵逃王法，岂逃天诛？昔夏原吉为户部尚书，吏污精微文书，惊惧待罪。公曰：汝勿忧。明日，公入朝请罪曰：臣不谨，笔污精微文书。上曰：易之。吏得无罪。夫他人之罪，尚欲引归己身，彼自罪引他，是何等心术乎？

壅塞方术。

方术如农辅医卜之类。凡人挟一技一能，浅者藉以养生，高者用以济世。苟一语阻之，使不得行，一事遏之，使不得售，即是壅塞。翟乾佑在世时，念云安一邑江险有一十五处。一日作法召滩神，俾平之。一神峨冠大袖，慨然进词曰：观师之意，不过欲便舟楫。不知从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纵有小费，不足为损。沿江小民三四百家，无田可耕，无桑可蚕，全赖挽负资生。今若尽平滩险，小民衣食如何？师叹曰：汝所见非吾所及也。遂止。以此推悟壅塞方术，岂得无罪？然亦方术何如耳。昔朱文公患足疾，有道人为针

治,旋觉轻便。公喜,赠以诗。后道人去数日,足疾大作,追寻莫知所往。公叹曰:非欲罪彼,但索前诗,恐持此误人耳。世间庸医不少可惩壅塞之弊,遂妄为荐扬乎?至于巫蛊之术,与夫烧炼采战诸方,皆能令人亡身丧家,此辈尤当禁制。

讪谤圣贤。

三教圣贤,皆当并尊,何敢讪谤?其讪谤者,约有两种。一是愚疾无识,一是才辨自雄。愚痴之人,罪坐不知,而才辨之士,往往执所见以谤所不见,其罪乃更甚于愚痴不知。儒与释老,教虽分门,理实一致。今儒者徒见僧道一种恶习,遂妄议二氏短长。盍思眼前儒者,品行大谬,无恶不为,亦可以此訊讪孔子乎?故知偏见横议,甚为不可。然讪谤二氏之罪,报应从来不爽,人或信而畏之。惟儒家不谈祸福,遂反有肆意讥弹者。究竟何尝无报耶?宋淳佑中,南昌先师庙倾圮,知县李作新庙于县南,往移圣像,十余人举之不动。一士人在旁戏曰:是之谓重泥。其人夜梦朱衣人追至庑下,决杖三十。及觉,如痴人,自是更不识一字。夫一语之戏,受罚尚尔,况讪谤乎?朱玑曰:书籍字纸,乃圣贤之遗,亦不可忽。梓潼帝君劝惜字有云:杨百行坐经文而举家害癞,鲜子坤残孟子而全家灭亡,杨全善埋字纸而五世登科,李子材葬字纸而一身显宦。果报昭然,均可为鉴。故作践字纸,亦当与讪谤圣贤同辜。

侵凌道德。

三教在世,均有主持之人为之接引。故道高德厚者,尊为世间导师。经云: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彼何等人,乃敢侵欺而凌

辱之。在有道德者,固犯亦不较。不知司过之神,怒其悖逆,思欲垂戒他人,罪必不免。成化开操江都御史某,酷恶游方僧道,驱逐甚严。忽有一比丘不知何来,坐大中桥说法,众如云集。御史闻之怒甚,亲往鞫之。至则比丘端坐不动,怒愈甚,命左右擒之,不能动,遂命掌其颊,颊中白光一道,昭耀如朗月。御史方惊骇,而两股软罢不能立矣。急回语妻曰:此天人道德尊者,吾误以左道疑之,今死矣。言讫遂绝。

射飞逐走。

射飞不止用弓箭,如用药枪鸟铳,粘竿扣索之类,皆是。镇江钱参将部下卒获一雁,笼之舟尾。空中有一雁随舟悲号,将登岸,笼中雁伸颈向外大呼,空中雁忽下,二雁以颈相交而死。钱参将闻之大怒,同舟兵卒各杖三十。河南潘柽好猎,入山见一老猴,发弩射之。初发为猴所接,再发中臂,度不能支,遂抱其子乳之。复摘木叶数片盛余乳,在傍大号而死。潘见之,破弩折弓,终身不猎。由此二事观之,一切禽兽皆有人性,皆有眷属。或飞或走,射而逐之,如人离家出游,路被杀害,妻子盼望,其惨何如?诗云: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此言不独为射飞者劝,兼可为逐走者劝。

发蛰惊栖。

蛰者,藏也。虫之伏蛰,犹人之隐处,倘被发掘,必至伤残。故高子羔启蛰不杀,孔子称其贤。曹彬孟春不修墙屋,曰恐伤蛰虫。仁人爱物,固当如是。至鸟之栖宿,亦犹人之寝息,有意惊之,亦是

忍作残害之一端。如王遵忿鹊喧噪,俟夜深栖,定以竹竿戳爆竹惊之。后遵得疾,惊悸而死。则惊悸岂微过乎?

填穴覆巢。

穴者,众生聚处之所。自人视之,一穴耳。自彼视之,则皆以为安乐房舍。若填塞绝其出路,岂不覆族尽死。芝里朱某平生恶蜂窠,每见蜂从窍入,虽高处必设梯塞之,在人家亦然。后生二子,谷道皆塞。人教以秤尾烧红钻之,竟死。鸟之有巢,抱卵哺雏,所以寄生育也。覆之是绝其生育矣,不仁孰甚。苏州薛氏小儿,屡升木杪覆巢取雏。一日上树,不期先有大蛇啖雏巢中,儿惊视张口,蛇竟入口,儿遂死。不仁之报,于此可见。

伤胎破卵。

物之胎卵,犹人孕育。若剖破之,使不得育,即是戕绝天地生机。慈心于物者,断不然也。宋真宗祀汾阴,见一羊自掷道旁,怪而问之,对曰:今日尚膳杀其羔。真宗惨然不乐,自是不许杀羊羔。学士周豫尝煮鳣,见有弯身向上者,剖之腹中,皆有子。乃知曲身避汤者,以护子故。观此,则胎尚可伤,卵尚可破乎?佛经云:鱼子不经盐渍,三年尚可再活。宣和间,富商杨序大书此语于通衢,人由是知戒。见人杀鱼,即投子于江中。夜梦神告曰:子本逾期当死,今活亿万命,寿可延矣。无力放生者,当知此。

愿人有失。

武安王云: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邵康节曰:每日清

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三光。所求处处田禾熟,但愿人人寿命长。国有贤臣安社稷,家无逆子恼爹娘。四方平静干戈息,我纵贫来也不妨。古人发愿如此,彼独愿人有失,何耶?我知人未失,己必先失矣。李士衡与余英奉使高丽,所得货物甚多。英恐过海船漏,尽以士衡之物籍船底,以己物置其上。及开船,遇大风,船几沉,舟大急,请减载,仓皇皇信手抛去。及风定检验,则所弃皆英物,士衡物在船底无一失。

毁人成功。

毁有二义,一毁败,一毁谮。人之立功,无论大小,莫不竭力图成。及其方成乃,欲毁之,此等心术,蛇蝎不如矣。昔王钦若毁寇准之功,命促无子。秦桧毁岳飞之功,子孙灭绝究竟。莱公与武穆虽受毁,不磨而钦。若与桧千载遗臭人,亦何为迷而不悟耶!

危人自安

危人自安者,如与人同处,令人当其险,我居其安,与人同事,令彼失便,我得无恙也。李绪知永安军时,大盗方起,恐及祸,乃荐范锜代己。于是锜知永安,绪得离任。后盗破永安,锜举家被害。未几李绪改任杭州,路遇劫贼,亦举家被害。一还一报,岂不捷如影响乎!

减人自益。

减损乎人,自取饶益,所谓只愿己富,不顾他贫是也。究竟明来暗去,谁益谁损。陈祈有幼弟三人,虑其长而均分田产,乃先取

田私典于厚友毛烈。迨弟长，止以现在产均分，后以钱赎所质田。烈知其故，受钱毕竟不与券。祈愤甚，诉之东岳祠，祈与烈皆死。既而祈还，述其对审。时烈惟持券为证，王指其心曰：券何足凭，止凭此心耳。烈乃伏罪，付重狱。祈以兄克弟，亦减禄算，释回。夫祈欲减弟自益，而被烈劫烈欲减祈自益，而受神诛。暗中销算，系忽不爽，可惧哉！常州苏掖仕至监司，富而多吝。尝买一别墅，反覆欲减价，售者情急，无可奈何。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少增金，儿辈他日卖之，亦得善价。父愕然，自此少悟。噫！此子所言，可以醒世之减人自益者。

以恶易好。

物有美恶，人情爱憎因之。若以低丑之物，换人好物，是即穿窬之行也。宋苏轼珍藏一美玉，章持求观，因以燕石换去。轼初不觉，既而觉之，但发一笑。及持流死台州，不知美玉又归何人矣。大抵世间好物，原自流通得之。巧失之，必巧私之，何益？

以私废公。

徇一己之便误天下之事，徇一己之爱憎枉天下之是非，皆为以私废公。赵抃为御史时，与范镇论事有隙。及王安石为相，镇屡讦其短于上，安石恨之。一日上问镇于安石，对曰：问赵抃便知镇之为人。上果问抃，抃曰：忠臣也。上曰：何以知之？曰：昔仁宗违豫，镇请立皇嗣，疏十九上，候命百日，须发皆白，非忠臣而何？上然之。既退，安石曰：公不与镇有隙乎？曰：抃何敢以私隙而废公道？安石大惭。王翱为吏部尚书，时次孙疄已荫监生，将秋试，以

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朝廷取士,至公无私。汝若以侥幸中选,则妨一寒士进步。且汝已有阶得仕,又何必尔。裂卷焚之。此皆不以私废公者。以私废公,何得无罪?

窃人之能。

窃者,非其有而取之之谓。人有才能,我明用之,仍当归美于人,可遂窃为己有乎?高龄初年学道,晚遭病魔,祈佑于真君。真君判曰:龄败德已久,鬼讼日多。又尝窃古铭记以为己文,水官谴其窃能沽誉,特列为巧诈之首,其不免矣。未几死。夫窃能不但窃人文字,如窃人之谋以为己所画,窃人之功以为己所成,窃师傅之教诲以为己之识见,是皆欺心之事,获谴必矣。

蔽人之善。

凡人稍有所长,皆谓之善。盖之使不得彰,即蔽之也。许真君在世,尝修一观,欲记其事。偶得一片古碑,文已磨灭,因划去旧迹,勒其新记。一日恍闻空中有声曰:所划旧碑文,虽磨灭去,而当时文人朔君夺名自显,盍早图之?许于是寻访旧文,另为立石。是夜,梦一人谢曰:蒙君再显吾名,君亦由此证道矣。夫人一文字耳,死后尚欲彰之,况善有甚于文字者乎?万历间江阴县修县志,一廪生有才与其事,偶见二节妇有其名,而无实迹可考,遂削之。城隍庙道士夜梦二妇人泣诉云:某等一生苦节,死载县志。某生不访氏行表章之,反并氏名氏削去。神曰:此生合登黄甲,既轻节义,当削其禄籍,令蹭蹬诸生。二妇泣拜而去。生闻之,斤为妄语。明年,果考劣夺廪,遂愤郁而死。

形人之丑。

人有丑事，或偶误，或不幸，当为之委曲掩护。今巧为形容，岂是厚道。聂从仪好作诗嘲笑人，后坐谤政，窜死登州。章齐一戏成一诗，人丑毕露。晚得恶疾，嚼舌而死。恶报多端，不能尽述。其最伤阴德者，尤是谈闺阃致人终身受污，无可辩雪。此等受报，又岂止嚼舌而死乎！

讦人之私。

讦，攻发也。私者，阴暗之事。人之阴私，最怕人知。乘机攻发，使无所容，则心地阴险，实为鬼神所忌。姚舜牧曰：经目之事，犹恐未真。闻人暧昧，切不可出诸口。一句虚言，折尽平生之福。此语诚可深省也。昔刘邠、刘恕同在馆中。邠一日问恕曰：闻君昨日冒雨往州西，何耶？恕曰：丁君闲冷，故访之耳。邠戏谓曰：丁方判刑部，得非有所干请耶？恕遂怀忿，至不能解。异日邠方知果有干求，彼时误中其讳耳。可见一语之误，便已结怨如此，况有意攻讦者乎？

耗人货财。

耗，消耗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是一网打尽。耗人货财，是逐渐侵渔也。世间奸恶小人，蛊惑愚痴，于中取利。愚痴堕其术中，久而不觉。始虽逐渐消磨，必一败涂地，为害可胜言乎？列其事状，如引人嫖赌，哄人烧炼，唆人斗讼，代人通关节之类。徐池嘉靖时大富而狡，尝欲图徐入房。因令人诱其子徐臣嫖赌，累债数

多,遂卖此房,池买得之。后二子五孙,俱染瘵疾。设醮祷于城隍庙,有乞儿迎问曰:公非徐池乎?昨夜我宿庙中,有人向神呼汝名,告汝耗其赀财,吞谋产业,神亦大怒。池惊返遂卒,二子五孙相继而死。文奇蜀人,挟烧炼之术,诸贵悉为所欺。富商李十五积货累万,惑奇之术,三年扫地,遂至自经。奇复在剑州傲一屋炼药,火发延烧,奇仓皇走避,迷入林中,为鸷兽逐出,深入溪谷,复为鸷兽逐出,竟死于烧药之所。举此二条,馀可推已。冒起宗曰:予每见权贵之门及暴富之室,不肖子孙淫荡恣靡,或身未死而产已暗鬻他家,或肉未寒而人已裂据其室。前人一铢一寸而积之,后人如泥如沙而弃之。而彼不肖者,又大半皆聪明人也。此何以故?盖因当日逞威挟智,逼勒牢笼,以成巨富。始而耗人,后为人耗。语云:来得不明,去得正好。盖此谓也。此言又可为贪积货财者下一针砭。

离人骨肉。

真西山曰:有亲族不和,父子兄弟夫妇参商者,当曲为调停,使之和好,实修真要路也。陕西袁公值闯贼乱,父子失散,流寓江南。欲取妾生子,适有人卖一妇,与银三十两。妇至,背灯而哭,公诘之,妇曰:家中贫饿难忍,夫欲自尽,妾故卖身以活之。念平日夫妻情笃,一旦改事他人,故不禁伤痛耳。公恻然不忍犯,次日送还其夫。除身价不取,仍赠白金,令之治生。夫妇泣拜而受。一日其夫至扬州,遇数人牵一童卖,貌甚清。夫私计曰:吾欲觅一闺女报袁公。一时未得,盍先以此进之?因问身价几何,曰:每岁一两,童十二岁。遂出十二金沽之。渡江送至袁公家,袁公熟视之,则其子也。父子相抱大恸,已而大笑。此全人骨肉之报也。孙侍郎洪少

游太学，一同舍生得家书云：昨梦至一官府，见登科录，汝与孙洪，皆有名。但洪名下有硃批云：某年月日不合写离书，当除名。孙见之，愕然曰：事果有之。向过某州，适见翁媪相诟求离，乞予代写离书。轻应之，实无他意，不谓受谴乃尔。及就试，生果中而孙下第。后访其人，夫妇俱未偶，因述前事，置酒合之。孙果登第，屡典大郡，所至有离婚，未尝不婉转调护。夫洪以无心之失，且有鬼神所谴。彼有意挟私挑唆离间者，又当何如乎？

侵人所爱。

一器一物，彼既爱之，孰肯与我。欲侵人者，当思我之所爱，人若侵夺，我将何如，则贪念息矣。孙泰山阳人，有姨将死，以二女托曰：姊损一目，汝取其妹。姨死，泰嫁其妹，取其姊。尝买一铁镫台，归而磨洗之，乃银也，送还之。又尝用钱二百缗置别墅，将迁入，闻老妪哭声，问之曰：旧居相恋已久，一旦为他人得，故悲耳。泰即取券焚之，不索其直。古人不肯夺人之好如此。彼夺人之好者，能安然常享耶？张该有宅宏丽，以乏用典张俊千缗。俊心爱之，乃厚赂牙人，换作卖契。后该益窘，诣俊找价，出契示之，该不能辩，仰天洒泪而已。未几俊子孙皆失音而死。夫侵人所爱，而以至爱之子孙偿之，何其愚耶？

助人为非。

为一恶事，受一恶报，理之常也。若助人为非，则己无恶迹，人负恶名，较自己为恶，不更加一等乎？丹阳县令杨开性暴横，果于决责，惟与杨询最厚。询明知其非，不敢忤意，但一切赞叹而已。

一夕询梦神责之曰:成杨开之恶者,汝也。开罪当坐,汝亦难免。未逾月,果中恶疾死。盖一语赞叹即其助也,不待出力。

逞志作威

凡人立身正直,自能服人。若动逞意气,故作威凌,此怨府也,人谁肯服?又何况造物忌盈,阴谴将至乎?南京史良佐为西城御史,而家住东城。每出入,怒里人不为起,乃执数辈送东城御史究治。东城御史诘之,对曰:民等总被倪尚书误了。曰:何误?曰:尚书亦南京人。其掌兵部时,出入里中,众或走避,辄使人止之曰:与尔曹同乡里,我不能过里门下车,乃烦尔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犹倪公,遂不为起,不意逢彼怒也。东城御史笑而释之。噫!闻此言者,应当愧死,无俟阴谴之至矣。

辱人求胜。

耻心人皆有之,谁肯甘心受辱者。乃于此中求胜,天道好还,辱人还自辱矣。昔林退斋尚书临终,子孙跪请曰:大人何以训儿辈?公曰:无他言。只要喫亏。噫!从古英雄,只为不能喫亏,害多少事。林公此言,凡势要人,诚宜大书屏右,常目在之。

败人苗稼。

苗稼在土,皆有穡神司之。合家勤苦,春耕夏耘,始得有此。苗稼官司仰赖,性命攸关,可败之乎?败之者,或阻其水利以旱之,或溃其隄防以淹之,或纵其牲畜以践食之,不仁甚矣。泰州富安场孙某,每日五更纵牛食人青苗。万历辛亥年,为雷震死。人皆以为

害农之报。夫牲畜践食,所败犹少。惟官吏豪民,壅泉放水,所败尤多,其受报必将不止于此矣。

破人婚姻。

破人未合前,破人已合后,皆破也。梓潼帝君救劫章曰:泸州李挺先,才高自以为第一,以好破人婚姻,遂降其籍。谚云:一世破婚三世穷。盖有意破婚,最是惨毒之行,宜受此报也。又有自毁婚姻者。何元益为其子与赵明夫议亲已定,而赵女失明,家计寥落。元益毁其盟,与单子文为亲。次年父子俱丧,赵女适士人叶惟先。惟先登第三,典大郡。此事亦载之梓潼救劫章。或问至亲密友,托我询访,亦可专意和合,误人终身否。曰若容貌之蜡,宜为掩饰。惟其人不肖,及其家世不当联姻者,劝之斟酌可也。

苟富而骄。

非义而致富,谓之苟富。如剥人肥己,侥幸获财,皆是也。大抵冒越之利,鬼神所忌。因福致祸,往往有之。况可以之骄人耶?梅溪有富翁最贪鄙,钱谷日积。陈栋塘曰:此人当有奇祸。既财积不散,又无一善,状欲无殃,得乎?且往惟贪吝可鄙,近渐骄横,是速祸也。未几为贼所杀。又栋塘《见闻纪训》曰:正德三年,州大旱,各乡失收,独吾村赖堰水获熟。官以灾,概免租。明年大水,各乡淹没,吾村独高阜得收。官又以灾概免。且得买别乡器皿,价廉获利三倍。于是各家狼戾屑越,无日不扬扬乐也。余曰:吾村当有奇祸。吾家与某某根基稍厚,或止于损耗。彼俞费芮李四姓,恐不免。未几村大疫,四家男妇尽死。越一年,吾三家果陆续罹回禄。

然则苟富而骄,能免祸乎?

苟免无耻。

免者,或免刑罚,或免死亡也。《涅槃经》曰:无惭愧者,名为畜生。人当患难之时,摇尾乞怜,哀求苟免。既已苟免,便当悔悟。乃反扬扬得意,略无耻心,是尚得为人乎?昔范纯仁尝与司马光论役法不合,后朝廷治司马党,韩维以执政曰:与光不合得免。或劝纯仁借维为例,纯仁曰:吾昔与君实同朝论事不合,则可以为今日解脱地,则不可有愧心而死乎?不苟如此,公真可法。

认恩推过。

恩非已出,而冒认之。过本在己,而推之于人。此悖戾小人所为。用心平等者,断不尔也。王曾为相,士夫有请差者,公察其可用,必先正色拒之。既而擢用,并不与言。尝曰:用贤人主之事,若使之知,即是我狥私而市恩也。恩欲归己,怨使谁当?此不认恩者。曹彬与王全斌伐蜀,斌杀降卒三千馀人,公谏不听。及归,上怒,必欲鞫勘。公自诬伏,全斌获免。此不推过者。

嫁祸卖恶。

前云自罪引他,又云认恩推过,引与推,其恶显然。太上犹且深恶之,况设计阴险,嫁祸卖恶乎?嫁祸者,如嫁女于人,人亦乐娶。卖恶者,如卖物于人,人亦愿买。此等机械甚深,受报必加惨矣。姚孜与王虎奉命同盘大云仓。孜受监吏贿,虚台欠折正数,虎不知也。及事将败,孜将原受金银托漆其外,以寄虎。虎不疑留

之。后上司鞫勘,孜诬虎同受脏,搜验得金银托,虎乃知为孜所卖,气结而死。孜复用计,尽将己罪坐之,得自脱。自是常遇虎,时时发狂,若与人欧击,口鼻流血,既绝复苏。如是三年,知州钱延年为请,道录宋之才禳救,孜忽从卧榻趋出,跪真武案前,自陈始末。延年从旁录其语,俟醒示之,惭愤而死。

沽买虚誉。

誉者,名也。沽买,有用贿邀致,行术招引之意。陈希夷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之所深忌。每见古来忠臣孝子,清流正士,身被荣名,必遭困抑。或子孙多不昌。所以然者,名亦福也,造物不肯以全福异人。丰兹啬彼,必然之数。况无实沽誉者,其折挫更何如乎?梓潼帝君有云:假行窃名,最撄神怒。夫博名于人,而干怒于神,岂为善计?乃今世之人,迷而不悟,宁为神嫉,不为俗非。如居官本不廉,要人称廉,本不公,要人称公。买嘱荐扬,刊刻碑颂,种种欺世之事。方且自谓得计,宁畏鬼瞰其旁耶?又如假名士、假文章、假道学、假节义,互相标榜,广通声气。一日败露,声名俱丧。往往名士得祸,其惨更甚于平流。则务虚名者,又不但折福已也。不可不戒。

包贮险心。

贮,藏也。包藏于心,人不能窥也。世间一切坏事,皆由心造。险心常在,即不加之于人,已是满腔恶业矣。况既存诸心,未有不见之行事者乎?故佛经谓修桥补路,不如先平心地。心地既平,一切皆平。

挫人所长。

前云蔽人之善，又云挫人所长。挫较蔽更甚。蔽是隐而勿彰，挫则故示摧折也。夫人有所长，正当委曲造就，以尽其才。反行挫折，使之志销意丧乎？穆修以诗著名，真宗见其诗，大加赏叹，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荐来？丁谓一言沮曰：此人行不逮文。上由是不复问。谓挫人所长如此，所以死无葬地也。

护己所短

此与知过不改有别。盖知而不改，特不改耳，未必故为掩饰也。护则有多方掩饰之意。如人有病，亟须医治，讳疾忌医，必为一生之害矣。冒起宗曰：凡人护短，初念或畏人讥弹，或徐图改易。眼前虽弥缝得好，心上还打点不过。殆迁延不改，则认非为是，久假不归。始犹欺人，终且自欺。是以病入膏肓竟不可救。短其可自护乎？护短不独自己一身，凡子弟家人及吏胥门客，所作过恶，皆因我而起，不能防检，反养成之，亦是护己所短。

乘威迫协。

迫是逼迫，协是挟制。乘威迫协，较之逞志作威，又加一等。盖动逞威凌，取快一时，与乘借威权，恣行逼勒，为恶虽同，轻重自别。如为官者，因不服而逼之使服，财不与而逼之使与。以至兴一工役，刻期取完。催徵钱粮，急于星火。皆威协也。又如富贵之家，借势横行，女不从淫而逼之使从，产不愿售而逼之使售。以至逼索债负，倚强取盈。收敛租税，锱珠务尽。亦威协也。人怨天

怒,其不受报者鲜矣。梅侍郎衡湘公,初为固安县令,邑中多宦为梗。一日有中宦馈公豚蹄,乞为追负。公烹蹄,召中宦饮,并召负债者至前诃之。负者诉以贫,公叱曰:贵人债敢以贫辞乎?今日必偿。少迟死杖下矣。负者泣而去,中贵意似恻然。公复呼来,蹙额曰:吾固知汝贫,然无可如何也。亟卖尔妻与子,持钱来。虽然,吾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骤离。姑宽一日,发与妻子诀别,此生不得相见矣。负者闻言愈泣,中贵亦泣,辞不愿偿,为之毁券。嗟嗟,世之乘威迫协者,特未念其鬻妻卖子一段光景耳。诚念及此,尚忍乘威迫协乎!

纵暴杀伤。

凡为将相而横暴杀人,为人好杀众生,皆是也。天道好生,人命至重。彼无心致人于死者,冤报尚自不爽。况乃纵一日之暴乎?宋王韶经略熙河,杀人甚多。晚年皈依禅门,尝悔前事。一日问祖心禅师曰:昔未闻道,罪业良多。今闻道矣,罪业灭乎?曰:今有贫人负债,及富贵,而债主至,其偿乎?韶曰:必偿。师曰:然则闻道矣,奈债主不放何?归即言动发狂,寻背疽,终日合眼,医命开视,韶曰:有无数斩头截脚人在前,安敢开?遂死。语云: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为将者念之哉!至物之于人,躯壳虽异,命无两般。但试自观,我今有病,肯遂死乎?不免求医问卜,以冀速安。大限若至,亦肯死乎?又不免祈天祷地,以求增算。我既畏死,彼宁不畏?我既贪生,彼宁不贪?物尚如此,人可知已。

无故剪裁。

机妇织女,昼夜勤劳。千丝万缕,方成寸疋。非甚不得已,何忍剪裁?至罗绮之类,尤宜珍惜。古人谓一片之衣,千蚕之命。今世于绫锦鞋疋,视为泛常,独不念及于此乎?永乐十二年,上坐便殿,裹衣袖敝垢,纳而复出。侍臣赞圣德,上曰:朕虽日易千衣亦可,但念当惜福耳。夫以天子之贵,犹思惜福,何况士庶自俗尚不古。士庶之家,竟习奢靡,至有以乳哺之年,便衣锦著帛者。其为暴殄,尤甚恒见。闾巷中履穿衣敝之子,半属当年纨绔之儿。折福招报,感应不爽,深可畏也。独不闻袁了凡内人之说乎?了凡初无子,后生俨,其母为作冬襖,将买絮。公曰:丝绵轻煖,家中自有,何必絮?母曰:丝贵絮贱,吾欲以贵易钱,多制絮衣,赠族中寒无衣者。公喜曰:诚如是,此子寿矣。后俨登进士,不独寿,而且贵。凡为父母者,为幼子惜福,当以此思之。

非礼烹宰。

养亲祀先敬宾诸大礼,所在或不得已,而烹宰。若徒供口腹,致害生灵,其罪大矣。苏东坡曰:予少不喜杀生,近始能断。有馈予蠏蛤者,即放江中。虽无活理,庶几万一,便令不活,亦愈于烹煎。何忍以口腹故,使众生受无量怖苦。胡庐山曰:世儒事不杀生,则必为曰佛教,是亦未考于圣人之训也。《礼》曰:天子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无故不杀,则有故而杀者无几矣。孟子曰: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夫见杀闻杀不食,则不出见闻而食者,亦无几矣。孰谓圣人之教,全不戒杀乎?今人杀心未断,恶业日增,或一飡而毙数命,或一羹而伤百生,或生蠏投糟,或养鱼造脍,或取嫩胎,或食脆肉,百计烹

熬,难可名状。姑无论杀业满前,昭报不爽。试一深思冥念,安忍残毒至此也。至于六畜之中,惟牛最苦。私宰耕牛,律有明禁,尤宜永戒。元帝垂训曰:夫牛者,上天元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气。非郊祀不敢用,非天神不敢歆。其形上应天星,其力下兴地利,有功于世,无害于民。杀之者,国有刑法。食之者,幽有祸愆。牢字从牛,狱字从犬。不食牛犬,牢狱可免。太乙牢山,俱有真形。食之三日,魔神摄精。戒之三日,名上玉清。牛食百草,与人何害。人食百物,牛犬可戒。居官者循是说而多方禁约,功德宁可思议乎?

散弃五谷。

散,抛散也。弃,浪置也。五谷为天之所生,所以养人,何可散弃。散弃者,或在田抛撒而不收,或在仓使之朽烂,或置之践踏之下,或委之水火之中。以致天降凶荒,水旱洊至,饥馑之报,皆自取也。昔刘元真于终南道中逢一贵人,呵从甚盛。元真问何往,答曰:某山神也。上帝以麦大熟,人不知爱,使降霪雨收其半耳。既而果然。则五谷其可轻弃乎?天府吏魁沈判司屡世敬奉元帝,一夕梦帝谓曰:家人抛弃五谷,罪归家长。汝奈何听家人狼戾,全不觉察。数日大厄至矣。梦觉入厨下视之,果然。沈判令家人尽出泛湖,约以湖上相候家人出,乃净淘沟中弃饭,加椒菜为炊,以待家人。日晚,候沈不至,怒归馁甚,争取食之。逾数日,主道其故,家人由是相戒,沈竟无恙。

劳扰众生。

我身欲安,孰不欲安。我身欲乐,孰不欲乐。若以安乐自处,

而以劳扰待人,真不仁也。宋熙宁间新法方行,民苦烦扰。邵伯温初入仕,请教于程明道先生。先生曰:凡奉行官司文书,于其急处,能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此诚仁人之言哉!明成化间,朝廷好宝玩。中官言宣德朝曾遣王三保下西洋,获实无算。上因命兵部查西洋水程。时刘大夏为部郎中,先匿其册。尚书项忠使都吏遍检不得。公语项曰:三保下西洋时,劳扰军民,死者万计。纵得珍宝何益?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何足追究有无耶?项降位揖谢,指其位曰:公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属公矣。后果为兵部尚书。刘梦震曰:玩众生二字,所该甚广,非单指百姓也,百姓其一耳。

破人之家,取其财宝。

事出无心,偶至破之,恶已不小。况为之宝而破之乎?浙江米信夫为人狡柔,里有大家兄弟争财,因唆弟讼兄,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抑郁死。信夫由是富二十余年至元戊寅,遭反谋牵连,结讼到县。见吏俨如其弟,抑令招承。忿而讼吏于府,见府吏俨如其兄,复抑令招承。家产既罄,与妻女子息八人俱死于狱。亦有人取我财宝,而我不忍破其家者。海门崔镛以税金五百两付镕工,工欺其无证而负焉。镛变产以偿。后王端毅公为守廉,得其状,命讼工对,曰:镛家已破,若讼之,是又破一家也。镕工闻而感愧,遂举前金还之。镛子润、孙昆、曾孙桐,相继登第。

决水放火,以害民居。

长春真人曰:修桥补路,拯溺救焚,皆大方便事。凡人遭遇水火,正当竭力救护。若决水放火,以害民居,宁为上帝所容乎?宋

杨丙所居近河，岁积刍荛，幸河决卖以取利。因屡诱奸民穴堤。郡官赵昌言知其事。一日值秋潦，堤吏告急，昌言命吏竟取丙家刍荛以充堤用，将丙送狱，根勘伏罪。此决水害民之报。李辕最孝母。一夕有客来投宿，辕适临溪烹鸡，既具饭，不以供客。客怒不食，辕曰：母病思肉，故烹一鸡，不及君也。客愈怒而出，是夜屋后火起，将及庐，忽天雨，反风火灭。邻人奔视，见客卧火中，火炬犹在手，人已死矣。此放火害民之报。若乃护堤防水，亢旱防火，此有司之职。苟为有司者因循怠忽，致民居有漂没涂炭之灾，较之决水放火者，亦岂有异。

紊乱规模，以败人功。

此与毁人成功有别。一则功已成而毁之，一则功未成而败之。一则倾危排谤，明示其毁。一则肆志纷更，阴败其功也。规模如一切律令政教之类。凡人作事，不知如何筹画，然后定为规模。此虽一人之功，而天下之安危得失或皆赖之。若乱其规模，致功业立败，罪莫大矣。昔寰朔之役，杨业奉命进讨。时贼正攻寰州，业与监军王侁计曰：我师一至，贼必悉众以迎。公等伏兵石碣谷口，吾引贼至此，纵兵击之，必获大胜。既战，侁乃以贼为已遁，欲争其功，引兵而去。业至，不见一兵，遂受擒。非侁沮之，功已成矣。王侁当为业兵脔食，斯须而尽。

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器物如耕之犁锄，匠之斧凿，武之刀仗，文之纸笔之类。即器物极小，而用所必需，皆不可缺。今损其器物，令之临用无措，心术

坏矣，宁无罪报？朱少傅国桢曰：浙有二生俱春秋有名。秋试前一夕，一生密取彼生謄真笔，嚼去其颖。及入场，抽用已尽秃矣。恸哭欲弃卷出，假寐间，觉有促之写者。起视，笔依然完好。写毕，仍秃笔也。交卷至二门遇彼生，迎问曰：佳卷得意否？谢曰：但得完卷耳。其人面发赤。明日嚼颖生贴出，不得终场。秃颖生竟魁选。可见损人器物，徒自损耳，何损于彼。

见他荣贵，愿他流贬。

凡民有四，而荣贵者独出其上。得到此地，皆非偶然。或由夙世培植福基，或由祖宗积德所致。见之者，正当追慕其前修，岂可妄生恶愿，且愿之流贬，能既流贬乎？徒自造意业耳。宋庐多逊贬朱厓，李符谓赵普曰：朱厓虽在海外，而水土不甚恶。春州虽在内地，而至者无生还。曷若改窜春州？普不答，未几符亦坐事窜宜州。上怒未已，或以符语奏，上即日将符改窜春州。到未浃旬而卒。愿他流贬者鉴此。或曰：此是口出恶言，不止心生恶愿矣。曰：人有恶心，必有恶言。触事即发，总由心起。彼心生恶愿者，但未适逢其会耳。设使适逢其会，能不肆其毒害如李符乎？故太上于此，直从源头起处勘之。如愿人有失，愿他破散，愿他身死，起心私之，便生咒恨等语，皆是此义。

见他富有，愿他破散。

人之富有，乃其福命。或由前生布施作福而来，此可敬，不可妒也。抑或苦心劳力，经营起家，饥不敢食，寒不敢衣，及其既富，常受众怨，此可悯，不可妒也。纵使富而不贤，会有败时，在我何可

起心，愿其破散。虹县周义夫富而恣横，同郡孙识之常从容劝戒。义夫辄怒骂，识之恨之曰：吾且伺其败也。后义夫以事系狱，适识之登第为本路漕官，竟处死，籍其家。未一载，识之家遇寇，一旦破败，无异义夫。夫识之且伺其败一语，所谓愿他破散也。后事权在手，竟如其愿而行。甚矣，恶愿之不可发也，如此夫！

见他美色，起心私之。

诸恶业中，惟色易犯。败德取祸，亦莫过此。尝即百恶淫为首一语思之，世间恶业无穷，何至以淫为最。盖淫念一生，诸念皆生。邪缘未凑，生幻妄心。勾引无计，生机械心。少有阻碍，生嗔恨心。欲情颠倒，生贪着心。羡人之有，生妒毒心。夺人之爱，生害杀心。廉耻丧尽，伦理俱亏，种种恶业，从此而起，种种善愿，从此而消，故曰百恶淫为首。夫一动淫心，未必实有其事，已积恶造罪如此。况显蹈明行，罔知顾忌者耶？阴律云：奸人妻者得绝嗣报，奸人室女者得子孙淫佚报。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后不昌，才士文人而终年潦倒者，其病皆由于此。今欲断除此病，当自起念时截断病根。太上不言私他美色，而言见美起心，意可知已。

负他货财，愿他身死。

负者乏时借用，久而不还也。《中诫经》曰：欠他债负，目下未还，常思忧负，勤思还之。若以不还之故，至愿其死，现生便是豺狼，来世宁逃犬马，亦愚甚矣。永嘉徐辉尝借丹阳一大商千馀贯，未及偿而商死。商家不知，亦不复索。后辉生一子甚聪俊，辉切爱之。八岁大病，召医市药，货财耗尽，而病不减。一日忽语所亲老

尼曰:我欲归去。尼曰:此汝家也,汝复何归?曰:我丹阳人也。徐公贷我钱千馀贯,幸我死不偿,今来取之耳。言讫遂绝。夫辉无愿商身死之心,不过因其死而私幸耳,且还报不爽如此。彼愿其死者,又当何如乎?

干求不遂,便生咒恨。

干求如求升荐,求财物,求宽宥之类。不知愧耻,惟务干求,已非美德。若不遂而咒恨,尤小人也。抑思我知求人,本非正理,安能必其遂意。此不遂之根,原自我来,何关于彼。故咒他,实自咒耳。陕西夏县张牲性好夤缘,少不遂其请,则百端嗔怒,诅咒诽谤,无所不至。后七窍流血而死。咒恨之报,应当如是。

见他失便,便说他过。

失便即失意之事也。人生百年,岂能事事如意。有失便处,或是数之已定,或是变之偶值。若见人遭此,即摘他平日短长,谓宜有此失意事,是为幸灾乐祸,能无报乎?李熊以文行著名,有疾不起。妹壻何时扬言曰:此郎素负能干,今日如何?闻者莫不薄其为人。逾年时亦死,岂非口舌轻薄之报乎?至于后学之士,往往以成败轻议古人,尤为可笑。班固作《汉书》,谓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自全,乃固以党。窦氏竟拷死狱底,视迁之宫刑更重。范晔作《后汉书》,论班固身陷大戮,智及而不能守。乃晔以谋逆故,竟殒厥宗,视固之得祸更惨。人之智如目,睫然能见,人不能自见,大率类此,不可不戒。

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

人生四体残缺,相貌不备,谓之天刑。见之者,正当生悲悯心,何可讪笑?讪笑之根,起于轻侮,种隙深矣。孙文懿公貌陋,赴试京师,县令李昭言戏之曰:似君人物有几人耶?是年闻懿以第三人登第,未几判审官。昭言方以选人赴调,一见大惭,遂解绶归。古人形奇貌劣者,多至大贵。徒以外貌取人,岂不尽失乎?

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

前曰贬正排贤,又曰蔽人之善,又曰挫人所长。贬与排无论已蔽,则犹有幽锢之意。挫则尚有摧折之惨。此则又进一层,曰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盖可称而不称,即是抑也。较前二条,罪似少轻,而推勘愈细。太上之怜才,何其至乎?大抵天生才能,不能自显于世,必有为之先者,称道而表扬之。今可称不称,不抑而抑,是逆天矣。逆天不祥,岂得无罪?昔庞士元性好奖借,或过其才。人问之,庞曰:方今世教衰微,善人常少,不美其谈,即声名不足企慕,而为善者益少矣。今拔十得五,犹得其半。以之兴善长俗,不亦可乎!世之为考官持世教者念此。

埋蛊厌人。

厌,制也。埋蛊厌人是刻木埋之于地,画符咒以魇制人也。按元都律考之,人生为巫觋,皆是先世获罪之人。今又为人行魇制之术,是愈增其罪矣。然有起心而使之为者,其罪更甚于巫。昔吕用之伏诛,军人发其中堂,得一石函,内有一铜人,身被桎梏,背书高骈姓字。是以及高骈每为用之所制。噫!高骈既为用之所制,用

之奚为,又及于戮。当知埋蛊魇人,未能害人,适足以自速其祸也。

用药杀树。

一草一木,皆具造物生意。故高柴方长不折,孔子称之。佛家亦谓树木年久者,多为神鬼所栖,不可轻伐,伐之往往得祸。夫伐且不可,况用药杀之乎?用药杀之者,或他人之树已不得伐,而暗用药以杀之也近。有一人家,因邻宅大树一株遮碍风水,乃暗用皮硝皂角水灌之,树死,两家俱败。则用药杀树,果何利乎?

恚怒师傅。

前云慢其先生,此复云恚怒师傅。盖恚怒之罪,更甚于慢也。古人事师之道,无犯无隐。凡有所教,皆当虚心和气以受之,何可恚怒?恚怒者,必是薄德无福之人也。抑尊师重傅,太上之训,人为子弟者固然。然为师傅者,亦当自尽师傅之职。乃世有浮薄之士,受人子弟重托,而终朝燕惰,虚糜馆谷。或改真作伪,欺蒙父兄。甚者引诱顽徒,作诸不肖,误人子弟。如此则其获罪于太上,更不待言矣。昔邓至为塾师,教人以诚。熙宁九年,神宗御集英殿,第进士至长子绾为翰林学士,侍立上前。及唱名至,其弟绩绾下殿谢。又唱至,其二孙绾又下殿谢。上顾而笑,王恭公从旁赞曰:此其父邓至尽诚教人所致也。呜呼!为人师者,可以法矣。

抵触父兄。

父母生我,劬劳辛苦,长养教诲,冀其成立。以是恩德,昊天难报,可抵触乎?兄弟分形,如手如足,一切痛痒,无不关心。苟或相

伤,是伤父母,可抵触乎?即或父有偏私,兄有侵凌,只宜委曲解喻,反身自修。万一父兄执迷不返,亦须和气平心,久自调洽。若少有忿气,至于抵触,根本既亏,鬼神必厌绝之矣。昔张义每旦必告天,消平生罪过。一日被摄至阴司,阴君示以黑簿中罪目,一一皆已勾破。惟馀一事不勾,细视之,乃义幼时于刈禾处张目反顾其父,又微骂数语,以此不赦。盖天律不孝之罪,不通忏悔故也。义大惧,即日削发为僧,入山修道。临潼殷贵,兄殷富,贵素欺兄。嘉靖初死,三日复生,匍匐向富叩头曰:弟今后再不敢欺兄矣。富讶问故。贵曰:贵始病革,被卒拽赴城隍庙,跪阶下,殿上厉声曰:汝何得欺兄?罪杖百。鬼拽贵下,将行杖,贵惶惧大呼曰:贵愚蒙,自今改过。即闻殿上曰:汝果能改,姑免杖放还。见郑优一家皆被拷掠,痛声不忍闻。因一跌而寤,随问郑优家,皆疫死矣。此可为抵触者戒。按抵触二字,凡语言词气之间微有不顺,即谓之抵触。但比之暗侮,则加甚耳。

强取强求。

分所不当得,而必欲得之,故谓之强。以人供我曰取,以我于人曰求。四川张御史语所亲林继曾曰:予昔按云南时,夜独坐,有朱衣人现前曰:某为公守藏神,待公久矣。予曰:金何在?神指座下,视之,果有白金千两。因语神曰:御史岂得携此?神曰:愿得乡贯帖送至公家。予书焚之,神遂隐。比复命,同年某托荐一官,强纳二百金。归而夜祷前事,神复至,仅存八百金。问其故,曰:某同年金是也。悚然愧谢。强取者鉴此。临安沈一性最贪,开酒库于钱塘门外。一日将二鼓,有贵公子五人来饮。沈意其为五道神也。

叩求曰:得遇尊神,一生遭际,顾求小富。贵客笑曰:不难。令一卒负一囊授沈,沈拜受,摸其中皆酒器也。急携入城,又虑有声,为人诘问,悉隔囊抛匾。归家喜谓妻曰:我得横财矣。妻开视惊曰:此似吾家物。因启箧验之,皆乌有矣。沈大惭。强求者鉴此。大抵世间一切得失,皆有定数。数不当得,即以父之财子,亦不得而有之,况可强之他人耶?嘉兴一贾人积银数百,两贮磁甕以金钗二股置上埋地中。出商于外,不料其子窥见,窃发之,视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探之无物,封盖如故。父归,发甕问妻曰:吾藏金谁曾发耶?吾所置金钗在上,今在下,何也?后子言其事,因共叹息。

好侵好夺。

以诡计暗取曰侵,以势力明取曰夺。又侵则所取少,夺则取之尽也。此皆损人利己之事,何可孳孳好之。既好侵夺,则所侵所夺者,自难消受,暗里填还,将必并其本有者,皆失之矣。毕昶以苛刻立业,凡田产与之相邻者,百计欲侵之。及其有急而卖,则阳拒之曰:我不欲也。既复使人阴钩之,及主则又曰:我实不欲也。其人无奈,只得减价以就。及成契,则又曰:我银不便,期以某日来取。及取时,或以色银,或以米谷凑而与之,原数并不得全。平生所为类如此。后昶长子以人命系狱,破产而死。次子流落乞丐,死于他方,嗣竟绝。此好侵之报也。林达为人奸柔,里有坟地一区,风水甚吉。达思图之,乃伪立文券,称其父未故时卖与,某不能辨,嗟恨而已。达遂迁其父葬之。是夕即梦父语曰:福地在心,不在坟茔。安有夺人之地,而子孙得享福利者乎?今绝祀矣。未几达死,其子亦死。此好夺之报也。按侵夺不止田地,凡一切货物皆是。

掳掠致富。

虏掠如乘客人被溺,捞取货物,皆因人家失火,剽窃赀财,或因贼寇经过,乘衅劫掠。又其甚者,如为官吞剥百姓,盗用公帑,为吏科敛民财,偷取库藏,皆虏掠也。以此至富,焉得受享。

巧诈求迁。

迁,陞转也。士君子既登仕版,便当忠直存心。今求迁而济以巧诈,则其心术不端甚矣。况人生功名利钝,落地已定,即营营终身,何加毫末,徒为鬼神诃责耳。西谿龙霓在京邸,同年某行人过之,告以将避湖广,杨暂注门籍,霓曰:湖广非远差,况尊翁在堂,便道归省,岂不善反欲避耶?行人曰:不然。吏部将选择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与选。吾姑避之,则杨子山当行。霓止之不听,遂称病注门籍。才一二日,吏部即开选,行人势不可,即出杨竟应选,得吏科给事中,行人仍得前差,徒自恨而已。噫!一以巧诈求之,一以不巧诈得之,世间凡事似此者极多,岂独官职?

赏罚不平。

前云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是赏罚俱不当也。此云不平者谓均之,一赏而多寡任意均之,一罚而轻重狥私,为不平也。赏罚既不平,人心必不服,积怨招祸,率由乎此。故太上又以此为戒。

逸乐过节。

《国语》谓民劳则思善,逸则思淫,是不欲人逸也。孟子谓人生

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不欲人乐也。况逸乐可过节乎?过节亦非必骄奢淫佚,凡志气昏惰,贪恋安享,以至服食日用不遵常,度皆谓之过节。逸乐过节,不促算则招殃,必然之理也。范文正公尝言:吾每夜就寝,计一日饮食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若相称则鼾睡熟寐。苟或不然,则终夜不能安枕。人能存心敬畏如此,又岂有逸乐时耶?南兰黄舍仲曰:人无寿,天禄尽则死,是以一生财禄皆有定数。服用之际,岂宜过享。譬如人有钱一千,一日用尽则明日无有一文,若日用一百,则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又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当作是观。

苛虐其下。

居官而酷责吏民,处家而过挞婢仆,皆苛虐也。《居官法戒》前已略见矣。请得专言处家之义。洪州司马王简易得腹疾,中有块,随气上下,既绝复苏,谓其妻曰:吾旧使小奴,偶因约束太严,遂至毙。适至阴司,被小奴持诉,不可解。今腹中物,正彼作祟,吾不久矣。妻曰:小奴安敢如此?曰:阳间有贵贱,阴间则一般也。未几果卒。呜呼!孰谓奴仆下贱,遂可任吾苛虐乎?即主仆之分,宜有贵贱。念彼父母,深怜痛惜,岂不相同?一旦势不得已,没身归我,割肉剜心,已自难忍。我复从而苛虐之,岂有人心者所为?试一返观我之儿女,供人打骂,我能忍乎?筋疲力尽,我能忍乎?一旦有疾,幽置别室,我能忍乎?我不能忍,便知他人父母亦复如是。是以苛虐之事,仁者不为也。昔杨诚斋夫人年七十馀,每冬月黎明,躬诣厨下,作粥一釜,遍给奴婢,方令服役。其子东山请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清晨寒冷,须使腹中有火气,乃堪

役使耳。古人爱恤下人如此,真可为法。户部尚书马森父年四十,止生一子,甫五岁,夫妻宝之。婢偶抱出门,失手跌伤左额死。封翁见之,呼婢奔避,自抱死儿入,太夫人惊恸几绝,撞倒封翁者数四,索婢挞之无有。婢归母家,日夜祝天,愿公早生贵子。次年遂生森,左额宛然赤痕也。夫奴仆犯罪之大者,孰如死其子?此事尚可恕,又何事不可宽乎?袁氏《世范》曰:奴仆下人,天资多暗,作事多乖。又性好忘,嘱之以事,全不记忆。又性多执不是,自以为是。又性多戾,轻于抵对,不识尊卑,所以主人使令,动辄触怒,其言愈辩,于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至于不测者有矣。凡为家长,于使令之际,有不如意,当云天资愚蠢,宜宽处之,多教诲,省嗔怒,主人胸中亦觉安乐。即或犯事当惩治,亦不可亲自鞭打,惟徐徐责问,令他人执而行之。既已惩治,呼唤使令,颜色便当如常,庶无他事。至于妇人秉性褊愎,不识道理,其责备下人,尤非丈夫。此须是平日常以待奴仆之理喻之,不可纵之扑打。家中子弟,亦不许擅打奴仆,有事当令告之家长,婢仆既欲其出力办事,不可不察其饥寒,宿卧去处亦当留意,冬时风寒,夏日蚊暑,亦须为之检点,庶几仁人之用心也。噫!此论为家长者,皆当手书一通,置之座右也。

恐吓于他。

恐吓有二:一是遇人急难,不行安慰,故倡其势,动其忧恐;一是图利修怨,虚张声势,使之怕我,冀遂所欲,皆是。恐吓与乘威迫协者不同。夫人有怖畏,尚为曲为宽解,乃反以危害恐吓,或致非命,则孽自我作,能无报乎?李舜卿以佃户张三欠租,必欲令还,致自经死。孙季明以女使与小奴作过,必欲根究,致投水死。虽其自

杀,实我杀之,为其恐吓使然也。《太上业报因缘经》载此二事,以为尤戒。

怨天尤人。

阎浮世界,素号缺陷,人安得每事称心。其不称心者,必因积累薄而受享亦薄也。于天何与,于人何尤?荆门杨大同素侈,纵赀产费尽,贫苦无聊,每怨天不公,恨亲不顾。一日遇一少年,云有一好处,但随我去,不患不富贵。遂随至一所,少年忽不见,欲出无路,忽闻数人大叫捉贼,殴击到官,乃是半夜入一巨室,不能分理,遂死。然则天可怨,人可尤乎?

诃风骂雨。

疾风暴雨,皆有神主之。《礼》曰:若有疾风迅雷甚雨,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盖畏天之怒也。今无知之民,雨多则怨涝,晴多则怨旱,风烈则怨暴。不思阴阳愆数,俱各方造孽所致,乃敢呵骂之,能无愈增罪逆乎!

斗合争讼。

见人争讼,善言劝解,使尔得安乐,功德不小。岂可三言两舌,面是背非,斗合成乎?崔炜于开元寺见一乞食老妪,足蹶覆人酒甕,被店主殴击。炜趋解曰:酒道几钱?曰:直一贯。炜脱衣代偿,老妪不谢而去。异日遇诸途,乃曰:蒙君解难,吾不敢忘。吾善治赘疣,今有越井冈艾少许相赠。若遇赘疣,一灼即愈。其后遇一僧赘垂于耳,依法愈之,由是知名,延之者众,遂富。或曰老妪即鲍姑

也。由此观之,见人争讼,不当解释耶?永福县薛敷工刀笔,每代人写词状,翻乱是非,由是积有中人产。一日请道士郑法林设醮,法林伏坛下,良久起言,表尾批云:家付火司,人付水司,不知何故。迨旬月,室中无故失火,家财烧尽。敷挟巧笔欲过江湖,口中流桅折击,身坠江而死。则斗合争讼,获罪不小,安可不戒?至于讼息止争,尤是当官第一事。有民社之任者,更宜留心也。郑瑄曰:今人词讼到官,多是生事造谎。一人诉词,必牵引多人。以为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扰,耗其钱财耳。则反坐之律,可不严乎?严反坐之法,则虚妄者知儆,而讼者自稀矣。然又有法焉,讼期宜少宜缓。盖人有一时忿激,便欲投词,需日稍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劝,而不复来者。此亦息讼之一义也。

妄逐朋党

胡嘉栋曰:君子原无党,小人欲逐君子,以快其私,必借口朋党,一网打尽。然得志未几,而天灾人害未有不并至者。如曹节王甫已事可鉴也。按此,则逐为屏逐之逐。刘梦震曰:逐,随逐也。朋者五伦之一,党欲何为,不过借众以凌寡,济恶以欺善,利尽则疏,势尽则散。一或妄逐,未有不坠坑落阱者。上而士大夫,下而后生小子,皆当痛戒也。此句紧接斗合争讼句,明是小人分门别户,互相攻排。曩作屏逐之逐者,非也。愚谓长公说为是。

用妻妾语。

妻妾为人内助,苟有善言,正当从之。但妇人贤明者少,愚暗者多,且其性多褊愎,不耐事情,又巧饰短长,语似中窍,故为丈夫

者易于迷惑。或畏其悍戾,惟命是从。或惜其娇痴,有言必听。近则一家离心,远则终身受累。败亡之祸,率由此已。洪武中,下诏褒郑濂累世同居,徵至京师,问其治家之道。对曰:惟不听妇人言。帝深嘉之。则妻妾之语,其可用乎?王经事继母不孝,奉养殊缺。经有二子,相继暴卒,经亦丧明。始悔前非,每自言曰:此皆水邶妇教我至此。后经卒,水邶妇病癞,亦卒。青田居民倪九惑于妇言,谓其生母原为婢妾,不认其母,终岁置母庖焚下,略如老婢,而身与妻子安享自如。时新谷方熟,令母烹鸡治饭。饭未熟,忽暴风疾雨,有大石自山巅裂坠,正压倪九寝室,石复破壁而去,一夫一妇一儿皆毙焉。陈中洲快其事,作诛逆岩记。夫用妻妾语,而背父母,此固其罪之大者。至于离间兄弟,侵欺乡党,偏私儿女,凌虐婢仆,种种恶语,又当随事省察。若夫听信妾语,薄弃正妻,尤人情所易惑,而不可不慎者。太上因而及妾,有以夫!

违父母训。

父母生育,功侔造化。既生矣,湔濯以时,乳哺无缺,推干就湿,虑病防危,悉心护持,然后成人。既成人矣,又须男教以学,女教以工。渐渐长成,婚嫁时至,择婚办嫁,耗损精神。事尚未周,晚景已逼,人命无常,流光易失。今日维存,明日难保,万一蹉过,生死永隔,即欲训诲,胡可得耶?况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其谆谆教训,无非望我成立。即使鞭扑频加,终是爱我念我。今乃肆行己意,有言不从,或浮沉顺之,阳受阴拒。此等不孝之罪,真为天地所不容矣。昔鹅湖费宏为翰林时,与关中某同年对奕争胜,戏批其颊。某不悦,公悔,日往请罪,终不出。费封翁闻之大怒,乃封号一竹板送

至京邸,令公自扑。公持父书及竹板,登其堂自扑三次,某始出,抱头而哭。公讶问故,某曰:公尚有父督责,我求督责我者,不可得也。于是大恸,自此相好如初。噫!不违父训,如费公者,诚人情所难。而关中某公数语,亦令人悚惕之至矣。

得新忘故。

天地间新故相推,人物皆然。小而衣服器用,大而亲谊交情,皆有新故。新者终成故,故者昔曾新,可遽忘耶?天顺中,都指挥马良最为上爱。妻亡,上每慰问。适数日不出,上怪之,左右以新娶对。上怒曰:这厮夫妇之道尚薄,岂能事我耶!杖而疏之。今人于妻妾间得新忘故者多矣,鉴此可发深省。

口是心非。

心口皆是,纯善之人也。即心口皆非,人犹得而防之。惟言称尧舜,心同桀纣,口誓山海,恨深吴越者,最难测度。以此而诳庸愚,陷同列,何所不至。世间大蠹,正在此辈。死而抽肠拔舌,又何说之辞。昔庾道季久病,设醮祈佑保命。真君判曰:庾道季平生为人,心口不同。自少及长,善功无一,罪过已定,死在旦夕。佞神求免,得乎?数日果卒。

贪冒于财,欺罔其上。

索取无厌曰贪,昏昧无耻曰冒。人臣持己以廉事上,以忠乃大节也。今以贪财之故,至于欺罔上人,大节安在?纵令一时富贵,子孙其能久享乎?绍兴某布政巧于贪饕,及败官归,买田十万亩,

富甲一郡。止一子一孙，淫赌无节，皆夭死。布政复染瘫痪，不数年间，家赀已尽矣。将死时，忽瞪目口吟曰：我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万不少。我手中置，我手中了。不晓吟毕遂卒。归安仰思忠精于堪舆，六合尹林克正延之入闽为其姻。某氏葬父得一地甚佳方点穴间，雨骤至，遂下山。是夜思忠梦一老人告曰：此地切勿与某。此人为考官卖三举子，当有阴祸。若葬此地，非天意矣。思忠明日访之，果如梦中所云，遂托故辞归越。二三年间，其乡人则某氏与势家争坟地，致死人命，官司牵缠，至今未葬，家业亦凋落矣。

造作恶语，谗毁平人。

人纵有过，亦当曲为掩护。若本是平白无辜之人，而乃编造流言，捏作秽事，亦谗毁之，岂得不反招恶报乎？陈良谟曰：余昔参楚藩时，公安县白教谕会试入京，有太和山道姑造衙化缘，其妻以教谕名书簿施银一两，又与纻丝一丈绣旛。甫去而同官妻过访，曰：适疏簿乃上司出给者，见儒官与道姑往来，恐为累不小。白妻信之，急令人追寻不获，旦夕怏怏。比教谕下第，回取纻丝裁衣，却又剪动，益不自安，遂自缢死。后抚院林公会议贤否册，谓余曰：白教谕奸学吏妻，其妻有言，勒令缢死，岂非狗彘？余曰然，乃述所闻以告公。沉吟间，余曰：未审前言得之何人，请更访之。公幡然悟曰：是矣，是矣。即奋笔抹去考语。白因得陞国子助教。余转官闽臬，见林公于莆田。公指邻家曰：此吴姓者，向为公安训导，毁白教谕者是也。后陞萍乡教谕，亦为同僚僭，归过鄱阳湖，舟几覆，仅以身免。今且无聊矣。吁！昔自谤人，今为人谤，报施之说，岂不信然！

毁人称直。

此所谓讦以为直者，与造作恶语者不同。夫正直之人，心本忠厚，当言即言，使人知改，所谓直也。若毁者污人之名，快己之怒，薄德已极，而犹托言直道，以竦人听，岂不可恨！程伊川先生曰：君子于人，当于有过中求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今之好讥议人者，每每舍长取短，以为快乐。存心正直之人，固如是乎！颜茂猷曰：有一等人，见人为善，不毁曰腐儒，则毁曰是齐公一流，不则又毁曰姑息柔软，养成人恶。又有一等人，以己度人，见人为善，不毁曰钓誉沽名，则毁曰希求福报，甚或毁之曰假公济私。种种恶语加人，方且自谓口快心直，神诛鬼殛，知不免矣。犯此病者，盍自省之？

骂神称正。

圣人教人敬鬼神而远之，何敢慢骂？骂神已大悖圣人之教矣，尚得谓之正乎？其为鬼神谴责，断断无辞已。镇江定波门于某，幼子痘亡，于愤甚，写一状词，欲向城隍庙告痘神。其妻夺向灶下焚之。是夜，梦城隍责曰：汝家灶神申汝有状告痘神。汝小民无识，姑薄惩之。发送杨知县，责十五板。明日，丹徒令杨蜀亭从定波门出，于门首吊搭碍破官伞，即时擒出，当街责十五板。病月馀始愈。颖上高天佑同二生赴试金陵，闻鸡鸣山守源禅师有道行，齐往谒之。师曰：三位皆当中，惟高君不能矣。以途中用《楞严》作枕，故除名耳。高愕然始悟，经在匣中，以匣作枕，不知请出也。比榜放，果如所言。高后以明经官至州守。夫亵渎经典，受罚如此，彼骂神之罪，又当何如乎？

弃顺效逆。

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顺也。少凌长,小加大,贱凌贵,远间亲,新间旧,淫破义,所谓逆也。顺则宜从效之,逆则宜弃绝之。今反弃顺而效逆,岂非速祸之道乎?南极寿星真君曰:天道福善而祸淫,神明赏顺而罚逆。人能刻意为善,恭己顺天,则我命在我,不为司杀所制。苟或违天地,肆愚悖,侮神明,反仁慈,亏忠孝,明则刑纲随之,幽则鬼神诛之,及将死而言善求悔,亦不可得悲哉!

背亲向疏。

孔子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今背亲而向疏,非因恩怨狥私,即从炎凉起见,悖德悖礼甚矣。昔杨黼慕蜀中无际大士,往访之。途遇老僧语曰:见无际,不如见佛。黼曰:佛安在?老僧曰:汝但回,见披衾倒屣者即是。遂回,暮夜抵家其。母闻扣门声,喜甚,披衾倒屣出户。黼一见感悟,由是竭力养亲。噫!今世背亲向疏者,又不止一端。如瞒背父母,私托妇家,视父母之亲如泛常,而待妻党则甚厚。兄弟锱铢必较,而处朋友外人,独慷慨近情。甚或本族贫寒不相顾,而冒认他宗,趋炎附势。如此之类,何可胜数。所愿世人从此猛醒也。

指天地以证鄙怀。

鄙怀,鄙亵之怀也。皇天后土,覆载高深,人即小心敬畏,尚虞积愆不少。何敢以下贱鄙怀,妄指作证?明明赫赫,岂能任吾亵渎

乎！徒得罪于天，无所祷耳。李景逊母郑氏严教诸子。一日墙坏，得钱一甕，复掩之，即焚香祝天曰：天地悯我母子孤苦，特赐此钱。然妾心惟愿诸子成名，钱非所愿也。后景逊果登第，官至少保。可见人有一念之善，天地亦可作证。特所指鄙亵，则大不可耳，可弗慎欤！

引神明而鉴猥事。

猥者，鄙贱之谓。所为鄙贱，辄呼神明鉴察，是以不敢诉之官府，质之朋类者，反敢诉之神明矣，岂不悖乎？杨起元屡试春官不第，奋曰：得非吾念头有差乎！乃供文昌帝君像，旦夕虔祷曰：有如志富贵，不志道德，为身家，不为生民，上负吾君，下负吾亲，神明鉴之。三年登第。噫！敬信神明，有感必应如此。知敬信之获福，则知亵渎之必获罪矣。莲池大师曰：神明固不可亵，而亦不可谄。如祈求愿心，切勿告许宰杀牲牢之类。此名恶愿，有业无功，纵得遂心，终有苦报。乃至造像造殿，袍旛供器，只宜随便喜助，不可有心求福。盖大悲平等是佛，正直无私是神，岂有因贿降福之理？若以理言，惟在忠君孝亲，怜贫爱老，救灾恤苦，戒杀放生，种种阴骘，种种方便，随分所能，力行不怠耳。由是言之，神明尚不当谄之以求福，况可引之以鉴猥事耶！戒之戒之。

施与后悔。

周惠化好施穷困，辛苦不倦。一日智观真人化为乞丐，试验其事，周果乐施，即日度之，今为西华真人。阳伯雍好施义浆，一日遇一异人，授以一升玉种，子孙皆大富贵。裴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施，

一日有老人踵门乞浆，兄弟待之尽敬。后安史之乱，老人引入一洞中，得脱兵难，奚百三本贫者而生一赘，一日见一道人诣铺家，乞一文钱，铺家不与，百三乃自探腰间，一钱授之。是夜，梦道人为之去赘，及觉，赘果落。史秉直筑室得金，叹曰：财者人之命也。既蒙天赐，岂宜独享？尽散之贫者。一家数口，俱登寿考。瞿嗣兴乐善好施，凡负贩者，必多偿其直，曰：彼胼手胝足，止求升斗自活，吾何忍与之相较。后享年八十四，无病而终。当知施与一事，立功最速。然必乐善不倦，方有进步。即或财力不逮，亦须常存此心，可后悔乎？未与而悔之，则不果施。既与而悔之，则不乐施。虽有悔不同，皆是善念转成恶念，均可惜也。

假借不还。

范益谦座右戒曰：凡借人物，不可损坏不还。盖借人之物，非得已也。既不得已，则须爱护如己物，用毕随即归还。不特无厌于人，亦且无愧于心。至借贷钱财，尤宜清白，岂可久而干没？今世多有欠钱不肯还者，不思财非吾财，即留之，亦终去。银既无有，债又仍在。佛家尝云：未了宿债，死后当偿。其为驴马牛犬，生偿其负者，稗史往往载之，兹不具述也。朱玑曰：世人通财于我，本是好意。往往因其追取，反成仇怨。吾不知此种人设心为何等也。昔张孝基为某富翁壻，翁止一子，甚不肖，逐出。翁死遂尽以家财付孝基。数年见其子乞于路，召问曰：能灌园乎？曰：得就食甚幸。少自力复，召问曰：能管库乎？曰：管园已幸，敢望管库？久而视其谨愿，无复故态，乃尽举家财还之。后孝基有友游嵩山，见孝基仪卫如王者，询其自答曰：上帝嘉我还财一事，命主此山。言讫不见。

夫承受之财,尚思还人,况原系假借者乎!

分外营求。

太乙真人曰:予有经六字,人当受持。一字经曰忍,二字经曰方便,三字经曰依本分。人之所以不肯依本分者,只谓营求可恃耳。岂知人生世间,富贵贫贱,一定不移,阴注阳受,皆宿业也,可分外求乎?新平县令裴璞素称正直,卒于官。其友韦元方客陇右,道遇璞跃马来骑从数十,惊问之曰:吾职西川掠剩使,专司世间财物之盈缩。夫世间农勤求谷,商勤求财士,勤求禄,只得本分所有,不增本分所无,不勤则并其本分失之矣。故凡一饮一啄,以至财货少过其数,吾皆得掠之。此言营求得之事不惟无益,反有损也。归安省祭孙邦华就选北上,有姐夫某者亦以省祭赴选。比选,某得太原府仓官,华以候选无缺。且束装归,忽姐夫暴死,华乃语其甥曰:尔父一生辛苦已矣。顾文凭现在,盍使我冒为之,得赀均分,何如?甥从之。华遂赴任,任满共得七百馀,金乃与甥中分之,华自喜得计,复入京投文听选。及拈签,则恰补其姐夫之缺,势不可复往矣。涕泣而归。夫使邦华能安分待时,则太原仓官依然自在,且可独专其利,而将来迁转,又未可知。今以一奸巧自失之,岂非越分营求,为神所掠乎?可为炯戒已。

力上施设。

挟势厚之力以临人,既已为人所畏矣。又从而施威设法,势不使尽不已,谓之力上施设。如以长吏之方施设百姓,以豪贵之力施设贫贱是也。或曰:不恤其力,而驱使过迫,即力上设施也。

淫欲过度。

邪缘外合，灭德丧心，太上固已垂戒于前矣。至于夫妇之道，人生所不能废者，尤有节度，不当过纵。董江都曰：天地之气，不致盛满，不交阴阳。是以君子甚爱气，而谨游于房。道书曰：人身欲念不兴，则精气散于三焦，荣华百脉。及欲想一起，欲火炽然，翕撮三焦，精神流溢，并从命门输泻而出，可惧哉！

心毒貌慈。

心怀狠毒，外饰慈和，此真人类之豺虎，世内之枭獍也。死入地狱，必当永堕三途。昔李义府貌极柔恭，每与人言，嬉怡微笑，然阴贼无比，人号之为笑中刀，后竟窜死于嶲，蔡元度对客，满面春风，虽所憎者，亦亲厚无间，人莫能测，谓之笑面夜叉，后亦不得其死。按此则更甚于包贮险心者矣。盖彼止令人难窥，此直令人相忘也。

秽食喂人。

喂人，与人食也。不洁之食，人所不欲。强以喂人，是等人于犬彘。人既嗔之，神亦恶之矣。宋翟永寿贩米为业。绍兴乙卯间，米价踊贵，永寿于中路闻之，乃取稻田水润米，不知其田已下粪矣。少顷黑云忽起，震雷大作，永寿知罪，度必不免，因探腰间钱一贯授与同行，嘱令归遗其母。作是语已，天忽开霁。夫误用秽水渍米，遂干天怒。若非一念孝心，岂不早毙雷斧之下乎！

左道惑众。

不正之道,谓之左道。三教圣人,道虽不同,上者使人明心见性,其次使人迁善远恶,未有好为诡异以惑人者。凡惑人者,皆左道也。盖人心多愚,最易惑以祸福。一为所惑,因而生盗生奸,甚则聚党作乱。及其事败,身首异处,从无一人得免者。远无具论,扬州近事可鉴也。便益门外黄金坝一乡愚,担粪灌园,忽有数人诱之曰:汝岁灌田,殊劳苦耳。吾有一术,可致富贵,汝肯从乎?应曰唯。因引至僻处,尽授诀。明日乡愚方灌园,忽狂呼跳踊,自称都天神下降,大言不立庙祀我,此方无遗类。人因其愚,咸信之。先构蓆殿,奉乡愚居,称之曰活菩萨云。远近闻活菩萨名日益集,男妇杂踏,不可以数计。乡愚终日默坐,不饮食,有所祷,卜筊而已。一切募化,人愿免灾,皆争输。如是月馀,官长无不知有活菩萨矣。太守金公往按之,擒出一鞫便伏,立毙数人于杖下,馀党悉散,殿立烬焉。沃起凤曰:近日奸徒聚众,借名说法,渔色赚财,固该万磔。而为其所惑者,听其家之妇女,源源入菴观寺院,以致宣淫露丑,伤风败化,恶得尽无罪哉!主风教者,苟能亟为禁戒之,亦未必非正俗之一助也。

短尺挟度,轻秤小升。

自此至采取奸利,皆言小人贪利之事也。度者,分寸丈尺之总名。先王立此,以量长短,所以平人心之不平也。今以短狭者量出,势必以长广者量入,不平孰甚。至于秤升以须公平,盖细民日用为急,即一文之钱,得之甚艰。故与人贸易,秤不可轻,升不可小。轻出既不可,则重入亦不可。小出既不可,则大入亦不可。否

则冒太上之禁,失自心之平,雷火之诛,不旋踵而至矣。周才美为子娶妇,见其能令理家政,付以斗斛秤尺各两等,谕以多入少出之法。妇不悦,求去曰:翁所为有逆天道,妾他日生子定不肖破家。人谓是妾所生,恐被玷累。才美悟,乃曰:依汝言,及今改之未晚也。妇问:用此几年矣。曰:约三十馀载。妇曰:如必欲妇留,当反用二十年,少入多出,以酬前日欺瞒之数。才美许诺。后生二子,皆登第。江山县祝大郎富而不仁,所用斗斛秤尺,大小不一。忽有道人过门戒曰:汝宜用心平等,岂可如是。今若有人来取斗秤等物,家必有灾。是夕即梦二青衣来取,梦中付与。既觉,急寻之,已失矣。因忆道人之言,谓灾者火也,即尽徙室中之藏,于山上质库。方稍定库,地忽迸裂,洪水涌出,屋宇钱帛顺流而下,所居顷刻化为深潭,至今呼为祝家潭。

以伪杂真。

伪者,假也。以假物作真物,如盐内搀沙,酒中搀水之类。此等事获利固倍,损德亦多。德既受损,则灾祸至矣,亦复何利?至于使用假银,尤为误人。正德间,俞翱尝以钻铅假银一两八钱买四羊,卖羊者乃一妇人不识也。夫归识之,怒骂其妻,妻忿缢死。夫痛其妻,亦缢焉。不数日,翱被迅雷击死湖滨,四羊亦死,盖其尸上。此非假银误人之报乎!又世间最可恨者,货卖假药,误人更甚。张安国知抚州,日出榜戒曰:陶隐君、孙真人《千金方》,济物利生,多积阴德,名在列仙。自此以来,行医货药,诚心救人,获福甚众。曾见货卖假药,积利起家,自谓得计,不知冥冥之中,暗减其禄。或身多横祸天火,雷震子孙,非理破荡。盖缘赎药之人,疾病

急切,将钱告买,只望一服见效,却被假药误赚,反致损伤。寻常杀一飞走,犹有因果。人命最重,无辜被害,其痛何穷!噫,此真所谓仁人之方也。

采取奸利。

人非谋利,何以治生。不能无取,但取当以正,可采取奸利乎?奸利如私盐私铸,以及一切躧船头、撞木钟、挑米过付之类。谚云:越奸越巧越贫穷,奸巧原来天不容。富贵若从奸巧得,世间骏汉吸西风。今采取奸利而自谓久长,此必不得之数也。孙南金以交结官吏致富,晚年益多贪求。凡人所不敢为者,无不为之。人所不敢取者,无不取之。忽有恶疾,饮食不进,枯瘠如豺,及死乃作驴鸣云。庐陵岁旱,龙昌裔有米将粜,因天雨其价稍减,昌裔为文祷于神刚庙,更祈一月不雨。焚讫还家,憩道旁一亭,俄有黑云自庙后出,顷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亭中。人视之,于髻中得一纸,则祷庙之文也。今之富家闭籴坐待高价者,盍鉴此?

压良为贱。

人家儿女皆谓之良,奴婢者谓之贱。若本出良家,而我以势力强制之使为奴婢,是压良为贱也。至卖良为娼,罪重恶极,又不必言矣。昔钟离瑾为德化县令,有女字邻县许令子。将嫁,买一婢为媵,婢至背屏而泣,诘之,即前令女也。瑾恻然,后乃以书寄许公,求缓婚期曰:近买婢得前令女,当用女装先嫁之。许答曰:昔遽伯玉耻独为君子,君何自专仁义乎!愿以前令女配吾季子。于是二女皆归许氏。以此阴德,上帝赐瑾十任太守,以寿考终。彼反此而

压良为贱者，岂不永受恶报乎！

谩蓦愚人。

谩者，欺人不知不见也。蓦者，快捷伶俐之貌。凡用诡计设骗，令人堕其术中者，谓之谩蓦。谩蓦皆不可用而加之。愚人则尤为可怜。即愚人不能报，冥冥之中，岂无有怜其愚而代为之报者。遂昌村中三人同行，前临一渡，而舟在彼岸。中有一人愚蠢，乃使之赴水取舟。其人脱衣下水，出没湍流，仅而获济，复撑舟来渡二人。二人才登舟，愚者忽腹痛欲泄，急跳岸上，二人竟撑舟去，曰：日已晚，不及候汝矣。俄而水急舟横，抵岸一触，舟覆俱溺死，而愚者在岸无恙。

贪婪无厌。

以口取物曰婪。言人之贪，如口之食物，无有穷极也。老子曰：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夫人心之欲，岂有限量。知足虽贫贱亦乐，不知足虽富贵亦忧。昔胡九韶家甚贫，课儿力耕，仅给衣食，犹每日谢天清福。妻笑曰：一日三飧莱粥，何名清福？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无兵祸，又幸一家骨肉不至饥寒，又幸榻无病人，狱无囚人，非清福而何此？真知足者也。又有不知足者。南京守备刘琅镇陕西归，赀积无比，复于私第建真君祠，日讲炉火。方士知琅有玉绦环，价值百镒，绐令献神祈福，遂并丹鼎窍去。有人夜题其门曰：堆金积玉已如山，须向仙家学炼丹。金鼎未成抛白璧，真君原也爱绦环。琅惭愤而死。

咒咀求直。

咒咀者，誓于神也。求直者，求神速报也。此不待入庙投词，凡忿争之时，呼天叫地者，皆是。夫事理本有曲直，如直则日久自明，何须急于表暴。如曲则自反有愧，安敢对神，一为咒咀，真忘命矣。按《咒誓章》有云：四方八面受人咒咀，一切凶恶之鬼，皆得乘间同隙，行其祸害。若非天神降解，未易断除。则咒咀其可为乎！世间狂悖小人，明知所作非理，犹欲誓神以塞其谤。不思神明鉴临，岂容汝肆其欺悖。往往惨绝横亡，竟有如其所咒而死者，可畏也已。

嗜酒悖乱。

嗜，好也。四戒以酒为第一，可饮而不可嗜。世人嗜饮无厌，以致气昏心乱，胆大心狂，久且丧心败德，能使士败名，官落职，农荒畴，商贾丧赀，可嗜之乎？甚且有损肺腐肠，因之招疾而死者。苏易简为学士，平生好饮，因此衄血感疾而卒。王全为殿中丞，自恃量高。一日大醉，脐裂而死。盖嗜酒之人必至悖乱，悖乱之人必不令终。古人斥为祸泉，指为狂药，其垂戒之意深矣。

骨肉忿争。

天下凡事皆宜和平处之，不当争竟。何况骨肉？佛云：六度万行，忍为第一。张公九世同居，惟一忍字。人唯不能忍，所以多至忿争。人伦既伤，天灾必至，自然之理也。袁氏《世范》曰：人家父子兄弟，多有不和者，或因责望太过，或是分财不均，或人之性情不一，作事不齐，或听妇女之言，彼此离间。数者皆不和之根也。若

悟此理,父兄子弟各尽其道,父兄爱子弟,不必责子弟之必顺,子弟敬父兄,不必责父兄之必慈,则情意之间,自得和协。至于财物,尤宜打破。富者当思吾财,果是因众成私,独拥不分,心岂无歉。果是自置财产,分与贫者,明则为高义,幽则为阴德,岂不胜于连年结讼,虚费家赀乎?贫者亦宜自思,彼实窃众成家,亦辛苦营运,以至增益,岂可尽分。况实彼私财,吾等占之,宁不自愧。苟能知此,必无争讼之费。至人之性情,或柔或刚,或谨守,或豪纵,或喜安静,或喜纷更。临事之际,一是一非,自然不同。唯各随所宜,不因我是,求其必合,岂复争执。妇人赋性褊愎,其于翁姑妯娌之间,大率轻恩易怨。又有婢妾喜事者,从中挑逗是非,以为快乐。是以积恨往往不解。此在为丈夫者,严禁婢妾,不许传递语言。同居之人,往来行走,须令曳履,扬声使人闻之,恐适逢议我,彼此生隙。其妻妾有言,虽或中情,亦不可听。如此,即欲忿争,从何而起?此处家至要之论也。洪武中有告郑氏交通胡惟庸者,吏捕之。浥请行曰:弟在,其忍使兄罹刑律。濂曰:吾家长当任罪,弟无与焉。二人争下狱,上闻之,谓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从人为非!耶宥而擢用之。今之骨肉忿争者,总只为自己,不肯吃亏耳。观郑氏争狱一事,天下又有何事当忿争者乎!

男不忠良。

忠者诚实之谓,良者方正之谓。万物惟人最灵,人又以男子为贵。既为男子,而奸佞不忠,险僻不良,岂不负此七尺躯乎!朱玑曰:古来忠良者多矣,不能尽述。唯取近今一二人以为劝可乎!扬州诸生蒋应参字三去,幼孤而贫,事嫡母以孝闻,为人端方正直,几

微不苟。自始冠至老,未尝一日释冠。对五经四书,必敛容整肃。教人以诚,素奉佛,戒杀好施。每出必携钱百文,路赠乞丐,未尝以乞丐呼之,呼曰贫民,色甚恭。其诚恪类如此。先生有子,名善字同菴,声重儒林。丙子应乡试,其硃卷忽从众卷中徐徐自出,房师张公调鼎异之,拔冠本房,人皆以为先生忠良之报。乙酉扬州城破,同菴先携家避兵毗陵,忽土人钱克承来访询之,则曰:予二年前梦见天榜,免难江都,蒋善居第一。后同菴果以寿考终。当涂杨璜字希周,持己以正,不诡随人。丙戌岁,兵扰其乡,璜恋祖父坵陇不忍去,因匿妻妾与子于林中,以身守陇。兵见璜趋执之,璜急投水,兵舍去。其子甫十岁,自林间见父溺,亦号哭奔溺,父子携手而死。妻陆氏感悼几绝,抚妾泣曰:汝有遗腹子,吾死,谁为吾夫抚者。遂不死。自此每晨哭夫毕,辄礼佛祈祝生男。及岁暮,妾乃生女,陆氏泣曰:已矣,无可复望矣。族人咸欲分其产,族长不忍,议至小祥,届期亲族集焉。妾偶抱女卧,女忽呱呱哭不已。妾方梦魇,陆来抱女溺,启视之,则见其私处已易女为男矣。大惊异急呼亲族共视,亲族无不愕然。因其闻于知县张公,张公使人验之,果然。一时传播,以为异事。此岂非忠良之报乎!

女不柔顺。

妇人者,伏于人者也。若不柔顺,或至悍妒,岂妇人之道乎?唐张孟仁妻郑氏,其弟中义妻徐氏,共处一室,纺绩寸丝不入私房,有所馈则纳于姑,临用则请之,不问孰为己物。郑归宁则徐乳其子,徐归宁则郑乳其子。朝廷旌其门曰二难。近见人家妇女,或挟制丈夫,或不敬翁姑,或妯娌不和,或凌虐婢妾,种种恶习,虽女子

质性之劣,亦由男子有以养成之。语云:教妇初来,教子幼孩。凡为丈夫者,须先事事谕之以理,不可溺于床第之爱,纵使失道,尤不可轻信其言,凡事令之专制。至于女子未嫁者,又在父母朝夕教诲,切勿顺其喜怒之性。今日在家事父母,即异日事舅姑丈夫之法。今日在家待兄弟姊妹,即异日待妯娌小姑之法。今日在家使奴婢,即异日驭婢妾之法。少有过差,便当委曲开导。万勿姑息容忍。久之驯伏纯熟,德器若自然矣。

不和其室。

人之有妻,便成家室。夫妻和好,家道未有不兴隆者。世有愚人,或宠妾而侮妻,或迷恋声妓,不受妻劝,忿骂嗔责,无所不至,乘气致戾,所以然已,颜茂猷曰:人生莫作妇人身,百般苦乐由他人。彼离亲别爱,所倚惟我,我则薄倖,耽情姬侍,罔念结发,自揣于心,忍乎恕乎?即或妇有不是处,当念彼未读书明理,唯委曲劝谕,使之听从。何得遽生嗔怒。且世人遇强悍之妇,则受其欺凌,遇醇朴之妇,则加以凌虐,欺善怕恶,此岂丈夫所宜有也。吾愿世人有犯此者当为戒之。刘廷式登第,其所聘女已双瞽矣。女家力辞,刘曰:夫明于定婚之后,义不可弃。若此女某不娶,将何所归?爰择吉成礼,夫妇相敬如宾,生二子皆成进士。后瞽女死,廷哭之尽哀。今以嫌妻貌丑而不和者,盍视此?刘思文流寓蜀中,成都杨某纳为壻。既而谋归,窃见妻与母兄议事,有不豫之色。问其故,曰:父存日,议以田四十亩为嫁赀。迩来事多,鬻之几尽,今仅能一半,适立券,为此不安也。刘取券焚之曰:岂有为人壻,而逼其家以为粧奁者。竟携妻归,极其和好,后登第,官至侍郎。今之争竞赔房而不

和者，盍视此？

不敬其夫。

夫者，妇之天，胡可不敬？其不敬者，非悍妇，即淫荡之妇也。呜呼！凡作女身，多因宿谴。若更侮夫，宁不益堕恶道乎？

每好矜夸。

矜者，自是也。人之谦者，福泽必深厚，其器量大也。人之盈者，福泽必减少，其器量浅也。况造物忌盈，人道好谦，矜夸太甚，岂不犯天之忌，天人之怒乎！究其所为，矜夸者不过恃其富贵才能。抑思富贵才能，有何足恃。石崇与王恺斗富，夸恃奇丽。恺作札丝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其他珍异之物，莫不争胜。后崇因罪伏诛，乃叹曰：奴辈利吾财耳。此富不足夸之证也。杜镐少年登第，尝与同辈游一寺中，老僧问其姓氏，旁人遂以科名夸之。老僧顾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内愧其言，因题寺曰：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丹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此贵不足夸之证也。指挥汤允绩有英才，诗文亦雄健有气，然性殊傲慢，好加于人。尝自言才兼文武，可当一面。人因以汤一面呼之。后补陕西参将，与贼交锋，一箭中喉而死。人遂号曰汤一箭。此才能不足，有恃无恐之证也。然则好矜夸者，又将何所恃耶！

常行妒忌。

人之隐恶，无如妒忌。一萌此心，便当克制。乃必欲行之，断为鬼神所不容矣。况常行乎！昔宋大夫薛瑗有子十人，一偻、一

跛、一癭、一躄、一颠、一痴、一聋、一瞽、一哑、一狱死。公明子皋见之问曰:大夫所行如何,而祸至此。瑗曰:予生平无他恶,惟好行嫉妒。胜己者忌之,佞己者悦之。闻人之善疑之,闻人之恶信之。见人有失,己如有所得。见人有得,己如有失。子皋叹曰:大夫心行如此,须至灭门矣。恶类宁止此乎!瑗闻其言,惶然畏惧。子皋曰:天虽高而察甚下,若改往修来,转祸为福,不患晚矣。瑗自此改惕,尽返生平所行。不数年,诸子所疾皆愈。由此观之,妒忌可常行乎!玩上下文,则此条似为妇人而设。

无行于妻子。

妻者,我之敌体。子者,我之后身。待妻宜和而敬,待子宜严而慈。今之待其妻者,或刻薄寡恩,或狎昵无度。今之待其子者,或姑息太过,或督责太苛。皆谓之无行。己实无行,又将何以责妻子乎?

失礼于舅姑。

舅姑俗呼翁婆也。妇事舅姑,一如子事父母。少或失礼,即为不孝,罪通于天矣。试以古之至孝者言之。姜诗事母至孝,妻庞氏奉姑尤谨。姑好饮江水,庞氏出汲,遇风还迟,姑因渴怒甚,诗遂责妻遣之。庞氏不忍去,寄居邻舍,昼夜纺绩,日市珍羞,使邻母自以其意遗姑。久之,姑怪问,邻母以实告。姑感而命还。姑嗜鱼脍,又不能独食。夫妻力作以供,呼邻母共之。其后舍侧忽涌甘泉,味如江水,日跃双鲤,以供其膳。赤眉贼经诗里,疾驰而过,曰:惊大孝,必触鬼神,吾辈何敢。朝廷闻其孝,拜诗为郎中。噫!妇之于

舅姑以人合者也，子之于父母以天合者也。从来未有子不孝父母，而妇能独孝公姑之理。故凡妇之失礼，皆其子有以致之也。天神降罚，岂能尽责之妇人乎！愿为子者念之。

轻慢先灵。

先灵，祖先之灵也。凡殡殓无礼，居丧违制，安葬不速，斋祭不诚，拜扫不勤，皆为轻慢。而停柩不葬，尤轻慢之大者。罗鞏游太学以前，程祷于神，夜梦神告曰：子父母久不葬，已得罪于冥，安问功名？鞏曰：某尚有兄，何独受罪？神曰：子为儒者，明知礼义。子兄碌碌，不足责也。是年果卒。朱玑曰：古葬礼，大夫三月，士逾月。故不葬，则不变服易食，哀亲之未有归也。今人惑于风水之说，有贪求吉地，迁延日久者，有既葬多疑，屡行启掘者。不思古人卜地之义，惟是孝子慈孙，重亲遗体，不为风水所侵，不为虫蚁所蚀，不为耕犁所及，他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沟池，如是足已。岂以亲之骸骨，为子孙福利之具哉！则风水不必贪也。又有惑于分房之说。兄弟议多终年牵制，既择年月日时，又疑山水偏向。则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岂知人之祸福，各有因缘，于山水何与？则分房不必执也。倘若执迷不悟，一遇利名牵逐，淹滞他乡，年复一年，几无安土之望，或遭水火以有焚溺之虞。为人子者，独能帖然于心乎！又权厝一事，万不可久，久则雨水侵淋，日气下蒸，未及归土，木已腐矣。仁人孝子，亦当念之。

违逆上命。

上命如君命臣，父命子，将帅命士卒，官长命子民，家长命仆役

之类。理所宜遵,固当从命。即所命未当,亦须委曲讽谏,使合道理,安可违逆?违逆之罪,当与不忠不孝等矣。林景度为给事时,蜀郡荒旱,朝廷命发十万米赈济。景度以米数太多,蜀道难行,封还成命,朝廷遂以一半赈之。是夜梦朱衣人持天符至曰:上帝有敕,谓汝逆旨害民,有灭绝子孙之祸。即惊悸而醒,自此不安,以病免官。行至福州,卒。二子年余继殁,门户遂绝。违逆上命,不必皆如此事,此特举其事之大者,馀可类而推也。

作为无益。

世间万事,转头即空。惟有兴利除害等事,生生世世,所获福报无有穷已。如有德能者,阐绎经传,修辑方书。有财势者,修井筑堤,造桥补路,置社仓,立义冢,皆是有益于人之事。有益于人,则亦有益于己矣。若夫宫馆台池之费,以及一切文字珍奇之玩,皆足丧志累身,何益之有。陈恭公于润州造一大第,皆用文梓为梁,花石铺砌,极其精华。第成而公已病,但得肩舆一登西楼而已。遂卒。人因名其第为三不得,谓居不得,修不得,卖不得。云后果献之于官。日久颓废,此工作之无益者。黄鲁直好为艳词,人争传之。法云秀老屡诫,黄曰:空语无妨。秀曰:李伯时但以念想在马腹,遂至堕落。公艳语满天下,使人冒犯廉耻,逾越礼法,何止人马腹死,当入泥犁。此文字之无益者。张缵孙为书诫人作淫词,甚中时病。附载其略云:今世文字之祸,百怪俱兴,往往倡淫秽之词,撰造小说以为风流佳话,使观者魂摇色夺,毁性易心,其意不过网取蝇头耳。在有识者,因知为海市蜃楼,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达者少,随俗波靡者多。彼见当时文人才士,已俨然笔之为书,昭

布天下,则闺房丑行,未尝不为文人才士之所讦。平日天良一线,或犹畏鬼畏人,至此则公然心雄胆泼矣。若夫幼男童女,血气未定,见此等词说,必至凿破混沌,抛舍躯命。小则灭身,大则灭家。呜呼!谁实使之然耶!况吾辈既已含齿戴发,更复列身士林,不思遏之禁之,何忍驱迫齐民,尽入禽兽一路哉!祸天下而害人心,莫此之甚已。倘谓四壁相如,不妨长门卖赋,则何不取古今来忠孝节义之事,编为稗官野史,未尝不可骋才,未尝不可射利。何苦必欲为此。况矢口定是佳人才子,密约偷期,绝不新奇,颇为落套。而况绮语为殃,虚言折福,不独误人,兼亦自误。吾实为作者危之惜之,故不惮与天下共质之也。

怀挟外心。

臣有外心则必欺君,子有外心则必遗亲,妻有外心则必背夫,兄弟有外心必至相贼,朋友有外心必至相倾。即人不知我,神鬼已阴瞰之矣。处士朱贞曰:世人常言不欺神也。彼怀挟外心者,将谁欺欺天乎!

自咒咒他。

咒咀一事,篇中屡言之。干求不遂,便生咒恨,是惭愧而咒骂他人也。咒咀求直,是忿激而洗白自己也。自咒咒他,是怒而自咒,又兼咒他人也。凶悖若此,岂无显报?堰典妻尝与人私,又窃邻家一手巾。邻家诟骂,典乃咒曰:我妻果与人私,及窃汝巾,当为雷击。否则,汝亦如之。未几果毙于雷斧。典胁下有字,曰痴人保妻。妻胁下亦有字,曰行奸为盗。此自咒咒他之报也。

偏憎偏爱。

人之可憎者,或有一端好处。偏憎则并其好处而废之矣。人之可爱者,亦或有一端不是处。偏爱则斥其不是处而掩之矣。爱憎一偏,是非倒置,因而生衅长乱,往往有之。尝见人家兄弟相仇,至于破家败产者。其始皆由于父母偏爱偏憎,被儿爱者必扬扬得意,见憎者必郁郁不舒,积久遂成仇恨。是父母之偏爱,非真爱之,乃所以害之也。苟父母均所爱,兄弟自相和睦,岂不两全?亦有手足情深,不因爱憎之偏而生隙者。昔王祥弟览为继母朱氏所生,朱氏爱所生而憎祥国。然祥愈孝母,览亦敬兄。祥被楚挞,览涕泣抱持。或以非理使祥,览辄与祥共作。又虐使祥妻,览令妻亦趋而共之。朱氏缘此,遂大感悟。噫!偏爱偏憎,为人上者固不宜有此。而王祥兄弟,以不私爱憎,终至格亲。为人下者,则又何可以不法也。举此一端,他可类及。

越井越灶。

越,跨越也。井之利济甚广,必有神以司之。语曰:临井勿窥。又曰古井不可唾。窥与唾且不可,况可跨越。灶居五祀之一,为人一家之。主元元道君曰:奉吾道者,醮祭家灶,及礼拜先亡之外,不得淫祀他鬼。然则人之于灶也,可越乎。不可越乎?是以吴湛编护井泉,得证道果。阴子方虔祀灶神,骤至大富。崇敬者得福若此,则触秽者获罪可知矣。触秽井灶,不但跨越,如坐井栏,及以足踏灶门,皆触秽也。不可不戒。

跳食跳人。

跳者,跨之过也。食者,民之天,亵而玩之,是亵天矣。至人有富贵贫贱,虽势位不同,但得为人则皆一也。其可跳乎?故凡遇人卧床着地,皆当迂道过之。翟林与正叔先生假宿僧舍,坐处偶背圣像,先生曰:转椅勿背。林曰:何耶?先生曰:凡具人形貌,皆不当慢,况圣像乎?龟山闻而大赏其语。今之以人为戏者,乌能晓之。

损子随胎。

物命至微,尚体天地之心,放生戒杀,况乎子女。乃世之愚民,或以野合淫奔而欲灭其迹,或以家产不厚而厌其多生,于是有既生而损者,有未生而堕者,罪深业重,莫甚于此。不闻元秀之事乎?梓潼帝君《救劫章》有云:元秀家财四十万,有子四人,其馀诸妾所生,并埋之。一日梦中见十数辈来追,杀人贼秀,大惊起,两手两足已为牛蹄,展转于床,大叫三日,头断而死。阴府申奏天曹,帝大怒曰:性根不坏,方得人身。天神诵章,方离母腹。愚人不禁情欲,婴儿有何罪愆。揆以正条,倍于故杀。杀人偿命,理所当然。牒下阴府,将元秀永囚地狱,在生四子注籍刑名,四十万家财没入官府。近又特差北方飞天神王巡行天下,有似此者,即许便宜施行。不待事终,赴十狱考鞫。则损子与堕胎,岂非天地神明所共痛恶者乎!又世俗以养女为赔钱货,溺死盆中者甚多。何龙图因作歌戒世,略曰:虎狼虽至毒,犹知有父子。人为万物灵,奈何不如彼。生男与生女,怀抱一而已。生男既收养,生女胡不举。我闻杀女时,其苦状难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语。咿嚶盆水澡,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残忍一至此。我因劝我民,毋为杀其女。荆钗与裙布,

未必遂贫女。随分而嫁娶,男女俱得所。此歌散民间,万民当记取。

行多隐僻。

隐僻非止一事,如奸盗邪淫之类,凡不可使天知,不可对人言者,皆是也。而奸人女与害人功名,两者为重。至两者相较,则又以淫人妻女为尤重。盖淫人妻女,渎伦乱种,损德最甚。故不惮反复为世人告之。昔李登年十八魁乡荐,自谓状元及第,不足为难。乃屡上公车,皆不遇。闻叶法靖有道行,往叩之。逾数日,叶告登曰:汝初生时,上帝赐以玉印,年十八魁乡荐,十九作状元,五十三作宰辅。因汝乡荐后窥邻女张燕娘,事虽未谐,而系其父张澄于狱,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后隐占兄李丰屋基,至形于讼,以此罪又展十年,降第三甲。后长安寓中淫一良家妇郑氏,以此罪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后又盗邻女王庆娘,上帝谓汝为恶不改,已将福籍削尽,死在旦夕,何望登第?登闻其语,一夕愧愤死。噫!观此一事,则知一切诡秘之行,有发露之时,欲盖弥彰,事无不败,戒之哉!

晦腊歌舞

晦者,一月之尽,月大三十,月小廿九,乃司命灶君上言功过之期。腊者,一岁之尽,即除夕之日也。其日上下诸神考校生人善恶,以定罪福。人遇此等时,皆当修省宿愆,倍加儆惧,岂宜歌舞。一曰:腊,五腊也。正月初一为天腊,五月初五为地腊,七月初七为道德,十月初十为民岁腊,十二月腊日为侯王腊。此五日先灵眷属

皆得归家,领受享祀。按此则亦不当歌舞之日。

朔旦号怒。

朔者,每月之初一日也。旦者,每日之早晨也。朔为一月之首。旦为一日之首。一月之所为基于朔,一日之所为基于旦。若号与怒,则浊气随肝而升,真气随声而散,于是神昏气浊,善念不生矣。佛经云:嗔是失诸善法之根本,堕诸恶道之因缘。当急弃之,毋令增长。是号怒平日亦当谨戒,况朔旦乎!

对北唾涕及溺。

北方乃北斗星君所居。北极为天之枢,三界十方,百灵众真,皆所统属。是则中天半极号为至尊,而至尊之所,又何可触秽。若以《长生经》言之,所谓北者,又不止正北,凡春东夏南秋西冬北月建所指,皆为犯北斗柄,切须避之。

对灶吟咏及哭。

吟咏,即歌唱也。《黄帝灶经》曰:灶门不得歌咏哭泣,咒骂叫喊。与此篇所言一也。今人在官府之前,尚不敢高声妄语,况灶为司命之神,乃敢对之吟咏及哭,宁无亵渎之罪乎!

又以灶火烧香。

香必洁净,方可供神。倘灶有秽柴,以之烧香,则不虔甚矣。按天师门下科令,灶下灰火,谓之伏龙屎,是故不可烧香。披阅教典,香火避忌,又不止此一事。如油渍纸捻,不可爇纸。供养真武,

夏不可用李子,冬不可用石榴。延降上真,不可烧乳头香、檀香,谓之浴香。月季谓之不时,花金桐谓之鬼花,皆当避忌。

秽柴作食。

柴虽下,爨气实上蒸,秽柴不净,厌浊之气触犯灶神,是故不可作食也。

夜起裸露。

裸露,赤体也。昼属阳,夜属阴。夜即百灵交会之时,不欲人裸露者,恐冒犯也。

八节行刑。

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谓之八节。凡遇节,则诸神会集,开度群蒙,条录罪福。是日宜清净和平,习吉除凶,与序更善,随时进仰,答天地之生成可耳。无论杀戮,即鞭笞,亦所不可。服官居家,皆宜谨戒。何比干字少卿,初为汝阴狱吏,每至八节之日,百端哀恳县令,从重减轻,从轻减免,全活甚多。后为丹阳县令,狱无冤囚。至于八节良辰,设法矜恤有罪之人民,皆称为何父。一日老媪至门,曰:君家世有阴德,君又治狱平怨,上天赐策以广君子孙。因举策授之,凡九百余叶,曰:子孙佩印绶者,当如此数。后果世荣贵,皆如媪言。此八节免刑之报也。上清真人曰:八节之日,皆当谋诸善事,不可恚怒忿争。此旨天人大忌,获罪非小。夫恚怒不可,况行刑乎!

唾流星。

流星即奔星也,世俗愚人乃妄指之为妖,往往以唾为解。不知奔流非妖,妖实自召。惟当恐惧修省,急修所以禳解之德,其可辄唾?

指虹霓。

赤白色曰虹,青白色曰霓。虹霓者,斗星余气。昔孔子《孝经》既成,斋戒,向北斗自陈所以著书之意。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为黄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孰谓虹霓而可指乎?

辄指三光。

日月星为三光,指之是不敬也。昔晋陵大旱,郡守曾公祈祷甚虔,梦神告曰:明辰有一老人挟伞进西门城,逼之以祷必应,其异处只在一伞耳。昧旦遣人伺之,果得。公延以隆礼,恳其祈祷,老者悚惧辞谢。公告以梦,老者不得已赴坛,焚香告天,誓三日不雨,愿就火焚。四围积薪,以俟。至三日天忽大雨,顷刻水深尺许。公礼谢之,因问老者,一伞有何共处。老人曰:愚民今年八十,生平唯敬天地三光。所挟一伞,遇出路便溺张以护身,使不秽触三光耳。公厚赠之,不受而去。

久视日月。

记曰: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垂首鞠躬,无敢仰视。观此,则知久视为不敬也。况日为太阳之宫,月为太阴之宫,代天司照,其位尤尊,何可久视。《道藏》中教人每年二月初一日祀日,八月十五日

祀月，今世俗则止祀月。

春日燎猎。

燎猎者，焚林而猎也。猎之所杀有数，燎猎则所杀无穷。彼射飞逐走，太上且有明戒，况燎猎乎？独言春日者，春为万物发生之候，纵猎不已，已伤生生之仁。乃复以纵之火，则草木由之而枯焦，百蛰因之而煨烬，是天方生之，我辄戕之，罪斯大矣。高阳许宪为余杭县令，其子猎于仇王庙侧，忽有三白麝从屋后出，遂引弓而射。忽失所在，复以火围之，风吹火灭，反烧其面而死，此其报也。

对北恶骂。

唾涕特细事耳。独以对北，犹为罪愆，况于恶骂。愚人忿心所使，一时不暇顾看，或对北怒骂者有之。不知戾气恶声，触犯实甚。我怒欲泄，神怒如何？昔管宁偶晨起，对北栉发，忽瞿然曰：北辰至尊所居，何可亵犯。深自引咎，若无可容。古人对北敬慎如此，尚有恶骂之事乎！

无故杀龟打蛇。

应世真人曰：一切物命，皆不可杀。而龟蛇阴精应北方玄武之宿，尤不可杀。若无故杀之，必罹惨报。是以仁者常切救护。刘彦回以放龟而脱水厄，孙真人以救蛇而获仙方。古为放龟蛇者，往往有奇报，其为神物可知已。

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

殃及子孙。

如是等罪，总结上文之词。自非义而动，以至杀龟打蛇皆是。轻重二字，有一篇总较之轻重，有逐句细分之轻重。如暗侮君亲与抵触父兄较，则暗侮轻，抵触重也。就暗侮一句中论之，则暗侮日，有重自有轻也。随其轻重，夺其纪算，即前文如影随形之义。死有馀责，殃及子孙，所谓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是也。夫上帝好生，即草木禽鱼尚不忍其灭息，何况人为万物之灵，乃欲殃其子孙。然欲惩恶以劝善，不得不然。梓潼帝君诗云：妙药难医冤债病，横财不富命穷人。亏心折尽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贫。生事事生君莫愿，害人人害汝休嗔。从来天地无差报，不在身兮在子孙。此非殃及子孙之意乎！亦有现报者。秀水屠户潘骐肆恶横行，无业不造。一日死而复苏，呼妻子告曰：吾死，至地狱见阎君。阎君言善恶之报，阴府显然，毫厘不爽。死者受报，生者不知，良由阴阳道隔，无从晓谕。以故受者方苦，作者炽然，即轮回报应之说，尚多疑而未信，深可悲悯。今潘骐罪业已极，着令暂返阳间，假借一人以警万众。遂操刀自割其阴，曰：此吾宣淫之报。自斫手足，曰：此吾屠宰杀生之报。自剖腹剜心，提出脏腑，曰：此吾阴险残贼，种种害人之报。远近喧传，观者万众，言讫而死。

又诸横取人财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渐至死丧。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直。

上文既明随时受报，而此节又特取贪财者言之，见此罪为易犯也。以威势逼取曰横。直谓原数当直，谓恰合原取之数也。夫横取人财者，多谓妻子家口计，不思司命正计其妻子家口，以报贪恶，

则利之适所以害之耳。佛说人生产业，尝为五家负之而去。一曰国王，二曰水，三曰火，四曰盗贼，五曰不肖子。今太上所举耗端，又多遗亡、疾病、口舌三种，则其所以折罚人者，其途不益广乎！孙奋为扶风郡掾，克取民财，遂至巨富。大将军闻其富，索白珠十斛，紫金三千两。不与，坐以叛逆，抄没赀产，并逮家口，相继灭绝。此妻子家口渐至死丧者也。韦公干知琼州，琼多奇木。公干驱匠采伐，鞭挞横施。及离任，其二大舟尽载奇木，杂以金银，浮海而归。行未百里，二舟具没。此以水灾折之者，吕师造为池州刺史，剽窃公帑，侵渔百姓，厚载而归。舟泊竹筱，忽见一物跃入舟中，火即随发，一舟之物皆成煨烬。此以火灾折之者。丁谓贬朱厓，至龙门南彭婆店，忽遇巨盗，尽劫所有。此以盗贼折之者。马襄为西川漕，刘旿之乱，仓皇间亲持五十两大银十锭沉井中，乱定取不可得。此以遗亡器物折之者。金昱三世患癞，医药不效。闻何奎有道术，往问之，奎曰：汝家必有他人功德在家作耗。昱归问母，母曰：佛前纱窗乃围城中所得。急撤起，醮祭遣之，病果愈。此以疾病折之者。刘治奉命点盘蜀宫，恣意掠取，一时谤议腾沸。及解职，乃自请押纲，希图塞谤。至新都为罗令璠胁取而去。此以口舌折之者。历观诸报，历历不爽。当其幸得，岂料及此。而冥冥之中，必有不肯少贷者。人亦何为迷而不悟乎！

又枉杀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杀也。

此节又申明杀人之报，以见阴府之罪，最重杀人也。人以一言相犯，一掌相加，必思报复无已。况于枉杀人者乎？枉杀之事不一，而其所易犯者，如将不约束，用兵枉杀，吏不慎刑，冤狱枉杀，医

不审病，用药枉杀，人不寡欲，堕胎枉杀。甚至因一时之怒，一言之谗，无故枉杀。一还一报，冤对分明。虽曰杀人，实以自杀。故曰易刀兵而相杀也。诸枉杀之报，前已间列于前矣。惟医药一事未之及，兹补载之以示鉴戒可也。刘大初医薛司法妻，差误致死。后数年，白昼有一妇人蒙首至其家，口称某人妻就医。刘偶他出，家人辞去。刘归遇诸途，叙前病症，数刘用药之误。刘惊骇汗出，回家而死。呜呼！今之以医杀人者，所在皆有，特未遇厉鬼如司法妻者耳。遂可谓冤对已尽释乎！又当涂徐外科医富人江舜明背疮，索其谢，已许三百金矣。攻疔旬日，法当溃脓，徐欲得谢，复以药纸捻插入，江呼痛苦，徐曰：付我谢金，痛乃可止。江子怒不与，反复争论，乃许其半。时纸捻已入一更矣。乃拔出，血涌如泉，遂死。江子诉于官，徐受刑将毙，行贿免焉。未几徐病，叫苦不绝声，但云江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令郎亦殊误事。如此数日乃死。夫技术不精，犹云误杀。乘危妄索，岂非故伤。外科赚财不遂，往往移轻作重，使之决裂，而徐收其功，亦乌知阴报之已随其后也，亦愚矣哉！

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

此节又申明贪利之害。以世人好利心重，故反复申明也。财非己有，以计夺之，以术诓之，皆为非义。较之上文一味横取者，虽少有不同，然律以廉正，总属贪饕，未有不致祸者。世人利令智昏，始既不顾是非，继且不顾利害，往往忘身殉利，自取速死，非好死也，好利也。譬如肉中有蛊，酒中有毒，方其嗜之，何知伤生之速乎！然而死必及之，从无一人幸免者，可叹也。胡嘉栋曰：今世缙

绅,居乡者多以请托媒利,且云脱人刑狱受金何伤,成人功名取利非枉。不知刑赏,国之之大法。我以片语尺牍,颠倒是非,使有罪者幸免,则无辜者必含冤,无学者幸进,则有才者必被枉。抑人情好恶之公,夺天道祸福之柄。真衣冠之大盗,名教之罪人也。以此取利,而谓可以遗子孙计长久,又何异认漏脯、鸩酒为长生之药也哉!刘梦震曰:屋漏水滴脯上名为漏脯,有毒能杀人。鸩酒是鸩鸟羽入酒,饮之则死。以此鸟食蛇,腹有毒也。

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

此节又总论善恶之几,欲人知所谨也。凡人一切善恶,皆起于心。心起一念,善则群邪扑灭,恶则三途现前。故吉神凶神,随念随至,何烦一毫等待乎?江阴南门军张旺尝夜盗,城西田父莱被执,濡首厕中,遂怀恨。一夕匿火往烧之,道经官沟,有画师吴碧由未寝,闻步履声,窥见旺有恶鬼数十尾之,顷又闻履声,窥旺回有青衣童男前导。明日叩旺,旺曰:我初欲毁其室,忽念冤冤相报将无已时,故止。不意有鬼随行如此。即弃俗出家。此与元自实之事正相同。大抵意有所向,即是已露,天人相感,各以类应,理固如此,断不诬也。《中诫经》曰:心口意语,鬼闻人声。邵康节曰:人之善恶形于言,发于事,人得而知之。但萌于心,发于虑,鬼神得而知之。是以君子于起念之际,常切检点。检点既纯,斯有善无恶矣。昔赵康靖公常置瓶豆于几案间,每一念起,必随善恶以豆别之。善则投一白豆于瓶,恶则投一黑豆于瓶。初则黑豆甚多,既而渐少,久而善恶二念俱忘,瓶豆亦置而不用。此真修意之善则也。玩一

或字，有不入于此，则入于彼之义。

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此节因上文而示人以祸福之几，欲人知改过也。盖善恶初分，则一念之起，亦可招报。改悔自我，虽已行之事，犹可转移。谁谓吉凶祸福皆有定数乎！夫数定者，天命也。感应者，天心也。天心既格，则天命自随之而转矣。阿耶律本一巨盗，夜至佛寺，见佛灯欲灭，拔剑挑之，灯忽大明，即日悚然改恶从善，后竟得道。朱屯亦一大盗，事败入终南山，日夜忏悔。真人冯君怜之，授以道要，修之不怠，竟得轻举。以盗与仙佛较之，相去不止霄壤也。乃一日回头，皆可得道，则改悔一途，岂非至便之法门乎！然太上便恐人误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二语，妄想以一杯水救车薪之火，故又诫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望其刮磨净尽也。众善奉行，欲其积累成功也。行之久而又久，方得赎前罪，而转祸为福。今人愚懵，自知所作不善，请仗僧道宣礼忏文以图释罪，是真欲以杯水救车薪也，岂不惑哉！

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

此节承上文而复言感应之必然，欲人知所决也。盖行善之久必获庆，则作恶之久必获凶。约以三年，是其候也。吉人即善人，凶人即恶人。不言善恶言吉凶者，以其为善即是福，为恶即是祸也。语善如非礼之言不言，乐道人之善，开发人之善心是也。视善

如不视非礼之色，乐见贤人，乐观善书是也。行善如足不践非礼之地，为善不遗馀力，倡引一方，善与人同是也。恶则反是。三年，千日也。三年不改变，则终身可知。福如篇首所言，人敬天佑之类。祸如篇首所言，贫耗忧患之类。降福降祸，即必之于三年之中，殆所云无不自己求之也。大抵无善不福、无恶不祸者，天道之常。而善恶之报，有在其身者，亦有在其子孙者，亦有因祸而得福，因福而得祸者。故曰阳宪速而可逃，阴宪迟而不漏。今人偶行一善，便欲获报，少不如意，则曰天道难知。岂知人但不饥不寒，无灾无害，士得读书，农得耕田，时开笑口，日少蹙眉，即此便是平安之福。不然，人欲无涯，世界缺陷，安得人人富贵利达哉！世人惟尊奉此篇，随事力行，尽其在己，祸福听天可也。三善三恶，皆以语为第一，可见人生造业，口过居多。即如篇中所载诳诸无识，谤诸同学，攻讦宗亲，讪谤圣贤，形人之丑，讦人之私，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见他失便，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真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怨天尤人，呵风骂雨，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直，骂神称正，指天地以证鄙怀，引神明而鉴猥事，咒咀求直，每好矜夸，自咒咒他，晦腊歌舞，朔旦号怒，对灶吟咏及哭，对北恶骂，如是等罪者，口过也。噫！昔严君平委曲谕人以善，立证仙阶；葛孝先与人好说好话，而闻道度世。为善之功，亦何尝无藉于语言。人纵不能以语言作福，奈何徒以口舌造业哉！

胡不勉而行之？

此一句总结全篇，见篇中千言万语，到底无有别意，只是要人行善也，胡不二字，承上文降福降祸之说而来。若云人纵不愿行

善，独不愿受福乎，深讶之也。勉字有警人力行之意，盖自然而然，惟善根深者方能如此。世间善根深者，能有几人？惟是勉强力行，庶几有得。书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华严经》曰：如人善美馔，自饿而不食。于法不力行，多闻亦不是。元始天尊曰：我今说经，止救末劫。若能遵行此道，则虽疑惑讲谤犹信也。若不遵行此道，则虽斋戒敬诵犹不信也。噫！三教圣人之言，可谓深切著明矣。周谷城曰：读《感应篇》者，须知六除五发之说。一除自恃念。凡人尘习纷扰，自谓寡过，不知寻常举动，少一检点，罪戾丛集，岂可自恃。终日乾乾，自攻其恶，此除之之法也。二除谓避念。学期主敬畏，欲非畏理也。畏难思退，暴弃孰甚焉，勿惮检察为烦，勿视约束为苦，力行既久，自乐此不疲矣。三除因循念。语云：劝人须下无情口。学者除旧自新，亦须下无情手，如理乱丝，钢刀立断，何烦犹豫乎？四除好名念。为善得名者，增一名亦损一善。俗称善曰阴德，言不是人知也。可信节昭昭，堕行冥冥乎！五除徼福念。学者入道，原当修身以俟命，分心求效，善力便减。若有所求而为之，将无所求而不为乎！故知因善求福，善福皆虚。六除间断念。善念不纪与无善等。古人云：吉人为善，惟日不足，断未有中道而自画者也。六念既除，五心斯发。除自恃念则发谦心，除畏避念则发信心，除因循念则发勇心，除好名徼福念则发诚心，除间断念则发不已心。如此而不获契于太上者，吾未之闻也。勉行者，宜知之。

太上感应篇缵义

序

《宋·艺文志》有《太上感应篇》一卷，其大旨言天道福善祸淫，与《抱朴子》所述《玉钤经》《易内戒》诸书相近，盖亦古籍之幸存者也。夫馀庆馀殃之说，著于《周易》；天人相应之理，备于《春秋》。此篇虽道家之书，而实不悖乎儒家之旨。董仲舒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后世儒者，不信此说，《洪范五行传》且斥为荒诞，于是篇乎何有？故自宋以来，虽流传不绝，不过闾巷细民共相诵习，而士大夫辄鄙薄之。其注释诸家，亦多浅陋丘里之言，无当大雅。惟国朝惠定宇先生，以经师硕儒而注此书，征引渊博，文字雅驯，然余犹惜其多用骈词，有乖注体。且原文明白易晓，初不待注而明。惟宜附以经义，证以秦汉古书，使人知其与儒书表里，不敢鄙夷，自然敬信奉行，于身心有益。余于惠氏无能为役，一知半解，掇拾其所未备。所已及者，则从略焉。因非注体，故援宋杜道坚《文子缵义》之例，题曰《太上感应篇缵义》。用自修省，以为息鲸补劓之方。乐善不倦之君子，倘有取乎？

同治十月一年十有二日德清俞樾

太上感应篇缵义

德清俞樾

太上曰：

太上，有以位言者。《汉书·高帝纪》《集注》曰："太上，极尊之称。"《淮南厉王长传》《集注》引如淳曰："太上，天子也。"有以德言者。《大戴记·曾子立事篇》卢辩注曰："太上，德之最上者。"《老子释文》引顾注曰："太上，上德之人也。"有以时言者。《礼记·曲礼篇》郑注曰："太上，帝皇之世。"陆氏《释文》、孔氏《正义》并曰："太上，谓三皇五帝之世也。"是古释"太上"有此三科。兹之所称，其兼时、德而言乎？尝读《荀子书·君子篇》曰："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太上之禁。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人，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之人，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为安也。由其道，则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则必遇其所恶焉。"今以《荀子》之言考之，此篇自"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之下，皆所谓"流淫之行"、"怠慢之事"、"奸怪之俗"、"盗贼之罪"也。而《荀子》谓之"太上之禁"，且"由其道，得其所好，不由其道，遇其所恶"，与此篇之旨，若合符节。前半所陈，谓由其道而得所好也；后半所陈，谓不由其道而遇所恶也。然则兹篇其即"太上之禁"乎？虽文字不类先秦古书，要必有所受之矣。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此《左氏春秋》所载闵子马之言。按《后汉书·杨秉传》引此二句,李贤注曰:"《左传》闵子骞之辞。"《文选·檄吴将校部曲》亦引此二句,李善注曰:"《左氏传》闵子骞之辞。"据二李之注,则《左传》"闵子马",古本有作"闵子骞"者。斯言也,殆孔门之绪论与?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尸子》曰:"舜云:'从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响。'"然则此语自古有之。赵岐《孟子章指》曰:"恶出于己,害及其身,如影响自然也。"《文选》应璩《与岑文瑜书》曰:"普恶之应,甚于影响。"皆传述斯言,语意相近。至东晋古文《尚书》出,遂以入之。《大禹谟》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而至今奉为经义矣。其实兹篇之出,或犹在古文《尚书》之前,未可尊彼为经,而薄此为道家之说也。

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

司过之神,即下文所云"司命"也。《礼记·祭法篇》:"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溜,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郑注曰:"此非大神所祈报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尔。司命,主督察三命。"《正义》曰:"司命,宫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于宫中。'"据下文云:"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正"督察三命"之事,故知司过之神即谓司命矣。下文又云:"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彼言"司命"者,斥其名也。此言"司过之神"者,举其职也。篇中所云夺纪夺算,或斥骂道家之说,不知其本乎经义也。学者束注疏于高阁,故莫得其详矣。

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

《礼记正义》引《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庆，有遭命以谪暴，有随命以督行。"解者以随命谓随其善恶而报之。然则依人所犯以夺算，古有此说矣。《洪范》六极，一曰凶短折。郑康成注曰："未龆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盖各视其轻重以为差矣。《后汉书·郑崇传》称："臣闻师曰：'犯神者，有疾夭之祸。'"亦《尚书》家师说也。至年以算计，盖亦古语。《史记·武帝纪》："每修封禅，其赞飨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策，即算也。

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

《洪范》六极，三曰忧，四曰贫。是贫耗、忧患，固六极之二也。《五行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艾，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恒寒，厥极贫。"盖古之儒者，推天人相应之理，明福极不爽之报，使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恐惧修省而不敢为非，其意固甚善也。后儒不信其说，而劝戒之意微矣。此篇先举贫耗、忧患二者以示警，盖以贫、忧二极，人之所尤畏也。

人皆恶之，

古无四声，善善恶恶，皆一义之引申。因其善而善之，因其恶而恶之，无异读也。汉刘歆《遂初赋》："何叔子之好直兮，为群邪之所恶。赖祁奚之一言兮，几不免乎徂落。"魏丁仪《厉志赋》："嗟世俗之参差兮，将未审乎好恶。咸随情而与议兮，固真伪以纷错。"此皆"爱恶"之"恶"，而仍读如"美恶"之"恶"，可知其义之通矣。既为恶人，而求不为人恶，是犹表曲而求影之直，貌丑而求镜之妍也。

刑祸随之，

刑，古字与“型”通。《尚书》：“五刑之属三千。”《隶释》引《石经》作“型”。型者，铸器之法也。有是罪，必有是刑，犹器之适肖其型矣。若夫刑之所不及，鬼神亦从而祸之。《说文》曰：“祸，害也，神不福也。”明则有刑，幽则有祸，亦可畏矣。《太玄》曰：“傒祸介介，凶人之邮。”

吉庆避之，

《释名·释言语》曰：“吉，实也。”有善，实也。即无善实，又何吉庆之有？

恶星灾之，

《天官书》有“五残六贼”之名，《星经》有“哭星泣星”之号，皆是恶星，非必彗孛也。《管子》称“星掌和，和为事”，是人事实应星象。昔贤人聚而德星见焉。然则凶人之所在，恶星临之矣。

算尽则死。

《国语·晋语》曰：“非礼不终年，非义不尽齿。”韦昭注曰：“非有礼法，不能终十年。非有义刑，不能尽其年寿。”此即“算尽则死”之谓也。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

《周官·大宗伯》职：“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郑司农云：“司中，

三能三阶也。”疏曰:“案《武陵太守星传》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为大尉;中台司中,为司徒;下台司禄,为司空。”“三台”之名,盖出于此。“上台司命”,与下文所云“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者不同。彼“司命”即上文“司过之神”,乃七祀之一。此“司命”乃“三台”之一,是天星也。故云“在人头上”矣。《史记·天官书》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曰三能。”苏林曰:“能音台。”据此,则文昌宫与三台皆近斗魁。自来说天文者,既以文昌宫之司命马上台,司中为中台,司禄爵下台。而又以文昌三台皆近斗魁,故举而属之北斗,是谓三台北斗神君矣。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

三尸之说,不见经传。然葛洪《神仙传三·刘根传》载神人韩众谓根曰:“必欲长生,先去三尸。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过,使人不寿。”按刘根于汉成帝绥和二年举孝廉,除郎中。则三尸之说,自西汉时已有之矣。

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

庚申属金,秉西方肃杀之气,故道家忌之。《太上科律》曰:“庚申日,北帝开诸罪门,通诸鬼神诉讼。”亦犹王者顺秋令而诘奸禁暴也。郑氏注《礼记》曰:“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万物皆肃然改更。”君子于庚申之日,宜体此意,恐惧修省,洗濯其心,以副更新之

义。此则吾儒之所以守庚申,而非止如道家之说也。

月晦之日,灶神亦然。

灶者,先王所列于五祀者也。夫人生躯命所关,莫大于饮食。而灶则为饮食之所从出,百物之精,皆聚于此,其必有神焉以主之,明矣。此先王之所以谨祀灶也。《周礼》说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此说之近古者。若乃《酉阳杂俎》诸书,虚设姓名,罗陈子女无稽之谈,近于亵矣。又《荀子·正论篇》:"雍而彻乎五祀,即谓彻乎灶也"。盖专言之则为灶,通言之则为五祀,古书多有此例。此言"灶神"者,亦专言之耳。其实五祀之神,皆能录人功过,上白于天,不独灶神也。金人之铭曰:"勿谓不闻,神将伺人。"

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

诸家言纪者,其数不同。《尚书·毕命篇》:"既历三纪,世变风移。"《传》曰:"十二年曰纪。"《正义》曰:"十二年者,天之大数。岁星太岁,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纪。"是一纪十二年,固古说也。虽晚出之《书》不尽可信,然古文《尚书》亦出魏晋间,与此篇之出,大略同时。然则此篇所云"夺纪"者,亦必以十二年为一纪明矣。纪为十二年,则算当为一岁。岁星太岁,十二年而一周天,是为一纪。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周天,是为一算。

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是道非道,即《荀子》所谓"由其道"与"不由其道"也。太上之

禁,具于此篇,其说见前。

不履邪径,

《礼·祭义篇》:"道而不径。"《正义》曰:"正道平易,于身无损伤。邪径险阻,或于身有患。"《论语·雍也篇》:"行不由径。"《正义》曰:"行遵大道,不由小径,是方也。"《礼记正义》所说,见君子保身之哲。《论语正义》所说,见君子律己之严。

不欺暗室。

《诗》云:"尚不愧于屋漏。"毛、郑异义。毛云:"西北隅谓之屋漏。"则谓当室之白日光漏入,乃室中之明处也。郑云:"屋,小帐也。漏,隐也。"《正义》申之曰:"屋漏者,室内处所之名,可以施小帐而漏隐之处。"则谓室中之暗处也。此云"不欺暗室",于郑义为近矣。欧阳詹《暗室箴》曰:"勿谓旁帷上盖,天鉴无外。勿谓后掩前扃,神在无形。后之君子,尚懔斯言。"

积德累功,

《周礼注》曰:"在心为德。"《尚书正义》曰:"据其勋业谓之功。"然则德、功一也,分内外言之耳。《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豪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潜夫论》曰:"积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积下不已,必极黄泉之深。"其在《周易》,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正义》曰:"地中生木,始于豪末,终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顺行其德,积其小善,以成大名。故《系辞》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

慈心于物。

《左传正义》曰:“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此即“慈心于物”之谓。《荀子》曰:“物也者,大其名也。”《春秋繁露》曰:“物也者,洪名也。”然则物之所包者广,兼人、物而言之矣。

忠孝有悌,

臣忠于孝,兄友弟悌,人道之大经也。虽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为五伦。兹于五伦举其三,何也?曰:三纲之中,君臣父子爵重;六纪之中,兄弟为亲。人能尽忠孝友悌之实,则于三纲六纪,无不处之得宜,而百行固已备矣。

正己化人。

正己者,自修之学也;化人者,成物之功也。未有不正己而能化人者也。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正人也何有。”又曰:“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故正己化人,事相因也。《荀子》曰:“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化人者,岂必相督责哉?”子夏曰:“帅人以正,孰敢不正?”《庄子》曰:“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矜孤恤寡,

鳏寡孤独,先王发政施仁所必先。而太上之教,首及矜孤恤寡者,幼而无父,老而无夫,尤可悯也。《管子·入国篇》有恤孤之法:“凡国都皆有掌孤,士人死,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

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腠胜而哀怜之,此之谓恤孤。"其法详善,后世可仿而行之。又有合独之法,其意亦主于恤寡。然云"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则古今异宜,非可施于后世。

敬老怀幼。

古者天子巡守,先见百年者。晋悼公之霸也,年七十者,公亲见之,称曰王父。天子诸侯且然,况庶人乎?是故十年以长,则兄事之;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凡以明敬也。至"怀幼"之文,本于《论语》。孔注曰:"怀,归也。"于义未密。《里仁篇》"怀德"、"怀土"、"怀刑"、"怀惠",孔注并训为安。此亦当同"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变文以成辞,"怀"亦"安"也。夫童牛不服,童马不驰,君子之于牛马如此,而况于人?故老宜安,少亦宜安。据《周官·乡大夫》职:"国中自七尺以下,六十以上;野自六尺以下,六十有五以上,皆不给公上之事"。是即老安少怀之义矣。

昆虫草木,犹不可伤。

《商书》曰:"古者有夏,方未有祸之时,百兽贞虫,允及飞鸟,莫不比方。"《贾子》曰:"文王之时,德及鸟兽,洽于龟鼈咸若。"盖古帝王泽及万物类如此。是以鲁里革之告文公也,曰:"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麌,鸟翼鷇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抑又闻之谷梁子曰:"犹之为言可以已也。"昆虫草木,其细已甚,而犹不可伤,馀可知矣。《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此循其

序而言也。太上曰:“见虫草木,犹不可伤”,举轻以见重,举小以例大也。

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

善与凶对,则善犹吉也。《说文》曰:“善,吉也。”是其义矣。《易传》曰:“吉凶与民同患。”此即“悯人之凶,乐人之善”之意。言同患,不言同乐,从一而省耳。《韩非子》曰:“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报也。郑康成注《仪礼》曰:“古者有吉事,则乐与贤者欢成之。有凶事,则乐与贤者哀戚之。”是圣人制礼,亦本此意以为节文而已。

济人之急,救人之危。

此即所谓“悯人之凶”也。《论语》曰:“君子周急不继富。”以“急”对“富”言,则急者谓不足于财也。《礼记》:“季春之月,赐贫穷振乏绝。”皇氏云:“长无谓之贫穷,暂无谓之乏绝。”虽有长暂,其急则同,皆所宜济也。危则以事言之。《周官·大司徒》之职:“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相赒者,济人之急也。相救者,救人之危也。然古人之辞,多互文见义。非党之人必不相赒,州之人必不相救也。

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

《吕氏春秋》曰:“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

'去其人而可矣。'"夫至无人之见存,则人之得失,与己之得失,尚何异视之有?故其始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继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爱其忧。

不彰人短,

《家语》载孔子之言曰:"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然则彰人之短,岂君子欤?抑又闻胥臣之告晋文公也:"教者,因体能质而利之者也。"戚施直鍉,篷筨蒙璆,侏儒扶卢,蒙瞍修声,聋瞶司火。《淮南子》称伊尹之兴土功也,修胫者使之跖镻,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准,伛者使之涂。是古之君子,非惟不彰人短,抑亦善用人短矣。

不衒己长。

周单襄公曰:"君子不自称也,非以让也,恶其盖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斯言有旨哉!越大夫石贾曰,"衒女不贞,衒士不信。"《说文》曰:"衒,行且卖也。"安有君子之守身而为负贩者之行乎?《礼》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老子》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遏恶扬善,

隐恶扬善,舜之所以为大知也。《说苑》曰:"言人之善,泽于膏泽。言人之恶,痛于矛戟。"是以孔子之告子贡也,曰:"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恶,若己受之。"其在《周易》,遏恶扬善,著于大有之象。《正义》曰:"大有包容之义,故君子象之,亦当包含。"夫遏绝

人之恶念,发扬人之善心,是即所谓"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者,非但包含而已。

推多取少。

晏子曰:"富如布帛之有幅焉。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旨哉言乎!能守此戒,人不厌其取矣。齐人与子雅邑,辞多受少,当时称其忠。管仲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为贪,知其贫也。然此乃豪杰跅弛之风,非士君子之行矣。叔向赋猎,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以此处人则可,以此处己犹未也。《曲礼》曰:"分毋求多。"此则君子所以自处矣。昔郗娄叔术致国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术曰:"不可。"三分之,曰:"不可。"四分之,曰:"不可。"五分之,然后受之。是以见贵于《春秋》。虽然,推多取少者,人之道也。捋多益寡者,天之道也。故《老子》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受辱不怨,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辱固君子所不受乎?虽然,韩非有言:"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彼伯王且然,况士庶乎?《说苑》曰:"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君子自有良贵。外物之辱,非辱也,何怨之有?齐庄公之时,有士曰宾卑聚,梦有壮子从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终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无所挫辱,今夜辱吾,将索其形,期得之则可,不得将死之。'每朝与其友立乎衢,三月不得,却而自杀。斯人也,谓之志士则可矣,非君子之

道也。”吕氏载之《春秋》,斯为战国之书。

受宠若惊。

老子有“宠辱若惊”之文。孔颖达于《周易正义》申其说曰:“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斯言殆失之浅乎?诚如是也,患失之鄙夫能之矣。河上公曰:“处高位,如临深危。贵不敢骄,富不敢奢。”吾有味乎其言。

施恩不求报,

《庄子》曰:“施于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古者施于人而不得其报曰沈,得报曰浮。故《管子》曰:“沈浮,示轻财也。施恩求报,何其视财之重欤?”施而不德,宋乐氏之风,君子所宜取法矣。

与人不追悔。

《说苑》曰:“君子择人而取,不择人而与。既以与人,何悔之有?”孔子曰:“有而不施,穷无与也。”诚念及此,自无悔矣。

所谓善人,

此言“善人”,即下文所谓“吉人”。吉与善同义。《说文》曰:“善,吉也。”“吉,善也。”

人皆敬之,

《礼记·少仪》注曰:“恭在貌也,敬又在心。”然敬亦未始不以貌言。皇侃曰:“肃肃悚悚,是为敬心。拜伏擎跪,是为敬迹。”古之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故曾子曰:“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子夏曰:“敬人以礼,孰敢不礼?”

天道佑之,

郑康成注《论语》曰:“天道,七政变动之占也。”古书言天道,皆主吉凶祸福而言。故《国语》曰:“我非瞽史,焉知天道?”佑之,言助也。《老子》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国语》曰:“天道赏善而罚淫。”既为善人,则天道自佑之矣。

福禄随之,

《诗·樛木篇》“福履绥之”,“福履将之”,“福履成之”。《毛传》曰:“履,禄也。”然则福履即福禄,古今语耳。此言“福禄随之”,义本于《诗》。福者,富也,大顺之显名。禄者,录也,上所以敬录接下,下所以谨录事上。人君以保王位为福禄,下民遇善时,亦曰福禄。《诗正义》言之详矣。

众邪远之,

贾子曰:“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是正与邪相反也。古之君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所见者正事,所闻者正言,所行者正道。然则邪恶得而干之?晋文公见大蛇当道,退而修政,而蛇死。汉武帝使越巫诅董仲舒而越巫毙。是以《淮南子》曰:“身有丑梦,不胜正行。国有妖祥,不胜善政。”邪不胜正,自昔而然。郦道元谓曾参所居,枭不入郭,非虚语矣。

神灵卫之，

《曾子天圆篇》曰："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是神、灵分属阴、阳，然义亦相通。故《灵台篇》《毛传》曰："神之精明者称灵。"古之君子，制行合于神明，自有受福于神之事。《文子》曰："积道德者，天与之，地助之，鬼神辅之。"

所作必成，

语曰："善作者，不必善成。非作之难，成之难也。"《老子》曰："夫惟道，善贷且成。"《韩非子》曰："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

神仙可冀。

神仙之说，不见于经传，然秦汉间相传有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之流，则知古有此说矣。神仙非有异术，惟以仁义为本。是以《庄子》曰："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

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一千三百"，当作"一千二百"，惠氏已订正矣。《抱朴子》曰："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然则仙之一名，有此三等。古仙字作仟，从千。千，升高也。其天仙之谓乎？今僊字作仙，从人从山，其地仙之谓乎？夫自来言神仙者，不过坎离吐纳之功，金石服饵之术，而此篇独以积善为基，可为知本矣。

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

《淮南子·齐俗篇》曰:“义者,循理而行宜也。”《管子·心术篇》曰:“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是义之与理,一而已矣。故《礼记》曰:“理者,义也。”非义而动,其动也,必不中乎理矣。背理而行,其行也,必不合乎义矣。

以恶为能,

《说文》曰:“能,熊属,足似鹿。能兽坚中,故称贤能而强壮,称能杰也。”《汉书》注亦云:“能本兽名,形似熊,足似鹿,为物坚中而强力。故人之有贤材者,皆谓之能。”然则“能”之得名,本从兽而移之人。夫人之异于禽兽,以其存心也。犹是勇敢强有力,用之礼义则为善,用之争斗则为恶。以恶为能,则仍是兽之能,而非人之能矣。

忍作残害,

古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远庖厨也。夫于禽兽且然,况于人乎?乃以残害之事,而忍作之,充其量,必至如《孟子》所谓“嗜杀人”而后已。桀纵虎入市,以观其惊。纣生燔人,以闻其臭。晋灵公从台上弹人,以观其避丸。北齐后主置蝎浴斛,使人裸卧,观其宛转号叫为乐。千古忍人,如一辙也。

阴贼良善,

贼仁者,为之贼;贼义者,谓之残。良善之人而贼害之,非贼仁贼义之尤者欤?《荀子·修身篇》曰:“害良曰贼。”盖谓此矣。况贼

而出之以阴，为鬼为蜮，则不可得，《巷伯》之诗所深痛也。

暗侮君亲，

古之人不侮鳏寡。况有君之尊，有父之亲，而敢于狎侮乎？《说苑·权谋篇》曰："侮上者，逆之道也。"若乃暗行其侮，如鼷鼠之食牛，至死而牛不知。则犯大逆之实，而或反得小忠小信之名，是又侮之甚者矣。

慢其先生，

《论语》马注曰："先生，谓父、兄也。"是先生本父、兄之称。推而言之，则长者、有德者皆称先生。郑康成注《礼记·曲礼篇》曰："先生，老人教学者。"又注《仪礼·乡饮酒礼篇》曰："先生，乡中致仕者。"是先生之称，通乎三达，尊矣。《文选·三都赋序》李善注曰："先生，学人之通称。"是后世称先生稍滥，然亦必学人乃称之。是以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盖事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岂可阳致尊崇之名，而阴存侮慢之意乎？

叛其所事，

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处沙厘，以其孥从鼓子，晋人叹焉。郑公不名项籍，《汉史》美之。楚伐陈，陈西门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大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自此义不明，而朝秦暮楚之流，接踵于后世矣。

诳诸无识，

司刺之掌三宥也，一宥曰不识。郑司农云："不识，谓愚民无所识则宥之。"是无识之人，圣人所尤矜怜也，而欺诳之，可乎？《关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穷天下之辨者，不在辨而在讷。"彼以其无识而诳之者，吾惧其卒矣。君子则不然，不惟不诳之，而且善用之。是以《鬼谷子》曰："知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

谤诸同学。

《吕氏春秋》曰："人之情，爱同于己者，誉同于己者，助同于己者。"学业之章明也，道术之大行也，从此生矣。乃于同学之人，加之讪谤。此王厚斋所谓苏秦、张仪，同学纵横，孙膑、庞涓，同学兵法，李斯、韩非，同学刑名，始也朋而终也仇，异乎君子之徒矣。

虚诬诈伪，

昔孔子思有恒者，曰："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其在《太玄》礼次三曰："画象成形，孚无成。"测曰："画象成形，非其真也。虚诬诈伪，真何有哉？"善乎《韩非子》之言曰："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质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刘书亦云："红黛饰容，欲以为艳，而动目者稀。挥弦繁弄，欲以为悲，而惊耳者寡。由于质不美也。故强欢者，虽笑不乐。强哭者，虽哀不悲。则亦何益之有矣。"

攻讦宗亲。

《左伟》注:“同祖曰宗。”《楚辞》注:“同姓曰宗。”《周官》注:“亲谓五属之内及外亲有服者。”凡在宗亲,理宜敦睦。乃或肆其攻击,巧为讦发。宋左师曰:“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郑孔叔曰:“失亲,患必至。”斯言可为炯戒矣。

刚强不仁,

“曾是强御”,诗人刺焉。“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戒焉。《太玄》曰:“君子彊梁以德,小人彊梁以力。”故在《谥法》,“刚强理直曰武”。若刚强而理不直,何武之有?仁者,人也。相人偶也,以人意相存问也。人非人不济,犹马非马不走,水非水不流。乃托为刚正强直之名,而不复有相人偶之意。视天下貌然若无足为者,刀锯斧铁,何施而不可乎?

很戾自用。

《庄子》曰:“见过不更,闻谏愈甚,谓之很。”《周书·谥法》曰:“不悔前过曰戾。”很戾之人,岂足与言。《书》所谓“自用则小”者也。

是非不当,

《释名·释言语》曰:“是,嗜也,人嗜乐之也。”“非,排也,人所恶排去也。”若嗜所不当嗜,排所不当排,则《孟子》所谓“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荀子》曰:“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淮南子》曰:“是而行之,故谓之断。非而行之,必谓之乱。”

向背乖宜。

古王者之建国也,面朝而后市,示先义而后利也。天子之立也,乡仁而背藏,贵长养万物也。向背之间,如何不慎。一失其宜,季梁所谓"北面而特其驾而欲之楚"也。

虐下取功,

《管子》曰:"功者,安主上、利万民者也。"《大戴记》曰:"功以养民。"是古之言功者,皆以利民养民为主,未闻虐下而可以为功也。帝舜有言曰:"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以虐下取功,何功之有?

谄上希旨。

《庄子·渔父篇》曰:"希意道言谓之谄。"希旨,犹希意也。凡工于行谄者,皆善希人意旨者也。故在上者,往往喜之,不知谄之言陷也。上徒喜其谄己,而不知其陷己也。故《荀子》曰:"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善乎唐睢之谓信陵君也,曰:"人之有德于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于人,不可不忘也。反是道而行之,则小人之尤者矣。"故崔瑗《坐右铭》曰:"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轻蔑天民,

天民之称,古矣。伊尹自称我天民之先觉者也。《孟子》曰:"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列子·扬朱篇》称孔子为天民之遑遽者,桀为天民之逸荡者,纣为天民之放纵者。盖古有斯称,而称之者各以其意为之。惟《庄子·庚桑楚篇》云:"人之所舍,为之天民。天之所助,谓之天子。"斯为得天民之实。天民,即帝臣也。达而在上,则为帝臣;穷而在下,则为为民。古惟伊尹、太公之流足以当之。而后世若诸葛武侯之在隆中,亦庶几焉。天民之贵,不知尊礼而轻蔑之,正犹斥鷃而笑凤皇矣。

扰乱国政。

百人舆瓢而必裂,以用力者众也。三年作舍而不成,以为谋者多也。《韩非子》曰:"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邓析子曰:"令烦则民诈,政扰则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务其末,譬如拯溺而锤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

赏及非义,刑及无辜。

荀悦《申鉴》曰:"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徒慎其刑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刘书《新论》曰:"明赏有德,所以劝善人也。显罚有过,所以禁下奸也。赏而不要,虽赏不劝。罚而不明,虽刑不禁。不劝不禁,则善恶失理。"古人之致谨于赏罚如此。《荀子》曰:"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吕氏春秋》曰:"赏过,则惧及淫人。

刑漫,则惧及君子。不幸而过,宁过而赏淫人,毋过而刑君子。”观斯二子之言,则刑及无辜,视赏及非义,厥咎更甚矣。

杀人取财,

《康诰》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昏不畏死,罔弗憝。”《孟子》引而释之,以为是不待教而诛者。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然则杀人取财,固三代圣王之所明禁矣。

倾人取位。

《汉书·田蚡传》“欲以倾诸将相”,师古曰:“倾谓逾越而胜之也。”夫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周之所以兴也。不相让而相倾,终亦必亡而已矣。

诛降戮服,

《牧誓》曰:“弗迓克奔,以役西土。”《传》曰:“商众能奔来降者,不迎击之。”《正义》曰:“兵法不诛降也。”《荀子》论王者之军制曰:“服者不禽,奔命者不获。顺刃者生,苏刃者死。”《吕氏春秋》曰:“有能以家听者,禄之以家;以里听者,禄之以里;以乡听者,禄之以乡,以邑听者,禄之以邑;以国听者,禄之以国。”然则诛降戮服,非古人用兵之道明矣。

贬正排贤。

《郑书》曰:“恶直丑正,实蕃有徒。”古文《尚书》易之曰:“简贤附势,实繇有徒。”然则贬正排贤,事相因乎?夫方正不容,楚所以

亡;不求贤以自辅,晋所以替。贾谊曰:"正人什倍,邪僻无由来。"刘向曰:"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周礼》有廉正之文,有议贤之典。正而贬之,贤而排之,其谓之何?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

陵孤逼寡,

《释名·释亲属》曰:"无父曰孤。孤,顾也,顾望无所瞻见也。无夫曰寡。寡,踝也。踝踝,单独之言也。"绎其名,思其义,天下之可悯者,孰如孤寡乎?吊死问疾,以养孤孀,汤所以兴也。不敢侮鳏寡,文王所以造西土也。以孤寡而陵逼之,古人所谓"虐无告"也,不仁甚矣。

弃法受赂。

《记》曰:"大臣法,小臣廉。"此互文见义耳,未有不廉而能守法者也。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甚至不问是非,不辨曲直,富者生而贫者死。《书》云:"狱货非宝,惟府辜功。"报以庶尤,可不戒与!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

曲直,古语谓之枉直。孔子之告哀公也,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其告季康子也,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老子》亦云:"举枉与直,如何不得。举直与枉,勿与遂往。"然则曲之与直,其可倒乎?汉桓帝之世,童谣有之:"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其后梁冀、李固之事应之,遂成乱阶,竟

亡汉室,是可鉴矣。

入轻为重,

卫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重者不来。"此法家之言,非圣王之制。《韩非子》言:"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乃法家托仲尼之言以为重,孔子必无是言也。《吕刑》曰:"上刑适轻下服。"《传》曰:"重刑有可亏减,则之轻,服下罪。"又曰:"下刑适重上服。"《传》曰:二人有二罪,则之重而轻并数。"是知圣王之制,有减重为轻者,亦有以重兼轻者,必无入轻为重者也。与其入轻为重,无宁出重为轻。《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见杀加怒。

太公《六韬》曰:"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弗喜。又何怒乎?《邓析子》曰:"怒而便诛,不必值罪。"子羔为政,刖人之足。后有难,刖者脱之,曰:"断足,固我罪也。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于颜色。此臣之所以脱君也。"以是推之,见杀而加怒,死者有知,其有深恨乎?

知过不改,知善不为。

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淮南子》曰:"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故《太玄》曰:"拂恶从淑,救凶也。"虽然,苟不知之,君子无讥焉。知过不改,是

谓暴无伤也。知善不为,是谓善无益也。《鬻子》曰:"知善不信谓之狂,知恶不改谓之惑。"

自罪引他,

禹汤罪己,兴也勃焉。桀纣罪人,亡也忽焉。己实有罪而引他人以自解,岂君子之道乎?齐江敷有门客通赃利,躬自引咎。魏崔光虽见诬谤,终不自申曲直。君子之用心,固如是也。自罪而引他者,可以愧矣。

壅塞方术。

方,犹道也。方之训道,见于经传者,不可胜数。然则方术犹道术也。考《汉书·艺文志》,凡数术百九十家,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是故大幽五行,题曰神农;长柳占梦,本之黄帝。至于风后孤虚,羡门式法,孰非古仙圣之遗书。不能疏通,又从而壅塞之,其亦甚矣。

讪谤圣贤,

千人曰英,倍英曰贤。万人曰杰,倍杰曰圣。然则圣人、贤人,所谓出类拔萃者也。讪之谤之,获罪于名教大矣。昔孙卿子历诋天下贤人,以自是其愚,其流弊为李斯。《吕氏春秋》备说非六王五伯,以为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汤武有放杀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辨若此,不如无辨。放言高论,君子慎诸。

侵陵道德。

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夫道之大也,德之尊也,如之何其侵陵之。凡好陵骂辱人者,《列子》所谓浚谇也,非君子之道也。陈成子曰:"多陵人者,皆不在。"况敢侵陵道德之土?

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

古者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罝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夭夭,不覆巢。是以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鲴,兽长麑麌,鸟翼觳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

愿人有失,

三代鼎钟,皆出于圣人之制。其款识,不曰"永用享",则曰"子子孙孙永宝用",是故喜得而恶失者,人之情也。一物且然,而况其大者乎?且人之失,于己何益?明人之薄而己不得厚,扬人之辱而己不得荣,只为识者之所笑耳。

毁人成功。

《释名》曰:"功,攻也。"攻治之乃成也。夫功而克底于成,其亦非一手一足之烈矣。成之难,毁之易,君子悯焉。《易·象传》曰:"汔至,亦未繘井,未有成也。羸其瓶,是以凶也。"《正义》曰:"水未及用,则井功未成。"世之毁人成功者,其能无羸瓶之凶哉!

危人自安,减人自益。

《公羊传》曰:“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燕策》引古谚曰:“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夫人危矣,己未必安。人减矣,己未必益。黄雀螳螂,所宜深鉴者也。

以恶易好,

“同盟之人,咸归于好”,齐桓公所以命诸侯也。“式相好兮,无相尤兮”,诗人忠厚之意盖如此。本相好而易之以相尤,其谓之何?杨子曰:“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君子慎所修焉。”

以私废公。

《申鉴》之论政体也,曰:“有公赋,无私求。有公用,无私费。有公役,无私使。有公赐,无私惠。有公怒,无私怨。私求则下烦而无度,是谓伤情;私费则官耗而无限,是谓伤制;私使则民挠扰而无节,是谓伤义;私惠则下虚望而无准,是谓伤正;私怨则下疑惧而不安,是谓伤德。”世之以私废公者,宜思此言。

窃人之能,

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窃人之能乎?孔子曰:“取人善以自为己,是谓盗也。君子之盗,岂必当财币乎?”《颜氏家训》曰:“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虽轻贱者,必归功焉。窃人之财,刑辟之所处。窃人之美,鬼神之所责。”

蔽人之善。

孔子曰:“匿人之善者,是谓蔽贤也。”《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夫人有善而蔽之,所谓“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也。汉诏曰:“蔽贤受显戮。”

形人之丑,讦人之私。

鄙夫鄙妇,会于墙阴,明日或扬其言矣。此丑之不可掩也。小人闲居为不善,人之视已,如见其肺肝然,此私之不可匿也。虽然,老子有言:“凡当世之士,聪明深察而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宏大而危者,好发人之恶者也。”夫丑亦人之丑,私亦人之私,于己何与乎?自儒者以精义自命,以求胜为心,于是形人之丑,托于禹鼎之象物,讦人之私,托于《春秋》之诛意也。适足伤于高而薄于行矣,于乡曲之儇子何讥?

耗人货财,

鼂错有言:“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是以武有七德,丰财其一。非丰己之财,乃丰人之财也。不务丰之而务耗之,或倚势力而渔夺百姓,侵牟万民,或恃心计而兼并农人,要射时利,使彼终岁勤动而积之,不崇朝而散之,有不干鬼神之怒者乎?”

离人骨肉。

骨肉之恩,粲而不殊,离则不祥莫大焉。《淮南子》曰:“水火相憎,彗在其间,五味以和。骨肉相爱,谗贼间之,而父子相危。”昔李义山之《赋怪物》,有谗灵焉,曰:“谗魏之状,能使亲为疏、同为殊,使父脍其子、妻羹其夫。”乌呼,可畏哉!

侵人所爱，

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孔子将行，雨而无盖。门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吝于财。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夫以一盖之微，而圣贤相与之深也，然且不敢轻假焉，庸有侵人之爱者乎？李文饶之赋《通犀带》也，其辞曰："美服珍玩，近于祸机。虞公减而垂棘返，壮武残而龙剑飞。"先哲所以闻义则服，防患以微。昭侯委佩而去，宣子辞环而归，其可为侵人所爱者戒矣。

助人为非。

立是废非，古之道也。君子之与人也，将以讲去其非而趋于是也。非而助之，无是非之心矣。语曰："无助天为虐。"夫助天为虐且不可，况助人为非乎？

逞志作威，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待下，人莫逾之。如之何逞志而作威乎？逞志究欲，倚势作威，譬之其犹国狗之瘈矣。

辱人求胜。

楚远启疆有言："耻匹夫，不可以无备。"盖好荣而恶辱者，人之情也。我务辱人，人亦务辱我矣。智襄子戏韩康子而侮段规，是以有晋阳之难。《礼》曰："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里谚曰：

“让礼一寸,得礼一尺。”君子求胜己,不求胜人。故求不辱于人,不求辱人。

败人苗稼,

昔纣以六月发民逐禽,民谏曰:“君践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旨哉言乎!是以汉章帝诏曰:“方春所过,无得有所伐杀。车可引避,引避之。骓马可辍解,辍解之。”夫帝王之行,犹戒慎如此,况士庶人乎?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先儒以恃宠虐民非之。高柴之贤,以此一节,蒙讥千古。可不谨欤?

破人婚姻。

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是以周公制礼,有媒氏之官。管子治齐,有掌媒之职。诚重之也。夫婚媒之结,义无逼迫。彼则简择而求,此则可意乃许,而以一言破之,斯言之痛,甚于矛戟矣。夫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女宪》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乃或巧为谗构,致相仳离。生抱失合之忧,死连同穴之誓。人之无良,一至此乎?凡朋友受妻子之托,有司听男女之讼,尚其慎旃。

苟富而骄,

《曾子》曰:“富以苟,不如贫以誉。”是富固不可苟也。苟而得富,又以骄人,其可乎?《说苑·敬慎篇》曰:“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贵不与骄

期,而骄自至。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乌乎,可谓深切著明矣。

苟免无耻。

《尸子》曰:“众以亏形为辱,君子以亏义为辱。”《曾子》曰:“生以辱,不如死以荣。”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昔者卫国乱,高子皋出走,郭门闭,守门者曰:“于彼有缺。”子皋曰:“君子不逾。”曰:“于彼有窦。”子皋曰:“君子不隧。”若苟免而无耻,则何所而不可。

认恩推过,

郭象之注《庄子》曰:“圣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阳春之自和,故蒙泽者不谢;凄然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大哉言乎!人能以此存心,则何认恩推过之有乎?《淮南子》曰:“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有小丈夫者,欲使恩必归己,过必归人。子夏有言:“与人以实,虽疏必密。与人以虚,虽戚必疏。”吾见其徒劳而已矣。

嫁祸卖恶。

楚昭王之时,有云夹日而飞,大史州犁曰:“将虐于王身,以令尹司马说焉则可。”令尹司马闻之,宿戒沐浴,将自以身祷之焉,昭王不可。孔子曰:“知道。”乃世之小人,惟知利己,移祸于人,若嫁女然,归恶于人,若卖物然。乌乎,己则嫁之,谁其取之;己则卖之,谁其买之。《庄子》曰:“鲁酒薄而邯郸围。”《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为之残,宋君亡其珠而池中鱼为之殚。”事固可以若是,悲夫!

沽买虚誉，

《越绝书》曰："名过实者减。"《韩诗外传》曰："名过其实者损。"是故虚誉乃君子所畏也。《颜氏家训》曰："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吾人诚不能忘名，亦当以立名为事，岂可窃哉？其在《周易》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传》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注曰："飞音者，音飞而实不从之谓也。忠笃内丧，华美外扬，虚声无实，何可久长？"此可为沽誉者戒矣。

包贮险心。

刘子《新论》曰："天地阴阳之难明，犹可以术数揆。至于人也，心居于内，情伏于衷，非可以算数测也。凡人之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喜不必爱，怒不必憎，笑不必乐，泣不必哀，其藏情隐行，未易测也。"乌乎，知言哉！人藏其心，不可测度。发戈矛于谈笑之中，布陷阱于揖让之地。太行孟门，岂云崭绝。涉世之士，可弗慎诸？

挫人所长，护己所短。

"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崔子玉所铭之坐右者也。人有长而挫之，己有短而护之，非君子之用心矣。金楼子之戒子也，曰："有善鲜不自伐，有能寡不自矜。伐则掩人，矜则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然则挫人而护己，何益之有哉？《荀子》曰："无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长。"斯善于自全者矣。

乘威迫胁，

汉贾山曰："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震之以威，压之以重，则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是故乘威迫胁者，不仁之甚者也。为其所迫胁者，侧目而视，侧耳而听，重足而立，挤于沟壑而不能自存。颜子曰："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吾见其立败矣。

纵暴杀伤。

古者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虽于禽兽，犹不敢多所杀伤，况人乎？乃后之居民上者，如狼牧羊，考一连十，考十连百。义纵一日杀四百馀人，尹赏捕轻薄少年数百人，尽内虎穴中。纵暴杀伤，一至于此。虎哉虎哉，角而翼也。

无故翦裁，

《太公金匮》载武王《衣之铭》曰："桑蚕苦，女工难，得新捐故后必寒。"古天子之尊，犹惜一衣，今乃士庶之家，衣阿锡而曳齐纨矣。《抱朴子·讥惑》之篇有曰："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额也。余实凡夫，拙于随俗，无所捐者，未尝易也。诚以为不急耳。"世之无故翦裁者，宜思此言。

非礼烹宰。

无故不杀，礼有明文。至于烹宰，亦自有法式。《周官·内饔》："掌割烹煎和之事，辨体名肉物。"注曰："体名，脊胁肩臂臑之属。肉物，胾燔之属。"是古人于烹宰，非苟而已也。后世务穷口腹，烹宰之事，多不依礼。寒芳苓之巢龟，脍西海之飞鳞，臛江东之潜鼍，臇汉南之鸣鹑。一匕箸之间，红肌绮散，素肤雪落。尝闻《南史》钟岠之言曰："鲒之就脯，骤于屈申。蟹之将糖，躁扰弥甚。"苟有人心，可以已矣。

散弃五谷，

《管子》曰："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又曰："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鲁哀公赐孔子桃与黍，孔子先饭黍而后啗桃，重五谷之长也。谚曰："黍稷无成，不能为荣。"是以古之明君，贱珠玉而贵五谷。今有一钧之金，人必宝而藏之，乃粒米狼戾而不知惜。史称西汉之末，天下旱蝗，至以黄金一觔，易粟一斛，宜何宝欤？

劳扰众生。

《荀子》有言："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是以古之为政者，务安静之，不务劳扰之也。《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文子》曰："上多事，则下多态。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扬火而使无焚。以智生患，又以智备之，譬挠水而欲其清。"

破人之家，取其财宝。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献之子罕，子罕不受，曰："尔以玉为宝，我

以不受子玉为宝。”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今以百金与抟黍以示儿子,儿子必取抟黍矣。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与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贤者必取至言矣。其智弥精,其取弥精。其智弥粗,其取弥粗。然则人有财宝,至破其家以求之,非惟不仁之甚,抑亦无识之尤。

决水放火,以害民居。

“奠厥攸居”,《殷盘》之言也。“尚宅尔宅”,《周诰》之辞也。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寸烟泄突,致灰千室。古人之所慎者,决之放之,坐使空桑之里变成洪川,阿房之宫化为焦土,乌乎惨矣!

紊乱规模,以败人功。

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乃规模甫定,我从而紊乱之,人将何以图功哉?是以荀子曰:“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智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虽欲立,得乎哉?”《太玄》曰:“不度规之,鬼即訾之。”彼好紊人之规模者,其犹鬼矣。

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管子》曰:“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连辖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荀子》曰:“鲁人以楯,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备饰,不可不异也。是以圣人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如之何其损之?”夫借邑人之车而锲其轴,阳虎所以为盗也。损人器物者,君子以为有盗心矣。

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

孔子曰："富而能富人者，欲贫而不可得也。贵而能贵人者，欲贱而不可得也。达而能达人者，欲穷而不可得也。"反是而言之，吾知见人荣贵而愿其流贬者，其人必不贵矣，见人富有而愿其破散者，其人必不富矣。

见他色美，起心私之。

美男破老，美女破舌，古人所戒也。见人色美而遽起私之之心，此心一萌，易内窃妻，不知其所终极矣。《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南史·沈宪传》则曰："目见可欲，心能不乱。"圣人以礼防民，宜用《老子》之言。是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君子以礼制心，宜用《南史》之言。故曰"美者自美，吾不见其美"。

负他货财，愿他身死。

生相怜，死相捐，非君子之道也。古人一言之许，生死不相背负，况负其货财乎？己实负之，乃愿其速死而不吾责，非惟不义，抑亦不仁。考《周官》朝士有听属责之法。凡本主死亡，归受之数相抵冒者，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为证者来，乃为治之，是古人之立法周矣。

干求不遂，便生咒恨。

《荀子》曰："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吕氏春秋》曰："敬人

而不必见敬,爱人而不必见爱。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学者苟达此意,则凡干求之不遂者,皆无恨矣。孔子曰:“君子求诸己。”《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由是言之,岂惟其终可以不恨,抑亦其始可以不求。

见他失便,便说他过。

尝闻刘子《新论》之论通塞曰:“命有否泰,遇有屈伸。邀泰遇伸,不尽叡智。遭否会屈,不专肤蔽。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于屈,才通理壅;遇及于伸,才壅迹通。通之来也,非其力所招;壅之至也,非其智所回。”又闻《颜氏家训》之言曰:“世见躁竞得官,便谓弗索何获。不知时运之来,不求亦至也。见静退未遇者,便谓弗为胡成。不知风云不与,徒求无益也。”审此两家之言,则知得失无常,不皆自取,成败论人,君子勿为。

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

申徒嘉,兀者也,与子产同师伯昏无人。子产谓之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申徒嘉曰:“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众矣。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子产蹴然改容。然则笑人形体之不具者,适自明其所见之小而已矣。昔卫灵公有臣曰公孙吕,身长七尺,面长三尺,而名动天下。楚孙叔敖,突秃长左,而以楚霸。禹跳汤偏,无损于圣。伊尹、孔子,面无须眉。愿世人勿以形体相天下士也。

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

刘孔才之论材能也,曰:“人材不同,能各有异。自任之能,清节之材也。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计策之能,术家之材也。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行事之能,谴让之材也。权奇之能,伎俩之材也。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威猛之能,豪杰之材也。是知人有一材,即有一能。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天之生材,以为国家之用。人皆称之,我独抑之,如国家何?”

埋蛊厌人,

周天子之官,有庶氏官,掌除毒蛊,以攻说禬之,嘉草攻之,而翦氏之职,又掌凡庶蛊之事。盖圣人深恶此事,故置此两官以治之也。考之载籍,蛊盖有二。《汉书·江充传》:“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因言宫中有蛊气,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此行蛊之一法。《汉律》蛊人者弃市,殆谓此也。顾野王《舆地志》曰:“江南数郡,有畜蛊者,主人行之以杀人。行饮食中,人不觉也。其家绝减,则飞游妄走,中之则毙。”此行蛊之又一法。今苗人行蛊者,聚诸毒虫于一器中,互相啖食,所馀一虫即蛊。正合古人制字,“皿虫为蛊”之意,是此风亦古矣。葛洪《方》曰:“人得蛊,欲知姓名,取蘘荷叶著病人卧席下,立呼蛊主名。”岂即古者以嘉草攻之之遗法欤?牧民君子,宜修庶氏之职,严左道之诛,庶可以除毒蛊而致嘉祥也。

用药杀树。

柞氏掌攻草木。夏日至,令刊阳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剥阴木

而水之,亦以有妨种植故耳。苟其不然,则召伯之甘棠,勿宜翦伐;武子之嘉树,足供游誉,何为而杀之乎?夫断一树不以其时,孔子惜之。乃至以乌喙狼牙之毒,代斧斤之用,不仁甚矣。

恚怒师傅,

《记》曰:"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夫怨之不已,至于恚怒,斯不善学之尤者矣。《吕氏春秋》曰:"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

抵触父兄。

尝读《将仲子》之诗,一则曰"畏我父母",再则曰"畏我诸兄"。虽在《变风》,而犹知名分之严,伦纪之重,君子有取焉。至于后世,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于是有公行抵触者,不曰"昔之人无闻知",即曰"夫子未出于正"也。甚者父子异部,更相毁誉,兄儒弟墨,遂至相杀。噫,甚矣!

强取强求,好侵好夺。

《汉律》有受赇枉法之科,《周书》有敛攘矫虔之戒。《申鉴》曰:"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窃,其次不掠夺。上以功德绥民,下以财力奉上,是以上下相与。空市则民不与,民不与则为巧诈而取之,谓之偷窃。偷窃则民备之,备之而不得,则暴迫而取之,谓之掠夺。"夫强取强求,则掠夺也;好侵好夺,则偷窃也。《易林》曰:"季

蛇叔虎，黩货无厌。”其此之谓乎？管夷吾有言：“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吾殊惧其卒矣。

虏掠致富，

货悖而入，亦悖而出，未有虏掠而可以致富也。《列子》书言：“齐之国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贫。自宋之齐，请其术。国氏曰：‘吾善为盗。’向氏大喜，遂逾垣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以赃获罪，没其先居之财。国氏曰：“嘻，若失为盗之道至此乎？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然吾盗天而亡殃。人之所聚，岂天之所与？若盗之而获罪，孰怨哉？””世之以虏掠致富者，是为宋向氏矣。

巧诈求迁。

《抱朴子》曰：“佞者鼓珍赂为劲羽，无高而不到矣；乘朋党为舟楫，无远而不济矣。持之以夙兴侧立，加之以先意承旨。其利口谀辞也，似辨；其道听途说也，似学；其心险貌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洁也，似廉；其好说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讳也，似直。”兹言可谓尽巧诈之情状矣。古诗云：“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斯疾世之辞，非笃论也。急趋者无善迹，戒之戒之。

赏罚不平，

《韩非子》曰：“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徐干《中论》曰：“圣人不敢以亲戚之恩而废刑罚，不

敢以怨雠之忿而废庆赏。若是者，何也？惟其平也。虽然，岂独治国者有赏罚哉？居官之士大夫，居家之君子，何莫无之？赏罚失其平，内不可以治一家，外不可以治一官一邑。”

逸乐过节。

武王《席之铭》曰：“安乐必敬。”《觞之铭》曰：“乐极则悲。”《太玄·乐上九》曰：“极乐之几，不移日而悲。”是故逸乐不可过也。孔子曰：“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非惟损德，抑亦伤生。《吕氏春秋》曰：“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蹙之机。肥酒厚肉，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

苛虐其下，

《吕氏春秋》曰：“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淮南子》曰：“水浊者鱼喁，令苛者民乱。”是以《太玄·法次七》曰：“密网离于渊，不利于鳞。”测曰：“密网离渊，苛法张也。”苛则未有不虐者。《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之，则雠也。”贾谊之书曰：“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报之。”昔郑子阳好严，有过而折弓者，恐必死，遂应猘狗而弑子阳，此亦苛虐者之炯戒矣。

恐吓于他。

恐吓者，古人所谓恐猲也。《赵策》曰：“以秦权恐猲诸侯。”《汉书·王莽传》曰：“各为权势，恐猲良民。”并是冯藉威灵，侵凌善类，与古圣王无畏宁尔之言，不大谬欤！昔汉世葛魁侯戚，坐缚家

吏恐猲。平城侯礼,坐恐猲取鸡。皆以得罪失侯,垂戒史策,毋以炎炎大言为得计也。

怨天尤人,

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夫不怨不尤,孔子言之,孟子又言之。读孔孟之书,而怀怨尤之意,何欤?其故皆由于生生之厚,所食不过果腹,而食前方丈未餍也。所居不过容膝,而大夏耽耽未足也。于是所赋于天者常苦其不给,而怨之矣;所求于人者常患其不得,而尤之矣。是以《老子》有言曰:"事天治人莫若啬。"

诃风骂雨。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此言民情之难得耳。君子遇疾风、迅雷、甚雨,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盖古人敬天如此。《管子》曰:"风,漂物者也。风之所漂,不避贵贱美恶。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堕,不避大小强弱。风雨至公而无私,所行无常乡,人虽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然则诃骂而及于风雨,其为忮心,亦太甚矣。

斗合争讼,

《周易》有讼卦,其初六曰:"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太玄》有《争首》,其初一曰:"争不争,隐冥。"测曰:"争不争,道之素也。"是争讼为古人所慎,故皆于其始谨之。欲其不争不讼也,不解散之而反斗合之,岂非成人之恶之小

人乎？斗，读如钩心斗角之斗，或以持兵曰斗释之，失其义矣。考之《说文》，斗本训遇，故有构合之义，异乎争斗之斗也。

妄逐朋党。

欧阳子曰："始为朋党之说者谁欤？以愚考之，盖起于战国，吴起相楚，禁朋党以厉百姓。其后从人横人，假此名以互相倾轧。苏秦说赵肃侯曰：'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张仪说齐湣王曰：'夫从人朋党比周，莫不以从为可。'朋党之说，由此遂滋。自汉唐以下，迨于有明，纷纷者无非战国之馀祸也。士生大道，为公之世。乃挟门户之私见，袭标榜之馀论。立朝者分牛李，讲学者异朱陆，其不容于圣世明矣。"

用妻妾语，违父母训。

《管子》曰："教护家事，父母之则也。"又曰："爱亲善养，思敬奉教，子妇之常也。"《荀子》有言："孝子所以不从命惟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苟非此三者，而用妻妾之语，违父母之训，则视私妻子而不顾父母之养者，罪又甚焉。"《礼》曰："子有二妾，父母爱一人焉，子爱一人焉，由衣服饮食，由执事，毋敢视父母所爱，虽父母没，不衰。"又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古之君子，不以妻妾之故，得罪于父母，盖如此。若乃溺床第之私情，而违义方之明训，非特其子不子，抑亦其妇不妇。子夏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谓之不幸。夫妇，学于

舅姑者也。”

得新忘故，

孔子曰：“亲者无失其为亲，故者无失其为故。”又曰：“卒遇故人，曾无旧言，吾鄙之。”圣人之笃于故旧如此，不思旧姻求尔新，特诗人之所太息也。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晏子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晋文公至河，令曰：“篷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后之。”咎犯闻之而哭。楚昭王与吴战而败，亡其踦屨，已行三十步，复还取之，曰：“吾悲与之偕出而不与之偕反。”于是楚俗无相弃者。吾愿后之君子，长存楚王求屨之心，毋蹈晋公捐蓐之习也。

口是心非。

《老子》曰：“轻诺必寡信。”《庄子》曰：“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也。”盖訾謷之人，习舌调吻，口诺之而心已之，口誉之而心毁之，往往然矣。《周书》曰：“荣华之言后有茅。”《国语》曰：“言之大甘，其中必苦。”知言哉！《易林》所谓“言与心诡，西行东望”，《潜夫论》所谓“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者也。

贪冒于财，欺罔其上。

《管子》曰：“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损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人臣之广道也。”夫多忠少欲，事本相因。欲少则忠多矣，欲多则忠少矣。未有贪冒于财，而不欺罔其上者也。《南史·恩幸传》论曰：“左臂挥金，右手判字。纸由铜落，笔由利染。”乌乎！

贪冒之徒,古今一辙也。

造作恶语,谗毁平人。

不观刘子《新论》之论四畏乎,曰:"鸟之曲喙跂距者,羽类畏之;兽之方喙钩爪者,毛群畏之;鱼之哆唇锯齿者,鳞族畏之;人之利口谗谄者,人共畏之。谗疾之人,必好闻人恶,恶闻人善。妒才智之在己前,忌富贵之在己上。犹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决之愿去。吞决之情深,则萋斐之辞作。故扬娥眉者为丑女之所妒,行贞洁者为谗邪之所嫉。"乌乎,谗人罔极,古今同慨。点素成缁,引寸至尺,造作之辞,何其工欤!平人蒙此,亦云冤矣。

毁人称直,

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讦以为直,子贡之所恶也。是曰是,非曰非,斯谓之直。毁人之名,以成己之名,吾党之直者异于是。昔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过,是以见杀于齐。晋范文子喜直言,武子击之以杖,曰:"非徒危身,又将危父。"《离骚》云:"鲧悻直以亡身。"吾惧其为羽渊之续矣。

骂神称正。

应劭作《风俗通》称:"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有城阳景王祠。历载弥久,莫之匡纠。唯乐安太傅陈蕃,济南相曹操,一切禁绝,肃然政清。又会稽俗多淫祀,太守司空第五伦到官,先禁绝之。民初恐怖,颇摇动不安。伦敕之愈急,后遂断,无复祸祟。"世之骂神称正者,岂非借口于此等事哉?然而孔子之言,止曰

“敬鬼神而远之”,远之则可,骂之则不可也。《礼》曰:“淫祀无福。”而又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则知古人于此亦云慎矣。昔羿之死也,祀为宗布,此人鬼血食之权舆。嗣是尧之五吏,祀为五厉。高阳次子,号曰百虫。丹朱降神,房后是仪。杜伯冤死,是为杜主。齐有天主地主兵主之祭。秦有诸布诸严诸逑之祠。王充有言:“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所致。”夫自古至今之久,四海之人之众,而人人皆有是思念存想。志之所至,气亦至焉,安得不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故祭非其鬼,事诚可耻。骂神称正,实亦非宜。惟圣人知鬼神之情状,是以男巫女巫,及凡以神仕者,列于春官。苟神而可骂,则圣人不以神道设教矣。

弃顺效逆,

孔子称《易》,逆数也。然颐传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咸传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明夷传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家人传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又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涣传曰:“初六之吉,顺也。”是凡爻之吉者,皆以顺而得之,未有逆而得吉者也。蒙传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渐传曰:“利用御寇,顺相保也。”夫利用者以其顺,而勿用者以其不顺,则顺吉而逆凶,居可知矣。其于比曰:“舍逆取顺,失前禽也。”于小过曰:“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顺逆之理,深切著明。故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奈何弃顺而效逆乎?

背亲向疏。

《葛藟》之诗曰:“谓他人父,亦莫我顾。谓他人母,亦莫我有。谓他人昆,亦莫我闻。”《杕杜》之诗曰:“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此亲疏之辨也。《曲礼》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也。”自高祖至玄孙,谓之九族。而《异义》用夏侯、欧阳等说,以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郑君驳之,明九族皆同姓也。读《尔雅·释亲》一篇,别之曰母党,曰妻党,曰昏姻。则孰亲孰疏,可以了然。向背之间,不待辨矣。是以曾子曰:“亲戚不悦,不敢外交。近者不亲,不敢求远。”《太玄》曰:“亲非其肤,其志龃龉。”

指天地以证鄙怀,引神明而鉴猥事。

卫定姜曰:“无神何告?若有,不可诬也。”天地鬼神,昭布森列。米盐之事,渎告于灵场。中冓之言,肆陈于秘祝。天厌之,神明殛之。

施与后悔,

可以与,可以无与,君子审焉。既已与之,而复悔之,斯小人矣。《中说》曰:“轻施者,必好夺。”其谓是乎?楚与郑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君子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假借不还。

假借古有二法:有生子者,有不生子者。生子谓之称责,不生子谓之取予。小宰之职,以八成经邦治,四曰听称责以傅别,《疏》谓举责生子,六曰听取予以书契,《疏》谓直贷不出子。是古之假

借,有此二科。而傅别书契,则皆券书也。《泉府职》云:"凡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此是贷而生子者。又云:"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不过三月。"此是贷而不生子者,故为期甚严。然或贷或赊,要无不还之理。不然,则傅别书契谓何也?王符言:"王侯贵戚,不肯偿责,小民守门,号哭啼呼,曾无怵惕惭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无行之人,传空引满,啁啾骂詈,或殴击责主人,与群盗攻剽劫人无异。"其言可谓切矣。《颜氏家训》曰:"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况钱币乎?"

分外营求,

孟子有"求在我,求在外"之说。求在我者,分内者也。求在外者,分外者也。《物理论》曰:"悬千金于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钱于路,童儿争之者,分未定也。夫分之所在,童儿知之,而士大夫或不知,盖有所蔽矣。"《颜氏家训》曰:"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畜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力上施设。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于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负责于力尽。凡于力上施设者,皆于器外求功也。非惟不足以集事,抑亦非所以养生。"《管子》曰:"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邓析子曰:"责疲者以举千钧,责兀者以及走兽。"斯逆理而求之,犹倒裳而索领。

淫欲过度，

淫为大罚，固也。夫妇居室，人之大伦，而亦必受之以节。苟过其度，非保身之道，养德之方也。《春秋繁露》曰："君子甚爱气，而谨游于房。是故新壮者十日而一游于房，中年者倍新壮，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当新壮之日，而上与天地同节矣。"

心毒貌慈。

唐李义甫状貌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微忤意旨，辄加倾陷。时人以其柔而害物，谓之李猫。宋蔡元庆对人喜笑，溢于颜面，虽见所甚恨者，亦亲厚无间，人莫能测，谓之笑面夜叉。以是知心毒貌慈，非人类也。

秽食喂人，

夫饮食者，鬼神飨其气，君子食其味。无亦择其柔嘉，选其馨香，洁其酒醴，静其巾羃，如之何以秽食喂人也。《子华子》曰："所贵乎嗜粱肉者，非腐鼠之谓也。所贵乎饮醪醴者，非败酒之谓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鱼馁肉败而以馁人，是兽畜之矣。"

左道惑众。

《周书》云："以左道事君者，诛。"《王制》云："执左道以乱政，杀。"注："谓若今巫蛊及俗禁。"实则左道所包者广。《汉·杜钦传》曰："是背经术，惑左道也。"若然，则凡不合于经术者，皆左道

矣。董子曰:“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夫民知所从,则何惑之有?是故经正民兴,乃治左道之大端也。

短尺狭度,轻秤小升。

《管子》曰:“有权衡之称,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不可差以长短。”《尹文子》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古天子巡守,必同律度量衡。而每岁仲春之月,有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之政。岂可故为短狭轻小之物,以相欺乎?”隋赵煚,因冀州俗薄,市井多奸诈,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此居官者所宜知也。元费榕刻铭于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孙永如是。”此居家者所宜法也。

以伪杂真,采取奸利。

《司市》之职:“以贾民禁伪而除诈。”注:“谓贾民者,胥师、贾师之属。”必以贾民为之者,知物之情伪与实诈也。又曰:“凡市伪饰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盖禁伪除诈,具有条目,此古之时所以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也。若夫杂糅真伪,以罔市利。县牛首于门,买马肉于内,白骨疑象,武夫类玉,古称奸富为下,此又甚焉,必不容于商悫民敦之世。

压良为贱,

《周官·司厉》之职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槀。”郑司农曰:“谓坐为盗贼而为奴者。今之为奴婢,古之罪人也。”以是言之,古者非为盗贼,不为奴婢,平人而以盗贼待之,庸可乎?故又曰:“凡有爵者,不为奴。”注云:“有爵,谓命士以上也。”然则压良为贱,古有明禁矣。

谩蓦愚人。

古者三赦之法,三曰蠢愚。注:“谓生而痴骙童昏者。”是蠢愚之人,圣人尤哀怜之,乃从而谩蓦之乎?谩者,欺其所不知。蓦者,穷其所不能。庸知夫妇之愚,亦有可以与知,可以与能者,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者。沾沾焉予智自雄,亦大可笑矣。

贪婪无厌,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斯达者之言也。贪而无厌,君子病之。《庄子》曰:“平为福,有馀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故《记》曰:“志不可满,欲不可极。”《太玄·争次八》曰:“狼盈口,矢在其后。”

咒诅求直。

《周官·司盟》之职:“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注:“谓不信则不敢听此盟诅,所以省狱讼。”盖古者民情犹质,不敢矫诬也。至于后世,情伪益滋,无情之辞,不特欺人,且以欺神。自知不直而咒诅以求直,是则罔中于信,以覆诅盟,三苗之遗风矣。昔秦惠文王作《诅楚文》,以诅楚怀王。然六国之亡,楚最无罪。南公曰:“楚虽三

户，亡秦必楚。”秦诅楚邪，楚诅秦邪？

嗜酒悖乱，

旨酒之戒，具于诗书矣。尝读《魏书·高允传》，有《酒训》焉，其辞曰：“酒之为状，变惑情性。虽曰哲人，孰能自竞。在官者，殆于政也。为下者，慢于令也。聪达之士，荒于听也。柔顺之伦，兴于诤也。久而不悛，致于病也。岂止于病，乃损其命。”谚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损如刀。”言所益者，止于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损者，夭年乱志。夭乱之损，不亦夥乎？乌呼，此若言深切著明矣。《太玄》曰：“酒作失德，鬼瞰其室。”可畏哉！《书大传》曰：“古者圣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烝社不敢游饮。”《汉律》：“二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是以王肃《家训》曰：“凡为主人饮客，使有酒色而已，无使至醉。若为人所强，必退席长跽，称父诫以辞之。”士诚若是，吾知免于悖乱之祸也。

骨肉忿争。

孔子曰：“忿数者，狱之所由生也。”古之君子，在丑夷不争，况骨肉之间乎？《颜氏家训》曰：“兄弟不睦，则子姪不爱。子姪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僮仆为雠敌。如此则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谁救之哉？”凡骨肉忿争者，宜思此言也。

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夸，常行妒忌。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

男以忠良为主，女以柔顺为先。男不忠良，男之罪也；女不柔

顺,女之愆也。其下所陈,皆分承男女言之。虽然,《大戴礼》曰:"女者,如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者也。"是故男不和其室,则女不敬其夫矣。男每好矜夸,则女常行妒忌矣。男无行于妻子,则女失礼于舅姑矣。曹大家曰:"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方斯二者,其用一也。"斯盖《女诫》之书,故其言若此。《易》言"妇道无成",《诗》言"刑于寡妻",修身齐家之君子,亦知影直之由于形正乎?

轻嫚先灵,

《礼》曰:"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似不欲生。忌日必哀,称讳如见亲。"盖古人之不忘其先如此。后之人,忽追远之心,肆矫诬之语,乃至如宋孝武,见高祖所遗葛灯笼麻绳,拂而笑曰:"田舍翁得此以为过矣。"轻嫚之意,伊于何底,神灵其无恫乎?

违逆上命。

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馈而无芰荐。君子曰:"违而道。"谷阳竖爱子反之劳也,而献饮以毙于鄢。君子曰:"从而逆。"是上命亦不必尽从乎?虽然,有乱命,有治命。苟治命而不从,无贵有臣子矣。《内则》曰:"子妇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饮食之,虽不嗜,必尝而待。加之衣服,虽不欲,必服而待。"《女诫》曰:"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一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夫家庭之间,犹且如此,况于君上之命乎?

作为无益，

斯义也，王符《浮侈》之篇，言之备矣。曰："或取好土作丸，卖之以弹。外不可以御寇，内不可以禁鼠。或坐作竹簧，削锐其头，有伤害之象。傅以蜡蜜，有甘舌之类。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俳，诸戏弄小儿之具。此等之俦，无益于世。而坐食嘉谷，消费白日，毁败成功。以完为破，以牢为朽，以大为小，以易为难，皆宜禁者也。乌呼，琼艘瑶楫，无涉川之用。金弧玉弦，无激矢之能。"《太玄》务次五曰："蜘蛛之务，不如蚕之纶。"测曰："蜘蛛之务，无益人也。"作为无益，其蜘蛛之务乎？

怀挟外心。

《说苑》曰："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是知用心以专一为主。故君子内其国而外诸夏，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若有外心，是二之也。昔公叔相韩而又善齐，翟璜为魏王之臣而善于韩，斯盖战国之风，不可以语君子之道。

自咒咒他，

"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此悲痛之辞，非可以恒情论也。若非有深仇宿怨，而袭巫觋之故智，为咒诅之妄言，如《论衡·问孔篇》所称"雷击杀我，水火烧溺我，墙屋压填我"，苟有鬼神，吾知其必自受之。

偏憎偏爱。

鸤鸠之养七子也,旦从上而下,莫从下而上,平均如一。诗人歌之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盖以兴人君之德,养其国人,亦当平均如一也。然则憎爱其可偏乎?《太玄》曰:"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胥馀。"此亦极言之耳。其实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为得爱憎之平。不然,未有不流于偏者。

越井越灶,

民非水火不生活,故井灶重焉。《周书》曰:"黄帝作井,始蹭灶亨谷为粥,蒸谷为饭,燔肉为炙。"《管子》曰:"五和时节,饮于黄后之井,以裸兽之火爨。八举时节,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七举时节,饮于赤后之井,以毛兽之火爨。九和时节,饮于白后之井,以介虫之火爨。六行时节,饮于黑后之井,以鳞兽之火爨。"古人之重井灶如此,是以国无疥疠,民无夭札。今委之厮养,不知敬慎,逾而越之,其亵甚矣。《太玄》曰:"外其井灶,三岁见背。"可不慎乎?若谓灶神名隗,井鬼名琼,斯则巫砚之谈,市井之见,君子致谨,初不以此。

跳食跳人。

古者席地而坐,食时俎豆皆置之地,寝处亦然。《士昏礼》有布席之文,无设床之事也。故以跳食跳人为戒,殆亦古之遗言欤?《曲礼》曰"毋踖席",况跳食乎?君子行不履影,况跳人乎?故曰足容重。

损子堕胎，

《吕氏春秋》数商纣之罪曰："剖孕妇以观其化。"秦惠王诅楚怀王之恶曰："刑戮孕妇。"古人之于禽兽也，不废、不卵、不杀胎、不夭夭，而况于人乎？昔越之东，有轂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斯禽兽之俗，岂可施之华夏？后汉张奂拜武威太守，其俗，凡二月、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悉杀之。奂示以义方，严加赏罚，风俗遂改。魏郑浑迁邵陵令，民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后稍丰给，无不举赡。后之为民父母者，宜以此为法矣。

多行隐僻。

《曲礼》曰："孝子不服合。"疏："谓不行事于暗中也。"《太玄》曰："昼人之祸少，夜人之祸多。"盖昼为阳，夜为阴，阴凶故祸多，阳吉故祸少。世之多行隐僻者，是夜人也，吾惧其多祸也。《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人心即天日，何隐僻之有？若夫阴行其善，则有之矣。

晦腊歌舞，朔旦号怒。

一月之终为晦，一岁之终为腊。一月之始为朔，一日之始为旦。君子于晦、腊不歌不舞，于朔、旦不号不怒，盖亦乐以迎来，哀以送往之义。《礼》曰："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禘有乐而尝无乐。说者谓春夏阳，故有乐；秋冬阴，故无乐。推是言之，晦、腊亦阴也，其可以歌舞乎？朔、旦亦阳也，其可以号怒乎？干阴阳之和，而失哀乐之正，君子慎之。

对北涕唾及溺，

古以东向为尊，而朝廷之礼，则以南面为上。故曰君必南乡，答阳之义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古之君子，不敢对北涕唾及溺，避君位也。齐景公使师开鼓琴曰："室夕东方之声薄，西方之声扬。"大匠曰："立室以宫矩。"司空曰："立宫以城矩。"公问晏子曰："先君太公，立城曷为？"夕对曰："周之建国，国之西方，以尊周也。"夫天子之国在西，而诸侯不敢背之建国。然则人君之位在北，士大夫敢对之涕唾及溺乎？若谓不敢触忤玉晨，斯道家之说矣。

对灶吟咏及笑。

古有五祀之神，今士庶之家所奉者，独灶耳。《礼器·记》曰："灶者，老妇之祭。"应劭曰："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圣，有功德于民，非老妇也。"夫一家生命，皆系于灶，取精多用物宏矣。其有神灵，亦固其所。对之吟笑，夫岂其宜？

又以灶火烧香，

《云麓漫钞》谓古者无烧香之事。《尚书》柴望，《礼记》燔柴，皆是焚柴升烟以降神。后世烧香，盖起于佛道。《西溪丛话》谓行香起于后魏及江左齐梁间。燃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谓之行香。然考之《三国志》，孙策谓张津著绛帕头，烧香读道书。则烧香之由来久矣。梁天监初，何佟之议曰：郁鬯萧光，所以达神。与用香一义。请南郊明堂用沈香，北郊用上和香，则已缘饰经义，垂为祀典。夫礼有其举之，莫之敢废。虽圣人复生，不废烧香矣。戒用灶火，

避不洁也。

秽柴作食。

昔师旷食饭,谓是劳薪所爨。晋平公使视之,果然车辋。晋荀勖常在帝坐进饭,曰:"此是劳薪所爨。"帝遣问膳夫,曰:"实用故车脚。"夫薪之劳逸,至于异味,则薪之秽洁,岂遂无殊。世无知味者,故不觉耳。以享鬼神,神必吐之。

夜起裸露,

尝读《南唐书·隐者传》:"许坚每沐浴,不脱衣就溪涧,出而叹之。或问其故,则言天象昭布,虽白昼亦常参列,人自昧之耳,岂可裸裎乎?"其事虽过,然意则善矣。吾人虽不必如此,然夜起而辄裸露,则非慎独之道。唐子曰:"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寤易容。相在尔室,其可忽诸?"

八节行刑。

郑众《周礼说》:"古者以二至二分观云气,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黑为水,黄为丰。"众之此言,盖出占候之书。虽言分至,不言启闭。然《左氏》称"分至启闭,必书云物",则八节一也。夫上天方以是日垂象,示人祸福。善承天者,宜乎恐惧修省,敬迓祥和。而顾恣行刑戮,可乎?

唾流星,指虹蜺。

流星者,奔星也。《尔雅》云:"彗星为欃枪,奔星为彴约。"而应

劭云:“欃枪,奔星也。”则误合为一,非《雅》义矣。虹蜺者,雄为虹,雌为蜺。盖以明暗之殊,为雌雄之别也。《诗》云:“蝃蝀在东,莫之敢指。”则流星之不可唾,亦必古语矣。

辄指三光,久视日月。

《鹖冠子》曰:“天者诚,日其德也。日,诚出诚入,南北有极。故莫弗以为法则。天者信,月其刑也。月信死信生,终则有始。故莫弗以为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乱,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为章。”以是言之,日月三光,可不敬乎?三光古有二说,许叔重注《淮南》云:“三光,日月星也。”郑康成注《乡饮酒义》曰:“三光,三大辰也。”说者以《尔雅》大辰房心尾及大火谓之大辰,北极谓之北辰,当三大辰之数。此文既言“三光”,又言“日月”,若从许义,于文为复,宜用郑义矣。

春日燎猎,

《春秋》:“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杜注曰:“焚,火田也。讥尽物,故书。”考《尔雅》“火田为狩”,似法得火田。然说《尔雅》者,李巡、孙炎皆云“放火烧草,守其下风”,则直焚其一丛一聚,非谓焚其一泽也。《王制》曰:“昆虫未蛰,不以火田。”方春和时,百物生长,而纵火焚燎,是宜为《春秋》所讥。而《周礼》仲春乃有火弊之法。其书晚出,或不尽周公之制乎?

对北恶骂,

对北之义,详见于前矣。《说文》曰:“持刀骂詈则有罚。”此疑

汉制如此。骂必有罚,而况对北乎?

无故杀龟打蛇,

天子无故不杀牛,诸侯无故不杀羊,大夫无故不杀犬豕,是无故而杀,固不可矣。此独云"龟""蛇"者,于小物之中,举其尤不可者也。《考工记》曰:"龟蛇四旂,以象营室也。"是此二物,上应列星,垂于天象。王莽铸当五十大泉,北周武帝铸五行大布,其背并有北斗龟蛇之象。龟、蛇二物,与北斗同尊,无故杀之,取咎必矣。

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馀责,乃殃及子孙。

司命,即司过之神,说见前矣。馀庆馀殃,圣人著之《周易》。《大戴礼》曰:"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伦者,罪及三世。诬鬼神者,罪及二世。"此即"殃及子孙"之谓也。《太玄·积上九》曰:"小人积非,至于苗裔。"则又非可以世计矣。是故晋乐盈之亡,厉之咎也。秦王离之败,翦之孽也。汉陈平曰:"吾世即废,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其后曾孙何,坐法国除,竟不得续封。乌呼,世之士大夫,慎无有阴祸哉!

又诸横取人财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渐至死丧。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直。

此谓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王符有言:"以仁义费于彼者,天必赏之于此。以邪取于前者,天必哀之于后。"非虚语也。

又枉杀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杀也。

刘孔才曰："交气疾争者，为易口而自毁。并辞竞说者，为贷手以自殴。况枉杀人乎？"譬之易刀兵而相杀，不为过矣。夫天道神明，人不可以独杀。是以韩非仰药，而李斯卒具五刑；晁错诛夷，而袁盎竟中刺客，亦可以鉴矣。

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

《燕策》云："人之饥，所以不食鸟喙者，以为虽偷充腹而与饿死同患也。"《后汉书·霍谞传》曰："疗饥于附子，止渴于耽毒，未入肠胃，已绝咽喉。"并与漏脯鸩酒取喻相近。《吕氏春秋》曰："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慊，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色于此，目视之必慊，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有味于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则使人瘖，必弗食。"夫聋盲瘖，未至死也，然且弗为，乃蹈必死之路，而取非义之财。至如《盐铁论》所称"食荫充肠"者，可谓踳矣。

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

《黄帝素问》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荀子》亦曰："心者，形之君也，神明之主也。"是故天地之神明，实吾心之神明而已矣。以吾心之善，召天地之和气，而吉神随之。以吾心之不善，召天地之戾气，而凶神随之。《周书》曰："维彼幽心是生包，维彼大心是生雄，维彼忌心是生胜。"其气之相感，若虎魄之拾芥，磁石之引针，曷其奈何不慎。

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此太上之勉人改过也。《易》曰："无咎者，善补过也。"《春秋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自非义而动、背义而行以下，皆是恶事。至是复以改悔勉之，盖《书》终《秦誓》之意也。帝颛顼曰："功莫大于去恶而为善，罪莫大于去善而爵恶。"人果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安有不获吉庆者哉？《太玄·释上九》曰："今狱后谷，终说桎梏。"此之谓也。然祸可转为福，则福亦可转为祸。善乎刘昼之言曰："人有祸必惧，惧必有敬，敬则有福，福则有喜，喜则有骄，骄则有祸。"以是而言，祸之与福，盖若循环，君子慎所以转之者。

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

孔子之戒颜渊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曰"语善、视善、行善"，行，即动也。视听同类，举视足以该听也。然则一日三善，即孔门为仁之目矣。《盐铁论》曰："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好行恶者，天报以祸，妖菑是也。《春秋》曰："应是而有夭菑。"然则善恶祸福，自本经训，不得谓是道家之说矣。降福以三年为期，亦有三年而不得福者，德远而后兴也。降祸不言三年，盖不待三年，然亦有三年而不得祸者，恶远而后弃也。《传》曰："吉凶由人。"《太玄》曰："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篇末言此以勉人，其意切矣。

底本出处表

书名	作者	底本出处
《太上感应篇》	宋·李昌龄、郑清之	《正统道藏》
《太上感应篇笺注》	清·惠栋	《重刊道藏辑要》
《太上感应篇集注》	不著撰人	《重刊道藏辑要》
《御注太上感应篇》	清·顺治皇帝	《故宫珍本丛刊》
《太上感应篇缵义》	清·俞樾	《道藏精华录》

出 版 人：葛海彦

责任编辑：邓永标

编辑信箱：8299288@163.com

封面设计：点　晴



ISBN 978-7-5117-3075-6



定价:52.00元